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分

乙巳

月第一年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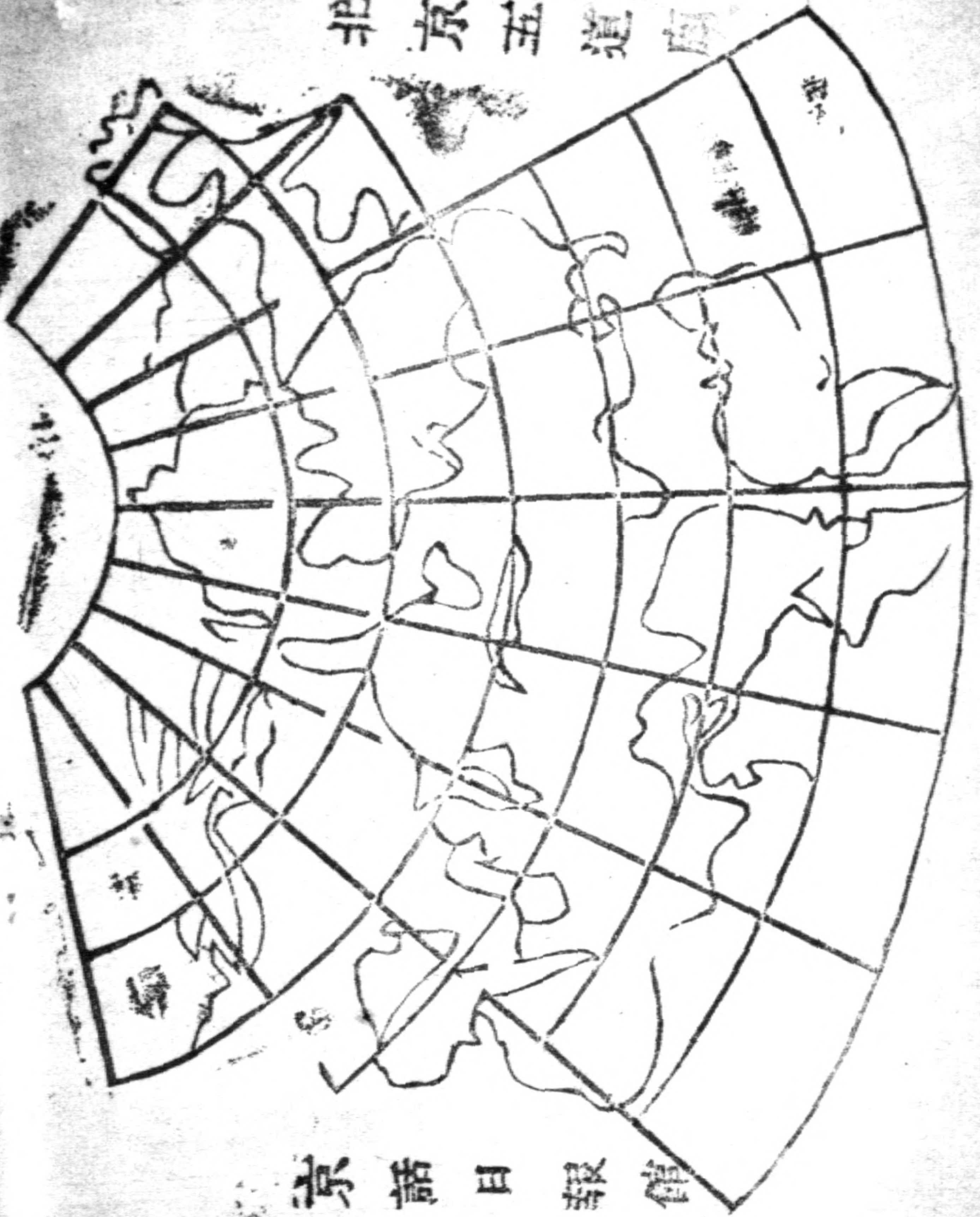
冊

京話日報

459—487

本館開設北京前
門外五道廟路西

北京五道圖



京話日報館

五道圖

華商 京話日報

電報局分 號三十七百壹
本報價目

本報	零售每張銀元一收
本報	每月銀元三十收
本報	成冊銀元三十三收
本報	外埠每月銀元一收
本報	外埠每月銀元一收
本報	外埠每月銀元一收

本報今日添送附張不加分文

大清郵政司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永華公司包辦軍衣告白

保便往來 國人應欠自行了理

本公司歷辦新式改良軍隊操衣操帽禮服便服軍裝等物均由上海約來工匠外洋定購材料備工巧久已馳名貴官賜顧亦移玉東單牌樓米市路西馬車廠院內面訂一切可也
經理人 吳引之 齊國全啓

廣德樓

特請 玉成全班 頭等名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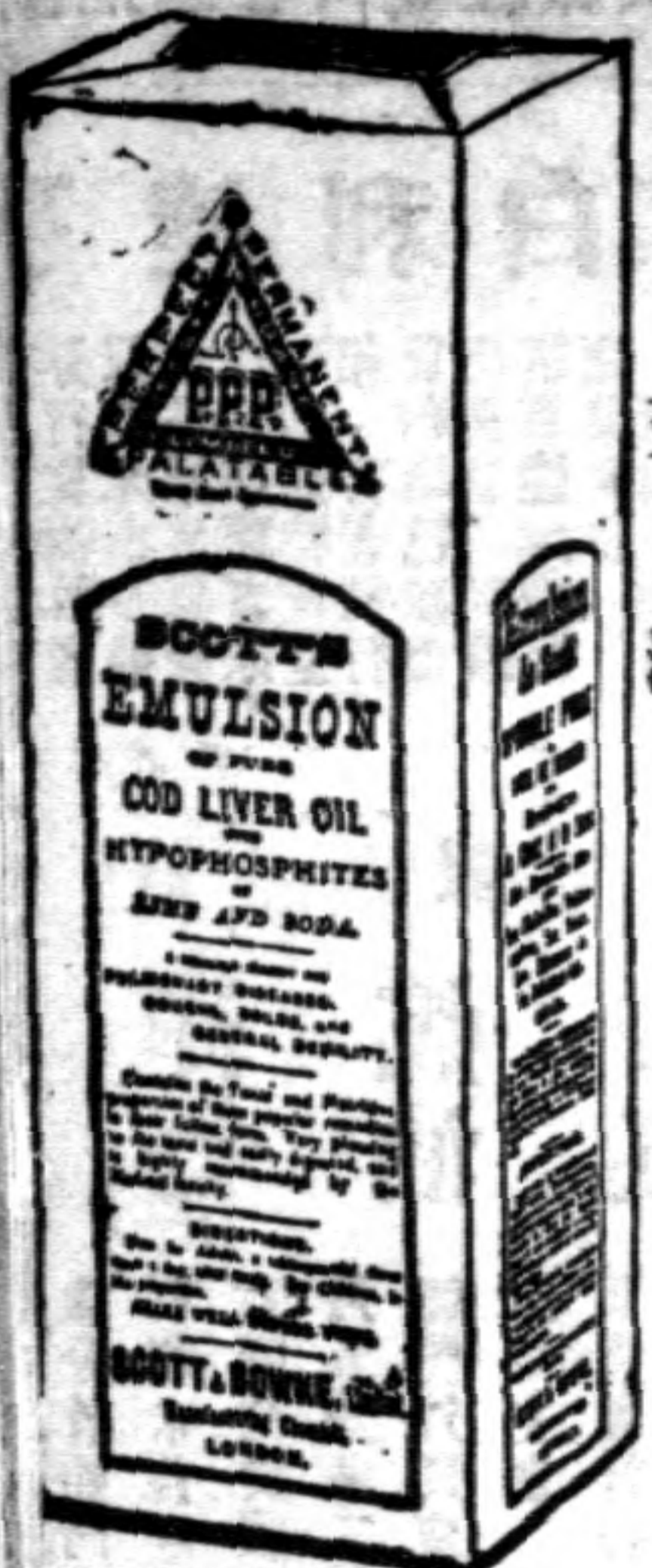
- | | | |
|-----|-----|----|
| 俞振亭 | 張黑連 | 鳳奎 |
| 十三旦 | 楊寶珍 | 長連 |
| 朱素雲 | 孫怡雲 | 峯鳳 |
| 羅壽山 | 楊小朵 | 良峯 |
| 田際雲 | 龔雲甫 | 禮良 |
| 十三紅 | 璦德寶 | 處禮 |
| 許蔭棠 | 連仲 | 福處 |
| | 金少梅 | 奎福 |

每日準演 各樣新戲

北京陸記洋行告白

本行由華北各埠專辦門內西便街廣德樓字號發售各國貨物... 中外現修洋... 打問金表全料... 鴉片... 1204 本主人謹白

英國藥品 病者宜口



天津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乃病者無上之食品也
能治 咳嗽傷風 與 胸膈肺病 諸症
有病者 司各脫魚肝油 而購別號之 奏效也必遲
不服食 魚油 諸別號者 十也
購魚肝油者宜購真司各脫之魚肝油今日服



元利票行
 北籤捐 各彩票 批發零售 拆格外 公道並 收兌紅 市街興 店內

利達
 分行貨物收買 只有米市亨遠 利一家並無分 處恐購者未 東週知特登 報再行發行 貨物均已減價 出售請速臨行 諸君速臨行 買議可也 米市亨遠利 洋行謹啓

日洋行
煤油
發莊
 分於前門大街路西天 利和米莊內開張貨真價 實開列於後代價二元六 角五錢每二元三角如欲 便門外買者每箱讓五分 不悟主顧 又於兩處收 買煤油洋桶每箱讓一 角五分 本行謹啓

北清專售處 日華洋行
 電話第三拾九號

新式騰寫版廣告

此版構造精巧使用法簡便並且刷印迅速字畫 明瞭無論字之大小粗細俱能與寫一樣不失元 神洵為此器之特色實泰西所未發明者也從來 購於坊間者不可同日語矣貴官商有用此板者 請臨做行面試即知所言不虛也

提防魚目混珠
 密尼馬克司乃環球上最新最奇最 便之救火機器今已到京此器與 一切用粉者不同 衆官商切勿為 所愚今擇於十月初五下午四點半 鐘仍在東長安街演試屆期恭請 官商光臨 世發洋行謹啓
 代理處 崇文門 孝順胡同白克思 東單牌樓德興洋行

舖面房招租
 前門外廊房二條胡同中 間路北有新蓋舖面房一 所出租計門面房一間接 房二間接連南樓房三 間院內北樓三間共計房 十五間如有租者願便到 前門大街路西義順巷謙 舖內一問便知 1111

北京霞公府
本照相館
 專照尺五大像暨電光放 大迥異他家久蒙京外仕 商推許上年恭照 皇太后御容並列位王大 臣之玉像皆能如顏鑿形 洵屬技巧堪訝術越同儕 唯望 貴官商辱臨做館 一觀以證所言之不謬是 為幸甚
 山本讚七郎謹啓
 電話總局六十六號

內外疑難諸症 俱能起死回生
 醫學一理博覽精通在京多年活人無數 凡遇兒科眼科婦科痘科危險疑難重症 醫經醫愈者不可計數無怪早已名譽 顯矣現為時令不正佈告有病諸君如有 患危急等症者可以就願君問津焉 先生住果子巷延旺廟對面頭門西首書房 馬運區 廖萬春 全啓

琉璃廠 趙子仁



此法與衆不同燈光放大通用 石色百年不變寓琉璃廠中間

法工精潤廉 計聲明廣告 本軒主人白
 (32) 1015

◎ 警察宗旨 ◎

有個冒矢人 忽然問道 現在立巡警部 辦警察 甚甚麼意思呀 本來中國自綠步營 有保甲 法子也不錯 好好整頓整頓 就是中國本有的警務 何必跟著外國人學呢 聽了他這話 只好一言不答 對著明白人夫說說罷

單說中國的綠步營 一切規矩 那樣也不合警務 綠步營專講辦案拏賊 地方上多出竊盜案 他們許多拏賊 拏住「賊」好陞官代發財（株連人証 正是發財的訣竅）地方上不出竊盜案 無賊可拏 官也不能升了 財也不能發了 也就沒事可辦了

警務可不是這個宗旨 裏面的學問很多 大概用不了行政司法四個字 行政警察最要緊（又叫保安警察）講的是預先防備危險 隨時保持公安 消滅無形的禍害 不叫地方上出亂子 對著國家 有保護國家安甯的義務 對著人民 有保護公家安甯的責任 比如說罷 住戶被了盜 當時把賊拿住 人民的害戶受了財也傷了 驚嚇也喫了 竟知道拿賊 馬褂炮的官事 甚麼叫察

既說警察不講拿賊 爲什麼各國警察 又有司法一門 又設立裁判所 也有犯罪到案爭呢 唉 不是那們講囉 警察有司法一門 是沒有法子的爭 無論那一國 人心都不一 有善必有惡 勸人遠惡 勸人近善 都是警察的責任 凡作惡的人 一回勸不過來 兩回再勸不過來 回數多了 也不能不治他的罪 司法是幫助行政的事 要緊在行政上多留心 當警察的人 果然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民人犯罪 一天也就比一天少了

要在行政上用心 應當從那裏下手呢 第一是巡察周密 考查人民的善惡 作善的人 誇獎他往善裏去（務本守分 就是善人 可不是喫齋念佛 許願燒香）作惡的人 別等他把惡事作成 趕緊勸他 改惡向善 又比如說 地方上有一個人 游手好閒 不務正業 胡花亂賭 眼看著沒了絡兒 必致爲非作歹 越

捕知道了他。應當預先勸勸。教他想個善營生。別作了歹人。那才是巡捕的責任（巡捕的責任大不大。體面不體面）考查這些個事。就在平日留心。怎麼個留心法。一在街上巡的時候。一在查戶口的時候。巡捕都能如此認真（總辦委員。也得認真）地面上的好人。自然就多。歹人。自然就少。地方上自然就沒有亂子了。

北京城當巡捕的人。不敢說沒人明白。究竟明白此義的還少。還當作綠步營看待。拿賊辦案。配功得賞。不出竊盜案。反倒發了愁。怕討不出上官的好兒。當巡捕的。整天盼賊盼盜。甚麼叫人民危險。甚麼叫地方公安。那還辦得好警務嗎。現在既設立巡警部。再要不改改宗旨。中國的警務。就算是中國的警務罷了。

要緊新聞

傳聞派肅王查蒙古事件○蒙古地方。是我國一個大靠背。西北一帶。跟俄國緊緊相連。蒙古民智不開。心眼兒又實在。難免要受俄人的牢籠。此次派肅王管理藩院事務。肅王必要想法子整頓蒙古。昨天傳聞。有派肅王查辦蒙古事件的話。儂蒙古人。真得高明人指教指教。再要混沌下去。旁人一定要動手了。

第三次會議情形○中日議約大臣。在上月二十七日。會議時候。事事都沒能定規。二十八日。跟著又開第三次會議。所商量的事。稍微有了點頭緒。

海參威變亂詳情○新近有由海參威回來的人。據說俄兵這次變亂。實是意外的事。起先殺害武官。後來就用鎗砲攻打街市。商民人等。因猛然出了這樣的事。躲避不及。不知怎樣是好。正在忙亂工夫。不想又起了大火。房屋多半被燒。俄兵乘著這個當口。搶虜姦淫。無所不至。難民哭喊的聲音。真是悽慘。這番變亂。華人損傷財產。總有數百萬兩。海參威回來的這個人。早就聽見亂信。已經把財產收拾妥當。預備避難。祇因無車無船。不能夠載運。沒了法子。也只好扔在那裏罷了。還算是逃出性命。真幸萬幸。南非洲禁華工○南非洲土人會議。要請英政府。不必續運華工（這却是好事）又打算把已經入口的華工。一律關了出去。按華工在非洲地方。每月所得工資。僅僅够自己的衣食。並不能有存項。如今若要被關。重山萬水。可怎麼能夠回來。我員督華工發愁。

同金... 山金... 先是俄商開辦... 今已買回... 歸官辦理

這纔是真正的好辦法

日求接濟食鹽○今年日人官鹽款收 不够民間所用 沒了法子 求我們接濟 按著例說 本不應越鹽出口

中日邦交最厚 可說答應了他們 由長蘆撥鹽兩千萬斤 奉送日本 並不收價 日本得了這個接濟

很感激 等著遇有機會 必要酬報

請廢三井礦約○福建延建邵三府礦約 當初跟法人說明 如到本年十月二十三日不辦 就要作廢 現在並

未開辦 已經滿了限期 福建學界中人 怕法人來求展限 公與外商兩部 請把這礦約作廢

本京新聞

內城要開辦車捐○內城東北一帶 馬路已經修齊 工巡局裏商議 在各馬路旁邊 多立停車場

(彷彿是前車口子似的) 照日本收捐的章程 無論驢馬車人力車 都要編號頭 按道路遠近 定出

準的價錢 車夫不能訛人 坐車的也不能少給 既編了號頭 有遺失東西的 也容易尋找 這真是很

好的法子 但車一節 若專為防備拐失物件 編了號頭 似乎不必加捐 若為養路起見 官宅坐車

也不能免 驛班車更得多捐 尋常大車 不敢走馬路 驛班大車 倚勢欺人 違犯馬路章程 便有不眼

在轎子後頭走的 決計不肯走兩旁 中堂大人們 也只好裝不知道 所以總得格外多捐

協巡隊分區○五城地面 由天津調來續備軍一千名 立為協巡隊 先分十二區 一本報已經說了幾次 從不

日起 每區分派八十名 接管地面 並頒發速成教課書 分為三項功課 一站崗 一巡邏 一休息 站

崗功課十五條 巡邏六條 附二十二條 休息七條 共三項五十五條

郵政局要立學堂○郵政總局 要立郵政學堂 由副郵政司多君為教習 從前郵政總局 本在崇文門內路西

廟裏 現因空間無用 不必大修理 便可作為講堂 不招學生 就教現在各分局的司事人 分早晚兩班

白天改工夫的 專上夜班功課

自家不認得自家人○前幾天報上說 軍裝改良 請各位要看清楚了 隄防着不認得自家人 這話真模有白

說 有人道○內廷當差 見兩位引○的旗員 年紀在四五上歲 一走到○天安門 望着兩傍站的兵隊

穿新式軍裝 不敢前進 站住脚看了半天 低聲問同班的人說 這些把門兵 可是借們中國人嗎 哈哈 少見多怪 無法子可說了 可見報紙雖多 不怕大家看了笑罵 就怕始終他不看動

各省新新聞

賢太守提倡國民捐(直隸)大名府知府 近見各處倡辦國民捐 是一件極好的事 打算也要提倡 並
要稟請上司 通飭各地方官 會同公正紳商 認真勸辦 頂好是在繁盛地方 多設木櫃 仿照郵政有箱
的樣子 上面寫國民捐櫃 再把國民捐的緣由 演成白話 刷印出來 貼在各處 商民人等 看得明白
有願意捐的 不拘多少 隨便就可以放在櫃子裏頭 按定日期 由官紳公同開櫃 無論收有多少 兩都
存在一個妥實地方 按月往上呈解 如有熱心人 願意多捐的 由地方官斟酌給獎 借此好激勸別人
激勸可是激勸 千萬別勸派 捐與不捐 隨人自便
廣傳白話講義(奉天)開通民智 白話報的功効最大 奉天地方 還沒人辦理 今趁將軍札飭學務處 趕
緊編纂 話講義 發給各處 叫人民們好都明白 聽說還要傳諭各地方官 一律照此辦理
洋商串買鐵路地(廣東)九廣鐵路 不久就要開工 某國洋人 串通華商 要把鐵路經過的地段 一律收
買過來 為是將來再轉賣給鐵路公司 從中好得利益 九江關巴稅務司 探聞這個情形 寫信給新安縣
知縣查察 知縣因為是交涉的事情 不敢私自辦理 據情稟報岑官保 後來奉到批示 說外洋各國的
人 不能在內地置買產業 條約上已經說明 今洋商串買鐵路地段 更官禁止

來函

通志報社 已老於十月底冬月初在後門外帽兒胡同員武廟大殿旁西房內開講 借租房舖茶錢 已交給經
手人張姓 轉交廟祝狄任 正要叫匠人收拾糊棚的時候 不料張姓把房錢茶錢給退回 說本廟的廟祝(就
是看廟的狄姓)不願再租了 本社同事諸人 很詫異 問他為甚麼 他說據狄姓的話 此廟是太常寺衙
門 管 不敢公然租(請問廟裏的糊棚學房舖應歸誰又是誰租的)並且H廟在庚子年 住過義和團 受
過人師兄的教育 決不能再讓洋報 倘或真團再降世 豈不叫一羣二毛子給連累了呢 再者正堂定大人
也不準擅借擅租 哈哈 據我門想 定大人本早讀書達文極文的人 斷不能聽信流言 禁止盡義務開
民智的善舉 他所推託 必是欺人之談 我們中國人都要像這位狄姓 何愁義和團不再降世)但是一件
諸位熱心君子 既已慨捐樂助 本社亦不能因此中止 無論如何 總要托他辦成 特此函告 請諸位同
經理人頓首

經理人頓首

宮門抄

十月三十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廳值日 提督衙門引 見四十名 武備院四名 莊王假滿請 安 溥良
 謝管 雍和宮事務 恩 王中堂因伊子署缺謝 恩 王國楨謝署太常寺卿 恩 河南知府羅維垣謝 恩
 福建總兵孫道仁謝 恩 侍衛處奏派查驗箭枝 派出阿王 洵貝勒 召昇軍機 羅維垣 孫道仁
 提督衙門奏左翼翼尉烏珍等拿獲偷盜磁器庫磁器賊犯李德兒等六名請交刑部

電報

駐歐華使請立憲○德京電說 中國駐歐洲各國欽差 有電到北京 請定於五年之後 改為立憲政體
 日本借款還債○又說 日本在歐洲各國 要籌借公債二千五百萬磅 這項債票 每份一百磅 折價一成
 聽說日本用這筆借款 除還清國債之外 把六釐行息的洋款 一律還清
 俄維第自由主義○又說 俄國維第大臣 要提倡國民自由的事 各處官紳 都很贊成
 德國增收稅項○又說 德國因籌辦緊要的款項 增長捐稅 所應增的 計有六項 酒稅 烟稅 火車票稅
 內河船印花稅 產業稅 相續稅（就是承繼產業的稅）
 德皇游西○又說 西班牙皇帝 前次游歷德京 拜會德皇 彼此很是親密 現時西皇已經回國 德國皇帝
 定於明年四月的時候 往西班牙游歷 並給西皇謝步
 英政府大口辭職○路透電說 英國政府各大臣 今天會議 要奏請辭職 因這件事 各國人都很注目
 日本用賣鐵路債票○又說 日本關西鐵路公司 近在英京賣出債票一百萬磅 每份一百磅 折價一釐五毫
 每年按四釐五行息

書曰 天降下民 作之君 作之師 惟曰 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 有
罪無罪惟我在 天下曷敢越厥志 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 此武
王之勇也 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我們幼年 初進學房 那時的教法 所用蒙學書 就是三字經千字文等類 念到周武王始誅紂 心裏有些
生疑 想他這箇始字 好像武王早就應當誅紂 等到舉義興師 已經透著晚了一點兒似的 又念到孟子
引書經的話 這纔明白 原來紂王無道 百姓受的虐待 非只一日 盼望武王救命 也不是一時 真是大
家遭難 危困在水火當中 好容易有箇人來搭救 逃出了這場災難 你想想該應怎樣感激呀 當日武王的
大志 已被這章書說透 武王伐紂 倘非出於愛衆的熱心 豈成了謀反大逆 因為上天生人 有善有惡
必須出一位大公無私的 來替多數人作主 擔任君師的責任 教養兼施 就如同上天得了一箇幫手 把
這重大事權 交付一人 這個體面 非同小可 武王如膺當不起 由著天下人白便 橫行霸道 攪亂太
平 這個體面 還完全的了嗎 但是天下人心不一 有罪的要悔改 無罪的要他安生 也很不是一件容
易事 自家既受了天命 作了天下的君師 惡人當權 善人被害 作君師的 袖手旁觀 不想法子除暴安
良 自己問心 豈能無愧 所以說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 這就見孔子說的話了 知恥近乎勇 勇跟
恥 怎麼會連到一起呢 凡無恥的人 無論受多大的羞辱 都能夠隱忍的過去 武王那樣大勇 就從這一
個恥字生出來的 忍不了紂王的昏暴 所以才在牧野那一戰 剛剛講到此處 有人說了話了 周武王是位
大聖人 綱常倫理 名分爲先 紂王雖不善 究竟是位至尊天子 武王總是人臣 以臣誅君 千載之下
沒人敢說個一字 是怎麼個道理呢 明永樂皇帝 得了建文的天下 論名分雖是君臣 論骨肉他還是尊長
如今說身靖難的事 總說燕王篡位 又有誰原諒他呢 兩下一比較 總是古人占便宜 實在叫人可疑
我說先生也 要問這裏頭的分別 也沒有別的難懂 公私兩字 就可以包括住了 建文爲君 並沒有甚
麼失德 用方孝儒爲相 改革了許多舊法 不過想勵精圖治 要行那發政施仁的王道 燕王舉兵內犯 一
心想奪天下 不但不能安民 還害得天下很苦 武王伐紂 就是文王救阮的苦心 豈可拿永樂來比呢 何
況武王爲天下一怒 成敗還在民心 但能救得了天下 雖死無悔 擔了君師的大責任 民受虐待 民的恥
就是武王的恥 亦就是上天的恥了 豈可以聽其自然 不想法子安頓安頓嗎

演 說

◎ 國 魂 ◎

論 說

凡有國家 必得有百姓 有身體 必得有靈魂（靈魂就是精神 別當作教友談道）身體如同一所住宅 靈魂比如房主 有身體沒有靈魂 四肢不能運動 有靈魂沒有身體 性命無所憑依 目今四百兆同胞百姓 就是我們大清國的國魂了 前大午後 出門去找朋友閒談 祇見他家的婦人 站在二門當中 手拿一柄盛飯的木杓 使勁向門檻敲打 口裏高聲叫道 好哥家來罷 好哥家來罷 呵呵 我看見這件事 很透着新鮮 由不得要發笑 問他家主 這是怎麼一個緣故呢 這朋友也是一位半開通的人 向我笑了一笑 說道 這是昨日我的小兒 染了一點時氣病 躺在床上發燒 賤內見他不言不語 恐怕是孩子膽小 受了驚嚇 失了魂 方纔這番動作 俗傳是叫魂回家 年老人留下媽媽論兒 雖有些不文明 也是人家常有的事 父母疼兒女 全是這樣的傻心 老弟不要見笑啊 噯呀 看起這樣事來 雖說迷信的可憐 足見世上人的靈魂 真是一件最要緊的寶貝 假如一旦丟了魂 再想叫他回來 也彷彿是一件很難的事 輪到我們這國魂 更應當怎樣愛惜呀 不必望遠裏說 現今國民義務 有兩件極要緊的事 一樣就是國民捐 大家齊心提倡 未必不能成功 一樣是美國虐待華工 不知道可能開得了禁 秋景天降過○諭旨 不准大衆胡來 分明是體貼中外華商 這番文明抵制 可別開成了野蠻舉動 免得叫外人說話 不但慎重邦交 也為保全商務 我們作國民的 豈可不仰體○朝廷的用意呀 更應當辦事和平 盼望美國開了禁 海外的同胞 有了立足之地 四百兆百姓齊齊心 掙些外人錢財 培養白家的商業 也好跟外人大來大往 富強與富強相交 彼此都有個面子 誰也喫不了誰的虧了 中國的國魂 一時喚醒 內地同胞 別忘了海外的弟兄 全數的國魂 自不致飄流失所嘆

要緊新聞

電告各省會議情形○外務部有電給各省 說日本小村大臣到京 彼此會議 很是平和 在日本的意思 並非有甚麼要求 外邊約謠言 不可輕信

一定開放蒙古邊地○聽說京張鐵路修完之後 跟著就修庫倫到恰克圖的鐵路 鐵路一通 然後把這三處地方 一齊都開作通商碼頭 某國 然不願意 這是我們的內政 與他無干 決不能因他不願意 我們就不去辦理 蒙古不開通 所以人民無見識 這件事情 必不可緩了

疏通大沽關港沙○大沽海口 有一段關港沙 來往輪船 走著很不方便 天津海河工程局 打算把他疏通 疏通這項工程 長有二英里 寬有七百英尺 已經估定工費四十五萬兩 十四個月修成

東三省置郵裁驛○趙將軍到了奉天 每要辦一件新政 全是按著三省打算 若照著老例說 作那一省的官 祇管那一省的事 趙將軍因時勢很難 極力要整頓 所以就不拘老例了 這真是為國為民 我們都應當敬重 聽說現時又咨請外務部 告訴赫宮保 派人到東三省 偏設郵政局 為是商民寄信 都可以方便 又要把三省驛站 全都裁撤 一切公文 也歸郵局寄遞

軍機人員薪水加增○軍機處的人員 有信加增薪水 因為甚覺呢 岑宮保上過一個條陳 說現在變法自強 所吃重的人 就是軍機處的官員 既然是這們吃重 他們的薪俸 必須加多 薪俸一多 自然就沒有甚麼弊病了 實心實力的辦公 然後纔能有成效 兩廣庫款 雖說不足 情願每年解送十萬兩 加增軍機人員的薪俸

賽會監督歸商部選派○商部奏准 以後凡遇各國賽會 保護華商的監督 歸到商部選派 已經通電駐各國的欽差 一體查照 商部的商字 這才是有名有實的

再記中德商約停議的緣故○中德商約停議的原故 本報已說了一回 今得了個消息 說是有三個原故(一)內地雜居(二)內地開設行棧(三)內地行駛輪船 這些個情節 中國都不能答應 所以暫且停議 粵漢鐵路近聞○粵漢鐵路贖回 三省紳商 公舉張宮保為監督 又公舉梁振東 張弼士 袁樹勳 為粵漢鐵路約會辦

奧商擬設銀行○奧國商人 擬與華商合股 在中國開設華奧銀行 總行立在上海 其餘天津 漢口 澳門

本京新聞

都設立分行 借此好開通奧國的商務

打巡捕的兇犯認供○德兵營苦力王姓趙姓 毆打巡捕 由分巡處向德營要人 送交總局 總局發審處問了

一堂 兇犯承認 反說巡捕捏傷 後來把受傷巡捕傳去對質 無的可說 這纔認供 無論怎樣狡展 既

有了真憑實據 總局雖無刑訊 也不怕他硬賴 已然認了供 就定罪名 工巡局只有罰鍰 規矩(罰

鍰就事罰鍰) 罪在笞杖以上 便不止於罰鍰(笞杖又是打板子)所以要把他解送刑部 這兩天裏 便

要行文了 奉勸諸位在外國府傭工的朋友 大家都醒醒 衛顧衛顧同國同種的人 別借著勢力 欺侮自

己同胞了 亦種行爲 外國明白人 也無不這

人格兒真不同○昨報所登來函 有人在帽兒胡同 立講報處 租廟裏的房子 鬧了些麻煩 算是受辦成

只好另打主意 那位看廟的狄姓 一腦漿子的義和團 恐怕不容易化了 昨又有一位多祝三 也想立講

報處 在銀錠橋租房 房主是婦道 聽說辦這宗事 恐怕有洋人 也照狄老道一樣 不肯出租 多祝三

又4烟袋斜街找了一處房 本是已關閉的首飾樓 臨街有門面 於講報最相宜 這還不算巧 房東姓朱

因爲辦這宗事 恐怕要經費 跟以上兩處房東 大反了一個過兒 不收房租 呵呵 人格兒真不同呀

老道可憐 婦道可憐

狗徒殘忍○二十七那天 西城巡捕 在武定侯胡同西口 拿去四個匪人 問他們所作的營生 很透著點兒

新鮮 原來不作別的 專門宰殺小狗子 害狗的法子 十分殘忍 用燒紅通條一根 一直從狗肚子裏穿

過 然後剝皮賣錢 此處是他們的分局 總局在彰儀門大街 凡是入局搭夥的 必得寫下字據 三年零

十個月爲滿 限滿後續許小夥 在古時候 中國原有狗徒一類人 但不知這像狠法 近來營口地方 打

狗的可冒充 巡捕斷不敢拿

好禮面的于大人○山東張贊亭 一心到北洋投軍 在京住了半年多 還沒有找着門路 新近在同鄉舖子裏

閒坐 遇見一個于大人 據說在武備學堂卒業 又在營裏居官 張贊亭投軍心盛 向于大人打聽章程

于大人滿口應承 自誇是某將軍的乾少爺(好羞)馬上要到吉林衙門裏去 叫張贊亭同去 營保護心

如意 張贊亭因有同鄉作保 事必不假 預備好了點盤川 也交給了于大人 這天同到將軍府裏辭行 見那些門上家人 沒一個不理他的 張贊亭覺着希奇 向人打聽 都說這個姓于的 也是旁處弄來的家 人 並沒有見過將軍的面 這回到吉林 不定留他不留 那裏來的乾少爺呢 張贊亭知事不妙 趕快向 于大人告辭 誰知這位義公子 大發虎威 不肯退還盤川銀兩 後來找着保人 纔算結了 哈哈 這類 人到了衙門裏 恐怕有損將軍的名望罷

各省新

體恤貧民 (奉天) 財王登台 因奉天屢次遭變亂 各處難民 逃往省城居住的不少 冬寒時冷的山夫 無衣無食 看着實心焦 稟了趙將軍 要在八關各設粥廠一處 已經批准開辦

勸紳開礦 (湖北) 中國鐵產 比那一國都厚 只因民智不開 迷信風水 誤事不淺 湖北黃縣銀子山 出 有銀礦 苗線很旺 外人常常到那裏會看 大半又是看台眼裏了 本地紳商 始終也不明白這回事 張 官保極力勸諭 大家還不肯辦

記崇實商學會 (江蘇) 海外各強國 常講求商戰 他們的商人 都從學堂出身 所以能夠去戰 像中國的 商 一點學問也沒有 還懂得甚麼叫商戰呢 上海商會的熱心人 因比事是中國的命脈 創設商學會 一處 聘有普通學教習 凡是講求商務的人 都可以入會學習 每晚四點鐘的工夫 專講商務學問 並 演說中外時務 按上海地方 真是萬國的商場 彼此戰爭 誰也不能讓誰 從此有了學問 也可以合別 處去談一談罷 別趁着中國不興 一味的跟日家人搶奪

再記連州教案的原因 (廣東) 連州鬧教的根由 已見前報 現經岑官保派人查明 實因鄉民賽會 醫院的 洋人 出來阻止 非把神像拿去 鄉民不服 跟到醫院裏去討要 起初並沒仇殺的意思 醫院見人多 勢衆 把大門一關 裝作不理 鄉民因疑生怒 砸開大門 闖了進去 可巧有一個病人 在那裏割腿 鄉民無知 疑惑是教會殺人 就此氣憤填胸 鳴鑼聚眾 一忽兒的工夫 來了好幾千人 地方官聞信 趕來保護 無如本地官兵不多 那能夠鎮得住 這些個亂民 顧不了這裏 顧不了那裏 因此可就鬧成了 大亂子 已教出來的麻大夫巴姑娘 人很公道 把這層意思全對美領事說明 並說實在亂民太多 決非

今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常言說道 勇於私鬥 必怯於公戰 中國兵民的程度 正受了這個毛病 全國二十二行省 民風強弱不同 通盤合算起來 究竟是有勇的少 無勇的多 百姓平日失教養 總免不了血氣用事 但凡有些不平事 只知責人 不知責己 再要性情粗暴 自然就無所不為 這樣人品 入營當了兵 還能懂得甚麼叫公戰嗎 請看近日當兵的兄弟們 因為營中軍法 比先前認真 平素大眾在營 倒還守點規矩 一到放假的日子 都要向各處游逛 凡在熱鬧地方 作買作賣的 沒有人不怕大兵 前人撒土 迷了後人眼 其實如今的大兵 已經有幾處比從前好了 輪到八旗兵丁 性格又不同 一位一位 就曉得自尊自大 念過幾天書的 倒還動諳書差 作個本等人 剩下一般不識字的 喫飽了游手好閒 闖虛子 叫字號 提籠架鳥 打架生事 動不動就講打官司 可又不是真正好勇鬥很 庚子年聯軍入城 八旗兵丁 死了也不少 有些奮勇爭先 爲國捐軀的壯漢 全是規矩老實人 奸巧巨滑的油勺子 沒聽見敲鑼 個個要拚命 轟的一聲 連影兒都不見了 這還說甚麼勇呢 (以上說的話 全是開文 暫且不題) 但說齊宣王的人格兒 比起近代好勇的 却也強不了多少 孟子因他自稱好勇 意思又要扯到桓文 與那興甲兵 危士臣 構怨諸侯等事 這纔說明大勇小勇的分別 文王武王的事業 文王一怒 是爲安民 武王一怒 更不是爲利己 戰國時代 爭城爭地 不公道的舉很多 王亦學學文武 作幾件扶危定傾的大軍功 亦知道愛惜百姓 爲天下勳一

演說

◎海參威的亂情◎

昨天有人從哈爾濱來 據說海參威俄兵作亂 他親眼看見 都是些撤退的海軍 起亂時候 因見俄兵官在酒樓高樂 挾妓飲酒 不知國恥 亂黨大怒 未能够謀害兵官 反跟中國商民為仇 幸虧身無軍火 如若不然 中國商民 一個人也逃不了 先搶中國熱鬧街 家家關門閉戶 大字號的買賣 房屋堅固 臨街窓門 都有鐵欄 亂黨身不能闖進 用布疋沾煤油 挨家放火 俄官兵看着也不救 中國人若是逃避 人數一多 就是一排牆 必須一個一個的順着牆走 從火光裏面看明 這牆不開鎖 中國有錢的商民 揣着俄國羌帖（好寶貝）被亂黨捉住 必要搜盡 俄官兵等他搜飽 然後纔捉拿 扣下羌帖 又把亂黨放走 用他去作釣魚鈎 越搶越利害 搶完了再把人給燒死 用煤油潑在身上 滿街上走活人燈 衣服燒完 人還在地下亂爬 狼號鬼叫 慘無人理 移來燒起洋房來了 連俄人的官衙 也都毀害 俄官兵負着了急開鎗打死百餘人 帶着十字會追趕 一面打一面救護 還算文明 餘黨跑到高麗屯 高麗人得了好保護 彷彿印度人似的 居然也利害起來了 硬把俄國亂黨打死 打死一五六十人 逃到外國船上的難民 每位船價要二十元 等到上了船 本國的歐奴 硬要二十七元 遇着這個時候 同胞受這樣的罪 忍心害理 還會這樣的欺侮人 唉 就該往他身上潑煤油 叫他嘗嘗人燈的滋味 現由北洋派去兩隻輪船 接救難民 大家算有了活路了

要緊新聞

記小村大使的幽酬○上月二十八日 十一點鐘時候 濤公到御河橋大客店 拜會小村大使

這天晚上英國公使 請小村內田兩欽差 並隨員人等 在本使館裏 大開公宴
二十九日十一點鐘 小村大臣 往拜倫貝子

晚間法國欽差 請小村內田隨員等 在本使館裏公宴
三十日 小村大臣 拜會恭醇兩親王 洵貝勒 振貝子

十一月初一日 小村大臣 拜訪肅親王 晚間到呂宋公使館裏赴宴
初二日 所有京城居住的日本官商 在東四牌樓餘園 恭請小村大臣 和隨員人等 開歡迎會

整頓郵政○郵局遺失報紙 屢次經各報館追究 昨天聽見說 北京副郵政司 通飭郵局辦事人員 務必認真整頓 不但報紙一項 無論那項郵件 都得格外留神 不准再有遲緩遺失弊病 近來各處收到的郵件 不知是怎麼樣 要看明了郵票上的圖章 從交信日期起 計算計算 路上有無耽擱 如收信日期不清楚 可就設法子計算了 還求郵政司想個法子 別叫他們印糊塗圖章才好

第四次會議情形○上月二十八日 中日各入臣 開第三次會議 自三點鐘 直到七點鐘 這纔分散 所議的事情 也都有了頭緒 二十九日 又開第四次會議 斟酌中日兩邊應辦的事 總看彼此有益

西藏增約款○西藏條約 又增了幾款 (一)西藏是中國的屬地 一切事情 都待由中國辦理 英國不能干預 (二)西藏地方 不准英國駐兵 無論那一國 都是一律 (三)這次應賠英國的兵費 全由中國籌辦

修改恰克圖的條約○中俄兩國 前有修改恰克圖商約的事 因中日會議 押這件事情 暫時擱起 今聽說俄人的主意 要推廣恰克圖的商務 既是如此 我們就要把條約改一改 (一)劃定中俄交界 彼此不准

侵佔 (二)交界邊地 兩國都不准駐兵 (三)交界之內 俄國租界的地方 不准駐兵 (四)交界內俄國租借的地方 所有電線開辦鐵路 還歸中國自主

議裁教職的辦法○科舉既廢 學堂大興 各省教職 無事可作 政務處會議 要一律裁去 挑選年輕力壯的 送到師範學堂裏肄業 將來叫他們管理學堂 年過四十的 照著原品 改爲佐雜等官

開放三省近聞○官場人傳說 開放東三省的學 現時還沒有定規 等著會議的事情辦完 才能斟酌這件事 保存錫廠利權○雲南舊錫廠 經丁制台查明 歸官紳籌款合辦 不用外人的款項 忽有法國商人 一定求

欽天監變。最難○欽天監衙門 所管的事 該當是推測天文 考查民事 於國家施行政治 大有關係

○欽定數理精蘊一書 全說的是天道至理 只有一個字的迷信 如今在欽天監當差的 差小多的人 都

帶著風水先生的滋味 這也不是一半天的功夫了 新近建立衙門 由外務部 儀器送回 (觀象台的儀器

被洋兵折去 後來送還) 只因儀器太大 門裏進不去 有人條陳 拆毀正門 運進去再修 管監的官

員 不以為然 說是拆毀新門 很不吉祥 恐怕與公事有碍 嚶呀 請教天文生 算算這是甚麼理由

既然如此 不如在門外修一座天文台

拈圖派差使○帶家口監督 前任期滿 照例送一等郎中 郎中無人 送一等員外 這次派送監督 有一等

員外某君 託達拉密的人情 求堂官派送 堂官要叫一等郎中奉讓 郎中又不甘心 堂官跟達拉密無法

變通掣籤的規矩 叫郎中員外拈圖 員外拈得派送的圖兒 歡喜非常 同寅裏的人 很抱不平 傳聞

如此 幸結果真 未免太兒戲了

可敬呀沈捷卿○前天有人託本館 要請一人講報 我們以為是立講報處 細選擇 恐怕演說的不好 過

著一位沈捷卿 講的很得神 言語之間 思想亦很高 因此定規下 向托我們的人去商量 那裏曉得

這位朋友 也是受人之托 並不是要立講報處 因為有一個外國人 兩目失明 不能看報 要雇一個中

國人 買一分京話日報 天天去念給他聽 既是如此 不能不跟沈捷卿說明 當時他也不好意思問

隔了一天 送一封信來 據說講報的事 專為開通我國多數人 情願盡這點義務 不在有講報有錢

外國人念報 與自己的宗旨不合 決計不讀了 可敬呀 沈捷卿 諸位聽着 諸位聽着

誤傷人命○昨天聽說 前門東裏 黑夜用洋鎗打死一人 此人是其荷苞的學徒 黑夜打燈籠 遇着

包頭 恐怕他是歹人 喝他站定 這正是巡捕的細心 那曉得學徒的膽子小 又不明白巡

警是甚麼一回事 撒腿就跑 巡兵以為是賊膽心虛 馬上教鎗 壞了 學徒的膽子小 巡夜兵也趕緊

手鎗 巡捕上前盤問 纔知道是荷苞店學徒 第二天回就死了 教鎗的究竟是誰 無人肯認 這個罪名

還可原 員外不是為私 其誤傷人命事 也不同有重股人 必公道 對同惡白 大德也

肅清人犯犯(○)希殺入扎傷華人物事由面巡同照會法公使 按例懲治 大約也快了結啦

戶部派員出洋留學(○)戶部堂官 要派司員五十人 送到東洋 專習財政法律 每人官費計一年五百塊

紙幣在內 遺不在內 願去約部可報名心在我們想替 這是一件好事 報名願去的人天必不少

更正(○)昨報 昨天報上說 德兵營的苦力王趙兩姓 供認打巡捕是實 因罪在笞杖以上 要送刑部

丁巡局如此認真 不但於警務上有益處 亦可以教訓教訓各苦力 不敢再仗着洋勢欺侮同胞 那裏曉得

我們所說的話 敢情是言過其實 今天打聽明白了 王巡局裏 已經把此事了結 罰趙姓銀七兩五錢

王姓祇罰銀二兩 含糊完事 嗚呼 巡捕拘拿一個打牌的賭犯 每人還要罰十幾兩 枷號許多日子

外國兵營的苦力 明日張膽 毆打巡捕 罰這幾兩銀子 就算拉倒 工巡局的公事 有輕有重慶 叫人

真不可解 外國苦力 大可以隨便打打人

各省新聞

錦州富華公司開辦 (奉天) 北京富華公司 在錦州分設織布廠 本月就要開辦 設立這座分廠的意思 是

因爲日(○)和約一定 日本必要在三省推廣商務 商務中的大家 就是布疋 他們的布疋 在三省一暢銷

僧們可又添上一條耗財的道路 所以立這座分廠 爲是抵制洋布

妖道(湖北) 漢口地方 有箇無知的老道 身穿一件破衣 故意裝作瘋顛的樣子 整天在街上瞎游 嘴裏

叨叨念念 說些胡言亂語 稍明學理的人 早就把大牙笑弔了 可憐那班糊塗人 拿他當作活佛 紛紛

送給香資 他收了香資 却還有一點回禮 就是風雲雷雨那類的符 不是說能免災咄 就是說能降福嘍

幾天的光景 不知騙了多少人的銀錢 看這情形來 人民的資格 可是還淺的很呢

鐵冶公司開辦 江蘇 中國的鐵產 只是不講製造 難指望再有進步 甯州地方 現有人創設鐵冶公司

講求新法 製造各種器具 聽說把廠屋全都修蓋妥了 由上海買去的機器 已經開辦

預防教堂買地的 軻(江蘇) 上海道照會本處領袖領事 說教堂買地 多是無知人私的白契 遇見一點

事 立契的人先逃跪 無處去考查 從此生了疑心 實是 辦理 按外人在內地置買私產 本與條約

上諭

十一月初二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 吏部引 見三十六名 頤和園二名 廂黃蒙八名 延康烏拉喜春由口外賜奠回京詔 安 信公百日孝滿請 安並謝 恩 紹英謝署缺 恩 裕中堂統秀選遺摺 召見軍機 文斌

上諭大學士裕德持躬恪慎學問優長由翰林洊陟止卿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迭司文柄晉贊綸扉亦總理部旗事務宣力有年克需厥職前因患病屢請賞假 冀調養致痊長資倚任遽聞溘逝軫惜殊深着賞給陀羅經被派員載禮帶詣侍衛十員即日卸幃奠 恩予謚人祀賢良祠照大學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熙鑫有賞給員外郎俟及歲時分部行走以示篤念儒臣至意欽此

上諭榮慶着充翰林院掌院學士欽此

旨訥勒赫着管理圓明園八旗官兵由烏槍營事務欽此

旨職滿漢軍都統着載澤補授欽此

旨誠全着調補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所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着鳳山補授欽此

旨著派李國杰進稽查三海值班官兵大臣班欽此

電報

日皇優待學生○東京電說 西十一月二十五號 士官學校 舉行卒業禮 日皇親到觀看 獎譽各學生

日伯爵回國○又說 日本土方伯爵 合隨員人等 已於西十一月二十五號 由上海起程回國

日皇太子赴伊勢○又說 日本皇太子 現由東京起程 前往伊勢 紳商士民 紛紛到車站迎接

和約交換○路透社電說 日俄議和條約 已在美京交換

俄艦未靖○又說 俄國政府 接到地方官的稟報 說俄國內地各處 鄉民還常常起事

各國艦隊赴土示威○又說 各國艦隊 現時同往土耳其 示威

英內閣開議日期○又說 英國內閣 定於十二月一號 大開會議

會議事德邦交○德京電說 現有熱心人 要在英京 開一大會 商議英德和好的事

日 人

講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雪宮是宣王的別宮。在臨淄縣東北。離着王城五里。當日景公之世。敬重晏子為人。請他在雪宮居住。現

今宣王禮賢下士。也請孟子住在雪宮。以為是非常的敬重了。今日親身來拜雪宮。見着孟子。自然是很覺

着得意。向孟夫子問道：先牛是一位大賢人。一定不這游玩上留意。不知先牛的身體。可經過這樣快樂

身之增。要遇着個平常人。聽見宣王這一問。必要迎合上意。開口奉承。說些感恩戴德的好聽話。作約進

恭敬敬說了一個有字。把宣王滿心的高興。如凉水澆頭。打了個很大的冷戰。又不好再追問別的話。只

好呆着臉兒聽罷。孟子的意思。本是正大光明。以為宣王雖知禮賢下士。究竟不知愛百姓。即如這處雪宮

當年只居過晏子。空間則如今。除了他老先生。還得聽說別人住過。何況是那般百姓們呢。有敢進裏瞻

仰瞻仰的嗎。要把待賢人這點用心。用在多數人身上。豈不是化私為公了麼。因此告訴齊宣王。賢者這

個樂兒。自有。倒是無關緊要。百姓得不着這個樣兒。又看見王一個人有這個樂兒。試想一想。百姓嘴裏不

言語。肚子裏頭。不願量頭量嗎。齊宣王雪宮。不過跟陳後主月宮相仿。可見中國的事。無非是專顧目前。除了自己快樂。別無可取。歐

美人的公園。比中國的工程還要大。雖然是些玩藝兒。總不是為一個人作樂。當年俄國有個關人。久住

曠野地方。離城很遠。依山靠水。天然風景。不蓋園亭。這天止冬令。接連下了幾天大雪。忽然下帖

請客。說舍下打起雪園一處。邀請大眾一觀。眾人聽了。十分快樂。三五成羣。前往游玩。果然是處很

大的園亭。裏面山石樹木。樓臺軒館。如同美下彫。白茫茫一片清涼世界。全是積雪凍成功的。連到

屋裏的桌椅。都是用雪堆成。主人請客人喫大餐。酒。覺着寒冷。一。遠近各處

都登在新聞紙上。人都想開開眼。誰知禮拜後。主人散了興。全然拆毀。連烘帶烤。一點兒沒有存

未曾看過過的人。很是後悔。都去抱怨王人。主人笑道：北天氣雖冷。雪作的東西。究竟不耐長

再要給小得幾。必自解凍的一天。叫人看了那種衰敗樣子。豈不要樂極生悲。莫若早早收拾開。倒保

◎ 自然 ◎

凡事不出於自然 勉勉強強 沒有作得成功的 處世為人 全仗著有真性情 稍做不自然 舉手動脚 抬眉動眼 一股子假氣 雖有誠實的朋友 也不肯掏出心腸來勸他了 若遇著刻薄尖巧的人 連笑帶挖苦 往往和富著人卸底 叫你無地自容 別問有多們難受了

不自然的苦情 本人並不知道 總得從旁邊的人體查 凡是假恭敬 假開通 假拘泥 假隨便 種種的醜態 起初是裝模作樣 隨後就成了牢不可破的規矩 這其中的苦情 一經首破 不值一笑

假恭敬的人 一心要討好 未曾說話 先得挺一挺腰板兒 嗽一嗽嗓子 無編見了誰 就是下人晚輩 也會做出一臉的謙和 若再富著不常見的人 你聽他的字眼兒能 一句話裏 有許多兩者者是 偏的問他話的人 簡直不好意思再開言 彼此的真性情 隔絕的萬里丈遠 人家已經不問了 他還在那裏 者 者

者 是 是 是 您想想 一味敷衍面子 果真討得了什麼 也有人喜歡 喜歡做的人一定也假 假開通的人 言語舉動 自以為高 平時本是箇亂糟糟 只因時代不同 要想者迎合新派人 舉點下新名詞 穿兩件瘦衣服 腦門子七頭 飄散幾縷半男不女的劉海髮 洋眼鏡兒往鼻子上架 高抬頭 寬邁步

沒有外國人的體育功夫 可硬要學人家挺腰板兒 見了古舊為人 連理都不理 作出事來 有心跟古舊人為仇 凡是本國的舊風俗 一概都抹倒 就論惜子那件事罷 原不必太迷信 無如相沿已久 科名到

果報 印人幾代的腦子上了 忽然間大反人情 營著許多的古舊腦子 偏要撕字紙去出恭 惹的旁人不願

意 甚至到茅坑裏去檢 用水洗刷 晒乾焚化 一個太過 一個不及 正在由舊變新的時代 這種舉動 阻力最大 所以本報才說過 沒到天亮雞叫 馬上就要招出禍來 真開通的人 明知道字是記號 不必

那樣敬重他 可不能矯枉過正(就是太過)等到大家明白了真理 也就無須分辨了 一件事如此 一件事如此 一般假開通的人 遇事不體貼人情 還要說人家是鄉愿(面面討好的人)試問講開通的人 且願意

料多數人開通呢 還是就願意自己開通呀 要叫多數人開通 那可沒別的說了 先得對付 (未完)

要緊新聞

伊犁可愛○本館接到伊犁的來信 說俄人自去年冬天以來 時常越境打獵 或幾十人 或幾百人 成羣打夥 到處騷擾 眼下又算計着礦產 隨便在各處查驗 俄人這些舉動 很不足怪 獨可怪是地方官員 不但不攔阻 反派兵去保護 不知是其麼原故 長將軍到了任 必要大大的整頓 決不能容俄人這樣橫行 信上又說 西北一帶 土肥物美 礦產共有好幾十處 森林野獸 到處很多 要是鐵路開通 搬點子人民去 或開墾 或挖礦 或畜牧游獵 認真一講求 真是富強的大根原

另有花翎○有個賣煤的 從周口店來 裝了二十頓硬煤 運到豐台 每二十頓的車票 從前是二十四元 新定章程 由十月初一日落價 蒙混了幾天 初六日纔落的價 祇落了一元五角 票上的洋碼子 可是二十元零五角 內中多收了兩元 不知這錢是歸誰 煤客請示站長 站長說另有花翎 不必過問 噢 你聽了 纔是誰花的呀 怎麼不准花錢的過問 中國借債修鐵路 幾十年後的指望 就在振興商務上 這樣對待商人 人家還是僱駱駝駛去了

設立政治館的原由○設立考查政治館 前次就有人題說 慶王爺的意思 要尋着五大臣回國再議 因此把這件事擱開 近來又有人說話 五大臣往各國考察政治 如有報告 跟那裏接頭 政治館必得先立 政府王大臣覺着有理 面奏之後 就降了那道○諭旨了

請保主權○張官保來電 說東三省的事 關係很大 現在跟日本議約 處處都得留神 必須保住主權才好 俄人注意議約的事○中日議約的事情 俄人最是注意 時常向官場打聽 但是這件事情太機密 官場之中 除了議約大臣和隨員 誰也不得而知

聯軍撤兵近信○駐紮北平的各國兵 前經德國出頭 提倡裁撤 這件事情 各國都很以為然 傳說明年春天 各國一律撤兵

浙贛礦務○浙江礦務轉轄的事 已經外務部照會英公使 一個多月的工作 也沒有回文 浙近外務部又催

問起來 這才回覆說 英商跟高爾伊立的合同 並不是私 況且英商用了許多經費 要把合同作廢 中國也該應認賠 以務部回答說 浙江礦務 就認作義商承辦 現在已過了限期 本部自然要廢約 英商

本京新聞

反獄逃死○二十七夜裏 刑部反獄罪犯六名 當時拿獲釘鏡 手足的指甲 全被砸脫 初二日清早 不分

首從 統赴菜市正法 這六名罪犯 原犯的罪名 未必準死 自這一來 也就不必再問了

決犯減等○二十七夜裏 刑部司獄福祥 冒死揪住了兩名犯人 滾作一團 打的頭破血淋 始終沒放手

張三等犯 一齊用鐵鍊打司獄 福祥性命 正在不保 有秋後處決罪犯某人 竭力遮護 扒在福祥身上

受打 因此有功 已將減輕了他的罪名 這條性命 倒是那六條命給換了來的

禁卒受賞○刑部反獄 監犯未逃 各禁卒一律獎賞 有賞十五兩的 有賞十兩的 當時若沒有電話 巡捕

兵勇 那裡來的那樣快 監外護教兵 保不起准得跑幾箇 跑了一箇 可就收不住了 那個亂子 誰還

攪得起 得賞的人們 別再說洋玩藝兒不好了

賣水也得有訣竅○京城所開的甜水井 有了好幾處了 日本鑿井公司 很作了一項好買賣 但是開井之後

城裏都是官開的 賣水多少 還不理會 城外全是民開的 不賣錢就糟糕 住家戶喝慣了姚家井的水

又存著一個洋井的名目 除了廊房胡同的井 生意還好 其餘各井 都不賣錢 股東多有後悔的意思

其實姚家井的水 也不是真甜 新開井的水 也不能算苦 就是賣水不得訣竅 得了訣竅 不怕水差

一點 也能夠變得適口味來 是甚麼訣竅呢 只要捨得賂 好在井泉淘不乾 如同我們開報館一樣 辦

不出去 那是萬不中用的 左右住戶 挨著人家送幾天 然後再送一個水牌 憑牌取水 一月之內 分

文不取 有這一月的工夫 口味也變過來了 水價定得賤賤的 要比苦水還便宜 日久天長 再說長價

這樣作法 管保一准發財 但是沒有遠見的 斷斷捨不得

滿地下挖骨頭○彰儀門內老軍地 有無業窮民 刨挖殘骨 把人家田地 挖了好些個深坑 田主去關阻

他們拿洋人嚇人 說是洋行裏收買 牛街南頭 有個雙合義骨廠 收買殘骨 牛街守府 五月裏禁

止過一次 因他們哭著洋勢 也就不敢再問 這個骨廠 雖說是收買牛羊殘骨 既是在地裏挖出來的

唯恐有人骨頭嗎 窮民無知 貪眼前的小利 竟不了動無主的孤墳 要叫工巡局拿去 辦一箇盜墓 你

看值不值 求工巡局趕早禁止 免得不教而誅 再奉勸回教熱心人 掏出些錢來 興興工藝 也免得

同地犯法○這件事情 也同情字一樣 此時不得不禁 (四) 這件事情 也同情字一樣 此時不得不禁

好巡捕賞○昨天有人走到大佛寺一帶 遇者一名巡捕(可惜問他的名子)領者一個小孩 一面走著 一面問小孩 走到一條街口 就問他認得不認得 原來是一個迷路的小孩 經巡捕拾著 正在領他認道 路 好把他送回家去 巡捕能盡責任 賞賞 賞賞

各省新聞

德商又要設立煤油棧 (安徽) 前有美國商人 要在蕪湖開設煤油棧 經紳商公舉周制台 趕緊想法子阻止 周制台派人查明 已經叫美商搬到別處去了 這件事情剛辦完 沒有多少日子 德商增配洋行 又要 在蕪湖設立煤油棧 道台已稟報了江督 大約還是不准

羅大令振興新政 (湖南) 桃源縣羅縣閣大令 自到任以來 極力振興新政 學堂 警務 工藝 辦的都有 點眉目 今又傳集各村鄉紳 對他們說 如今雖有官立的學堂 一時怕不能推廣 想安教育普及 還得 大家幫忙 公立幾處學堂 教育才能普及 各鄉紳連連稱是 又囑咐按村設立警務局 本地人辦本地事 歸縣城總局管轄 藉此好聯成一氣 衆鄉紳也很開通 概應承 目下正 比計議 有了章程 就舉學辦

于學使力改舊習 (廣東) 于學台到任之後 很講新學 常對人說 官場跪拜的禮節 實止是野蠻了 要 改這個禮節 又怕屬員不方便 莫若仿照西人 見面行握手的禮 倒很覺着親愛 又說凡人辦事 都帶 有一定的時刻 才能夠不悞事 聽說學台辦事 現時已定了一准的時刻 衆位要知道 于學台這可不是 染洋習 實在是要辦理事 不得不如此

紡紗木機 (四川) 四川有個舉人 自己想出一種新法 創造紡紗木機 很是靈巧 每天能出三斤紗 中國 製造 近來一天比一天發達 真是一宗可喜的事呀

各國新聞

法員殘忍 (法國) 法國某處屬地 辦事的委員 待本地人十分殘忍 有犯罪的 無論輕重 就用炸藥轟死 再不然就動別樣的非刑 總得把人治死才拉倒 請看呀 作了人家的屬國 就是這箇樣

陣亡人家屬得賞 (日本) 日本皇帝 因這次陣亡的官 都算是爲國舍命 功勞很大 要籌出點了恤款來 散給他們的家屬 現已籌有准款 一百餘萬元

講書

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 為民上 而不與民同樂者 亦非也

雪官這章書 跟莊暴那章 言語雖不同 宗旨是一樣 就是交鄰那章 意思也不離保民 既能保民 必然

能與民同樂 打算與民同樂 還是發政施仁 前後因果循環 處處是人情天理 可知聖賢學問 除非愛衆

合羣 別無用意 孟子說有人不得 而非其上 緊接連往下說道 小民無有知識 不能與君上同樂 心裏

就要含怨 要論侍奉長上的道理 也似不應該 推原其故 便不能專怪小民 總因作人主的 不懂得與民

同樂 就知道惟我獨尊 味着公理行事 自以為應該如此 豈不知實在不近人情

阿房宮賦上說 秦始皇虐待百姓 天下人民 敢怒而不敢言 獨夫的心 一天比一天驕縱 到了兒裡能常

久 可見君不愛民 民也不能愛君 始皇施展種種辣手 禁止說話 禁止腹誹 (心裏怨恨 口不敢說) 鬧

來鬧去 舉國人心離散 現成的天子 未能够傳到子孫 孟子說的民上二字 自然是意在宣王 再要推廣

着說去 上至天子 下至百官 凡有人民責任的 都可稱為民上 比如一家骨肉 父兄尊長 就該應教導

子弟 教孝教忠 指引他處世為人 件件明白公理 無論作官不作官 總可作個有用的國民 就便資格淺

學個手藝買賣 也能夠日食其力 子弟各安生業 家無廢人 作父母的 還有什麼不樂的嗎 若是從小

不教導 落一個老大無成 長大了後悔 也是枉然 整日際坐喫山空 自恨自怨 老爺子老太太 任什麼

不問 一個勁兒跟兒子吵 變着方法高樂 作晚輩的無可如何 在外面連賒帶借 回家去孝順尊長 遇

事拘着面子 不敢念叨一聲 不知道兒女的心裏 是抱怨 是喜歡 還是感激呢 這樣父母 合那糊

塗民上 不能與民同樂的 也是一般 我們有個朋友 倒是一位讀書人 只因功名心太重 問他的志向

就是想做官 移來補了一個知縣 真算是民之父母 任滿回家 說起那方的百姓 很不容易治 並且賭風

太盛 人人愛耍錢 想要除這壞風俗 到底沒有主意 終日為此事愁煩 只好請些同寅的朋友 打麻雀解

悶 唉 諸位請聽 要像這等為民上的 就算是與民同樂 還恐怕不如宣王罷

要聞新聞

肅王贊深明大體○肅王贊管理刑部院 本衙門裏的人多有盼望化私為公的 免得讓書吏獨肥 肅王贊定了奏稿 請王爺作主 肅王也沒有駁回他們 但說 衙門的私款 都是書吏訛索的錢 不比吏兵兩部 正名言

順 既要整頓 查出這種弊病 就得認真辦一辦 若把這種私款也歸公 實在不成體統 本衙門自違官以下 誠然清苦 該當另想法子籌津貼 或是奏明請款 拿著訛索的錢充公 那還成甚麼政體 現在

中國滿部 蒙古最要緊 理藩院辦的事 也屬蒙古最多 訛索的錢 也都出在蒙古 王爺能認真查辦 別除弊病 蒙人的心還未冷 正可以藉此感動他們 不以化私為然 還是深明大體

保守蒙疆○內外蒙古 礦產極多 都得想法子開採 現已責成各蒙古王大臣 凡有礦產的地方 查驗明白 快快籌款開辦 如有人私自開挖 或是盜賣給外人 除把此人嚴辦之外 該蒙古王大臣 還得有應得的

罪名 這件事總得認真 達賴行止○達賴喇嘛 走到了錫漢達親王旗 要住些日子 明年春天 才能起程回藏 各旗蒙人 紛紛來拜 真把他當作活佛 迷信情形 看書實在可憐

留神電稿○中日議約大臣 恐怕事機洩漏 與外交上頭 很有妨礙 因此跟外務部商量 論知電報局總辦 凡是報館訪事人發電 總關乎議約的事 總要細看 如與外交有妨礙 趕緊扣留 不准寄遞 這件事情

已於本月初三日起 實力照辦 禁設無線電○美國商人 要設立海底無線電 已見前報 外務部因電政大臣奏明 不准外人設立無線電 今美商來求 也是不能照准

限制銅元○戶部裏頭 因各省的銅圓 越出越多 日久天長 恐怕錢法要受害 通知鑄銅圓的各省 都要 劃定數目 貪圖銅元的餘利 由善性兒錢 一定是錢法的大害

陸軍小學○練兵處因陸軍小學 調取聰明強壯的學生 定日考選 明年春天 大約就要開辦 再紀軍機處的津貼○岑宮保按年詳報十萬兩 加增軍機人員的薪俸 已見昨報 來的原電 還有一句話

各省按着大中小三等 都得籌解這項津貼 大省每年十萬兩 中省每年六萬兩 小省每年三萬兩 合

計起來 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兩 一百萬歸軍機處 五十萬歸政務處 作為王大臣和各章京津貼 已經通

計起來 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兩 一百萬歸軍機處 五十萬歸政務處 作為王大臣和各章京津貼 已經通

計起來 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兩 一百萬歸軍機處 五十萬歸政務處 作為王大臣和各章京津貼 已經通

計起來 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兩 一百萬歸軍機處 五十萬歸政務處 作為王大臣和各章京津貼 已經通

計起來 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兩 一百萬歸軍機處 五十萬歸政務處 作為王大臣和各章京津貼 已經通

計起來 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兩 一百萬歸軍機處 五十萬歸政務處 作為王大臣和各章京津貼 已經通

計起來 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兩 一百萬歸軍機處 五十萬歸政務處 作為王大臣和各章京津貼 已經通

華人入美境數目○美京傳來的消息 說八月裏頭 准入美國的華人 共二百五十六名 較比去年八月 少了三百四十四名 減少的原故 就是美國禁止華工 巡警部各調裁判員○巡警部裏頭 行文給直隸總督 要調候補知縣蔡濟勳 章麟程 作為本部裁判官 聽 設察事兩大令 都督過大津巡警委員 辦事委員 趙侍郎 在天津時候 最是信任 所以要調到京裏來辦事 嚴禁洋商煉鐵○福公司的主意 要在河南懷慶地方 開設煉鐵廠 外務部阻止 福公司不遵 據說採礦條 約遺煉鐵 如今不能再辦 外務部說 採礦條約准煉鐵 那是說的山西 還得華洋合辦 若專是洋商 又在別的省分 萬不能引那條例

本京新聞

好開通的和尙○近來京城的風氣 開通向很快 最難得的是 方外人也動了熱心 本報上講過佛理 說得太真實了 又有沾著一點迷信話 招開的觀音院和尙 寫信來罵 很不像方外人的口氣 這一類的和尙 本來不明佛理 借佛喫飯 自己也不知自己是幹甚麼的 自從覺先和尚立了學堂 我們可不敢輕看方外人了 俗話說二百六十行 行行出狀元 真是不錯 又有一位墨禪和尚 向來就不念經 專講真道 如今把國民捐這件事 看成性命 到處苦勸 勸醒了好幾位大禪師 今天又出了一位好和尙 朝陽門外 靈瑞寺 住持續成 知道閱報講報識字義塾等事 大有益處 廟裏有的是閒房 情願捐助 所怕 信着這件事找便宜 好人難做 真有熱心辦事的 可以去找續成談談 帽兒胡同的狄老道呀 你來聽聽能 供事說話○初二日餉午 有人走過西安門 路過那位電機處的供事 圍戴紅帽罩 有穿紗褂的 有穿裕綉 棉褂的 一路走著一路說 現在櫃子已經告成了 眼看著就要開保 有人情的准得 沒人情的聽喝 道 種苦差事 窮人怎麼當 天天跑細了腿 專給人家做活 你說這差事怎麼當 查○本朝會典 供事一途 是很體面的勞績班 差○內官差 要穿八品補服掛珠 如今雖不必講外貌 正在整頓一切 也得像個 樣子 不妨認真考一考 挑選著寫端正的 照了像片 留下當差 不合格的別選 仿外商兩部 從優給 薪水 兩年一保 或是改用膠寫版 亦無不可 又快當 又省經費 拘定了舊法子 一定是苦樂不均啊

續成 知道閱報講報識字義塾等事 大有益處 廟裏有的是閒房 情願捐助 所怕 信着這件事找便宜 好人難做 真有熱心辦事的 可以去找續成談談 帽兒胡同的狄老道呀 你來聽聽能 供事說話○初二日餉午 有人走過西安門 路過那位電機處的供事 圍戴紅帽罩 有穿紗褂的 有穿裕綉 棉褂的 一路走著一路說 現在櫃子已經告成了 眼看著就要開保 有人情的准得 沒人情的聽喝 道 種苦差事 窮人怎麼當 天天跑細了腿 專給人家做活 你說這差事怎麼當 查○本朝會典 供事一途 是很體面的勞績班 差○內官差 要穿八品補服掛珠 如今雖不必講外貌 正在整頓一切 也得像個 樣子 不妨認真考一考 挑選著寫端正的 照了像片 留下當差 不合格的別選 仿外商兩部 從優給 薪水 兩年一保 或是改用膠寫版 亦無不可 又快當 又省經費 拘定了舊法子 一定是苦樂不均啊

趕土車的也發橫○前次荷蘭兵押著拉土的車 碰傷人力車 荷兵脚踢巡捕 經上巡分局 寫信給荷蘭公使
查問 荷公使聽了趕土車的瞎話 說人力車放的不是地方 不能怪土車 無法叫他賠修 荷兵踢巡捕一
節 實有其事 說了些空話 由本公使管束 也就算拉倒了 沒有想到 這個趕土車的 懷恨在心 初
二日早晨 又趕著土車 在崇文門內 故意的亂跑 又把一輛人力車碰傷 這輛人力車 放的很危險地方
絕不碍事 巡捕叫人力車夫 跟隨土車 到荷使館驗明 不知怎樣了結 使館動工員土 趕土車的人
也沒有甚麼體面 借著這們一點味兒 也要欺侮本國人 德兵營的苦力打巡捕 更不足怪了
考查藥品○日俄和局一定 所得的利益 都在幾年以後 這次借的國債 可也是真不少 所以通國上下
一齊留心的藥業 不拘甚麼買賣 用盡了苦心考求 昨天有一位日本人 新到京來 本館談了談報章的
話 明後天就要上漢口 考查中國為藥品 這四日人 在大阪開了一處藥房 考查明白 以便對我們的
症候製造 中國病人六本來就多 醫道也慢慢失傳 自己不想法子考求 專等請外人來醫治 連製藥的
錢 都成了漏卮 你說多們可怕

各省新新聞

通州要辦巡警 (通州) 州尊奉諭 辦理巡警 傳諭各紳商住戶 說明白了辦法 大家也很樂意 無奈通州
經過兵災 元氣大傷 舖戶居民 貧苦的多 各項的花銷 已經不少 既要籌巡警經費 總得先把各項
雜捐除了纔對 立了巡警 不必再打私更 保正的季規 也當裁去 若是舊捐不裁 又添新捐 買賣舖
戶 必從貨價裏取 捐來捐去 還是小民喫虧 聽說從上月二十七日起 已派出打私更的欵捐 連小攤
子都在數 巡捕可還沒有露頭兒呢 公啟辦公事 第一要人人相信 欵了捐去 將來怎樣用 總得叫出
錢的知道知道 如若不然 閒話一定少不了哇
賢令興學 (直隸) 保定府首縣約羅大令 打算廣立中小學堂 特出白話勸學告示 諭令居民 凡有子弟
要入學的 限半年內 到縣衙裏去報名 將來看報名的數目 再定規設立幾處學堂 紳民能够捐錢 多
多的設立私學堂 全權由縣裏請獎
擬訂新幣 (奉天) 趙將軍因辦理新政 用款太多 雖有各省的接濟 恐怕周轉不開 要在省城設立銀行

十一月初四日禮部
 白蒙副都統 恩 道休周冕等謝 恩 吳十鑑假滿請 安並謝仍在南書房行走 命 吳信謝署北
 召昇軍機 裕隆 吳十鑑 派任恭王 李綬漢 又奏派對引大臣 派用崇勳 一天高

上諭袁世凱奏查明開州等三州縣災歉情形請分別蠲緩糧賦一摺直隸開州東明長垣三州縣濱臨黃河村莊本年
 被水秋禾歉收若將應征糧賦照常征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普照所請所有開州等三州縣成災五六分村莊應征
 本年錢糧悉免十分之一成災七分村莊應征本年錢糧悉免十分之二成災八分村莊應征本年錢糧悉免十分之
 十分之四其成災五六七分村莊應征本年錢糧悉免十分之二成災八分村莊應征本年錢糧悉免十分之三

著緩至光緒三十二年秋後再行分作三年帶征至被災各村莊未完節年錢糧及秋收四分村莊未完節年錢糧同
 收三分村莊未完節年錢糧暨出借倉穀等項均著緩至光緒三十二年秋後再行分作三年帶征仍減免差徭以紓民力餘著照所
 議辦理欽此

上諭袁世凱奏查明各屬秋禾災歉請蠲緩糧租一摺本年順直地力夏秋間節次大雨山水下注以致濱臨各河窪地
 禾稼均多被水並因天雨不霽各屬有被履被雹被蟲旱之處將應徵糧租照章徵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普照所
 請所屬勘明成災五六七八九分及歉收三四分不等之武清等縣各村莊又勘明歉收三四分不等之滿城等縣各
 村庄應徵錢糧及各項旗租均著按原奏所開被災分數分別蠲緩帶徵亦應徵屯米穀豆草束竈課學租旗產錢
 糧河淤稅防經費儲備餉需廣恩庫租通津二利屯租一併分別蠲緩帶征其兵部馬館鑾儀衛租亦准濟庫租代征
 租及出借倉穀籽種口糧牛具等項著一體蠲緩並分別減免差徭以紓民力該督即刊刻謄黃備行曉諭務俾實惠
 片需毋任吏胥舞弊中副朝廷軫念民艱之至意餘著照所請辦理欽此

旨 廕生廕鴻著以侍衛中使引驗封司員外郎著劉鴻熙補授口西西安府知府著裕慶補授福建福安縣知縣著言寶
 書補授山東安邱縣知縣著許葉珍補授河南沁池縣知縣著盧思澤補授四川閬中縣知縣著松桂補授河南長葛
 縣知縣著朱少昭補授廣東樂會縣知縣著存霖補授仁化縣知縣著余雲龍補授山東蒙陰縣知縣著沈懋清補授
 刑部四川司員外郎著祁錦曾補授山東濟南府通判著黃玉森補授截取舉人皮宗義著以教職用徐乃鼎著毋庸
 截取俞振均著以教職用鍾戴堯秦杰馮翰先張之華俱著以教職用李冠藻著以知縣用截取內閣中書謝銓國子
 監監丞林棟俱著照例用委備廣東補用道李湛陽著發往廣東補用知府鄒道沂著照例發往保舉

江蘇補用知府衡珊甘肅補用知府張炳華貴州補用知州馮培德安徽用知縣張祖彭山東補用知縣汪學志倉承
 培新口補用知縣曹鑑俱著照例用開復前貴州修文縣知縣龔以藻著准其開復原官仍發原省照例用欽此
 又軍機處交出奉旨本日引見之開缺送部覆西左道嚴震看以簡缺知府選用廣西慶遠府知府沈維誠著以同
 知用欽此 又暫革湖廣候補道周冕著開復原官發往直隸交袁世凱差遣仍用欽此

又軍機處交出奉旨本日引見之開缺送部覆西左道嚴震看以簡缺知府選用廣西慶遠府知府沈維誠著以同
 知用欽此 又暫革湖廣候補道周冕著開復原官發往直隸交袁世凱差遣仍用欽此

講書

(學問的原文義更重更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樂民之樂者 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 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 憂

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 乍一聽這些話 好像迷信鬼神 祇談天道 其實說的是至理 就如俗語所說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一樣 樂民之樂 憂民之憂 就是造的因 民亦樂其樂 民亦憂其憂 就是結的果 凡事如影隨形 原本絲毫不爽 為民上的人 不能與民同樂 自然是不對 但專知道找樂兒 上下荒嬉 也是不成事體 輪到艱難日子 還得跟百姓同憂難對 跟百姓同樂 百姓也能樂君的樂 跟百姓同憂 百姓也能憂君的憂 民不與君同樂 還不要緊 要是民不與君同憂 禍患可就在眼前了 但是叫百姓懂得憂國 也不算難事 總得平常日子 先跟百姓同樂 比方宣土好音樂 也叫百姓來聽 宣王好田獵 也叫百姓跟着他 宣王好圍園 叫百姓作苦工 有人殺隻糜鹿 願著殺人償命定罪 宣王好勇 就想興甲兵 危士臣 構怨諸侯 還等行爲 不但不能樂民的樂 就叫民隨着自家樂 都怕不能成 功焉 真能樂民之樂的 先得講講發政施仁 就如孟子初見宣王 說明制民之產那些話 全是樂民之樂 至於凶年免於死亡 直到周文周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全算憂民之憂 還有一層要緊 樂民之樂 不能拘泥定法 憂民之憂 更須明白時宜 今先拿著○本明說 現在變法維新 也是為民間的憂樂 打算與民同樂 先想與民同憂 民智不開 是第一件可憂的事 這機關學堂 興工藝 考農政 講製造 以至給政船政 鑛務 商務 練兵籌餉 件件是憂民之憂 將來新政辦成 國事有了起色 一天比一天富強起來 君民上下 還有個不樂的嗎 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孟子這段話 專為是駁倒

◎ 演說涼血復熱生來書 ◎

昨天接湖北省來信 下款是涼血復熱物 物字是人家自謙 我們不能管人家叫物 信上的話 見解很高 把他演成白話 請大家細思量

(原信) 憶庚子變亂情形 其人所謂上體者 面赤如赭 氣壯作雷 吾謂非有八戒悟空天王下界也 不過數十年間民教不平 受不肖官壓力 所積聚無妄之怨氣耳

(演) 回想光緒二十六年 那拳匪的怪樣子 他們一般八 管那怪樣子叫卜體 臉紅脖子粗 呼嘖呼嘖 吼聲如雷 他們胡說白道 供甚麼八戒悟空李天王 那本是借名騙傻子的事 原無此理 據我想着 不過是幾十年民教不和 地方官不明白故跟教是兩件事 因為怕外國人的勢力 也不敢得罪教民 一味拘限制百姓 怨氣所聚 無處聲冤 積怒成仇 現出了種種怪相

至於上叩○帝閣 雷亦呼願○君父 特人無教育 罔知道理 禍遂燎原矣

一直的鬧到京城 ○君門萬里 呼喚不應 平常日子 受的委屈 要借此訴訴苦 可惜人無學問 不明道理 一味的蠻鬧 很好的愛國心 弄成殃民誤國的舉動 滔天大禍 如野地裏放了火荒 噯呀呀

呀法子再撲救了哇

故欲推求原委 事前當責外吏養維成患之咎 事後當正王大臣頑固誤國之非 彼蚩蚩何辜哉

所以往根子上推究 未起事以前 實是京外地方官的過 知道民間練拳 並不嚴禁 如同生個小疙疸 慢慢養大 成了後患 可沒法子醫治了 初鬧禍的時候 還有可救 臨到京城未破 趕緊正頑固王大臣的罪 也還可以挽回 沒能自己辦理 被外人逼壓着殺禍首 那是何等的恥辱呀 既然是匪 又誇他們是義民 事情壞了醋 又派官兵去追殺 傻頭傻腦的苦百姓 不知誰給縱成功的叻 後來把罪名全踏在他們身上 你說百姓冤不冤呢

聞西人有言 拳變為中國團體萌芽 語雖近怪 理亦有之

聽見外國人說 中國向來無團體 拳匪之變 正是中國結團體的苗頭 這話雖怪 很有道理

當聯軍入城 怯者奔走相告 國亡矣 國亡矣 孰知其大謬不然也 不第爭美約 爭路鐵 國民捐 爲前此所未有 即政府之對外 亦差強人意矣

當時各國兵入京 那番驚怕的樣 眞心想刊還有今日 膽子小的 都說國亡了 國亡了 那裏知道 大勢牽扯住了 說國亡的 全是沒見識的人 現在的團體 不但爭美約 爭路鐵 報國民捐 都是

從前沒有物事 就是我們的政府 也不像從前專講對付了 近來有些個事情 也很對得起天下百姓 然非經此大創 恐醉生夢死者 仍如故耳

雖然這樣說 若不是經庚子年的變亂 恐怕那醉夢中的人 至今還是不醒 醉郭先生 瑰異之士 吾極崇拜 獨此一事 則猶不免破鼓亂人捶之見

講報的醉郭 庚子年一平定 他編了四歌詞曲本 大罵義和團 挨街唱賣 如今又肯沿街唱報 喚醒愚民 功德也算不小 出在他一箇貧苦人 實在難得 所以我很敬重他 惟獨他罵義和團的話 與

外人所說團體萌芽的意思 大相反對 醉郭於這件事 還免不了世人俗見 事後題起義和團 就如同 破爛的皮鼓 隨便誰搥誰就搥 如同牆倒眾人推的譬語一樣

蓋事均有其因果 不統觀之 鮮不失其真者 古人讀書 每有故意翻案處 鄙人敢與斯列 其是與非 尙望教誨 大凡一件事 有果必有因 現在就是惡因香果 若不通前徹後的看 往往就失了真相了 古人讀書 常喜歡翻從前的舊案 這竹涼血復生 所說的話 就是翻舊案 這的理對不對 請大家評評

要緊新聞

烈婦慨捐巨款 ○哈爾濱道勝銀行冒辦錢吉聲 已經身故 並無子嗣 手中積有百萬美帖 他的妻子某氏

痛夫情切 一定要殉節 呼蘭府李太尊夫人 勸他不必輕生 既有許多錢 何妨捐助義舉 再由近支過 繼一子 捐的多了 可以稟將軍奏明請獎 當時他也答應了 願意認捐十萬 助立學堂 款項還沒有交

出來 趁著功夫 還是殉了節 現在錢吉聲的存款 都在哈爾濱道勝銀行 自他妻兄經管 這位妻兄 也是很誠實的人 嘆惜妹子殉節 還要替他多捐 要收個身後的美名 眞是難得

日人議論京漢鐵路的情形 ○日人土方伯爵 前次出京 由京漢鐵路 搭車到漢口 在那裏對人說 京漢鐵 路 從北京到黃河北岸 車站上的洋人 待客還昇平和 由黃河南岸到漢口 可就糟糕透了 客人在車

見南路上比國人來往全座頭等車中國官員倒坐三等車中國商民搭車受欺的事更不必說了
 議設無線電○北京保定秦皇島有信要設無線電現已派人到上海料理一切
 通用銅元○戶部通知各省督撫設鑄造銅元所為的是周轉市面近來各州縣征收錢糧民間交銅元一
 概不收這可真是自己給自己添阻力請轉飭各州縣以後應收公款一律搭用銅元
 派武職出洋留學○練兵處知照各督撫挑選壯力強三品以上的武官每省保送四五員分往外洋各國
 學習水陸軍的操法將來卒業回國好用他們整頓武備
 京廣陸軍告苦○保定新練京廣兵內中多有通文義的較比姜馬各軍身材氣力雖差些個軍人的思想
 却高的多這就是讀書識字的好處了但有一層各協營哨官程度有夠不上的是布靴一雙不管合
 脚不合脚扣銀八錢所賺的還有限藍布褂褲一件不值五錢也扣銀八錢往河間大操往返川費
 內兵自費不敢追問平日收操之後還要派兵抬便桶這是一協的事
 還有一協尅扣的更利害奏改陸軍章程不扣軍裝費今不但變法子尅扣餉銀發下來哨官又收了
 回去勸捐著不放不知要等善幹甚麼呢平時操演手法偶把槍枝落地小官損傷打了軍棍還得
 賠補無力量的可就轉了磨囉現時又在挑旗兵願去的人很多不像初次那們為難了足見旗兵
 的思想大有進步總得剔除以上的弊端莫叫頑固人說口頑固人要得著一點風聲你聽著罷是不
 是呀當兵有甚麼好處離家在外的那有關錢糧舒服呢這可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京新

灑而掃○庚子彈矢在京各街巷掃的乾乾淨淨不遺號令免不了要挨打交還地面五城道街可就
 沒人管了如今改立工巡局城外的街道居然乾淨了許多天天灑掃就照這樣辦下去水也不必全修
 百子路往來既方便衛生似有益一到了雨水季兒再把陰溝好好的一通自然就像個街道是的了這
 們看起來灑掃街道是地方上很有益的事那曉得有一處地方天天進在那裏灑不久必要出亂子
 絕非保安人民的辦法這箇地方誰都走過坐車的老爺們可是那層危險是甚地方呢
 是京城最居中最有名的地方正陽門滿石路上的浮土從來不掃可是不惜人工天天灑水

滾得滿石路七是稀泥。滑的站不住脚兒。門洞裏一來一往的車。在地下走的人。一個登不住。就怕躲避不開。再有老人腰脚兒笨。保不住有跌倒車軌的危險。這句話早就該說。以為管理人必想得到。這些日子還懶。我們纔醒悟過來。坐車的老爺們。腳底下不知滑滑。稻田廠隨租報捐。○奉宸苑所管稻田。三百六十餘頃。民間領租。歷年交九成銀。一成錢。舊例一成。每兩合大錢四千文。聽說管稻田的老爺。鍾張二位。極有熱心。勸農田戶。報効國民捐。田戶亦都樂從。願意每兩多交二千文。歸為國民捐。只要不是勒派。民人都有良心啊。

老太太受驚。○東城鬧市口。來往人很多。這天消防隊經過。有一位老太太。嚇的直跑。因為消防隊改了西裝。疑心是外國兵。老太太怕洋兵。並不為奇。家裏沒有明白人。別說老太太。老爺爺也得怕。可笑的。是。自家人不認得自家人。

偵探隊派差。○外城上巡局。派出偵探巡捕多名。由總局發給執照。移會各局。如遇外城偵探隊。必須認明執照。若沒有執照。便是匪徒冒充。按偵探的學問。很是精細。粗鹵的人。絕辦不了偵探事。並且京城偵探。還得用京旗的人。非情形極熟。總免不了隔膜。

各省新

設立學會 (山西) 省城各學堂學生。創立一處學會。每逢休息的日期。聚會一次。他們的宗旨。就是研究時務。討論學問。名叫總學會。紳商士民。都可報名入會。現任人數已是不少。因又立了幾處分會。就是客籍學會。卜黨學會。大汾學會。大朔學會。留群學會。忻代學會。蒲解學會。平霍絳學會。山西風氣。如此大開。可喜呀可喜。

好富的大鐵山 (江西) 有個日本人。到江西去過。據他說。南昌府德化縣。有一座大鐵山。雖趕不上湖北大冶鐵山那們大。鐵性可是強的多。並且那個地方。水道最方便。一經開辦。必獲大利。這座鐵山。不但在中國數第一。就按著全地球說起來。像這個樣的。也怕沒有多少。聽日本人說的話。德化縣鐵產。一定是不錯。望熱心的大君子。快想法子辦辦。

軍道郵政兩件要事 (廣東) 岑宮保因軍道郵政。是兩件最要緊的事。開通軍道。運兵可以方便。設立郵政。

十一月初五日兵部 太常寺 廂白旗值日 兵部引 見
 六十名 廂黃滿一名 廂藍蒙六名 郡王等看視獎賞
 覆命 熱河總管霍倫泰到京請 安 崇勳謝對引大
 臣 恩 連順謝署廂黃漢都統 恩 禮王續假五日
 額勒春續假十日 侍衛處奏派恭送 命棺 派出海年
 立瑞 宗人府奏派考試翎緞 派州醇王 振貝子
 壽者 色楞額 召見軍機 恩 恩

電報

日本募債的用項○東京電說 日本在歐洲募債 聽說是
 要拿他去經營東三省的事 另募公債 清濼內債 按
 三省是中國的地方 何用日本來經營 這個電文 怕
 不實在 容再打聽
 迎接大將○又說 日本司令官 大山兒玉兩大將 於十
 一月初十日 可到日本 現已派四隻兵船 預備迎接
 日皇獎功○又說 長谷川大將 辦日韓條約的事 很
 出力 日皇傳旨嘉獎
 水手革命○路透電說 俄國某處 有兩隻兵船上的水手
 扯著紅色旗子 上岸聚會 商議革命的事

迫 音百(補博切) 催逼的很急 緊跟著不放鬆
 叫迫

艱 音間 難治的土叫艱 借作艱難的艱 人親
 歿了叫丁艱 言親歿是人生最難受的事

難 音南 不易叫難 難字從佳 本是鳥名 借
 作艱難的難 又音(乃旦切)就是遭難的難

窒 音拓(陟栗切) 由此至彼 當中有丁擋膜
 叫什窒 凡有阻隔的地方 都可叫窒

瑣 音鎖 繁碎叫瑣 字在玉部 玉聲細碎的意
 思 又當作細小講

雜 音(祖合切) 北方音砸 不純叫雜 亦寫作
 雜 雜文五色 不是一樣的文 所以當作不
 純講

造句 填字

每○請填一
 字要能講解

逼迫 ○迫 艱窘 艱○ 難易 患○
 窒而不○ 瑣屑 瑣○ 雜陳 雜○

講書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琊。

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轉附朝舞是兩處山名，全在海東。登山可以觀海，順着海濱西行，向南可到琅琊地界。齊國三面臨海，從都城臨淄向東北一千三百里，便到海濱，折回再向西南行一千一百餘里，就是琅琊郡。合齊地相隔不過二千四五百里，春秋時候五大洲道路未通，不祇中原到不了海外，就連外洋各國也未必知道有中國。那時諸侯們出游，還算是在大門以內，齊國先君省方觀民，曾到過海濱，後來入公墳墓，葬在轉附，稱為武陵。桓公墳墓葬在朝舞，叫作穆陵。景公要打算游歷到東，體察他的意思，一則看看天下形勝，一則要謁武陵穆陵，因為轉附朝舞雖然遠，既有先人墳墓在那裏葬埋，由斷斷不可忘記，就把這番思想告訴了晏子。晏子就舉晏平仲，姓晏名嬰，是齊國一位賢相，作過三朝的官。晏子的人品，雖則相齊，並不是專講霸術，交的朋友很多，可是善惡全有。賢人中間就如季札叔向絳石父，全跟晏子至交，凶惡人物，就像崔慶樂高陳鮑，也是他的朋友。孔夫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大畧晏子的意思，也是擇善而從，嘔不像後世道學先生，凡事拘泥成見，不知捨己從人，自大白尊，一萬年也不能改。當日孔夫子既說晏平仲善與人交，可見晏子為人，總算是正派一路。景公當日待晏子，就在這所雪宮，馬上宣王款待孟子，也在此處。因話題話，說起這回事來，動了一番感情。這却因為什麼呢？諸位可得分別清楚。孟子這點牢騷，並不是羨慕晏子，要求自己的功名富貴，官王的程度，又在景公以下，憑是怎樣勸導，始終是重霸輕王，有全國的百姓，不能夠同樂同憂，這纏繞了個絕大灣子。先拿舊事比方，想到當年齊景公會向晏子問過：自家要出外觀民，先到海東二山，遵海路南行，再到琅琊觀海，仿照先王的舉動行事，寡人不知何德何能，纔可比的上先王呢？遊歷這回事，最有功效，不但當日諸侯全講究省方觀民，就是至尊天子，也須出外巡狩，可是有一層，大凡為人上的，平日一舉一動，都要小心留神，巡狩雖是為民，先要查查自己手下人，有沒有阻隔中情的地方，外洋各國，多少安民治國的本事，都從君主遊歷得來。今番者查查政治，擇善而從，他們君子遊歷，也必有可學的地方罷。

◎ 迷信 成文了 兒戲

當初佛祖立教，原不是叫人迷信。雖說派不同，總不外勸人為善。後人錯會了意，以訛傳訛。出家的人（出家二字不可解）就知道焚香頂禮，唱幾句有背無義，種種譯出來約經卷，硬說可以替死人求福免禍。還能够普渡羣生，人民無教化，最容易引入迷途。這種話最愛聽。一遭喪事，把大師傅們請了來，先選了三、四一會子，過是打鴉片烟癮，上台教談口。丁東丁東，長嘆一聲，亂喊一陣，旁人一箇字兒也聽不清。在大師傅們自己，也莫名其妙。惟獨到了一箇節過眼兒上，唱的最歡勢，叫起本家兒的姑娘阿哥小名兒，很是真切。什麼哥兒咧，什麼姐兒咧，又到了一個時候，更十分熱鬧。噯噯，快到了鬼關兒囉，勸勸，又來到了兒解台囉。孝家也勉強哭一陣，一面可把眼睛往經台上瞧，還說是遮遮活人的眼目。給死者訴委屈，迷信的風俗，真真可笑。還有新鮮的呢，談口放完了，衆位師傅們，把點曲兒的摺子捧上來（好醜）專請姑奶奶們點（好醜）點幾個時調曲兒，不但唱的高興，鑼鼓鈸鏡，格外響亮。什麼古人名兒咧，百花石兒咧，媽媽好糊塗咧，母女頂嘴咧，你猜怎麼著，姑奶奶也忘了，悲傷了。孝子也忘了煩惱了。衆親友也高興極了，把放空的襯錢，擺了出來。七家和尚，十四隻肉眼，眯希眯希的，自己一肚半鹹，都值着唱兒給抖落出來。會說話的人，還說是替本家兒寬心呢。依我看著，把這些富餘錢財，給老人家好好製了衣衾棺槨，就是不開這一場唱兒，管保明理的人也不笑話。這是何苦來呢，拿着靈柩打哈哈，談打談打（這可不是大常任的事，別再寫出來罷）

要聞 新聞

真有賣摺子的御史麼○傳聞浙江撫藩開缺，是一位徐退台冒的壞，聯合向來不得意的候補官，大家談議

在京城賣的摺子 來京住了二十幾天纔走 不知道這話確不確 弄撫台預先知道了 臨交卸的時候 把徐道台奏參革了職 徐某還不甘心 又湊了許多錢 並自己擬了一個奏稿 先寄到京 還打算再運動 一下子 重新參函第二回 商量事的地方 聽說在嘉興會館 按弄撫台的性情 顛顛預預 向來就有人說閒話 御史參奏 果然為地方起見 也是該當說的話 無端的有這種傳言 御史的聲名很要緊 難說真有實摺子的事麼 我們可不收下這個斷語 等着再打聽聽罷

小活佛回京○蒙古人迷信太深 性質愚魯 地接俄羅斯 不想法子開化他們 終究要喫大虧 蒙人喫了虧 我國的憂患可更大了 今有章嘉呼圖克圖 (就是活佛) 年纔十七歲 形貌也不見們出奇 因為學習經典 前次出口 現在回了京 接管喇嘛印信 十七歲的家僧 就可以接管印信 受○朝廷這樣優待 並賞賜國師名號 這也是就着他們的傻性子 借迷信收服蒙人的心 在當年國家沒有外患 用這個法子 牢籠他們 原無妨礙 如今是甚麼守局了 蒙古的地方 够怎樣的喫緊 蒙古王公 也未嘗沒有開通人 若能仿效日本僧侶學堂 創立喇嘛學堂 借着尊重真教 想法子開通蒙人 這件事情 可是很有關係 千萬別由著他們再糊塗了

立憲日期移近○立憲是治國的利器 能够消滅內亂 能夠抵制外患 岑張端袁諸位大臣 近來屢次奏陳立憲的益處 聽說等五大臣出洋一年後 把各國政治 考查明白 立刻就舉辦 前有十二年立憲的話 已作罷論了

請看西人國民思想○據往德國觀看操的人說 這次德國練操 軍中應用的東西 一概不買外國貨 無論甚麼物件 都是本國所造 又說不但兵營裏如此 就是百姓們 也都不用外國貨 西人的國民思想 比我們可真高的多哩 快學學罷

英使請展開礦日期○英國公使 跟外務部商量 說英商黎特爾 要開採四川江北煤礦 已都立有條約 如今限期快滿 黎特爾還後來到中國 打算請展一年 如他再不回來 就把原約作廢 任憑華人自辦 這件事情 可不知外務部答應了沒有 比人情願借款○洛陽到潼關 相離一百餘里 是河南陝西來往要路 將來汴洛鐵路一通 商務大興 洛陽一帶 也得修造支路 河陝兩位撫台 正在商量籌辦 比國人沙多 冒冒矢矢的出來 就要借給款項

著章桂 派人到各處查驗 遇有銅礦 趕快開辦 好接濟造銅元的用項
 中國賽會的先聲 ○商部設立了兩年 各處商務 辦的也有點頭緒 打算明年開辦中國賽會 已經行文到各省 斟酌酌酌 可辦不可辦

本京新聞

沙片錢又出來了 ○屢次嚴禁私錢 禁到如今 總是陽奉陰違 市面上頭一積存有二十多萬銀子的

私錢 (京城市面所存私錢 約值二十餘萬兩) 商民不肯喫這國虧 一定要把他鼓搗出來 官不收買 無論怎樣也斷不淨 這幾天慢慢又出來了 等到年底下 必然又要鬧飢荒

請巡官告訴巡捕的話 ○巡捕的責任 本報說了不止一次 巡捕站崗 遇見不要緊的吵子 也不可不管 管

可是香 須要從中排解 不叫他們打起來 任憑你說破了嘴 當巡捕的 多不明白此意 油滑懶惰的

遇見吵子 簡直不管 向上當差的 遇見吵子 總想揪到局裏 討討上官的好兒 (已經失了防患未然的

責任 沒有甚麼好) 這兩樣兒 都不合警務的宗旨 那想呢 內城東局的巡捕 更新鮮了 站崗的時候

遇見兩面人爭吵 巡捕偏不上前排解 必等到二人打起來 才罷二人用白繩穿辦頂 帶到局裏 旁

邊要有勸架的人 連勸架的一齊穿繩帶局 現在東局地面 有了打架的 旁邊的人 沒人過去勸 怕的

是跟香喫掛絡兒 你說 怪不可怪呀 照著這樣辦警務 真是特別的效驗

言語有用 ○前天有兩個酒醉日兵 走到了字街 在落花生攤子上亂抓 一箇不如意 眼看動起武來 巡

捕過去勸 言語不通 很是為難 正在難分難解 有一位留學日本的學生走過 隨便說了兩句日本話

立刻給勸開了 可見外國語言 在今日是很自用的東西

協巡隊不扣衣鈕 ○城外新換協巡隊 裝束整齊 很自和平軍人的氣象 外城工巡局 立了功過賞罰簡章

內有一條 官帽歪戴衣鈕不扣者罰 日餉 協巡隊軍裝 每人有皮帶一件 大半敞披在身上 不扣鈕子的多 很像練勇的習氣 賞罰簡章 還以有交派齊全 再過兩天 大約都要守正規矩了罷

還是明白人好勸○有一位內務的季月舟 人很開通 平日頗講求新學 膝下三子 有兩個都在學堂讀書 還有一子 出繼兄長 現在挑選兵 他這立少君 立志從戎 老人不答應 並不是糊塗 只因手足情重 怕兄長有些捨不得 輕人力勸 現在國事要緊 有國纔能有家 少君立如此的大志 真是好男兒 若拘住了手足私情 人人如此 國家大事 可就覆了指望了 李君聽了此話 恍然大悟 一准要成全兒子的志向 哈哈 還是明白人好勸

野蠻教習○做橋胡同 右翼八旗第一小學堂 教習汝君 責打學生 十分野蠻 甚至把學生脊背打腫 有一次打學生腦袋 十幾大沒有消腫 教習還說呢 我打你 不准躲 一躲我就亂打 噯呀 京師學堂 是各省學堂的表率 有這樣野蠻教習 實在不夠格兒 借著好名聲害人○東北園展某 以施醫為名 在龍門洞散佈傳單 造了許多謠言 文理又不通 明明是生意手 請次給人看錯了病 被病主在外城總局控告 當堂具了結 永遠不准再看病 過了些日子 照舊散佈傳單 巡捕也不過問 足見中國的法律隨便 醫學一道 外國看身很重 沒有文憑 不能治病 查了中國 誰愛行醫誰行醫 好在殺人不償命 假托別人 自己替自己吹噓 實在的不知恥 本館要在工巡局存個案 以後凡登醫家告白的 先去到工巡局掛號 請局裏隨時考查 如有不安 就把告白撤下 刊登一概不退還

各省新聞 俄商偷稅被扣(甘肅)俄商和信洋行 販運傳茶胡椒手貨 打算到蒙古地方去賣 一路上偷漏稅 取巧的情形很多 走到蘭州 被厘局查出 把貨物一並扣留充公 俄商無法 托出本國領事 寫信給陝甘總督 求著寬免驗放 總督因此事不台約章 應予重罰 僅僅扣留貨物 還覺著辦得輕 再要求著寬免 那可是萬不能行的事

教育巡警的財朱子(廣東)巡警是治國的根原 凡辦警務的人 必須明公理 外洋警務人員 都是從學堂裏出身 中國創辦巡警 沒有這層教育 所以總不能完全 雖立了警務學堂 一時也不能見效 本館保出了個好法子 把巡警要緊的書 編成了書 分為三門 (一) 巡警總論 (二) 巡警原理 (三) 巡警權限

宮門鈔

十一月初六日刑部 都察院 大興寺 廟紅旗值日無引 見 鹿傳霖等同病官謝 恩 鳳山由保定府回京
 大請安並謝副都統 恩 志公請假十日 內閣呈進 勾到本 召見軍機 鳳山

○奉天將軍趙 出示白話曉諭

(本館妄改數語)

為曉諭事 案查我奉天各城 國初設立牛馬稅 人煙稀少 買賣不多 各城地方 僅附城百牛馬市場 各
 鄉鎮都設自 所以祇收附城牛馬稅 二百餘年 人丁繁盛 牛馬稅也收產多了 現在各城鄉鎮衝要地方 各
 都下牛馬市場 有經各城防戶禦協佐路記等官 設立稅局 照章收稅的 有未稅稅局 十客奸民 借此
 生利 抽收小費的 所以常開飢荒 實在不像一回事 百姓們的身家 能立在國土以外 牛馬也是國家
 地土牧養出來的 就應該向國家上稅 怎麼反給奸民拿花銀呢 那員是顯倒錯圖了 所以本軍督部堂 先
 在瀋陽 蓋平 牛莊 遼遠 廣寧 義州 開原等處 各選派委員 會同城防守尉協佐路記等官 征收牛
 馬稅 除各城舊有的不計外 其餘所屬地方 每縣設局 凡有牛馬市場的地方 都要照章抽稅
 你們作百姓的 著營勸諭天良 好好完納 萬不可聽信歹人 謠言 藉端抗捐 記道光二十五年 錦州
 虹螺觀高橋一帶 民人陳貴 聚眾抗捐 交刑部治罪 赤軍二千里 永不赦回 你們看看陳貴 可就是個
 榜樣 本軍督部堂為戶父母 此番來到奉天 必興商業 開礦產 勸丁墾 立學堂 辦巡警 為你們百
 姓謀長遠的好處呢 現在取地方上的錢 還用在你們地方上頭 開出利源 是你們百姓長久物衣食
 辦成新政 是你們百姓長久福 本軍督部堂 不對你們說 怕你們不知道這層意思 設立各鄉鎮牛馬
 稅 究竟為誰 我奉天民戶 樸厚 好百姓很多 其有不明事理的人 又被歹人調唆 聚眾抗捐 希圖
 多稅 那便是有意跟好百姓為難 作了國家的人民 就應該納稅 這本是五洲萬國 公理 與其出力替
 歹人保護小費 為何不出力給國家籌畫經費 捐稅用在買主 與賣主 無損 買主要用牛馬 或
 拉車 自有大利可圖 照章上稅 費得了幾何 何苦甘心花小費給歹人 不做光明正大的事 比如作父母
 的 拿子孫們掙來的錢 給子孫們買田宅 終久是子孫享受 你們想想 該應不該應呀 本軍督部堂立法是
 屬的 現在所派各員 都再再的囑咐 格外體恤你們 照章收稅外 不准多取分文 如有不守的司事巡丁
 們暗中作弊 准你們百姓告 本城地方官 必替你們指名拘拿 審實以把 重治罪 但是你們百姓 須要
 遵守章程 萬不可尋端生事 挾仇認告 用要辦你們的罪 本軍督部堂 已吩咐各鄉鎮防營 近保
 護 如敢用頭抗拒 千萬記定 本軍督部堂 要民如子 可是不能因歹人於寬 各官稟違 勿違特諭
 入在你們的耳裏

講書

（學府論語文義更原重宜慢点讀所以先開孟子）

晏子對曰 善哉問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述職者述所職也 無非事者

晏子知景公是能辦事的國君 要勸他訪查各處風土民情 好整頓濟國的內政 不想景公就問到這裏 這可碰動了心思了 當下答道 有這一問 真是好的了不其 很合古時天子巡狩諸侯述職的道理 怎們早得呢

古時做皇帝 不是竟在宮裏坐着的 總要到各處遊歷 因為制度不簡便 也不好時常去擾民 分定年限十二年出去一回 看看各處風土民情 和各國的政治 十個指頭不能一般齊 有這國的法子好 就有那

國的法子不好的 也有法子雖好 沒人去做 倒把好事鬧壞了的 也有法子又好 人又好 大家又齊心百姓都享福的 皇帝到了各國 把這些事都記在冊子上 好的叫他去做 不好的總要叫他改良 各國的國君 到了六個年頭上 也都到皇帝這裏來 把他這幾年辦的事情 都對着皇帝說說 看他做的好不好

這都因為國家大事 纔出來的 可不像周穆王似的 得了八駿馬 滿處裏亂跑 那就失了體統了 現在天下一家 用不着巡狩述職那些事 但是如今的世勢 大得多了 海外各國 一國一國 都強盛起來 必

是他們有什麼好法子 纔能作到這步田地 既是如此 我們總得學學 事非經過不知難 不去考查考查 就知人家的好處 也不過得些皮毛 那可是自己騙自己了 ○朝廷看出這個道理 就想把各國的好處

查考一查考 只因海外各國 近的也有幾萬里 遠的更不必說了 這樣遠路 ○兩官可不能自己出去 要是沒有人親身去看看 不拘人家有什麼好法兒 也都學不了來 如今時勢 實在可怕的很 要不想個自

強的法兒 國家可立不住了 因此降了一道旨意 派澤公爺等五位大臣 去到海外各國 考查政治 京裏又立了政治館 等考查回來 好一件一件的舉辦 澤公爺又是近支宗親 就算替 ○皇上自己去一樣

這叫五位大臣 分頭辦事 有到東洋的 有到西洋的 要緊的地方 大約五位全要去 考查的也很多 最大的幾件 兵是怎樣練法 財是怎樣理法 憲政是怎樣立法 怎麼人家的百姓 個個都愛國 都想日強

看有一個好吃懶做的 各國的出產 不比中國多 怎樣人家的商務大 各國的人民 也是一樣的五官四肢 怎麼人家的製造精 五位大臣出去 要轉貼這一番為國為民的苦心 著實的用用力 不必在皮毛上摹

做 考查個水落石出 等到回來 自有一番振作 要早敷衍了事 可就對不起國家了 這考查各國政治 古今治國 用意正差不多啊

◎ 郭 舍 湖 ◎

詰 謹

我輩風住的房子 本是二百年前所造 自從我有生以來 並沒有翻蓋過一次 老年工程雖好 禁不住日久失修 近二十來年 苦苦的對付 雨水季兒 麻煩就不必題了 庚子聯軍入京 相中了這所院子大 作了一年多的洋馬號 等着人家撤了隊 把房子扔還 嚶嚶 可真真不成樣子了 打算拆蓋拆蓋 土木工不可擅動 又沒有那許多錢 將就又將就不了 一家子沒自安身之所 思前想後 沒有別的主意 只好弄點子麻刀石灰 任舊性兒往「勾抹 免強又對付了幾年 如今真不能再對付了 石灰越抹越厚 房頂子越弄越漏 牆場屋倒 禍在眼前 古人說的好 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我雖沒有千金之產 也肯拿全家性命當兒戲 去年八九月裏 經了幾場秋雨 豁拉拉大響了一聲 十來間配房 一齊落了架 看看罷 我看這抹石灰不抹拉 唉 對付的事 倒底不中用嘔

有個至交朋友 住在東城 隔了些日子沒見 這天偶然無事 走到他門前一看 嗚 居然改了局面了 從大門一直到後院 煥然一新 因向朋友賀道 老兄 老兄 多恭喜了 你我多日沒能見面 這所宅子 修蓋如刀斬斧齊 想是有甚麼生財大進麼 朋友笑了笑說道 那裏就能夠發財的 因為我這房子 年久失修 眼看着場場倒塌 實在住著太懸心 比老弟府上 也差不了許多 我想了個主意 拆大改小 找了幾十名工匠 先拆去前後舊房 把些整莊材料 認真的挑選了挑選 要用的東西全不要 不足的瓦磚木料 却也添了不少 改造起來 局面雖小了些 不什釘槽木爛強的多嗎 老弟呀 你若肯變通變通 照著我這們一維切 管保也有一番新氣象 聽了他的話 覺著很透鼻明 想了個章程 照方辦理 回到家 盤算了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扒了起來 馬上就去找瓦木匠 哈哈 怪呀 俗語說的真有理 不論什麼事 全不是力把眼幹的 土木工程 我從來不留心 找了個工匠頭兒 此人姓郭 外號兒叫含糊（裝的）為人心地乖巧 外貌很老誠（齊五的弟兄）找了他來 說的有條有理 把這一點小事 托他一手承管 不到幾個月

功夫 已經修完工 除了剩的材料折價 花錢還不多 收拾的也很齊整 彩畫的也很鮮明 又把那柵欄杆窗戶門扇 畧微改了新式樣 一家子搬了進來 十分歡喜 心說這可好了 這所安樂窩 再遇雨水季兒 可以睡的著覺了 誰知今年六月裏 纔經了一陣伏雨 噯呦 新修的房子 就漏得浙瀝豁拉了 自己心裏 未免有些心悔 心想東城住的那位朋友 新修的那所房子 一定也要糟糕 (歎氣) 趕快走到朋友家一望 奇怪 怎麼人家的房子 一點也沒漏呢 莫不成朋友藏私着心 翻蓋房子 另有個別致力法嗎 既上了當 自己又外行 索性對朋友說明 一樣新修的房子 有漏有不漏 究竟是甚麼緣故呢 朋友哈哈的笑道 老弟呀 看你這樣作事 真是頑固不化了 既打算變法維新 爲甚麼信用非人呢 既叫那含糊做工 還有個不含糊的嗎 這是你一心情愿 事後抱怨誰呀 只是一件事可憂 前人撒沙子 陡防後人迷了眼 再有別人蓋房 題詞這個那含糊 可不能引他作比例 還有一句至要緊的話 房子漏了就拿拆 只要用人專當 自己尋求尋求 親身監監工 抹石灰的對付法子 到底是不中用 家裏一理 不但蓋房

要緊新聞

奏明禁止私設無線電 ○設立無線電的事 現經南北洋大臣 和湖廣總督奏明 無論華洋商民 若沒有官場中的執照 一概不准設立 倘要違犯 從重議罰 聽說已都通知各省 並照會各國欽差領事 一律遵照電飭保護教堂 ○政府因連州教案的事 特給廣東發了電去 說所有各處教堂 當通飭各州縣 認真保護 如要奉行不力 趕緊奏參

又催辦中德商約 ○中德商約停議 前次已有催辦的話 今外務部又打電告訴商約大臣 中德商約 當趕快

議妥 別再遲延

新使不兼管保和會 ○新派駐荷蘭專使陸徵祥 原叫他兼管保和會的事 現在有電到京 極力推辭這個差使

請另派別人專管 不知後文是甚麼樣

涉的事件 都歸日本辦理 所以不再放人

出洋學生將大用○傳說五位大臣 將來到了各國 遇有中國留學生 必要詳細的去考察 凡是品學兼優的 就叫他隨着一同 國 籍辦一切新政

停止各省綠營大操○練 處裏頭 因各省綠營的大操 本來就是虛文 現在既要裁撤綠營 這等大操 直可以不必舉辦 聽說已奏准停止 等各省新軍練成 再按年舉行大操

肅王保用人員○肅王因往蒙古查辦事件 責任很重 要由蒙古地方 保舉王公 一同隨着去查辦 現查喀 喇沁親王 很明白大局 有意具摺奏保 跟政府大臣商量 也都贊成

又聽說還要由各衙門裏頭 奏調熟悉蒙情的隨員 和通曉俄文的翻譯 想不久便可入奏 私造銀元的罪名○刑部通知各省督撫 說以後拿獲私造銀元人犯 既經造成 不論數目多少 也不論為首 為從 都發到新疆 給官兵去為奴 替他們行使銀元的 杖一百徒三年 鑄造未成的 都發到極邊去充

軍 至於私鑄銅元 作假票子 也是一律辦法 請嚴查韓人越界○督欽差電告外務部 說無知的高麗人 時常越過吉林邊地 偷伐樹木 攪擾居民 請特 告本省將軍 趕緊派人嚴查

本 京 新 聞

佐領豈有此理○練兵處州告示 招各旗丁投效 按定舊章 必要由佐領取圖片 火器營兵丁 願意投效的 很多 跑到佐領家打圖片 一概勒捐自不給 也不是專為要錢 從旁打聽 敢情受了火器營的托付了

國家整軍經武 力圖日強 若旗丁不肯投效 充當佐領的 稍有良心 還得想法子勸導呢 如今反到壞 起事來了 真是豈有此理 萬一練兵大臣動了怒 馬上叫火器營調齊兵丁 當面挑選 那個孏子 可就 坐大了 不但佐領票了圖片錢 火器營的空頭 也怕都露出餡兒來嘍

叩求宣示警章○巡捕不明白警章 工巡局可以教導 人民不明白警章 巡捕該當指引 萬不可輕易穿褲子 穿褲子的法子 創自庚子年 外人用這個妙法 奚落咱們 借們照法學善辦 總以少穿褲子是 前早八點鐘 走過觀公府 看見人力車走正路 巡捕用警棍就打 拉車的不受 爭論兩句 就給穿上警褲拉了走

視多大功夫 又來了一輛人力車 也是走止路 另一個巡捕 一聲不言語 由他過去 因為坐車的是洋人 所以格外優待 小民不懂警章 難免有時違犯 要等警巡捕指引 可是不大容易 叩求巡警局的者 他們把警章編成了白話 宣示在各要路口 派兩位高明的巡捕 演說演說 糊裏糊塗的人 免得常常挨日穿辦子

協巡隊的兵有一個不錯 昨天同善朋友 走過虎坊橋東邊 甬路上來往行人 亂亂糟糟 惟獨到了越中先賢祠一段 走路的人 來往都向左邊 很有次序 再一回看 敢情是協巡隊的兵 在那裏指揮呢 比較霞公府的巡捕 如何

店上當罰 前門外打磨廠 鐵柱宮西邊 路北有個復隆店 大門道裏 貼着許多畫 都是極難看的東西 婦女走過 實在不便 像這等的野蠻事 巡捕就該查究 現在換了協巡隊 不知肯管不肯管 要補開店的 論理當罰

明白宗室 西城有位宗室祥某 為人安分守己 仗善作小買賣養家 昨天担着挑子 路過順紅八旗小學堂 正趕上散學時候 他看見那班小學生們 規規矩矩 很是可愛 不由的吊下淚來 一旁有個老人問他 你這是怎們拉 哭那門子的呀 祥某說道 在下今年二十多了 年紀太大 有個孩子 年紀又太小 父子兩個 全都不能入學堂 我要是晚出世幾年 同大眾念念書 何至這樣貧苦呢 要強的心 發於至誠 這位宗室 將來必自有出息

各省新

改鑄銀元 (河南) 銅元鑄造越多 價值越賤 河南撫台 因想到這個情形 怕是將來民間受害 傳諭本省

銅元局 少鑄銅元 騰出這宗款項 收鑄銀元

潼西鐵路議定日修 (陝西) 潼關到西安的鐵路 現經本省紳商議准 不借洋款 自己籌辦 已都有了大概的章程 不久就要開工

貴族當兵 (安徽) 安徽常備軍 二標三營 新近招兵三百名 內中自個程晉藩 是候補道程建勳的長子 投在這營的二哨裏 補充兵丁 那裏的人 見了這件事 都知道當兵是榮耀 誰也不敢再輕看兵人 好了 好了 中國的風氣 慢慢定要開了

官門鈔

十一月初七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意公假滿請 安 福州協領明玉謝 恩 綏遠城協領 榮昌謝 恩 葵公續假十日 明啓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明玉 榮昌

電報

四國承認日韓約○東京電說 英德義美四國 接到日韓條約 全都承認 已照會日本政府 不久就把駐韓 公使撤回
 日本議改大使駐歐美○又說 日本政府商議 要把駐歐美等國公使 一律改爲大使
 戒嚴令作廢○又說 日本前定的戒嚴令 和監督報館的條例 今已作廢
 俄國情形○路透電說 俄國某處亂事 並非平常匪亂 實是革命黨 各兵人都隨着起事 無法勸辦所以俄 國政府 目下很是爲難
 英中爭買日債票○又說 日本在歐洲募債一節 這項債票 現已在法法兩京出賣 認買的人 非常踴躍
 美國開議院的日期○德京電說 美國議院 定准於西十二月五號(就是本月初九日)開院會議 美國這次 開議院 寧乎中國事 不在少處 我們應當注意

專件

重文輕武

外國的巡警 本來不分文武 中國受了重文輕武的害 還不知道改變 現在巡警那 講定官制 各局警巡 巡長 以下的人 作爲武職 都穿短衣服 各局總辦委員 連巡警部司員以上的人 作爲文職 照舊穿 袍兒套兒 頂翎靴帽 爲是關 子弟 在朝裏當差 好鋪張那個威風 前項後跟 上得衙門來 跟班一大 羣 早晚換三便衣裳 遇着酒飯局 很是排場 這麼一來不緊 可苦壞了一班警務學生了 一位位都是 寒苦上 跟這些個闊大爺在一處 也得隨班唱和 要是一拘泥 就合不上羣兒 差使就不好當 有一位 警務留學生 到局辦事 看見本局的委員 闊的了不得 一位位輕車快馬 衣服換三遍 天天酒飯局 早 晚忙不過來 自己的薪水 不過幾十塊錢 多裏更有可墊辦的 也得包雇一輛車 好歹買幾件衣服 隨着 大家鬼混 現在中國 講變法 圖自強 巡警正是變法自強的新政 就應該不講虛文 告個罪兒說 章弄點子衣裳架子闊大爺 絕辦不了甚麼實在事 就是穿便衣辦事 遇着交涉 外國人也很看不起 何不 都弄下武裝 上下一律 豈不能便

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 夏諺曰 吾王不遊 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 為諸侯度

晏子說的巡狩述職 都為的什麼事呢 所不過都是為百姓 無論那一國 沒有不以耕種為本的 但是耕種

一事 也非常容易 要是年年豐收 固然是大大的好事 那裏能那們稱願 就有雨水不調 有早有潦的時候

百姓靠着幾畝田地 豈能穀年年有富餘 要是遇着旱潦 再沒點富餘 可就有些不好過了 所以古來的

皇帝 到了春天 田裏要布種的時候 查問查問 這些百姓家裏 應預備的牛種器具 穀用不穀用 到了

秋天 要收莊稼的時候 又查問查問 今年的雨水可好 能個有幾分收成 要是種莊稼的時候 什們都穀

用 收莊稼的時候 年成又好 這就不必說了 有個美中不足 就得替他們打算打算 想法兒幫助他們一

下子 叫大家總得穀喫穀用 農務是國家的性命 沒得喫的 是頭一件大飢荒 要沒得用的 不能到田裏

去做事 種不出莊稼來 豈不更糟了糕啦嗎 如今○朝廷 整頓農工商政 把農字擱在頭裏 你看這農務

要緊不要緊 每遇水旱偏災 ○朝廷不惜庫帑 趕緊放賑 救這些受苦的百姓 就是補不足助不給的意思

○朝廷待百姓有這些好處 百姓豈有個不感激的 所難說的地方 就是經手放賑的人囉 ○朝廷的實惠

官員到得了百姓身上 不論大人小孩子 就要相傳個口頭語 編成歌唱 隨便挂在嘴上 念道念道 不

但現在有這些風俗 當年夏朝時候 那些百姓 受過聖王的恩澤 也編過幾句俗語 傳到如今 人人稱道

說的是吾王不遊 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 為諸侯度 這幾句是怎麼個講兒呢 皇

帝如不出城走走 怎知道做百姓的困苦 百姓有了飢荒 又從那裏受這些好處呢 足見人君的一舉一動

處處關係着民生 一人立了這個善法子 諸侯都不敢不遵 從此民心固結 上下一體 百姓富足 國家那

◎ 名利說 ◎

人生離不了兩個字 就是名跟利 先說說這個利字 無論那一國 沒有不講究這個字的 不過有遠有近 有大有小就是了 就說西洋各國罷 什麼興鐵路 開鑿山 講求製造 推廣商務 振興蠶桑 無不一樣一 樣的考求 這不是好利的憑據嗎 並且佛們各國 專講生利分利 全國無不男女 人人都有一宗養身的營 業 總要叫他生利的多 分利的少 然後才能富國強兵 這就是把利字看遠看大的地方

到了我們中國 可就不同了 把一箇利字 永不往遠大裏看 前些個年 什麼叫振興商務 挽回利權 一 概不明白 由作官的說起 作官本是替民辦事 反當作了一本萬利的大買賣 中飽肥己 見利就鑽 工商 人等 不懂跟外國人去爭利 專會自家害自家 你擠我 我賺你 見了人家的主意 偷工減料就要學 擠得自家人立不住 還是得讓外人來 中國的銀錢 如同流水一般 一個勁兒往外灌 工商的心裏裏 連 理會也不理會 各國立在一箇地球上 人家把利字看得那樣遠大 我們把利字看得這等淺近 怎想國不窮 民不窮呢 除去二萬不能牛利的子 剩下這二萬萬男子 倒有多一半游手好閑 平均算起來 一人從得 養活著七八人 怎麼想老花子不比外國多呀

至於那個名子 更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了 爲人更不好名 決不肯辦事 中國把這個字眼兒 錯會了意 拿 著好名 也給渾身好利上頭 故此有熱心肯辦事的人 遇見不肯辦事人 饒著他不辦 還在一旁說便宜話 不是說人家好利 就是說人家沽名 中國的國勢 到了這樣的危險地步 再沒有幾位好名肯辦事的人 也就沒了指望了 只要辦實事 就是沽一點名 也不爲過 千萬別竟叫虛名 不辦實事就得了

英國的大名人訥耳遜 作孩童的時候 同他哥哥在一處念書 這天一同上學 走在半路 天降大雪 他哥 哥怕冷不肯去 同訥耳遜回到家 父親見他們後上學 就對二人說 你們兩人上學不上學 聽你們的自 便 可有一節 作丈夫的 凡作一件事 必要把他辦成功 成功纔可以得好名聲 半途而廢 決作不了大

丈夫 你們二人 怕冷不上學 就是半途而廢 要想得大丈夫的名聲 你二人就不該回來 訥耳遜聽了父親的話 趕緊拉着哥哥再上學 又走在半路 哥哥還是不願意去 訥耳遜大聲叫道 哥哥呀 你剛才沒聽見父親說嗎 怎麼不顧大丈夫的名聲呀 勉勉強強 總勸得哥哥一同前去 到後來訥耳遜習學海軍 充當英國海軍大將 中皇拿坡崙併吞歐洲的時候 訥耳遜帶着英國艦隊 跟法軍海軍 決死一戰 勦滅了法國同盟國的海軍 地中海的權柄 全歸了英國執掌 至今歐洲人 題起訥耳遜 沒有不伸大拇指頭的 年幼上學的時候 要貪圖名聲 那能成的了這樣事業呀 但願我們中國 多出幾個好名聲的訥耳遜

要緊新聞

庫倫金廠要歸俄台辦 ○俄國商人 在庫倫開挖金礦 已有了幾年工夫 因為出產不旺 賠累很多 共欠華商的款項 約有百幾十萬 實在是支持不住 運動庫倫的蒙人 打算叫他入股 作為蒙俄合辦 停查電報 ○中日議約的事 前次怕有人洩漏 因此告訴電報局 遇日報館訪事發電 詳細查看 如有妨礙 不准寄遞 此節已登本報 現因這次議約 兩國大臣 既是辦的嚴密 實在消息 外邊也就無人得知 因又告明電報局 不必查看電稿 照常寄遞

法請展期開礦 ○法國欽差 因法商所定福建礦約 現在已滿了限期 機器運到 至今不能開辦 要辦展限二十六個月 按這件事 福建紳士 早就有電到外商兩部 說既是過限不辦 趕緊廢約 法公使求展限的事 似乎不必畫蛇添足

請賑難民 ○海參威委員李家熬 又有電到外務部 說本處華人的房屋 大半被燒 當變亂時候 華人都往別處去避難 現時平靖 陸續着都要回來 但是房產已毀 衣食不周 困苦情形 實在可憐 請趕緊設法 撥款賑濟

湖南鐵路有款 ○粵漢鐵路 已議定由三省分籌 湖南鐵路局 核計本省路線 南北共一千四百里 約用經費兩千萬元 現由湖北籌借官款 和招募股款 兩項已有一千四百萬元 下欠六百萬元 全由本省籌辦 也都有了眉目

也都有了眉目

打聽明年賽會的月份 以便派人赴會 還要電告駐義欽使 先租佔會場的地基 聽說要派鄭孝胥 作為賽會監督

再記小村大使的應酬○本月初四日早晨 倫貝子 陳侍郎 拜訪小村大使

午後三點鐘 兩國大臣 又照常開議 到了晚上 小村大使 赴義國使館的宴

初五日晌午 小村大使 在日本使館裏頭 請各王公大臣公宴 赴宴的共有九十餘位

初六日晚間 小村大使 又請各國欽使公宴

袁宮保預備迎接小村大使○聽說日本小村大使 等中日條約議妥之後 就要出京 到天津就候幾天 然後

便可搭船回國 袁宮保向顧問官(日本人)商議 要在天津設宴迎接

又聽說居住天津的日本人 也在那裏預備開會迎接 想小村大使到了天津 必有一番熱鬧

本京新聞

德兵干預警章○東交民巷東口 馬路兩旁 並非便館界的地方 中國巡捕 約束人力車 守界的德兵 屢

次來干預 巡捕跟德講理 一概不聽 不是拍搭巡捕 就是拔出刺刀嚇人 本月初六日 巡捕驅逐人力

車 德兵又過來管閑事 要把巡捕帶到兵營裏去 巡捕就跟他走 遇義藩譯 打算給勸開 巡捕一定要

早德兵官 沒到兵營 放開 巡捕 笑了笑道 你回去罷 不必到兵營裏去了 拿著中國的巡捕 隨

更要戲著玩 工巡局寫信給他們葛大人 葛大人亦一個字不理 唉 這樣看來 為麼怪德兵不守規矩 隨

指日開辦妓館捐○妓館的行業雖賤 無論那等文明處 總免不了這一行 外國保護妓館 比保護別的行業

更認真 這種地方 原是個是非坑 所以要極力保護 京城整頓地面 非從此處入手不行 辦事先得籌

經費 妓館捐一層 所以就要開辦 冠冕堂皇的交捐 比較差役訛詐 又體面 又放心 收了他們的捐

拿那項錢 辦本地地方有益的事 將來衛生局的經費 也就有了着落了 向來訛詐他們的人 完結

粗心人受累○宋五鳳 陳開璜二人 從先都是鄉學堂的學生 陳的父親 是一位知縣 要差到省 沒有盤

川 向宋五鳳借了五十兩銀子 日久未還 後來二人出了湘學堂 宋跟陳要帳 分文也沒有 催的大緊

把三十兩的當票 交給宋五鳳作押 並請他取贖變價 彼此是熟人 連帶帶後 全沒有寫過字據 宋

五鳳太粗心 偶不留神 把陳開璜的當票失落了 陳氏父子 還可佔住了理 硬說原當物值四五百兩

在工巡局把宋五鳳告了 押了許多日子 無法完結 有人傳說 陳開瓚的父親 至今還沒走 得了這箇事捏勁兒 再說宋五鳳一下子 也可以當老鸨去了 辦事不子細的 都留留心罷

巡捕大馬協巡隊○昨天晚上 虎坊橋地方 有協巡兵站崗 走過一人 由身邊吊下一枝洋鎗 巡兵捉住了他(該應捉住)詳細盤問 (該應盤問)據說他也是巡捕 問他為甚麼不穿軍裝 又說是派他出來暗查的 向他要護照 罷了 拿不出來了 協巡兵要把他揪到局裏去 再四央求 又有別位戴大帽的巡捕來勸 剛剛放手(不應該放他)開口大罵 一面罵 一面跑 跑入東磚胡同 被協巡兵追回 又來了許多大帽巡捕 苦苦相勸 京城人專會起這宗閑 不明白警章 跟着瞎攪 弄的協巡兵 沒了法子 叫他賠罪 纔算拉倒 很認真的事 興的希糟

鎗打死的命該如此○前門東被鎗打死的人 當時經工巡局相驗 本人還能够說話 實是包頭的大兵所打 打了之後 還把受傷的棉襖搶去 所以認的很真 這話到了管帶的耳朵裏 據我們想着 第二天早晨 一定要查一查 每、發過多少子藥 打人的時候 當時鐘點 是那幾名大兵也巡 急忙一追究 不難水落石出 若是出了強盜 馬巡步巡 都不能裝沒事人 打人的那夜 協巡隊剛接手 頭上都是新軍帽 沒有一箇包頭的 隔、這許多日子 居然會查不出來 唉 說句迷信話 已死的人 只好算命該如此罷

各省新聞

大樑消息 (湖北) 湖北所練的各軍 很有點成效 張官保要仿照北洋辦法 於明年秋天 舉行大操 已派各兵官 加意教練

安置士人 (湖北) 湖北巡撫一缺 歸併兩湖總督 原有科房 聽說改爲四科 以前的書吏 一概不用 張官保因科舉停止 念書的人正無處安置 打算招考舉貢牛監 派在這四科裏辦事 既有這個安置 湖北的書狀子 不至再求著開考了罷

于學台關心學界 (廣東) 于學台最講新學 凡關乎新學的事 十分鄭重 在衙門裏頭 立了箇會客所 無論紳商士民 因學務請見的 一直約就可以進去 不必叫門公傳話 不作佛事 (廣東) 中國人辦理喪事 必要找僧道念經 牢不可破 竟成了一定的風俗 廣東興甯小學堂 立了一個不作佛事會 凡入此會的人家 出了喪事 都不念經

十一月初八日內務府 國子監 廂監旗值日無引 見

安徽副將楊大章謝 恩 江南參將劉德輝謝 恩 承

燕請假十日 掌儀司奏十三日祭 奉先殿櫺貝子行禮

召見軍機 連順

電

俄京市面敗壞○路透電說對俄京革命風潮太大 因此市

面上也全變亂

德報請推廣海軍○又說對德國各報館 因見德皇誠旨

推廣海軍 都很贊成 必請德皇 趕緊舉辦

革命黨的大勢力○又說 俄國所有兵隊 目下全隨了革

命黨 情形真是可怕 俄京兵隊 向政府要求 非把

兵營的制度改好不行

俄國電報不通○又說 俄國某處電報局 所有辦事的人

一律罷工 各處來往電報 全不能通

德認日債踴躍○德京電說 日本存德京募債 認買債票

的 非常踴躍

回教新聞一則

驢○有一位回教的朋友 從陝西來了一封信

說了一個比喻 譬如胡同口外 有了火災 胡同

裏的人 必是着急 那無知識的畜類 可不懂得

着急罷 要叫牠快打主意 一定是白說 有一箇

回教的小學生 題起東三省的事來 很是急了

不得 一位老人說道 他們亂他們的 僧們幹僧

們的 管那麼大閑事 那兒關係去呀 你也不怕

白了頭髮 跟閱報的商量商量 這個老人 咱們

管他叫個驢 好不好哇

牛○甘肅有幾位紳董 打算在禮拜寺裏 設立

漢文學堂 專教回民子弟讀書 阿衡老師說 我的

宗旨 是無例不增 有例不減 凡事得跟着老人的

脚印兒走 噯呀 回民出錢請阿衡 爲的是維持

教化 好例不增 壞例不減 豈不成了混飯喫的

了嗎 您就是養活一個貓 到時候也得拿耗子

何況是人 像這位糊塗阿衡 簡直的是個牛

這樣說來 內地的阿衡 可比他們強的多了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原重章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今也不然 至惟君所行也

晏子說那古時做皇帝的 待百姓有那許多好處 不想如今的時事 再不能像古時的了 如今的各國諸侯

你爭我奪 專講出兵打仗 打仗必要兵餉 都出在那裏呢 總不過出在百姓身上 不是叫這家用糧 就是

叫那家出草 百姓終年掙來的 不敷供給國家的兵餉 自己倒得挨餓 有時要用着百姓 派百姓出力的時

候 還得餓着肚子去當差 你看百姓冤不冤呢 這就不能不造出謠言來了 不是這些百姓專愛造言生事

你想家家有三塊支鍋瓦 你叫他沒得飯喫 能數不怨恨嗎 這也怪不得百姓 這都是春秋時候 那些無道

的國君 全不以百姓身家性命為重 大半是暴虐不仁的 不是今日出遊 就是明日出獵 再乘着酒興跑個

馬兒 也不管是時候不是時候 也不管春苗在地不在地 只顧自己找自己的樂兒 你想這些百姓 能數願

意嗎 就是叫各國諸侯聽見 也得替他擔點憂愁罷 要在古時候皇帝 斷不能這樣任意胡為 一味的流連

放蕩 飲酒射獵 都是小事 處處總別忘了百姓才對 就看景公做得到做不到哩 我想從古至今 書上說

的眼裏見的 百姓家家怕的事 就是過大兵 這大兵比強盜還利害 奸淫虜掠 無所不為 告到縣裏

縣官也是怕大兵 也不敢向營裏說什麼 還要出票派差 替大兵要車輛 要牲口 要糧 要草 若是不給

不是鎖押 就是枷打 有那無恥之徒 還要指着兵差發大財 遇着帶兵官好點的 百姓還少受些苦 要

是帶兵官一個勁兒糊塗 再務着作威作福 這百姓可就沒得命了 聽說今年河間府大操 一路之上 應用

軍馬糧草 俱照民價公平交易 不准一絲一毫刻苦百姓 軍規很整齊 沒有一個兵 敢騷擾地而的 要是

演 說

◎ 勸回教人長新思想 ◎

丁寶臣來稿

我國民不知自量 在報上登過兩段演說 一段是回回勸回回 一段是分利生利說 自從登了出來 明白的人 點頭吮嘴的說好 糊塗的人 可就開開了閑話了 北城的一位阿衡 很是開通 拿著這兩張報 在國多的地方去講 回教裏的人 誤會了是他作的 很有跟他為難的意思 我聽了這個信息 趕緊跑到北城 自己承認 這纔算解了大眾的疑心

有人知道是我作的 找到俄太老師的門前 一個勁兒埋怨 說道 看您的徒弟兒 他還是一名卒業的阿衡哪 作出這種埋眼的事來 把教裏的壞處 全給抖落淨了 幸虧我師爺這一門 從來都講究念書 明理的人多 笑嘻嘻的答道 回教的不通 就是怕人知道教規 本教的糊塗人 弄得連穆罕默德都不知道 他們回教 也沒有卜不傳父母 卜不傳妻子的謠言 好事不怕人知 有病早來醫治 請閣下把報上的錯處 不妨指出來 報館肯登回教的事 足以把我們也看成了同胞 非找自己往臉上貼金 不但不現眼 還替我們增了多少光呢 早要有報紙 中國的回教 還不至弄到這步田地呢 我聽了這話 又是發愁 又是羞愧 我愁的是 教中親友 不分黑白 幾時纔能夠醒悟 我愧的是 各教都興學 獨我回回教 還在那渾渾噩噩睡 勸勸回教 也是富進的義務 從那裏取說是增光呢 自從先的主意 本打算裝啞吧 至死不再談回教 那裏感到 還有人胡亂瞎猜 說我請着作演說的人 要跟他盤盤道 我聽了這話 可不能再裝糊塗了 今天再勸勸 家 立個新思想 回教的貧弱 就是沒學問 我指出幾件事來 請各教的明白人評一評 有一天 我在打印換票的臘油裏坐着 我說了一句假明白話 凡人的富貴貧賤 全是由命不由人 那位掌櫃的駁了我一句 我倒很佩服 他道你這真是胡說 要論造化 你比我強的多 我把買賣交給你 過不了三天 管保得收幾千吊假票子 一定要上板兒關門 假如海關上招請通中外文字的先生 每月肯出三百元 你跟我都不能去 請想想 是窮們的命苦哇 還是自幼兒失學呀

二三四五

有一個人 跟前四個兒子 大的給人家刷馬 二的在煙館裏當小跑兒 三的遊手好閑 四的在親戚家白喫飯 空有四箇兒子 不但不享福 反到受了累 請問這個人 是命苦哇 還是沒有家庭教育呀 常聽老人說 回教的人 今世受了窮 下世一準進天堂 這話儉直的是迷信不通 害人不淺 在報紙上說天堂地獄 可有點兒不合式 專說我們回回話罷 那天堂的喻言 也是興辦工藝 助立學堂 凡作公益事的人 纔能够進去 若月月散帖 拿著錢養活廢人 看着他們坐喫山空 有父母不能奉養 有子女不能教導 袖手旁觀 還說這是我行好 不但沒有天堂的福兒 只怕還要下地獄罷 相傳我們教的真聖人說過 貧窮是兩世界的臉兒黑 請問經典上 有這句話沒有哇 人有飢渴冷熱的知覺 正是造化的奧妙 若沒有這四樣知覺 誰還生爭強進取的心 五穀必從地裏生 必等人去經營 若叫從天下下麥子 空中飛老米 那還要人作甚麼用呢 內中的奧妙 全為是教人學的 遊手好閑的人 自己以為是信天翁 我們叫作信主 其實違背了天道 敗壞了真理 不問不問 我記得京話日報初出版 說過一句比喻 中國閉關自守的時候 就如同一家一畝錢似的 輸贏沒出了院子 現在各國交通 羣雄並立 還不叫個真自強的主意嗎 各教合成一箇心 自然就成了大團體 我的回回同胞哇 長點兒新思想罷 可不是我多知多懂 我也是自幼失學的人

要緊新聞

南洋島倡辦國民捐

南洋來函 拿乞地方 有志七胡竹劉 余彥臣 蕭衡山 胡子和 於前月初間 提議國捐 諸君先後演說 國家的債 就是人民的債 若不早早還清 越積越重 我國必然為債所囚 有不能立國的那一天 中國同胞 無論怎樣刻苦 怎樣興利 全是替人家作轉手過付人 必須大家齊心 莫忘祖國 多多認捐才好 勸的人人落淚 無不樂捐 兩點鐘的功夫 認捐的有好幾百名 呵呀海外同胞 久如無母的嬰兒 知道北京倡議國民捐 還如此的想念祖國 朝廷再能宣布立憲 認

美人爭我商利○美國商工部 派人到上海 考查中國麥粉的銷場(麥粉就是麵) 全是由美國來的貨 現在

又有有人在澳洲製麥粉 想法子運入中國銷售 今年夏大 澳政府派人考查 據說中國麵粉 雖來自美國

趁者抵制美貨 澳洲大可運貨到去 但不知能抵過美貨不能 將來滿洲開放 各國商務 還要有一番

爭強鬥勝 請問我中國人 怎樣的抵制呀

京漢鐵路資本○京漢鐵路 是中國一件極大的事業 今全路已經修通 有人考查了考查 修路的資本 一

共用銀五千萬兩

議辦陝甘新疆墾務○東三省和北蒙古一帶 近來開墾荒地 很有成效 聽說陝甘新疆等省 荒地極多 也

有信兒要開墾 政府已寄電給這幾省的首撫 仿照東三省北蒙古章程 暫且試辦 有了頭緒 再奏請專

派墾務大臣 督辦這件事

德國撤兵日期○益聞西報說 直隸 山東 所有德國的駐兵 定准於明年二月裏 一律撤退

浙紳控告盛宮保○外務部前次照會英使 說杭甬鐵路 紳商要自己辦理 應把草合同作廢 英使不但

答應 反來催換正約 浙江紳商聽見這個信 大動公憤 說英人催換止約 一定是盛宮保使出來的 打

算在外務部裏頭控告 請○旨查辦

銅元不當十○涿州食鹽 每斤原價制錢六十八文 若用銅元去買 每斤要四枚半 合制錢九十文 官家鼓

鑄銅元 餘利雖大 小民收到手裏 絕不是打了折扣來的 前由各鹽商奉求運台 一定要減少銅元價值

從此各州縣的鹽價 暗含著就加了三成之一 明明說每枚當制錢十文 鹽商任意高低 叫官家失信於

民 實在有傷政體 恐怕謠言四起 民間不使銅元 於錢法大有妨碍 鹽商稟過運司 還要請知州出售

示 不知道張告示出了沒有 替地方官想想 銅元不當十 怎樣的說法呢

本京新訊

巡捕打人○初八日下午一點鐘 東城豫王府西牆根 有東局第十四號巡捕打人 因為一輛人力車 挂了他

的衣裳 巡捕大怒 用馬鞭抽打車夫 打倒在地 口吐鮮血 還要把他帶到工巡局 車夫再三央求 不

肯干休 東局裏頭 也不是知道不知道 車夫 一夫對人代車 巡捕四車夫 巡捕對論去 又上級

荷使館賠償修車○前次報上登過 拉土的車夫 二次碰壞人力車 巡捕叫車夫到荷蘭使館去驗 又經上巡

局給荷公使去信 現在已經發價賠修了 荷公使體貼下情 很是可感 荷使館工役局 車夫再三哭求 不

聽講報的多起來了○本館延請醉郭 沿街講報 起初聽的很少 都說他是賣唱本兒的 講了幾個月 聽的

人可就多了 乍一講的時候 不但走路的人看哈哈 連巡捕都覺著眼差 鬧了好幾回吵子 城外新換巡

隊 隊兵也沒見過這種怪事 昨天在琉璃廠宣講 圍著一圈子人 有碍道緒交通 隊兵上前攔阻 醉郭

心熱口直 小有衝撞 跑到係公園分隊去講理 承隊官派隊長隊兵二人 把醉郭送回 我們再四的開導

他 並誇獎隊兵能盡責任 以後還要求隊兵保護 每遇見他 指點一處寬敞地方 由著他去講 隊兵派

長 恭恭敬敬的告退 可喜呀可喜 聽講報的人 一天比一天多 這樣的有碍交通 比打羣架又事如何

警巡開缺○巡查處約巡捕常姓 到監督宅呈畫稿案 誤了時刻 立時革退 警巡廉厚 上了一個風帖 督

他分辨 說巡捕騎馬到宅 路上並沒攔攔 到總監督宅時候 纔六點鐘 門公不肯給回 催了幾次 耗

廢許多鐘點 好容易他纔回上去 等到畫完了稿 已經快九點鐘了 趕緊飛馬奔到副監督宅 副監督說

他積壓公事 不肯畫稿 誤差的緣由 副監督體諒不到 所以把他斥革 這件事情 恐怕不能服也的心

廉警巡真帖上的話 說的太直 監督不能轉面子 也把廉警巡給開了缺了 向來各衙門堂官畫稿 地

宅子的筆政 個個叫苦 一件稿要跑廿幾天 警務要政 也是如此 若遇緊急的事件 各宅子一跑 可

沒誤了公了 巡捕騎馬 還會就誤 這個弊病在那裏呀 枯骨遺殃○阜城門外 鐵路土工 已經墊齊 作工人借看勢力 還仕路工近處取土 無王孤墓 多遭暴露

若不嚴禁 再往北去一帶 孤墓很多 難免枯骨遺殃 護衛打人○初八日早晨 有位王爺 乘著大轎 路過後門外 轎前護衛人等 放馬直跑 跑到窄路口 來

往的行人 躲避不開 護衛舉起馬鞭 劈頭殺腦的一打 王爺坐在轎裏 不知看見了沒有 我想步行的

人 名位雖卑 總不能說不是人 正要考查各國政治 咱們君主出來 也不是打人不打人

鐵路紀事(湖北)粵漢鐵路廢約的事 在辦自侍侯 很費周折 張宮保編了一部書 把廢約的始末根由

將來再自立約的事 好格外加一分小心

各省新報

鐵路紀事(湖北)粵漢鐵路廢約的事 在辦自侍侯 很費周折 張宮保編了一部書 把廢約的始末根由

還忘不了科舉的習氣（廣東）廣東省城 新挑的游學預備科學生 從外面看著 箇個都時派的了不得 腦門子裏頭 可還存著一股子老習氣 見人題起話來 不稱是舉人 便說是秀才 這還不算數 高等學堂的學生 回家祭祖 祭完了之後 仿照科舉的成法 在家門口兒 貼上鮮紅的大報條 上寫捷報貴府某 尊 今蒙某官 取中游學預備科學生 將來卒業回國 歸翰林選用 噢 游學預備科的學生 都會如此 可別怪那老學究 不願意廢科舉了

種植會（廣東）嘉應州地方 山多田少 不識種植 將來把人民都窮壞了為止 本地舉人楊亮生 約了些 同志的人 創設種植會 在城西一帶荒山上頭 講求栽種的事 果能始終認真的辦 將來山利一興 人民自然就沒有窮苦的了

破迷信（廣東）地球的道理 本分不出四方來 中國人不但不明白這個理 從四方上頭 還又造出了許多 謠言 常見有人 傳靈不葬 等待吉日的 究竟是爲甚麼呢 據說方向不宜 不是怕衝了甚麼神仙 就是 怕犯了甚麼忌諱 一個一個的 說得有滋有味 豈不知道哇 把外人的大牙 早就都給笑弔了 聽說岑 官保出告示 嚴嚴禁止這些事 如有不遵的 從重罰辦

創設農政局（四川）四川藩台許涵度 稟明錫總督 在省城創設農政局 內分四科 農田 蠶桑 樹藝 牧畜 派有委員 料理局中的事 一切規模 都很可觀

各國新聞

又有驅逐華人的事（美國）哀士打力加地方 前有電到紐約 說本地官場 派委員考查華人數目 凡有違 例入境的 一經查出 必要驅逐出境

日本奇女（美國）紐約地方 有一個日本女子 住在六十六街 能在劍刀上跳舞 這天走在街上 有一個 美國男子 上前調戲他（美國也有這種風俗麼）女子一聲不響 隨便一舉手 便把美國男子提開 跌倒 路旁 剛扒起來 又是一巴掌 二次又跌倒 路旁人人喝采 巡捕來到 把男子捉到捕房 美官要看看 日女的片術 有同來的日繙譯 身體極重大 女子一伸手 此人已離開在二十步外 人人喝采 按中國 原有此術 用的不正 至今失傳 日本此術 名爲柔術

上諭 官門抄

十一月初九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洵貝勒由 西陵回京 安 福建總兵孫道仁請
 訓 雲南參將游萬崑說 恩 江西參將胡煦謝 恩
 倫貝子請假五日 壽者請假十日 內閣呈進 勾到本
 呂軍機 孫道仁

上諭本日刑部奏朝審冊內絞犯李氏情節稍有可原請旨遵
 行一摺據稱反獄案內守日未動各犯遵命量予核減惟李
 氏同夥北監因係另屋不得一體查辦未免向隅等語其大
 未細反獄各犯前經降旨飭查業經分別施刑減緩劫犯李
 氏既保身禁一屋且案情殘忍何得遲至數日之後率相牽
 引奏請施恩李氏著仍入情實予久該部堂司各官於人命
 中入重案率員奉審均着分別議處欽此
 上諭劉永慶奏霜降安瀾一摺本年伏秋汛內湖河並漲沂泗
 山泉驟發堤壩各丁紛紛墊仰賴 神靈默佑搶護平穩
 幸慶安瀾實深寅感著發大香十枝交劉永慶祇禱
 恭詣十丁將軍 廖虔誠祀謝用答 神庥餘著照所議辦
 理彭都知欽此

電報

俄國鐵路情形○路透電說 俄國官辦的鐵路 全被革命

黨把持情形很危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德皇電說

兒童解字

繁 音煩 古文繁字 本不是這樣寫法 左邊從
 每 右邊係系 每是草上出之意 繁字本
 意 原是馬鬃上拴的繩子 很像草往上出
 又有 很多的意思 所以繁又當多字講 又音
 盤 馬胸前的帶子 叫作繁纓

爽 音爽 明亮地方叫爽 天剛亮所以叫味爽
 高敞的土坡叫爽 也就爽
敞 音廠 寬平地方叫敞 加上一個厂 就是寬
 平有屋的意思

暢 音悵 覆有一點留滯叫暢 話說的盡叫暢言
 心滿意足叫暢快

充 音沖 上半截不是云字 同育字上半截一樣
 篆文寫出來 是一個頭向下的子字 下半
 截 是人字 有育子成人之意 借作充實的
 充 物體充滿 與人力充足一樣 都得由小
 長大

贍 音苦 家計富足叫贍 就當足字講 有錢纔
 能足 所以從貝字旁

造 旬 填 字

宏 斂 ○ 斂 ○ 通暢 ○ 暢 ○ 贈家 ○ 贈 ○

每○填一字 要能講解

◎ 奉勸 提倡 女學 ◎

宗室女子繼職一

我今天寫一篇夢話 不敢請食古不化的人看 要請開化文明的富貴女君子聽聽 不才萬幸 生有民族 抖胆放言 切莫見罪 諸位文明女子呀 現在國事艱難 開通男子 無不想着自強 各盡義務 女子也是人 豈可隨便求安 文明世界 無論男女 那有無用人立脚的地步 尋常婦女 只好盡本身的責任 談不道義務二字 惟有名門大族 權位尊局 何忍袖手旁觀 若不出頭做點公德事 與尋常婦女何異 甚麼叫做公德呢 凡與人有益的事 都叫公德 現在最要緊的 就是女學 立學校先得求師範 沒有好師範 那裏教得出好學生來 自古最重姆教 中國的女學 也並非創自今天 但時局不同 教法改變 首開風氣的女教員 實難得其人 德育體育智育 比男學還得認真 女子爲國民之母 自己沒自普通知識 怎能夠明白家庭教育 風氣初開 原不能求全責備 又不同男學那般 各門功課 都有一定的教法 現在立的女學堂 教法如何 與中國女子的性質 相宜不相宜 我也不敢妄斷 大約國又一門 都看得不很重 不是守着舊法子 就是舍己去從人 將來是甚麼個歸束 還聽見說呢 男人立女學 更是艱難困苦 一箇不討付 還要惹些閑言 如此看來 振興女學 權柄還是在女界 必須賢胃中人 出幾位文明大力女君子 提倡提倡 仕宦眷屬 再幫助幫助 有錢的出錢 有才的出力 並不是我心懷勢利 上行下效 名正言順 從貴族女子起 先結一個大團體 立一處師範女學堂 內附蒙學幼稚園 以便就近試驗 貴家婦女 都可入學 在上的作了領袖 風行草偃 自然就容易推廣了 體操一門 兼習乘騎 ○國朝未人關 公主福晉 都講射獵 正所以振尙武精神 切莫少見多怪 遇四女乘騎 便以爲希奇罕兒 豈不知本國當年 亦是如此 教育的主權 不可輕授於人 但洋文雖非女子的急務 手工確是養生的大端 就算一生衣食有餘 也不可不明白製造的理 話雖如此說 女學是國家沒辦過的事 一紀首的時候 都是外行 不妨選留學日本女學生 得有卒業文憑的 調取回國 舉爲教習 機緣不可錯過 當仁不必讓師 開化文明女君子 如能認明這個公德 請就試辦試辦 我說的若不對 只當我是夢話 不必答理 再求求諸位 我因庚子變

亂中了點心病 神驚肉跳 總也醫不好 有人傳我個方子 叫我內服補心丹 外貼固本膏 並說長開便
 藥多 不大中用 必須出在貴族人家 不知諸位府上 有這種藥料沒有 求賜一服 救救心病 也是利己
 利人的一件大公德

要緊新聞

蒙王○喀喇沁郡王 近來辦理學堂 講求新政 大有發奮日强的意思 這位郡王 生長在蒙古地方
 能辦這樣的事情 實在是難得 還有志把蒙古西北一帶 建造街市 叫蒙古富商 搬到那裏去居住 既
 可以保住邊地 又能够爭回利權 蒙王這德大志 可敬 可敬

蒙王游歷美洲○伊犁所管的土爾扈特 那裏的郡王 名帕里塔爾 新近到京 聽說這位王爺 前次要到美
 國去游歷 已經奏准 後因事回牧 如今自備資斧 報明禮藩院 請發護照 就要起身 按蒙古人最重
 固 惟獨喀喇沁王 熱心興學 正苦勢力孤 今又有土爾扈特王 出洋游歷 真是意想不到 美女公子
 來京 朝廷特加優禮 蒙古郡王到美 不知是怎樣個侍承 大約不至當作華工罷

廓爾喀王進貢○廓爾喀地方 跟俄羅斯印度交界 國奉回教 是一類棕色人種 歸服○本朝二百年 定例
 五年一貢 今年應當進貢 由駐藏大臣代奏 派噶箕(使臣官名)住居四譯館 國家藩部 日見其少
 記得我們年幼時候 常聽說某某國進貢來了 這些個年 只有一處廓爾喀 噯呀 也得想法子開通開
 通他罷 遠親不如近隣 別叫他上了街坊的當

四鄰巡警擾民○巡警是治國的要政 創辦以來 省會的地方 還覺著有點効驗 推廣到鄉村 想者也該不
 錯 那知無學問的官員 不明白巡政的所以然 就知敷衍門面 鄉民不但得不著益處 反倒添上個大禍
 害 通承通因奉到上司的諭 辦理鄉村巡警 從此按款勒捐 收的款項很不少 巡警辦的怎麼樣 實
 且先不必說 各處的閑言 已滿了人的耳朵 按保甲巡警 名目雖不一樣 宗旨可是差不多 果真實力
 去辦 無論保甲巡警 都是一樣有効驗 如今辦理新政 避吊保甲的名字 都稱爲巡警 說一句守舊
 的話罷 所辦的巡警 恐怕還沒有保甲好呢 聽本地人說 辦理保甲 要用這麼些經費 不但民心不甘
 上司也不能答應 藉巡警的新名詞(好聽)再多用一點經費 誰也不敢說甚麼 這事瞎話呀 還是實
 事呢

美人擬辦熱河礦產○有聞美國人 打算使出華人來 開辦熱河礦產 目下正在商議 不久必要與請國部 此等華人 但願一己的私利 不懂甚麼叫國家大局 這纔是真正漢奸 韓國還款○高麗前借中國款項 共六十萬兩 新近一律交還 袁宮保跟政府商議 把這宗款項 歸京張鐵 路公司應用

注重商務○政府有電給各省 說外洋各國 最重商務 凡有關商務的地方 處處不肯讓步 所以有商戰一 說 中國地方很大 物產很多 祇因不知請求商務 引待外人生了許多貪心 從今以後 當實力請求商 務 不可再看輕這件事了 (別再罵奸商)

本京新聞

好霸道的溜馬夫○昨天午後 東單牌樓北 金魚胡同口外 有兩個溜馬的 拉着一大羣馬 橫在馬路當中

站崗巡捕上前開道 你猜溜馬的說甚麼 他對巡捕說 你也配管我 別說是你們巡捕 就是你們日本 皇上來 我也是要在這裏站崗 聽他這話 糊塗到甚麼地方去了 巡捕過去推他一下子 他就動了武了

彷彿義和團上體似的 七抓八撓 把巡捕衣服撕破 又怕不佔理 自己把自己衣服也撕爛 揪扭着巡 捕 往南走下去了 好幾匹馬 也都跑了 這種惡奴 不知是那個宅裏的溜馬夫

巡捕快快的改裝罷○內城巡捕 議定改換兩裝 已派消防隊隊長 到天津置辦一切 這件事關係的很 大 愚民看慣了舊打扮 那頂紅纓帽子 實在礙不住人了 單牌樓馬夫打巡捕 就是輕看巡捕的緣故

改了西裝 一定不敢打 怎們見得呢 昨天早晨 有人走過城外觀音寺 眼見掃街土夫 欺侮賣燒餅 的 巡隊的兵 上前分解 土夫剛要罵人 一看隊兵的打扮 跟洋兵一樣 一聲也不敢響了 此雖小 節 可以比大 日本變法 先改服制 正是要換愚人的耳目 不是專學皮毛 中國不強 辦子丟不了

(比印度狗頭) 中國必強 辦子長不住 (比日本的髻髮) 說下這句話 留在將來看罷 教會勸人戒烟○北新橋二條胡同 長老會的醫院 得了個戒烟奇方 用面子藥除癮 不過難受一夜 比越 茶膏忌烟 舒服的多 五天便可斷淨 飲食牀鋪 俱備的很周全 斷淨之後 再留住十天 看看出什麼 毛病不出 要是出毛病 還管調治 只收飯錢廿二吊五百文 每日合一吊五百錢 管三頓飯 藥費分文不

取 現今不到兩個多月 戒了五十多人 雖是教會所立 並不強人入教 有志戒烟的 何妨趁此狠狠心

各省新聞

永清民人的鄉下話 (順天) 據永清民人說 今年永明一帶 收成的太壞 肅土府收租的人 不體民情 每

畝租價 向來一千文 限十日交齊 逾限送縣追比 今年收成不好 反加增二百文 未開收之先 張

貼諭帖 說是奉了王爺的命 每畝加收二百文 等到領回收照 還是寫明一千 這些鄉下話 不敢說是

無因 王府收租人 向來狐假虎威 王爺從那裏去稽查呢 如有人把所張貼的諭帖抄來 本館願收深信

膏捐辦法 (廣東) 省城的膏捐公司 由敬信堂商人承辦 每年認餉銀十萬元 定章每兩烟膏 抽銀四分

經此次查明數目 無論烟館 開燈館 二烟館 (請自廣東烟館名目有多少) 一概作為定額 以後不准再

添 凡人家裏煮烟一件 必須向公司報明 捐銀一兩 如有私煮烟的 准差役投報 把烟充罰 八成作

賞 二成歸官辦公

二十萬元的族學堂 (廣東) 族學堂的意思最好 合一族的人 公共立一處學堂 富族可以幫助貧族 貧

子孫 不至廢棄 廣東新甯縣余氏 本是新甯一大族 由族內公正紳士出頭 在本族捐了二十萬元 建

立兩等家族學堂 呈請學務處立案 省城商務局提調余乾耀 因此請假回籍 辦明族學堂去了

餅行熱心 (廣東) 廣東餅行 用麪粉最多 大概都是美或貨 經抵制美約公所會議 請餅行東家 約齊各

餅行 一律改用本地麪粉 又約齊本地麪粉店 急速想法子改良 務必全用本地麵粉 當時大家承認

議定賞罰 如有人私自破壞 偷買洋麵粉 許同行指出議罰 如此認真辦理 不但可以抵制美貨 並可

以收回利權 廣東商務 指日要振興了 這種舉動 毫無粗暴 官場中不能過問 美國人亦無得可說

馮夏威的履歷 (廣東) 馮夏威先生 在上海美領事館日盡 身憂所留的親筆字 拚命一死 表明自己的意

見 不忍同胞受虐待 有「爭者福不爭者」一句話 這真正是個血性男子 當時都說他是西班牙的人 後

來又誤為南海華夏鄉的人 末了經沙頭學堂查明 先生在沙頭堡北村生長 名曰升 自幼出洋 今年

正月回廣東 四月到沙頭 父流標 母黃氏 兄二人翰生 遇升 現由北村本族 約同先生的二兄商議

要到上海 運先生的靈柩 拜歸北村安葬 這番舉動 自然是鄉土增光 據我們的拙見 還是葬在上

海好 中外商民來往 沙頭那比得了上海 這個體面事 總要人人知道 莫淹沒了先生血心

上諭 宮門

十一月初十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成章嗎滿請 安 禮王續假五日 崧蕃續假十日 英信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成章

上諭戶部尚書著鐵良補授松壽著補授兵部尚書未到任以前着徐世昌署理欽此 上諭熱河都統着廷杰補授欽此

上諭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着柯逢時補授仍着督辦各省膏捐事宜未到任以前着紹英署理欽此

上諭本日政務處學務大臣會奏議覆賢熙等條陳一摺前經降旨停止科舉亟應振興學務廣育人才現在各省學堂已次第興辦必須有總匯之區以資董率而專責成着即設立學部榮慶着調補學部尚書學部左侍郎著熙瑛補授翰林院編修嚴修著以三品京堂候補署理學部右侍郎國子監即古之成均本綜大學所有該監事務着即歸併學部其餘水盡事宜着該尚書等即行妥議具奏該部創設伊始興學育才責任甚重務官悉心考核加意培養期於敦崇正學造就通才用副朝廷建學明倫化民成俗之至意餘著照所籌辦理欽此

電 報

南杭鐵路開通○杭州電說 滬甯鐵路 上海到南翔一段 已經開車 南翔到杭州一段 也都修好 不久就開車

日本度支預算○東京電說 日本政府 預算明年的用度 計一千零三十兆的光景 內有八百餘兆 因為戰爭所耗 其餘都是照常的經費

韓參政狂瘋自盡○又說 韓國前任參政閔泳煥 忽然瘋狂 自己吊死 走在半路上 因霧氣過大 分不清楚所路 快輪船沈沒○路透電說 卑爾陀號輪船 現由英國開往法國 有一百二十三人 僅救上五箇人來 餘者全都被淹

德荷商務交涉○德京電說 荷蘭政府 現跟德國政府 會議商務 要在兩國地方 彼此設立商務局 管理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探重慶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景公說 至 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這一章書 可稱是席上生風 對景掛單 宣王聽了這些言語 還怕不能留心 孟子一肚子的牢騷 真是到了十個頭兒了 因為什麼呢 自從他老人家到齊國 就聽得以羊易牛的事 要從他這點不忍心上 推廣到天下蒼生 誰知費了萬語千言 始終沒能感動 只好往下降了一層思想 遷就著宣王的意見 舉出景公的事來 怎奈孟子的道德經濟 雖比晏子高的多 宣王的納諫禮賢 比起景公來 可就差的太遠 怎麼見得呢 凡是為民上的人 自尊自大 喜愛奉承的 十位倒有六七 晏子那樣的直言 要換個糊塗國君 不但肯聽他勸 還怪他是大不敬呢 比如這事出在前明 立刻就是廷杖加身 君臣平素說話 專挑着要聽的奉承 百姓怎樣的困苦 下情不能上達 請看齊景公為人 是何等的明白 聽了晏子的話 自己絕不諱短 心裏還是很喜歡 趕快降下旨意來 自己先責備自己 又叫大小朝臣 各抒己見 齊國朝政 無不認真改良 實事求是 有弊的必須除 有利的必要興 齊國原先的定制 也不能全是全非 與時勢合式的 不是必得更新 與時局無益的 也不能專講守舊 從此君子在朝 小人退位 不拜許多時日 便改了一番氣象 景公趕緊出了深宮 遷移什郊野地方 並不是出來游玩 也不是希圖養靜 因為古時天子治國 原同百姓是一體 民間無論大事小事 國君不可以不知 景公出舍於郊 正為與百姓同憂同樂 君民聲氣相通 也就沒人敢蒙蔽了 種莊稼的怎辛苦 收莊稼的怎艱難 水旱偏災 該應怎樣的周濟 處處體諒 就合全家的親人一個樣 景公看了這樣民情 豈有個不快樂的嗎 召了管樂的太師 叫他演出君臣相悅的音樂 傳留到今 就是徵招角招那章樂(招同韶) 古樂的宮商角徵羽 就是今樂的工尺上四台 徵招角招 是發明合樂的聲音 景公這番歡喜 發於天性 叫太師作樂 是把君民同樂的情形 表揚表揚 留一個紀念 並非是自己得了意 強派着大眾誇好 這樂章的詞兒上 有一句畜君何尤 畜是攔阻的意思 尤是過惡的意思 景子諫阻景公 話雖透著激烈 實在是愛君的好心 並沒有絲毫的埋怨 人臣事主 最難得是忠直 最壞事的是諂媚 上面愛聽的話 有枝添葉 怎麼喜歡怎麼哄 自己以為是敬君愛君 弄得上邊兩耳如響 一句實話聽不見 那怎麼想不受大害呀 孟子對宣王的心 正是晏子對景公的心啊

◎ 設立學部的賀詞 ◎

可喜呀 可喜呀 設立學部的信息 吵嚷了許多的日子囉 凡熱心教育的人 沒有不盼得眼穿的 一時學界中人 見面不說別的話 天天打聽學部的信息 初十日一早 聽說政務處學務處會奏 請○旨設立學部 覆等到十二點鐘 各處由電話來問 立學部的○旨意 下來覆下來呀 尚書是誰呀 侍郎是誰呀 還有指名來問的 有嚴修嚴大人覆有呀 足見風氣大開 人人知道學部的關係極大 不立學部 全國的教育不能改良 比如人家教子弟 從前的舊法 子弟大了 必得請一位先生 先生的學問品行 一定是要考查 考查 不能專聽荐王狗話 子弟的終身 成敗全在先生手裏 原不是毛毛草草能定規的 又得學問深 又得筆墨尚 還得不吸鴉片烟 你想隨便人家請先生 都有這些個小心 何況堂堂的學部呢 ○朝廷選了又選 選定學部尚書侍郎 可也真不是容易 所以立了學部 一道○旨意裏頭 連國子監也併在一起 爲是事權歸一 叫天下人看重學堂 別再拘定了科學的老見識了 立學部比不得放主考 主考的本事差一點 還有房官掃掃忙 就算大家都糟糕 也不過一省一科的考生的倒運 學部堂官 是何等的身分呀 中國將來興敗 就在此一舉了 有一位朋友 隨甘肅學台看卷子 他來信說過 甘肅的學堂難立 固然是民智不開 倘或有一位真行家 提倡提倡 越是這未開化的地方 越容易叫他開化 學台自己說 我的學問過了景 用在現時 就彷彿估衣舖的幌子一樣 挂門前 還像一件衣服 穿在身上 可就糟爛不堪了 這位學台 真是有度量 真是有識見 所以不肯自以爲是 其實此公的學問 並非穿不得的舊衣服 科學雖不精 中學卻很富 只因時局大變 悟透了所學非所用的話 老老實實 自己退後 很想訪聘幾位游學卒業生 提倡提倡甘肅的學務 可見精通舊學的人 必不能拘泥不化 喜歡擺太史公駕 的老爺 談到新學 面是心非 自己外行 偏要干預 那可是學界的一層大阻力 今番設立學部 立刻歸併國子監 凡在學界中的人 都應該曉得○朝廷的用意 專注重學堂一邊 事權歸了一 呼應自然靈通 各省地方官 再要是敷衍了事 不把學堂看重些 學部堂官 還能夠聽其自然嗎 可喜呀可喜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 這一天設立學部 必須作箇大大的紀念 中國將來的興敗 就在此一舉了

要緊新聞

中國外來地與現 約各道一舉了

可裁的衙門很多○變法自強四個字 也成了一句口頭語了 差不多的人 都會說說 輪到自己身上 誰也

不肯作禍首 沒有斬了鐵的手段 萬也不能變法自強 如今創辦新政 舊有各衙門 大半是重樓疊閣

可裁的很多 九卿衙門 如太常寺 大理寺 鴻臚寺 光祿寺 太僕寺 都可以不留 許久猶疑不決

一定也有箇緣故 中國作官的人太多 各衙門有各衙門的安置 再分能够對付 或拉扯上一點新政

總盼望對付下去 對付到如今 實在不能再對付了 聽設政務處會議 要把九卿衙門 一律裁撤 不知

道幾時纔見明文 輕車減從○前次報上說 派肅王查辦蒙古事件 大約動身的日子 總在明年春天 輕車減從 所有跟隨人

等 只帶四名 王雲的前站 年內可就要起程

文明法律○纂修法律大臣 有心把斬梟各犯 仿照外洋文明法律 用吊刑不用劊子手 要把彰儀門內萬人

坑 仗量出一塊地方 四面砌起短牆 遇有正法人犯 就在牆裏處死 免得在市口被人觀看 按刑人于

市 古人論用意 原是要殺給活人看的 無奈失了教化 活人毫不動心 不如照此辦理 一面趕緊與教

化 人民有了羞恥 犯法的自然就少了

保守礦產○德國的主意 凡近膠濟鐵路之礦產 全歸他們辦理 早就照會過外務部 幸虧德國人看不起中

國人 但說不准德國開采 更有說不准中國自辦（本來說不出口）外務部據理力爭 這些日子 商量的

有點頭緒 此項利權 總可以保得住了

山東紳商公信○山東京官 接到本省紳商公信 說德人近在山東地方 雖有撤兵均舉動 凡利權上頭 還

是處處侵佔 就現在事情說 德總督請訂關稅 委員錫樂巴 要辦省城利源口的鐵路 又要到沂州查看

礦務 一件比一件逼得緊 請轉告政府 設法抵制 山東京官 現在商議 因津鎮鐵路廢約 還要就這

日子 打算呈請政府 在省城地方 先設立路礦總局 公舉有名望的紳董為總辦 凡是路礦的事 都歸

總局辦理 既可以抵制外人 又能夠擴充利益 真是萬不容緩的事

京新聞

大使高賞巡捕○日本小村大使到京 工運局派巡捕在車站迎接 小村大使 甚感感謝 日前交工運局二萬

圓 作為犒賞 由工巡局分放 古時候常給犒軍的禮 那可是客軍過境 由主國犒勞客軍 今次小村大
使犒巡捕 由外客犒主軍 正是格外的優禮 中日兩國 同文同種 自然該有點特別的意見
中日的隊官交談○前巡警部跟各公使商量 洋兵身帶軍器 不准擅入○皇城 德法兩公使 寫來回信 說
每逢禮拜 兩國兵官 要到西安門北堂禮拜 請巡警部通融辦理 巡警部已經應允 平常日期 自當一
律禁止 初五日那天 小東安門外 由南往北 來了一隊日本兵 要進東安門 經紫門的衛兵攔阻 兩邊
隊官 彼此說了幾句話 日兵隊請往北去了 若看門的旗兵 雖有交派 也怕不敢攔阻
關老羞失體○廊房胡同西口 有一塊空地 簡直成了個大茅廁 自從協巡隊接管 不准隨意大小便 初六
日那天 有兩隻關老爺 要在那裏小便 隊兵上前攔阻 老爺大怒 開口就罵 (好文明) 隊兵並不還口
老爺還氣呼呼的說 別了東交民巷 我也是要小便 (恐怕不敢) 這種糊塗樣子 真是無法管教 奉飭
工巡局 趕緊多修官茅廁 免得老爺們常常失體 既要管束人 總得給人留個退身步
明善公不明不善○前月報上說過 擺卦攤的明善公 謠言惑衆 原是叫他自已改過 那裏知道 他更倚
撒斜起來了 越說越離譜 兒 前天又在西單牌樓擺攤 信口開合 硬說新政樣無理 衛兵也改了打扮
明是好人隨鬼子 可惜了兒 到旗兵 生生給闖了出去 偏找些漢杓子來壞事 簡直是安心害成人 團
首的一羣糊塗人 還在那裏點頭吮嘴 明白 聽聽他的話 是明呀 還是善呀 這種談迷 由着他在大
街上胡云 (本段的巡捕公 也不過問 難觀都被給迷惑住了嗎) 這小善公 真令人
續成和尚請看○聽說大和尚熱心開化 要捐助房子講經 「君子可欺以其方」 我們報館 最喜歡成人之美
所以把大和尚誇了又誇 真想不到 敢是利有用意 連日接人來信 說了許多壞話 最不該應的是
廟裏容人聚賭 成三五 小崇等等 大和尚認得他們不認得呀 若是別人誣賴 請來分辨

各省新聞

續行強迫教育 (山東) 山東巡撫 因本省學堂不多 民人子弟入學的 責任有限 學務是要緊的事 不可
不認真講求 打耳用強迫的法子 札飭各州縣 多立蒙小學堂 如敢因循 必要忝辦 已經派了學務處
詳立章程 以便督催

鼓動學界（山東）黃縣姚光浚大令 辦理學務 最是熱心 現有自費生往東洋留學 大令都當面考試 取

在前五名的 贈銀二百元 作爲路費 又民立培英學堂學生 新近也考試了一回 每人賞京銀八千 大

會這番意思 正是鼓動人心 耳大家好知道向學 辦四潼鐵路 陝西）陝西巡撫曹中丞 因京漢鐵路 已修有汴洛支路 要勸諭商紳 大家集股 然後再

搭上官款 修造西潼鐵路（由陝西省城到潼關）跟汴洛支路接連 不但客商來往方便 亦可以保存利權

已經有電到京 還不知下文如何 演說路權利益（浙江）杭甬鐵路 要收回自辦一節 全省紳士 人人贊成 今有張胡兩位熱心人 剛從日

本留學回國 很明白大局 因杭甬鐵路的事 知會各紳商 在省城高等小學堂裏 演說路權的利害 聽

的人沒一個不以爲然的 造鐵路人材（湖南）鐵路公司 因現在開辦鐵路 沒有人材 專仗著外人 實不是長久的打算 真請本

省撫台 在思益學堂裏頭 添設鐵路專科 造就些人材 預備將來錄用 一功經費 就由公司裏籌辦

撫台批准之後 咨照學務處立案 土法不便全廢（廣東）欄干花邊各項繡貨 向屬廣東爲第一 自外洋用機器織造 運到內地 銷路很旺

土法各貨 可就受了大傷 廣東省某大紳士 要創設機器織布廠 兼辦繡貨 正在開辦的工夫 本地機

房工人 出來跟着起鬧 據說一用機器織布 可就奪了他們的飯碗子了 七箇八個不答應 鬧得辦事人

很爲難 裏頭地方官 開辦的時候 要請派兵來彈壓 好難作的買賣 按土法趕不上火機 那是人人曉

得的 如今是工戰的時代 不用火機 原不能跟外人爭利 但是織布這件事 還得替人工打算 算

國土法 也不便全廢 凡家常日用的東西 把土法一改良 便能夠抵制洋貨 何必事事用火機呢

會匪又起（廣西）廣西鬱林一帶 會匪又鬧起事來 官兵勦辦 竟被他們所困 現時正在請兵幫助 又聽

說官場辦理學堂 居民不樂意 也隨著一同起事 血殺害官兵很多 左江道聞信 已添派兵隊 前往彈

壓 按鬱林風氣 至今不開通 入三點會的人 一天多似一天 可是有一節 誰也不是生來的匪 地方

官若不會辦理 唉呀 不定亂到甚麼地步呢 川省煤礦歸自辦（四川）四川總督 因川北煤礦 英人辦理的很不好 打算歸川省自己辦理 所有英商

用過的款項 由本省紳士 設法籌還 這層意思 已經告明外務部了

宮門抄

十一月十一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榮
慶等謝調投署缺 恩 常山 玉璋 各請假十日 召
軍機 熙瑛

電報

越秘密越出謠言○德京電說 俄國傳出來的謠言 非常
的多 先說電信郵政 全行停止 又說有人向俄皇開
槍轟擊 又說俄政府預備一切 以便皇后逃往外國
又說俄皇叔某公爵 已解逃出俄京 所說各語 認真
一查 全不的確 這都是事事秘密 不准人知 所以
纔有這些謠言 立憲各國 無事不宣布出來 謠言自
就少了

土耳其可危○德京電又說 土耳其得罪各國 派來的聯
合隊 已把脫泥俄地方佔據
英替西德作媒○又說 英皇家的人 替西班牙皇作媒
勸傳娶德公主 外間傳說 兩國已結新婚 話不的確
俄國股票跌價○倫敦電報說 法京所賣的俄國股票 連
連跌價 近日又大跌了四幾成 股票商人 無不震動
外貌鎮定○又說 俄京的情形 外面看上去 還覺安靜
不露驚恐 附近京城兵隊 可是全調入聖彼得堡
了 人民在銀行存款的 也都陸續提出

兒童解字

損 音荀 減少叫損 毀壞也叫損 字從手字部
凡損壞物件 必是手的過處

益 音翼 加多叫益 篆文寫出來 上半截是齒
橫臥如水 下半截是皿 器皿盛滿了本必
是 點一點加多的 借作利益的益 凡有益
的事 必定於自己有所加

虧 音窺 (驅爲切) 由滿足後又缺損 就叫虧
音曾 層層累累叫曾 字從土旁 土必層累
總積得高

空 音崆 中虛叫空 從穴從工 穴洞必空 工
是聲音 天爲太空 天本空洞無物 連空氣
都離不開地面 由地面直上二三百里外 連
氣都薄了 又音控 窮乏叫空 北京俗話
管著抽功夫 叫抽空子 就是這箇空

虛 音墟 本通作墟 下截本是丘字 大土坡叫
虛 又音嘘 是空虛的虛 虛字的面子
可作一個燈謎 打山名 大家猜猜

造句 填字

要能講解

減損 益 損 ○ 公 益 ○
盈虧 虧 ○ 加 增 ○
空氣 空 ○ 虛 心 ○ 虛 ○

講書

齊宣王問曰 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 王

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

周時天子巡狩 諸侯各國 全拜明堂 論這明堂的製度 也限一處行宮相做 祇是規模宏大 有殿陛沒有

園亭 因為天子來到各國 必有多少禮節 諸侯朝見天子 總有一定的地方 所以無論那一國 全都拜座

明堂 目今出洋中國使臣 每遇○○皇太后○○皇上萬壽聖節 在使館供奉○○萬歲牌 大眾向上叩頭祝

嘏 比明堂雖說不同 却是一般道理 齊國遺處宮殿 叫做太山明堂 一直傳到漢朝 古跡尚在 這樣要

緊的地方 宣王為什麼要拆毀呢 咳 說起這話也很長 皆因周朝自從東遷 皇家日見衰弱 不白地事理

的人 總說遷都到○○ 其實周朝衰弱 並不存乎遷都 實在是朝綱不振 賞罰不行 那時天下各諸侯

那一個不是展轉的臣子 那一處不是周朝的土地 朝廷看待百姓 時常四得一家 不能說這乃百姓 是

諸侯的百姓 不與朝廷相干 誰有能耐就便宜 誰良善就得喫苦子 諸侯的守土 也是誰強橫誰就得的多

軟弱的被人欺負了 朝廷也不替他出力 所以天下幾分爭 萬民不得甯靜 自從這麼一來 周天子就不

肯巡狩了 天王既不巡狩 各國明堂 白白封鎖了多年 成了個荒涼所在 你想想 看着有多們傷心呀

齊宣王打算毀了明堂 未必有誰說這話 不過是自己私心 想着天子既不東巡 留着這處明堂 終還沒有

甚用處 現今在齊國界內 惟我獨尊 不拆毀了明堂 反顯不出自尊貴 拆了又恐人家笑罵 猶豫不歸決

總想跟孟子商量商量 按說宣王這點用心 分明眼裏沒天子 自己知道短 總託詞別人說的話 畢竟毀

得呢 還是毀不得呀 這要遇個假道學 或是頑固先生 聽見這一問 必要專專在這明堂上說說 必是毀

不得三個字 也不明說別的 湊巧了加雜些風水的講究 說這所明堂 有關齊國的氣運 並且好幾百年的

東西 萬不可無故亂動 不然就說今年方向不宜 即取一定要毀 也得叫欽天監選選日子 再要推廣着一

說 直能拉扯上神鬼 必說這所大殿裏 住着胡仙老爺 一時拆了 必出災禍 不知這些個講究 最容易

誤人 中國民智不開 就因為迷信風水 輪到孟夫子 却是與衆不同 無論你說那一樣 都能引人向王道

上走 不管是件什麼事 總是以百姓為重 當時告訴宣王 設明堂所設 本應是王者住居 王能發政施仁

演說

◎說追悼會◎

古人說的好 人活百歲 到頭終有一死 死有重如泰山的 有輕如鴻毛的 這話真可以把人喚醒 今年夏 長天 因為美人禁止華工 十分虐待我們 把我們海外同胞 看成無國家的人一樣 那裏知道 這次抵制 華約 可與往時大不同 不但閩廣華商 結成團體 居然出了位殺身成仁的馮夏威 為救例外同胞 自家 拚了性命 死在美領事面前 像馮先生這樣人 不但中國自然少 歐美各國 恐怕也不多 聽說八月裏頭 廣東全省志士 大家開會追悼 公祭馮先生 住美的華人 在九月裏 也公祭過一回 十月二十三那天 汕頭商民 借廣州會館 又公祭了一次 這天到會的人 足有一千多 會館門外 高挂兩面中國商旗 遠遠的望着 心裏很發出一番敬意 好像是馮先生的靈魂 就附在那商旗上面一般 諸位可要聽清楚 別 當作我說迷信話 這都是一片至誠所感 不由人不如此 再走進了院子 收拾得整齊乾淨 正中一座廳房 供着馮先生的照像 衆人瞻仰照像 神彩如生 想起他送命的由情 不論你怎樣血冷 總要垂下兩點熱 淚來 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實是假作不來的 入會的男女客 向馮先生照像 都行了鞠躬禮 有一位 鄧先生 作了一篇追悼詞 經一位徐先生宣講 講的大家 慟哭流涕 立誓要把抵制的事辦成 才對得起 馮夏威這一死 (聽着) 衆來賓輪流演說 講得全是愛國保種的道理 聽講的千餘人 正憂憤難平 無精 打彩 忽見一班學生 約有七十餘人 排着隊走來 向馮先生像前行了禮 合演兵式體操 又在馮先生座 前 拍了合影的照片 像堂裏外 排列着許多花草 房內焚着香 掛着無數的挽聯 聯上寫的對文 一聯 有一聯的好處 靠裏掛着一副 下款是馮日新女士 對文上說道

公竟仰藥死矣 我欲買絲繡之

諸位請看這付對文 應當怎樣的解說呢 原來這兩句意思 是說馮先生死爭禁約 已經服毒自盡 我們為 女子的 甚不必作詩作文來哭祭他 很想替他繡個像 供奉供奉 因為從前有一句詩 叫作 買絲繡作

平原君」兩日新女士引的正是這句典故。平原君又是誰呢？原來戰國時代諸侯既多，公子們尤其不少。四位有名的公子，內中有一位平原君，比諸侯的份兒小，比大夫的份兒又大。這位平原君，性情寬闊，處處想着愛人，纔惹得人要買絲綉他的像。你看古時候公子何等賢明，因為學問深，所以度量也大。如今，的貴公子，以及闊少世職們，總脫不了舊習氣，不敢說人人無思想，究竟於合羣愛眾上頭，欠講求的多，不大一點的，事故由于常常就窩兒反，何況為天下人爭公利，真是夢也夢不到罷。（但求激得動受罵也願意）讀書太少，世故不明，但知有自己，不懂得還有別人。平素有了錢，胡花亂扔，甚麼玩花鳥，養魚蟲，跑熱車，騎快馬，到了新年的景兒，也去買點子線來（不繡平原君）找地方放大沙燕兒去，那一回也得花個百八十兩的，何況再去胡嫖亂賭，還能有的了細拘兒嗎？你要叫他拿錢辦公益事，那可是白說呀。這等樣的人格兒，跟他講定了合羣愛眾，真是自尋苦惱。前兩天我在臨記洋行買東西，正巧來了一位闊大爺，不但車馬衣服，樣樣華麗，那般斯文，八成是個貴重人。進門先問衛生衣服，點着名兒要美國貨，鋪夥回覆：如今南省人不辦美貨，來的跟缺少，中國造的也不錯，您何妨買本國貨呢。闊大爺哼了一聲，回身就走。嘴裏還念道着：沒有美國貨，就拉例罷。中國東西，白送我也不要（賤貨）。這位大爺，請他到追悼會，瞻仰瞻仰馮先生的像，也不是怎麼個勁兒。他的功名富貴，還許出在平原君以上。二萬萬的女同胞，誰肯買絲來繡他一繡呀。

要緊新聞

進九白貢○庫倫地方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派齋僧喇嘛等 進呈九白貢 又有北路蒙古盟長 達什明嗎 車臣汗德木楚克多爾吉 各派台吉來京 進呈九白貢 已經由理藩院奏明○賞收 甚麼是九白貢呢 就是一隻白駱駝 八匹口馬 外有金佛 哈噠 圖畫佛像等物 信此祝讚○大皇帝萬壽無疆 九白貢交 卜喇院收納 進呈之後 蒙○賞黃哈達一方 並由禮部設宴款待 理藩院衙門 諸事整頓 斷不至再動

人聊案了罷

敖汗王的家務○爾次敖汗王被刺 結案之後 就聽說另有別情 敖汗王叔姪不和 他的叔叔 早有奪權謀爵的心思 所以纔鬧出人命大案 現在有老敖汗王的側福晉 在理藩院控告 據稱夫弟日吉克什克圖吉木 人稱敖汗三爺 霸佔家產 欺孤滅嫂 把他們趕出門外 不給養贍 並強佔了披甲的妻女 經理藩院審問多次 行文敖汗盟長 澈底根究 案情重大 不能聽側福晉一面之詞

京旗糧餉總員○前次報上說 保定京旗陸軍 所扣靴價衣價 很有怨言 京旗糧餉處 看見了報 便把軍靴軍衣寄到本館 仔細一計算 一身粗洋布衣褲 八錢也不多 皮底布皂靴 在北京成做 非九錢不行 每名兵丁 常年軍服 單夾棉皮全在內 只有十兩銀子經費 靴子跟單衣服 發給一次 萬不够用 餉項艱難 一時又無從可籌 不得不扣價一次 按軍營衣靴 非隨營製造不可 在外採買 不但價貴

貨物也不結實 留心軍政的 想法子補救補救才好 俄亂案及華人○哈爾濱來信 俄國前次兵變 鬧的十分利害 各處火車 全都不通 駐紮滿洲的俄兵 跟餉缺短 沒有法子接濟 因此動了公憤 殺害武官十幾員 就從這裏橫反起來 本處住著的華人 如同遭了大瘟 房屋財產 多半損傷 他們國裏搗亂 我們也陪著遭殃 你說夠有多們苦 兩處

中德交涉的情形○高密的兵房 德人要賣給中國作學堂 外邊傳說 要五十萬元的價錢 今聽外務部人說 並沒有這們多 實要二十萬元 山東撫台 已經答應了 又聞 信人說 奉天土商 辦又入加稅稅厘 先聲○官場人說 加稅裁厘的事 明年就要舉辦 所議加稅的法子 是備百抽十一 聽說各國亦都承認了

學生赴日本留學海軍○練兵處裏 有文書給山東巡撫 由煙台水師學堂裏 挑選學生二三十名 送到京城 考驗 以便派往東洋留學海軍 現時這些學生 已經到京 練兵處一一的考驗 全都合格 想不久就要送到東洋去了

○山西省紳士商 許公清時代將臨 歸對門科科本官四時制 派以所立編修公府

孫欽差有信回國○設立考察政治館 現已奉旨 今聽人說 有信叫孫欽差回國 辦理政治館的事 因為

孫欽差有信回國○設立考察政治館 現已奉旨 今聽人說 有信叫孫欽差回國 辦理政治館的事 因為

孫欽差有信回國○設立考察政治館 現已奉旨 今聽人說 有信叫孫欽差回國 辦理政治館的事 因為

孫欽差有信回國○設立考察政治館 現已奉旨 今聽人說 有信叫孫欽差回國 辦理政治館的事 因為

他熱習各國情形 立憲又是他創的議 今叫他辦理此事 必有効驗 准其回國 擬照前請 因各
嚴防福公司的運動 ○山西省的士商 有公電到外務部 說我們為保護本省的利權 所以創立礦務公司 今
福公司的洋商 因本省自立公司 與他很不合式 已派人到京城運動 請部裏別信他的話 恐不入其彀

本京新聞

協巡管保護醉郭 ○醉郭講報 新到的巡兵 多不明白他的用意 醉郭又愛喝兩杯 言語之間 常常要數訓
人一肚皮牢騷 免不了得罪大眾 昨天在百花園地方講報 又圍了許多人聽 隊兵上前攔阻 他又不
服 撒開了一教訓人 惹惱了隊兵 把他送到協巡營 幸虧統領極明白 知道他的苦心 照前次一樣
派人送回本館 據醉郭說 隊兵用警棍打了他 據隊兵說 醉郭扯了他的軍帽 據我們私斷 兩邊都誤
會錯了好意 王統領想 想 發給醉郭一個憑據 允許他在街上講報 隊兵不得再攔阻 我們也跟醉郭
立了四條約 存在協巡營 如其不守約規 准隊兵攔阻 我想醉郭先生 既是熱心愛國 受點委屈 也
是該應的 何況統領如此文明 咱們總要自重呀

朝陽門失火 ○昨天晚上七點鐘 朝陽門甕洞失火 由關帝廟起的事 左右兩翼全到 只燒了三間穿堂門
關帝老爺 虛受了一番驚恐 並沒有法子救火 幸虧王統領派了十個巡兵 趕到甕洞 只留一夫 萬不
連夜趕摺子 ○初十日大差 刑部奏請李氏一案 當時奉旨申飭 ○旨意到遲 等到日落 差事辦完 昨
天聽說 這件事情 很是可笑 有口口口口 李氏託情 司員老爺們 實不忍却 初九夜裏 一宿沒睡
覺 趕辦摺奏 以為是必可邀恩 沒想到拍圓砲了個大丁子 冤 不冤

各省新聞

好執道的馬夫 (順天) 順天保定縣 俗稱小保正 地方極苦 前幾天來了一大羣馬 稱說是北洋大臣採買
把麥苗喫得乾乾淨淨 民人王庭關阻 馬夫跑到縣衙 撒潑不答應 連人帶馬 一齊攔到

大堂 打堂鼓 當時把馬夫鎖押 稟商採馬辦 好容易才把馬羣趕回 第二天忽送回病馬七匹 硬

說保定縣人給打傷 強詞奪理 一個勁兒的訛詐 王庭賦冤 說他的兒子 被馬夫推落河中 至今不知

下落 知縣十分為難 只好把病馬留下 再作商量 今冬地氣溫暖 麥根未凍 連根拔淨 明年不能再

生 按着公理說 就是北洋公文 也當治罪 何況到處訛人 受害不止一縣 ○朝廷講求武備 為是

保護人民 不料過境的馬羣 覆有公文 還敢如此 有少文的 又當怎麼樣 噫呀呀 中國的百姓

自生自滅 倒也安靜 練兵保民 敢是有這些麻煩嗎

續務大興 (安徽) 安徽撫白 接到商部的文書 說礦產是國家的利源 不可不認真辦理 安徽礦產最富

富通飭地方官紳 實力舉辦 撫台接到公事 已經傳諭各州縣 所有地方上的礦產 趕緊查明 限三年

之內 一律都要開挖

創辦航商公司 (江蘇) 揚州商人陳尙裔 招了些股本 在本處創設航商公司 (航商就是船戶) 現時報名

船戶 已有了六七百人 據這些船戶說 陳尙裔辦的這件事 實在不錯 將來一有成效 行船的利權

不致再被小輪所奪了

擬設大武學堂 (湖北) 湖北省城 武普通中學堂 本是五省合辦 現因地方狹窄 五省學生 若是都到堂

可實在安置不下 張官保要在漢陽府的鸚鵡洲 擇箇寬闊地方 修蓋一所極大的學堂 能容兩千人

大約可容五省的學生了

博羅印書館有信擴充 (湖北) 省城博羅印書館 是陳星五大令所辦的 刷印各種書籍 極其精細 現跟廣

益公司 聯成一氣 打算添招股本 聘請通曉洋文的人 翻譯各種教科書 按推廣學堂 應用的新書正

多 現在各學堂所用的書 多半是外人編譯 人家多得一個板權 我們就多添一個漏卮 今湖北有人要

辦這件事 還是很好 既能開通風氣 又可挽回利權 陳大令實力舉辦 豈能京師 辦公

廣東也要行強迫教育 (廣東) 科舉已廢 各處辦學堂 彷彿是不很踴躍 看這番光景 非行強迫教育小

成 現在各省 已照此辦理 居然很有成效 廣東學務處 聽說也要行強迫教育 已派人到各處嚴催

上諭 官門鈔

十一月十二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 吏部引見八十名 出使大臣曾廣銓到京請 安 植公續假二

十日 鍾靈請假五日 掌儀司奏十五日祭 奉先殿薄何行禮 兵部奏派恭送 金棺 派出樞貝子 溥何

召見軍機 曾廣銓 皇上明日卯正二刻至 禮部行禮畢還海

上諭楊士驥奏查明本年山東各屬秋禾被災情形懇恩分別蠲緩錢漕一摺山東青城等九十四州縣乃收併衛所並
糧場本年陽雨失時秋禾多被傷損暨沿河一帶被淹村莊若將應征錢漕照常征收民力實有未逮加用着照所請
所有成災最重之青城利津二縣永阜一場應征本年錢糧漕米漕倉竈課等項全行蠲免其餘成災輕重不等之處
應征錢漕等項按照單開各州縣村莊地畝分別蠲緩該署撫卽刊刻牌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
用副朝廷軫念民艱至意餘著照所請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電 報

英德兩國交好○上海電說 前些日子 英國的士紳 在他們京城商議 要想一個法子 跟德

兩國交好 英德兩國交好一節 必不是虛言了

留學生情願退學○東京電說 中國的留學生 共八百六十一名 原先都好好的用功 自從他們各部另定章

程 一切規矩 比從前大不相同 各學生實是忍耐不住 一口同音 都願告退

美統領的演說○路透電說 中國士商 因為美國待華工太刻薄 至今不合美國交通 可置算是有志氣了

現在俄們應當改了苛例 另改章程 所有入境的中國士商 一力保全 但是華工一項 可還是不許入境

◎ 勸村莊趕緊立學堂 ◎

盧素存

自本年八月初四日 降了一道停止科舉的○諭旨 從此專立學堂 不必再三心二意了 各省大員 備辦學堂的札文 一天緊似一天 各州縣官 難保不敷衍了事 據我們糊塗人想 總是用善勸的法子講對 打算興學 第一先得請師範 師範學堂 就是造就教習的學堂 沒有真內行的教習 無論怎樣熱心 辦來辦去 總是照貓兒畫虎 但中國的地方太大 那裏有這些內行教習來分布呢 師範學堂又不多 您說這可怎麼好呀

今天所想的善勸法子 先不必高談闊論 專就村莊的學館勸起 由一村裏頭 舉一位文才高的 大家攤些錢 作為游歷的經費 請他到省城走一遭 專去觀學 到了省城各學堂 通名請教 看個子細 心裏有了規模 再辦學堂 自然就不至瞎抓了

現在已經立了學部 若是照舊因循 恐怕不上一兩年 各省地方 都要照著東西各國的法子 行那強迫教育 到了那時 為首事的 必被官傳 去受責備 孩童已及歲時 不入學堂肄業 父兄也免不了挨罰 等到被官厭派者再辦 這箇體面事 可就鬧成了丟人

有人說了 我的子弟 我願意教訓就教訓 我不願意教訓就不教訓 別人是管不着的 那知道如今的世界 不是那樣的世界了 年幼子弟 固然是你家的兒孫 你自己可以豁得出去 由著他沒出息 國家變了法 可不能由著你無教育 所以過了年歲的子弟 無論學那行 都可由父兄與本人作主 獨獨正在學齡（八歲以上）若是不入學堂 可不能由父兄與自己作主 奉勸各村首事 凡是作父兄的人 趕早快立學堂 趕早叫子弟入學

又有人說 學堂易立 款項難籌 那裏有這們容易的事呢 唉 這全是故意推託 如今想辦學堂的 勸不動就說提廟產 禁香會 那箇全不中用 並且還要生阻力 最簡便的法子 各村莊都立有青苗會 首事別

怕罵 痛痛快快 每畝多加幾百文 或三莊 或五莊 合計舊夠制錢一千吊的譜 選擇一處廟宇 或是富戶的閒房 立箇初等小學堂 用五百吊請一位教員 用二百吊請一位管理 下餘一百數十吊 雇一名雜役 所餘一百餘吊 作學堂茶炭各費 這宗錢既出在地畝 無論誰家的子弟 凡到七八歲以外 全得入學 科舉已經停了 想著上進的 非入學堂沒有道路 就是不想上進 要作一個安居樂業的百姓 遇著現世世界 沒有點兒知識 也是不成功 村莊的老鄉親 團頭想想 僧們年幼的時候 若不是失了學 咱們請教習 何至這樣為難呢

要緊新聞

山西十紳一定請廢礦約 ○英商福公司 合辦山西煤礦的事 本地紳士 和日本的留學生 早就不很願意 已經給京裏來過電 力請廢約自辦 現時商部裏頭 又接到山西十紳的公電 說各處煤礦 都打算自己

開辦 福公司的礦約 一定得作廢 請部裏作主 好保住這個利權 練兵保護邊地 ○庫倫辦事大臣 派有專員 到練兵處投文 說庫倫是北方的要地 打算添設一鎮練兵 為

是時時刻刻防守 練兵處大臣 很以這話為然 現由保定武備學堂裏 挑了幾名卒業學生 要送到庫倫 認真教練

丁督請撥開埠經費 ○雲南省城 要開作通商碼頭 此節已經奏明 丁總督現派人劃定地基 長寬各三里 有

零 所用經費 估定三十萬兩 遞了一個摺子 要請派戶部撥給 奉旨 旨叫部裏議奏 聽說已給議駁 還是從本省籌畫

部派路工議員 ○商部裏頭 因要整頓整頓路政 遞摺奏明 以後各省修造鐵路 無論官辦商辦 都得由部裏派去議員 會議一切的事 已奉旨依議 現在部裏頭 已請了工師教習 教給各司人員 學習路

工的事 將來好派作路工議員 居住外洋的華人記數 ○捷報上頭說 居住外洋各處的華人 現已查明 共有七百六十四萬 內計台灣 二

百六十萬 香港二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四 澳門七萬四千五百六十 日本七千 暹羅二百五十萬 南北美洲 共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九 高麗三萬七千零一十 安南十五萬零六 澳洲二萬 菲律賓八萬

歐洲台俄國 共二萬五千 其餘各處小島裏 共有一百六十二萬五千

洋商勾結匪徒辦鐵○昭烏達蒙旗地方 出產的鐵最好 先就有土匪把持 所以消路也不很旺 自去年改歸
 商辦 大見紀色 現有某國洋商 看着眼熱 要使出人來 稟報商部 設立公司 所得餘利 提一成報
 官場 蘇商聽說這個信 知道要奪他的利權 裏了熱河都統 請跟商部聲明 無論甚麼人要辦 也別答
 應 莫上外人的圈套
 要添設印度領事○印度某處 居住的華人最多 有信要設立領事 可以就近保護 現時外務部已經議妥
 不久就派人前去
 嚴辦賣礦的劣紳○英商璞洛克 勾串浙江紳士唐迺安 前往湖北查看鐵產 有意要承辦 商部裏頭聽說
 怕是後來鬧麻煩 打電告訴張官保 如遇張迺安稟辦鐵務 當時就把他扣留 嚴嚴的懲辦

本京新

演說的風氣大開○十一日那天 端午帥約會治監督 借用燈市口美國教堂 對着大眾 演說巡警章程 並
 論中外時事 無論是誰 都可以進去聽 又由西醫朱旭東 鼓奏西樂 定為每星期四日 演說一次
 五大臣先後出京○端戴二大臣 前日已經出京 澤公同李尙二大臣 過了月半 也就出京了
 又辦錯了一案○三里河鞭子巷陳宅 辦理喪事 初十日那天晚上 大家正在結算帳目 忽然進來幾名巡捕
 身帶軍械 大聲喊說搜賊 把什座親友 用白繩穿繫帶去 由東珠市口分局 送到手帕胡同總局 局
 裏委員 叫把贖物呈堂 呈上一看 除喪簿帳本謝帖之外 別無他物 這纔知道是誤拿 左右的人 與
 章大笑 委員立把巡長鍾姓扣留 誤拿的人 全行放出 官事此如兒戲 比較誤拿張榕 更覺鹵莽 陳
 宅的老太太 因受驚駭 大發痰症 又聽說陳宅死了一位姑娘 伴宿的夜裏 大家打麻雀 有人給巡捕
 送信 手眼快官 把贖具收嚴 未被搜去 伴宿打牌 又哭又樂 又受驚 很是熱鬧
 賣燒餅的挨馬棒○十一日早晨 單牌樓二條胡同 有個日本人 騎在馬上 把賣燒餅的木盤撞翻 小本營
 生 賠累不起 燒餅麻花 沾了泥土 不能再賣 上前扯住日的人衣襟不放 日人自稱文明 應當有點
 不安的意思才對 誰想到日人大怒 下馬來 把地下的喫食 用腳踩的稀爛 又用馬棒痛打了他一頓
 一面運用腳踢 文明人有此舉動 真乃意想不到 小買賣人 敢扯住日人不放 雖然挨打 到底理直
 更是意想不到 有理還要挨打 中國人呀 再不自強 同種的如此相待 異種的該當何如 大家聽着

尅扣東陵兵米○前些個日子 太平倉開放東陵兵米 已然放完了 初十日那天 忽又從太平倉拉出兵米一車 打聽明白 是德恒糧店所買 經外營的廳目盤問 言語支離 把米車扣留 連人送交守府 按太平倉所存的米 僅夠○陵兵所用 並無富餘 德恒店所買的 一定是尅扣兵米無疑 今有撤任千總李惠 向守備關說 打算私合 不知這守備受情不受情 大兵奚落巡捕○巡警學堂巡捕 改戴西式軍帽 往統侍郎府投文 走到地安門 守門姜軍 不准前進 明知巡捕 偏認爲洋兵 故意的奚落 對付了許久工夫 纔肯放入 姜軍頭包大布 正如印度兵 自以爲體面非常 看見改換軍裝的 算是隨了洋人 這種不開化 也沒人教訓教訓 請他到北洋公所 看看守門的護衛 敢說那是洋兵嗎

德兵留心○十一日午後 朝陽門外 有德兵二名 騎著小驢 往來遊玩 買了三樣東西 交給趕腳的替他拿著 大家猜猜 是甚麼東西呢 人家真是有心 一樣是兩張步箭弓 一樣是步營下夜吹的海螺 一樣是營兵胯內腰刀 總共四件 將來必要帶回國去 送入博物院 作個古跡兒 可見外人處處留心 遇著甚麼事 都要考查 人家真是有心

各省新聞

假公濟私 (通州) 通州小東各莊 立了巡警局 派本村姚二恒經理 編立了七八天 姚二恒就作起惡福來了 本村趙水 向跟姚二恒有嫌隙 前月二、二那天 二人相遇 抓了一個錯兒 把趙永帶到局裏 重打了三百軍棍 (不知是那國的巡警章程) 設立巡警 爲是保護居民 就是有了錯 也當和平教導 學了點軍營惡習 拉倒就打 假公濟私 尤其可惡 聽說趙水一氣逃走 至今還沒有下落

中德交換撤兵約 (山東) 德國撤高膠駐兵的事 現經本省洋務局 跟德國總督議妥 所有條約 由撫台看明蓋印之後 再和德總督交換

議造抽水機器 (山西) 山西平定州一帶 煤礦鐵礦 出產最旺 民間開採不得法 礦井裏頭 常常有水火和兇險 並且一處密洞有災 全山都得被害 現時有了熱心人 創造抽水機器 不但可以抽水 又能夠救火 買件東西 製造成功了 真是礦務中的利器

諭旨 宮門抄

十一月十三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倫
貝子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旨榮昌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為伊犁額魯特領隊大臣照例馳
驛前往欽此

電報

張侍郎由上海進京○上海電說 張燕謀侍郎 在前一個
月的時候 就從英國回我上海 居住了好些個日子
新近這才起身進京
楊欽差保衛學生○東京電說 駐日楊欽差 因中國留學
生退學的事 現正跟日本文部交涉 想不久也就可以
議妥了
勸諭學生○又說 中國留學生 因日本文部 現定的章
程太刻薄 一齊退學 中國欽差衙門裏的官 除跟日
本文部交涉之外 又懇懇切切的勸諭學生 叫他們照
常進學
日子爵調停退學事○又說 日本同文會的岡子爵 見中
國留學生退學的事 從中很是調停 總想趕緊了結
英設新加坡總督○路透電說 英國官場消息 明年正月
裏 英國要在新加坡設立總督 管理地方各事
英演艦隊大操○又說 英國要調各處兵船 編成一箇艦
隊 以便開演大操

要強歌

馬蘭峪求益閱報社來稿

人生見識有大小 見小不如見大好 見小之人見
眼前 居處要安吃要飽 眼前安飽心莫舒 遠憂
遠慮不可無 二十六年幾回跑 眾位親友記得不
洋人通共來多少 我們萬人全想跑 老的也得
跑 小的也得跑 弱到那得跑 病的也得跑 冬
寒時冷到山溝 那一番委屈呀 萬語千言也訴不
了 聖人說 人無遠慮有近憂 既然吃苦應回頭
僧爲無能吃了苦 再不要強羞不羞 別說此禍
過去了 若不要強禍又到 非是在下敢胡說 有
件大事全知道 山海關外有濟陽 朝廷老家在那
廂 我國軟弱外國強 他們打仗咱遭殃 平民無
罪飛災起 東逃西散失鄉里 細說來 衆位親友
誰忍聽 總而言 萬種難堪不如死 您不見 日
俄打仗將死 死後人人俱誇美 羨他勇敢誇他
忠 爲國捨命死的值 我們這二十萬難民冤不冤
無能冤死誰可憐 爲人還是要強好 志氣就是
奪命丹 要是中國十八省 幾萬萬人都睡醒 我
國向來心不齊 這回齊心全奮勇 粵漢鐵路也爭
回 七百萬銀三省歸 抵制美約禁美貨 華商留
可吃大虧 國民捐法新提倡 此事辦成國氣壯
民人全有愛國心 旗人豈可將他讓 旗民總是一
家人 彼此愛國一個心 鄉親要想開耳目 馬蘭
峪橫街立了閱報處

講書

此節大有發揮一概旗務新政皆可寫入其幸其幸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宣王到底私心太重聽見孟子所說明堂是王者之堂王欲行王政就可以不必毀不由得高起興來趕快問道王政是怎麼樣行可以說給我聽聽麼這一問明是宣王的私心並非實為百姓皆因王者二字打動了他的心所以急急要問孟子的宗旨專重在百姓身上果能够發政施仁叫民間沾些寔惠豈不是天下的福氣至於宣王心裏的眞假也不必求全責備了這纔引經據典的對道周武王未伐紂先文王居在岐雖是一個諸侯國久行堯舜之道先舉兩件事把一塊九百畝的田齊齊整整分爲九塊從中畫出個井字形兒當中百畝是公家的田四週八百畝分給百姓耕種用這八家的力量一同保養着公田合算着是九分之一可稱極公道的古法後世爲租稅比其九分之一來却也不差上下輪到本朝租稅比起前代還減輕了好些若在舊弊難除處處約應酬自奉本身還要中飽衙門的書辦皂隸內宅的官奴長目無奈從督撫至道府層層的供給處處約應酬自奉本身還要中飽衙門的書辦皂隸內宅的官奴長隨大眾全要發點兒財那樣的供不是出在田土裏作官的入得了官作民的還有舒坦日子嗎前人詩上說的好四月賣新絲五月糶宿穀醫却眼前瘡割去心頭肉民間供應官府如同剗肉補瘡請想想有多們可慘呀前明崇禎年間要歸還的那時百姓的心裏並不是不懂得愛國無奈自從天啓年三大殿二年錢糧到了太平年間要歸還的那時百姓的心裏並不是不懂得愛國無奈自從天啓年三大殿二年次被火都是向百姓要錢重修民間本來就支持不住又遇著魏忠賢客氏弄權飽飯弄到不了口本年地租窮財盡緊接着就是流賊比把現今騎馬賊還利害的許多路過山東地方看見幾名縣差鎖着一大羣貧民都沒法交納還格外料他多拿嗎當時有借讀書人那幾箇萬惡差人比虎狼還狠十分向窮民又一個個蓬頭垢面淚眼愁眉身上衣裳不能遮體那幾箇萬惡差人比虎狼還狠十分向窮民又踢又打好像毒羣人犯了彌天大罪一般這位讀書人上前盤問你們犯了什麼七法啦這羣窮民說道只氏爲縣太爺向我們追逼樂輸忍錢交家了明明叫樂輸就彷彿如今國民捐怎麼講看活地獄一般細想這點苦情賦稅比中重的多民間除了地稅還有入口稅跟各項的雜稅爲什麼人看看流弊多們大外洋各國賦稅比中重的多民間除了地稅還有入口稅跟各項的雜稅爲什麼人盡點義務據我們從旁看來不過三般要緊事一能養二能教三能保護百姓受了國家好處都想看盡點義務據我們從旁看來不過三般要緊事一能養二能教三能保護百姓受了國家好處都想看

(未完)

◎ 喪家犬 ◎

諧 風

甯爲太平犬 莫作離亂人 這兩句話 乍聽上去 彷彿是太過 既是一個人 太平日子 自然快樂 就是遇着荒亂 也不至連狗不如呀 再說人爲萬物之靈 但凡太平離亂的光景 一定分解的出來 要說一隻狗 哇 不過是個畜類 遇着太平年月 並沒有什麼可喜 趕上荒亂日子 也不懂得甚麼悲傷 嗚呼 那里知道呢 真是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輪到光緒二十六年 我纔明白這個理 自從四月起 拳匪透了苗兒 一直轉到七八月 別人先且不用說 就以我本身而論 真可算得九死一生了 追想那一時的心腸 那能比得上太平年的狗哇 記得七月二十日一清早 四面槍礮息了聲 滿街上的人 東逃西散 無論是怎樣鎮定人 也是一點主意沒有 一時打算去尋死 又不知道大局如何 草率自盡 怎能甘心 只得暫且偷生幾日 打聽一個水落石出再說 又想起一般主親好友 全不知道死活 遠處街上也不敢走 只好到近幾家避一避 咳呦 等到見了衆人 不用題多們難受了 路過從前的熱鬧街 兩旁鋪戶 也有關門閉戶的 也有搶奪一空的 那些被搶的鋪子裏 從門面一直到底 在街上就看得清清楚楚 門窗全都沒有了 人是更不用說啦 獨有十幾條大狗 存當道臥着 體會那些狗的神情 很舍不得離開 大有想念主人的模樣 您想家 家這些大狗 可有那裏能收留呢 看了這般光景 想到自己身上 也跟那些狗差不多 白大盼到日晚 等待掌燈時候一看 啊呀 正東東北兩面 烈火冲天 不知燒的都是那裏 此時鴉雀無聲 單聽得萬千條狗 悲聲悲氣的亂叫 許多聲音 彷彿在半空懸着一樣 並且聲音淒慘 活像喪了父母的孩兒哭 但凡是個有心人 誰能够不紛紛的落淚呀 三大之後 洋兵來到西城 手中拿着快槍 見了狗就打 大街小巷 死了無數的狗 有些帶傷沒死的 拆了腿 瞎了眼 鮮血淋淋 滿街藏躲 看起這般苦情來 怪不得古人說 人喪失了所 比作喪家之犬 我家有兩條大狗 全被鎗打傷 却没有喪命 從此結了怨 在街上見了洋人 一條黃狗 搭拉着尾把就跑 一條白狗 膽子極大 不但不肯跑 還要追着洋人去咬他 他可

是一個畜生 也會有明白 有糊塗 我望那些養狗的人家 別再叫狗結冤了

要聞新聞

記學部○設立學部 已見○諭旨 國子監衙門 既然無用 聽說就改為學部 應用的經費 還設籌辦妥當 打算跟華俄銀行商議 把中國前存的款 提出十分之一 作為開辦學部經費 設立了學部 各學務 自然歸部裏管理 前天已發電給各省 所有辦理學務的情形 趕緊報部立案 以便考察 中俄定期會議○駐京俄國欽差 已奉有本國的命 派為全權大臣 跟中國會議東三省的事 現時俄欽差照會外務部 請定中俄會議的日期 聽說等中日議妥後 才能開中俄會議 俄公使不認賠款○海參威俄兵鬧亂 華人損傷的財產很多 外務部照會俄公使 要他們照數認賠 俄公使不以為然 因此發電給駐俄欽差 簡直跟他們外部去說 必須照數賠補才行 內地禁開洋行○外務部通電各省 以後如有洋人違約 在內地開設行棧 趕緊照約禁止 勉得後來有交涉

本京新聞

官力禁不了私錢○各舖戶積存私錢 苦無出路 前次某錢店 賣了些私錢 每兩作價六十吊

有人挾嫌控告 被巡警查出 送交刑部 說他買賣私錢 好容易分晰明白 編算完事 既不准彰明較著的賣 只好暗中攪雜 別處我們不知道 就各京報房說 春天他們存的私錢 慢慢的日見其少 請問私錢到那裏去了呢 究竟誰家喫虧呀(各報館)照此下去 攪的合了勢 必有像負暗攪的情形 京報房如此 別的小買賣 更可憐而知 我們攢的私錢 越攢越多 一百吊一兩 也不敢賣 也沒人敢來問 這像東西 如同疙疸裏的膿 不想法子擠淨了 用膏藥糊着 總是要作怪 奉求地面官 趕緊想一個真正辦法 若按四十吊一兩 官家收買 都不喫虧 何況六十吊也肯賣呢 雷厲風行的辦一次 斬草除根 萬萬傷不了政體 再要禁止 也不過多費一張告示 過了幾天還照舊 我們所存的私錢 只要官收

絕不領價 登這一段話 爲的是救商民 可不是爲自己

西局捉賭○鋪陳市地方 最近鷓兒胡同 外城工巡總局 就在那裏 左右居民 深受過嚴明法律 被五城練勇局給慣壞了 守著總局很近 居然還敢聚賭 前天由西分局第六段警巡 帶同巡長巡捕多名 在鋪

陳市拿獲賭犯十七名 已解送交西局 從此認真到底 外城的風俗 或者可以改良了

協巡隊生硬有用○前門橋頭 最愛火車 協巡營派了五名隊兵 由西甕洞到西河沿口 在當中站定 指揮

來往車馬 分左右走 人力車走橋當中 無論是誰 一槩不通融 洋人走錯 也是要攔 昨天看見一輛

人力車 拉着日本人 一定要走橋西 隊兵不准 只好回頭改路 這正是改西裝的好處 也搭著隊兵生

硬 從外邊調來 誰也不認識 所以纔辦得到 所差的地方 不能和平待人（人格不高 一和平就辦

不動）氣過腦門子 遇着糊塗車夫 還免不了打人 這又是他們的短處

捏報搶劫○初十日早晨 北羊肉口 日增洋藥局掌櫃王玉山 到東分局第一段報案 據稱初九夜裏 有三

人手持洋槍腰刀 踹門入鋪 把鋪夥葉鶴年砍傷兩刀 搶去現錢五百餘吊（三個人不容易拿）現銀二十

餘兩 烟土十六兩 錢票七千 本段警巡帶同巡長巡捕 前去查驗 驗明葉鶴年受傷 似是自己所砍

鋪門面一間 門窓並無損傷（細心）形迹可疑 當時把鋪東鋪夥 一同帶局 再四盤問 言語前後不

合 因在葉鶴年身上 搜出銀圓五十六元五角 現銀四兩 烟土五兩幾錢 錢票七千 葉鶴年無可抵賴

自認把現錢盜出 買成銀元 人不詭詐 無奇不有 已經把此案送交總局 掌櫃的用人不當 還認作

他是好人 數目又以少報多 當堂搜出贖証 那個情形 實在可笑了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續成和尚 願捐房立講報處 本報誇了他幾句 招出好些閒話 前天又把他的嘴處登

出 續成和尚 自己就真來了 痛痛快快的說明 從先不明世事 不敢自信 如今被報章喚醒 立意爲

善 天下沒有禁人改過的理 打算具一帳甘結 呈官存案 設立講報處後 再有別項情節 由官封禁

廟產入公 一面說一面擦淚 語出至誠 不似裝裝「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這兩句話 可以送給續成

妙香閣遺稿○新近有人 送了一部妙香閣遺稿 是對仙洲女史所作 筆墨很高 可惜出世太晚 中國女子

通文的少 劉仙洲早年去世 所著詩文 另有一種靈秀氣 絕非村學究所夢得見 若放在前數年 一定風行天下 現在女學初興 家政功課 第一要緊 詩文一道 最耗精神 又恐怕來不及學 學成也是無用 何況在女子 妙香閣遺稿 可惜出世太晚了

各省新聞

趙將軍熱心學務 (奉天) 趙將軍辦理學務 很是盡心 到奉天幾個月的工夫 已立了十來多處學堂 今見本處旗人 不知講求武備 特意要創設八旗陸軍學堂 由各旗挑選聰明強壯子弟 入堂肄業 所用經費 全都籌安 目下就要開辦

德督回國 (山東) 膠州德國總督 由本處搭輪 前往日本 聽說在那裏就快些日子 然後起身回國 議練新兵 (河南) 河南撫台 見北洋練兵 很有成效 又聽說張官保 也要仿照着去練 因此跟司道商議 打算籌出一筆准款來 照著北洋章程 訓練幾鎮新兵 想不久就要入奏

老學究也有了生路 (江蘇) 江蘇撫台 因料舉既停 書院也必定要廢 所有各處老念書的 以後沒有甚麼生路 特派各紳董 在師範傳習所裏頭 添設教養科 無論與貢生監 凡年在六十以上的 都可以報名入科 每月發給膏火銀四兩 不必到學 只在家裏作點札記 十天一交卷 好日子

催辦碰船 (江蘇) 太古洋行的輪船 前在上海地方 碰壞民船四十多隻 衆船戶稟報上海道 奉到批示 叫他們往英國臬署去控告 經英官斷定 叫洋行賠補 這是辦兩個月的事 直到如今 洋行裏並沒有賠出 也不再題這件事 衆船戶因自被撞之後 不能夠去生理 日久天長 賠累不堪 沒了法子 又在英官那裏遞稟 催洋行趕緊賠出

創設製皮公司 (四川) 四川的土產 牛皮是第一大宗 外人把他運出口去 製造成物件 再運回來販賣 從中獲利很多 本省商務局 因見外人來回這們鼓搗 與中國利權 很有妨碍 現時籌出一筆款項來

要創設製皮公司 廠屋機器 已籌辦妥 不久便可開辦了

諭旨 門鈔

十一月十四日禮部 大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道府雙綸等謝 恩 徐曾澄等同鄉官謝 恩 至公因

賞府第銀兩謝 恩 釗公績假十五日 召見軍醫 張英麟

旨此次朝審情實官犯勾起瑞即小勾常犯罄六即罄升潘才即潘三千鉅即于啓 楊萬倉千宮即磨刀千趙方甫即

趙五王老兒即王四秀兒吳奎得即李三益等九人業經刑部田案奏請改爲絞決降旨依議外李五巴即李舜係聽

從誘姦室女復價賣娼娼例實惟被姦之女背親而逃甘心下賤究與巨婦粹遭強暴者有間李五巴獲免勾餘均照

所擬欽此

自分發河南補用道雙綸直隸試用道廣增甘肅試用道王新楫浙江試用道姜思治黃雲澤直隸補用知府王迺斌山

東補用知府李經湘河南補用知府余祐著江蘇試用知府周靖方劉貽慎山東試用知府丁乃鎔四川試用知府鍾

頤山東補用同知戴君義湖北補用同知王大勛直隸試用同知 炳河南試用同知丁榮第山東試用同知呂兆文

浙江試用同知裴贊綬福建試用同知董廷璠山西補用直隸州知州鄭瑞駿安徽試用直隸州知州左念惠雲南補

用知州吳耀奎山西試用知州何衡材安徽試用通判蔣汝中山東試用通判洪承慶陝西試用通判胡宏恪甘肅試

用通判周受榮浙江試用通判寶益福建試用通判區應濤何文彬江西試用通判陳伯文夏秉忠湖北試用通判金

承榮湖南試用通判葉慶蕃廣東試用通判黃蔭四川試用通判李庚乾直隸補用知縣韋承鼎山東補用知

縣馮景蔭山西補用知縣鄭思貢直隸試用知縣廖介棕李鴻恩江蘇試用知縣吳盤年徐延祚吳孫憲安徽試用知

縣陳德慈山東試用知縣李祐山西試用知縣金鏞河南試用知縣郝增祁汪其培晏象錫璋寶咸劉金聲甘肅

試用知縣彭煦賢易襄張書彤浙江試用知縣江家瑞胡永仁浙江補用知縣張慶選江西試用知縣傅炳熙汗肇燕

湖北試用知縣韓魯堯惲錫蕃李緒遠王大昕趙文元劉雋澄湖南試用知縣卓 廣內試用知縣區應夷梁禹甸四

川試用知縣王祖薛官璜萬和宣長蕭試用鹽大使恒湛兩淮試用鹽大使趙金相俱著照例發往撥補內閣中書

馬士杰擬補山東永利場巡大使金立誠俱著准其補授捐復前山東試用道潘鴻聲著准其捐復原官照例用欽此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詳重章宜慢內讀所以先明孟子〕

〔續前〕

仕者世祿 又是怎麼個講兒呢 原來古時的世祿 如同目今的世職 文王因西岐那般舊臣 他們前代先人都與朝廷有功 不肯忘記功臣子孫 所以累世用他執政 又怕一般世家子弟 平日安富尊榮 不學無術 若要貽誤了公事 不但與百姓無益 也不是保全臣子的道理 因此叫這般勳舊少年 未入仕途以先 早叫他入庠序讀書 日後在朝爲了官 好不至於不懂事 就是下等資格 始終不能成器 也叫他有位無權 決不能不養不教 話雖這等說 朝廷既是認真教育 也認個不成人材的 卽如本朝 世祿多過前代 從先未入關 一概內政外交 全仗着宗室王公的力量 入關之後 湖漢人員亦重 世職越發的多了 諸如平三藩 戰金川 後來收白灣 征西域 至今傳下世襲的 實也不計其數 同治初年 曾文正收復金陵 一班中興名將 留下大小世職官 也有一百餘家 入關以先的世爵 全是世襲罔替 宗鼎後爲世爵 都是按等降襲 乾隆年間 特旨加恩 無難公侯伯子男 騎都尉雲騎尉等官 世爵本等襲完 還賞個恩騎尉 是永遠不替的 您想本朝這些曠典 不是遠邁前代嗎 可是有一點兒不足的地方 因爲承平日久 教育上未能十分認真 各處雖有官學 管學大中們 全給看成了具文 跟沒有一個樣 宗室覺羅官學 更是有名無實 接着○朝廷的恩情 應當格外的感戴 就以王公子弟說 除却世爵不算 還要報考應封 考不考應封的 遇見慶典 也可有個恩廕 纔到十二三歲 先給賞戴花翎 等到出學後 就要預備大考 假如公爺子弟 考上就是鎮國將軍 再往下一輩推去 那怕生出一百嫡出子 也重考一百個輔國將軍 一直降考到奉國將軍 還要將封作爵 又襲三輩奉恩將軍 這是多厚的恩典呀 聽說六十年前 考封王大臣們 還要諸事認真 翻譯清字箭枝 能夠考上三優 纔准照例受職 若肯兩優一平 受職後先要罰俸 若有兩平一劣 當時就要落第 再要考個三劣 從此就不能再考 近年王大臣們 格外保全應封子弟 無論本事如何 將就對付辦理 那裏知道 有這麼一將驕哇 反把這般少年公子 養成個一技無成了 除了車馬衣服 就是喫喝玩樂 上一輩由着性子花錢 下一輩就終身受苦 甚至作了一生世職官 從來沒看見過俸銀俸米的 (押給人了) 那般強的朋友 只好賣苦力氣爲生 有些不知自愛的 可就喫倉訛庫 無所不爲了 這不 是沒有教育的苦處嗎 去年有位戶部旗員 給趙次帥上了一箇條陳 打算叫宗室滿洲世職人員 全得入學 堂 不卒業不准襲職 倒是很高的主意 日今既立了貴胃學堂 想來以後 王孫公子 必是與衆不同 員

痛快

翼仲

做事沒有決斷 是人生最大的害處 無論大小事 既然知道救不過來 就得狠一狠心 斬草除根 免得養成大患 倒弄得無處收拾 小在一身 大在全國 決斷的主意 總得早早拿止 萬不可二意三心 我們辦了三年報 心血財力 耗得乾乾淨淨 到今年纔有點轉機 京城的風氣 慢慢的也開通了不少 晝夜忙碌 廢寢忘餐 無端怎樣好的精神 人身小易鐵打的 覆身子衛生 暗中怕損傷 可就受了不少 打算抽工夫歇息一天 就得要停報 從五月節後 直到如今 眼睛越來越花 頭髮越來越少 牙齒越來越活 動 眼花可以戴眼鏡 髮少省得梳辮子 牙活動打算不喫飯 不行

左邊的大牙 痛了兩天 以為是天天熬夜 上了點兒浮火 貼點甚麼白牙膏 抹點甚麼哭與笑去散 對付對付 自然牙就不痛了 那裏知道 並不是甚麼浮火牙痛 唉 牙根兒已經活動了 越對付越痛 對付到十九日下申晚 餓了一整天 喫點稀粥 都忍不住痛 正在難受萬分 來了一位朋友 看我那種怪像 勸我藥房去拔牙 喝 拔牙 好痛

雖然這樣說 拔牙痛 不拔更痛 不拔慢慢的痛 壞牙痛 好牙也跟著痛 拔牙一陣痛 轉身就能笑 這就叫作痛快 痛痛快快 朋友說完就走 手托著腮帶子 把他送出門 尋思尋思 人家的話不錯 拿定主意 立刻跑到藥房 請牙醫一看 用一把小鉗子 使勁的一掙 覺得咯支支 聲 連血帶哈拉子 流了一身 一陣好痛 一陣好快 噢 漱了漱口 跟沒事人兒一樣了 剛回了就寫了這一篇 若不拔牙 今天真不能出報了

我想一身有了病 就如同一國有了病 有病怕治 固然是自己求死 治的太因循 也是誤事的老鑿子 看着那樁事當裁 立刻就裁 不能夠明忌許多 那樁事當改 立刻就改 不能夠依違兩可 凡是沒決斷的 因為一件事 往往牽扯壞了大局 就彷彿一個牙不拔 滿嘴的牙都要受害 辦理新政 決斷的主意 總得

早早拿定 萬不可一意三心呀

要緊新聞

力爭美禁華工○外務部人說 駐美梁欽差 連次來電 說華工禁約的事 美國政府 已經應許改好 今見

他們訂的新約 官商學生 一律優待 工人還是不在其內 美國政府 一定叫本大臣畫押 本大臣並

覆答應 現止同他們商議 必要改好才行

擬請嚴禁鴉片烟○鴉片烟的害處 人人是都知道了 雖然知道 可是還要去抽 耗費錢財 且不必說 消

磨志氣 損壞精神 弄的成了廢物人 再不用打算能派作了 外國人說他是消滅種類的毒物 細想想

來 何嘗不對呢 全國人若是都抽大烟 還國還能富強嗎 聽說有位都老爺 要奏請嚴禁 還番意思

正對我們的勁兒 真好 真好

開放碼頭先須籌款○外務部知會各省督撫 說開放通商碼頭 原為自保利權 以後當考察各處情形 如有

應開放的地方 就趕緊舉辦 可是有一件 先得籌妥了款項 然後再奏請 別等臨期為難

裁練營添練新軍○岑宮保入奏 請把各省綠營 一律裁去 騰出款項來 添練常備軍

商標注冊費○商標註冊費 先定約是三十兩 無論甚麼生意 一註了冊 官場照例保護 今因費用太多

恐怕商人不樂意 要仿照美國章程 定為三十元

連州教案近聞○連州教案 經岑宮保派了委員 會同美領事 前去查辦 文武官員、已都革職 開事的人

現時拿住了多一半 正在審辦 大約不久就了結 祇是一件 美國兵輪 停在連州口岸 至今不走

這要是日子長了 恐怕還出意外的變故 岑宮保因此發電 請外務部跟美使說明 趕緊叫兵輪出境

請加司道奏事的權柄○各省督撫 有信要加參辦政務的權柄 這們一來 威勢可就大的多了 督撫的威勢

一大 司道各官 難免不受欺壓 其大臣等 要奏請准司道奏事 督撫有了不是 他們也可以奏參 果

真這樣辦 督撫們自然有了警戒的心 不但不敢欺壓屬員 還能免好些弊病

京漢鐵路全路交通○黃河鐵橋 續修工程 也即完竣 於本月初五日起 已經開車賣票 每天早晨七點鐘

由北岸開往南岸 午後一點半鐘 由南岸開往北岸 全路算是開通 客商們來來往往 想從此可就方

俄使辨誤○俄國公使 近跟外務部堂官說 外邊傳言 蒙古新疆等處 俄國要設立銀行 此事真料人詫異 不但本大臣沒接這個信 就是俄國政府 也決無這等意思 至於說黑龍江寺屬 俄國要派兵駐守一節 更是無稽之談 中俄邦交最好 那能夠有這樣的事 (但願如此)

考察政治不定限期○這次五大臣出洋 並覆定准限期 因各國政治 很是繁雜 必得隨時考察 總能知道 詳細 所以不定限期

設立海部的傳聞○現已奉旨設立學部 外邊傳說 還有信設立海部 明年就要舉行 未知確否

本京新聞

姜軍野蠻○昨天三點鐘 有姜軍輜重車一輛 拉着一車米 走進金魚胡同 由西來了一輛人力車 一箇不留神 米車把人力車挂倒 趕車的人勇 並不招呼勸牲口 加鞭一跑 車輪從人身軋過 坐車的胸前受傷很重 拉車的手骨也軋碎 兵勇還敢口出惡言 說軋死兩個人 又當怎麼樣 (鎗打死又當怎麼樣) 你聽聽他們的口氣 駐在京裏 爲是保護人民 這樣的橫行霸道 平日無教化 也就可想而知了 巡捕隊隨兵車 前往帥府園 一面把受傷的人抬入醫院 二人均性命如何 管帶官怎樣對辦理 訪明再登

協巡費竭力求文明○城外協巡營 王楊二統帥 竭力往文明上追求 所有日行公事 應宣布的 打算一律宣布 (有關偵探 又當別論) 並准報館訪事人 前往抄錄 如此辦法 那會再有謠言 中國報館 披頭固人看輕 所以官場見了報館人 不是恨 就是怕 彼此隔膜的太深 報館想幫目的忙 也是愛莫能助 這二位統領 如此開通 是是非非 自有確論 不但於報館有益 於警務上也大有關係

大人先生請看○昨天看見一頂綠呢大轎 由東華門外往南走 轎夫大揮袖 走的很高興 皇城根小甬道上 地方狹窄 一個鄉下人 在前行走 沒等他讓開 扶轎的轎頭 用他野蠻手段 很命用力一推 把鄉下人推倒甬路底下 跌了個朝天 轎子就飛跑的去 轎頭這種舉動 原是相沿成習 並不爲奇 奇的是坐轎的大人 眼見轎夫無理 裝作不知 現在認真辦警察 大人們先不講公理 還能夠再管人民嗎 奉勸諸位大人先生們 以後出門的時候 再遇着這種情形 不妨當時管管他們 在街上說句話 也失不了體統 又免得叫巡捕爲難 能夠在宅裏先交派交派 那可就更好了 您說對不對呀

鄭夫人赴津開學○原任奉天府丞鄭廣升先生 夫人陸氏 滿文精通 眉丹先生去世 子女幼小 家計艱難

夫人袁君保在大津創立高等女學，還缺一位女教習，現聘請鄭夫人，為漢文教習。十六日赴津，行了開學禮。然後暫回來，明年正月開學，再按着規矩上功課。鄭夫人有位表嫂，梁巨川的夫人，陪伴着一同前去。官家提倡女學，頑固人別再說閒話了。

各人看新

將軍演說（奉天）本月初二，趙將軍親到各學堂，殷殷勤勤，對衆學生演說，話語很多，不能記清。大概意思，就是合群自治。

記罪犯習藝所（奉天）奉天罪犯習藝所，已經開辦，刑部七獄人犯，全收這裏，學習手藝。這事辦的，真文明，呵，可是一件，中國人民，資格太淺，非用野蠻法子，萬也約束不住。文與相待，那裏能行。

開辦的那天夜裏，就跑了罪犯十六名，後拿住六名，餘者還是逃去。唉，真不宜好。運糧事不能通融，江蘇上海英領事，要把本地所出的麵粉，運到海參威去販賣，報了關道，請發給他執照。道台因麵粉是糧食一類，照約不准出口，可就給駁回去。領事不死心，又總會兩江總督，再三要求着通融辦理。後來總督回覆他道：禁止運糧出口，條約上說得很明白，如今要講通融，可實是不能照辦。

高甯門創造木輪（江蘇）瓜州鎮的高總兵，人很聰明，愛講新學。現時自出心裁，創造一種木輪，長五丈，寬一丈，行走起來，又快又穩當，比小輪還好。按眼下時光，講求製造的人，實在也不少，多半是些個學生，官場中的人，還沒一個肯講求的。高總兵創造木輪，真可算第一人。

邪教（甯波）甯波地方，有個顧芸亭，私自立了一個邪教，名叫心經教。其中鬼鬼祟祟的事情，也不能細說。總而言之，不過這謠言事，惑亂人心。現時入教這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沒男沒女，常常聚會，也不知作些甚麼事。本地紳士得知，怕他鬧出大禍來，趕緊報官。這才都給解散。

農政局開辦（四川）川省山多田少，耕種是萬不行的。民間風氣不開，又不懂講求別樣生利的法子，因此窮苦的人太多。雖已立了蠶桑公社，對藝畜牧的事，並不知道講求。官場又不去提倡，民間怎麼能有進步呢。本省藩台，創辦農政局一處，派員專理樹藝畜牧的事。又在荒山裏面，設立試驗場，各科考究開辦的。那天，總督率領司道，親到觀看，囑咐辦事的官員，都要認真辦理。要把定出的章程，通飭各州縣，一律舉辦。

縣一律舉辦

宮門抄

十一月十五日兵部 太僕寺 廟白旗值日無引 見榮
 昌謝授伊犁領隊大臣 恩 嚴修謝署學部右侍郎 恩
 禮王 額勒春 各續假五日 兵部奏派查齋之大臣
 派州希朗阿 兜欽 桂公 常山 祥年 全福 松
 澁 松鶴 召見軍機 嚴修

電報

瑞西派使駐日本○路透社電說 瑞西國議院議定 要在日
 本東京 設立公使館
 德大臣的演說○又說德國總理大臣 卑羅公爵 在議院
 裏演說道 英日聯盟 實是為保全東方和平 與
 國政治毫無妨碍
 財務專使回國○又說 日本財務專使 定於西十二月二
 十號 由東京起身回國
 裏海風情○又說 俄國革命黨 在裏海沿岸一帶 滋生
 事端 官兵既不管彈壓 反倒從中惑亂 情形十分危
 險
 議員調動○又說 英國自由黨巴那曼 他本是下議院的
 領袖 今見上議院有緊要的事 情願暫著去辦理 下
 議院的事 要讓阿斯魏斯辦理

唱歌

醉郭不醉

敬勸協巡兵隊 奉調來京護衛
 記為庚子亂後 辦理善後事宜
 洋兵交還地面 均歸五城管理
 招了一羣練勇 其中有賢有愚
 也有大二師兄 也有著名棍匪
 大槩無業遊民 素日失於教育
 本年七月被裁 全按內城規矩
 雖則改了裝束 仍是向來舊習
 向聞天津警察 辦理大有名譽
 巡警最關緊要 不可視為兒戲
 速成教課要領 早晚時常誦記
 走路雖分左右 也得先出告示
 若拿警棍打人 便是不教而誅

(未完)

講書

此節大有發揮一概旗務新政皆可寫入其幸甚幸甚

關市譏而不征

孟子說 文王在岐的時候 雖未稱王 所行的可都是王者的仁政 所以天下人心歸服他 才能有三分之二 就與孟子初見宣王 說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那一節的宗旨一樣 怎麼叫作關市不征呢 關就是城門 一天到晚 來來往往的行人 全都越不過此處 市就是大街 作買賣商人 五方雜處之地 關口市面上稽查 最為喫緊的 文王治岐法律 司關守着城門 司市守着街道 單為盤查形迹可疑的 並不為稅務所設 至於莊村裏的辦法 與現今歐美各國 上下差不了許多 名目雖則不同 道理却是一樣 古時的司關 就像如今中國門吏 古時的司市 就像如今地面官 按說北京自善之區 比些外府州縣 公事更應喫緊 國初傳到如今 原本是法律精良 無微不至 外城有五城司坊 率領綠營兵弁分管 城裏總司其事的 自然是提督衙門了 聽說百餘年以前 地方很覺嚴緊 大小胡同都有烏車柵欄 各段官廳都有正副協尉 除了步營兵丁 還有左右兩翼 白日稽查地面 夜間下夜巡城 本來責任不算小 無奈承平日子太久 無論什麼官事 都給看成了具文 城裏官廳上的老爺 那般腐敗樣子 真真是一言難盡 一個個白髮龍鍾 差不多六七十歲的居多 從技勇兵熬到協尉 實在不是容易 一朝得了第 就知道糊弄營差 每日向官廳上一坐 世事一齊弗得知 另有個辦事外郎 在暗地掌着權衡 就懂得向買賣家想錢 尅扣步兵糧餉 每天晚上 現找幾個叫街花子 打大梆子下夜 每月爭上六七吊錢 還得終年的熬夜 一時誤了差使 還要拉倒了打板子 你想有多們可憐哪 再要責備他們胆子小 不能拚着命拿賊 好似沒有這樣道理罷 常見協尉老爺們 向人訴苦來 總是說差使難當 偶然有個報失盜的 小戶人家就不去理他 一遇着王府大宅門 就得托人哀求 向人家管家二爺 請安磕頭 低三下四 再要有人打官司 就得想法子央給 每夜出去七八里 等着上司大人車轎 請安交了職名 纔算完了一天的官事 噯呦 諸位聽聽 噯噯 敢則○朝廷這些俸銀米 養活這般無用官 單為給大人們佔班請安呀 其實查夜大人 還未必知道是張三李四呢 現今提督衙門 也要竭力整頓 把向來那些毛病 一概剔除 但是步營老爺們 二百年前舊習氣 一時那能去淨 有人編過一個十字令 聽着真可發笑 今日我再說一說 諸位不要挑眼 記得那歌兒上說「一間官廳坐的着 兩把皮鞭掛的着 三更半夜見不着 四品頂戴保的着 五鼓天明睡的着 六品領催使的着 七旬老翁得的着 八旗兵丁罵的着 九門提都革的着 十分人材找不着」

(未完)

◎ 說 警 察 ◎

如今立國的道理 有兩宗要緊事 一是海陸軍 一是警察 海陸軍是敵外患的 警察是防內亂的 快一樣 就立不了國 這兩樣比較起來 海陸軍比警察顯著不容易 其實比警察很容易辦 海陸軍本是事先預備 當時不能見效 專說練海軍 造幾隻戰船 立海軍學堂 學學駕駛管輪的法子 學問不到家 可也是不行 再說練陸軍 徵兵編伍 講求馬步砲 工程輜重 一切攻殺戰守 野外的操法 合描準打靶 步伐轉換 各種學問 更是要緊 再教各官兵 有了愛國的思想 養精蓄銳 天天預備著打仗 這兩宗事 固然要 急善辦 可不甚現等著就能用 現在聯絡邦交 那裏就會同敵國開仗呢 惟獨警察一事 可不同海陸軍 現學就要現用 今天警務學生畢了業 明天就辦地方上的事 按中國日下的情形 警察實在不易辦 下等 平民 還可用點補力 叫他們遵守警務章程 獨自有權有勢的 偏要跟警務作反對 這也不怨他們 實在是中國沒教化 不怕得罪 穿戴上靴帽袍套 未必就算上等人 現在有人說 中國要辦文明警察 上中下 的人 沒有那們好的資格 總得先由野蠻警察入手 這句話也不盡然 下等小民 可以向他施野蠻 中上 等的人 決不受野蠻相待 據我們想著 總得立一箇特別的辦法 名叫勢力警察 凡那有權有勢的 多加 優待 各部司員 宗室教民 另立章程 大官大府的跟班趕車抬轎人 也得專訂一條 剩下那些窮苦小民 沒有別的法子 叫他們先受受委屈罷 誰叫他們生來是小民 一出土兒沒有功名 要生在有權有勢的人 家 何至於受巡警的管束呢 我說這些話 並不是成心惑亂巡政 有人心的君子 平心靜氣想想 我說的 話對不對呀 中國要打算辦真正文明警察 非立憲法 萬萬不行 (未完)

要緊新聞

喇嘛的大號○西藏鬧事 英兵一到 達賴喇嘛 可就逃之夭夭了 不想想自己是誰 (挑逃同音 故意錯

用) 因此把喇嘛的名號革除 (該革) 現在西藏條約 由中國跟英人定妥 駐藏大臣 奏請開復喇嘛的名

號 奉○旨允准 達賴喇嘛的名號 多有不知道說 打聽了理藩院的官 也不能全知道 昨天有一位留

心藏事的人說 萬物名號 體面的了不得 可惜有名無實 並不懂得真止佛理 是甚麼名號呢 諸位要

記著呀 統統天下釋教西天大白在佛普通引贊資達在達賴喇嘛 前朝屢次加封 至今還算沒開化 知道

尊佛 不知道講佛理 無怪中國的佛教不興了 如同老學究尊孔孟一樣 可憐

非洲華工的苦情○華工在非洲的情形 各處所說不一 還有說是很好的呢 今把實在情形 記在報上 請

大家都來看看

按先立約合同上說 石匠 木匠 漆匠 各各事 不當苦力 到了非洲之後 就叫他們隨苦工人 一

同去開礦○開礦工人 合各匠人 每月工資多少 合同上也都說明 今並不照著合同辦理 減去了許多

◎每天飲食 只有些野菜 工人全不能喫 在礦洞作工 連天日都不得看見 黑暗潮濕 氣味非常難受

真是活地獄 入洞時候 每人得帶四把鐵鑿 約有二三十斤 若是少帶一把 就罰一天的工價◎合同

上又說 不准動刑打人 如今也不違辦 動不動就用起私刑來 一根大杖 約有二尺多長 留下三四寸

杖頭上有無數小釘 打的人皮開肉綻 臨完還給帶上手鐐腳鐐 鎖在一根橫木上 不定幾時鬆放 (好

慘) 工人一說有病 立刻送到醫院去驗 若是沒有大病 杖打三十五下 罰工一天 種種苛待 難以細

說 華工受苦不過 尋死上吊的 不知有多少◎劉領事一到非洲時候 工人紛紛迎接 因本地沒有華官

見了劉領事 如同父母一樣 那知這位領事 沒有人心 一味趨奉洋人 華工的情形 毫不介意 遇

有控告甚案件 常常把原稟交回 覘着臉說不能管 唉 既不能管 何必設立領事 真料人不解 (真料

人不解) (按此段情形 本報已登 現有非洲病回來的人口說 也是如此 足見是真 再把他登一登)

馬軍亦改新章○直隸提督馬宮保 本來英勇過人 就有點守舊的毛病 這也是個缺陷 手下各兵營 制度

很難亂 官保有箇公子 新從日本遊學回國 極力勸官保 改編官制 認真整頓 官保居然聽了這話

再派他們分教各兵 仗著馬宮保的英勇 又得賢公子相幫 馬軍各營 必要比姜軍出色
另派大臣與俄議約○中日議約一定規 跟著就開中俄會議 官場人說 同俄使議約 將來另派大臣
商會電爭美約○上海商會 有電到京 說美國苛約 並未改好 請外務部堂官 跟美公使力爭

京新聞

工巡總局收呈子的章程○京外各地方 小民被屈 聽說北京立了工巡局 辦事認真 審斷公道 誰想到
京裏來聲冤 都察院題呈子 科房裏還有花銷 所以幕著大名 專投工巡局 小民無知 那懂得工巡局
不管京外的事 往往老遠的投奔了來 一下子把呈子發還 他們反倒抱怨起來了 噯 本也難怪啊 盤
川路費 真不容易 還有討着飯進京的呢 這可真是沒法子辦 總局爲了難 定了六條章程 三收三不
收 開在下面 請大家記清 作件好事 到京外給傳傳 免得苦百姓撲個空 (可哭)

●准收的呈子
(一)凡內外城居民 來局控告的 收 (二)原被告都在內外城居住的 收 (三)凡在分局告過 斷的不
公平 到總局訴冤的 收

●不收的呈子
(一)凡外省官員 應當到都察院呈訴的 不收 (二)凡各外州縣案情 地方官斷的不公 應當在本地上
司衙門上控的 不收 (三)凡在別處衙門控告 存過案封 不收

以上六條 惟第五條原文太簡 愚民未必能明白 我們照著本意改了改 好叫無告的小民死心
好可笑○消防隊開辦以來 很有成效 兵人們個個踴躍爭先 真是另有一股子精神 決沒有因循賴惰的弊
病 前天晚上 有一羣小孩 怪聲怪氣 嚷著說 了不得囉 安宅門失了火了 消防兵聞知 失火事
情緊急 趕快調齊隊伍 前以撲救 兩翼步營 也都來到 奔至安定門一看 安安定正 並無失火的事
白冤了一大盪 哈哈 好可笑

京縣的二爺作威○宛平縣二爺 鹿春亭 張士清 看押監犯 有上補下補的名目 又叫作候店 上補花了
錢 待承還好 下補無錢 任意凌虐 有人在宛平縣打官司 身受候店的苦處 不說出那種情節來 真是

慘不可言 國家減輕刑律 於罪犯並無益處 此等狠狽 官服收過這樣的名目 不知本官曉得不得 蘇州武備學堂學生 說說的 閻王好見 小鬼難擋 黑暗世界 到處如此 外省各州縣 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英丁

各省新聞

熱心倡辦國民捐 (江蘇) 京津士民 紛紛來認國民捐 南方各處 慢慢的也都要仿行 蘇州武備學堂學生 熱心提倡 除自己認捐之外 諄諄的勸導別人 量力認捐 大家也非常踴躍

不能假例 (江蘇) 西班牙商人葛德利 要採買食牛 運往香港 請本國領事 照會常關 准其發給出口准單 郭道台因運牛出口 不受這個例 發給准單的話 萬難相辦

鉛礦山現 (奉天) 天花塘地方 產有鉛礦 苗線很旺 礦務公司 把此地買過來之後 派人查驗 據說此 水口山鉛礦 勝過百倍 按水口山鉛礦 是湖南著名礦產 若比他還好 真算極大的利源了 公司裏頭 所以要趕緊開採

振興工藝 (奉天) 朝陽府吳太守 因本地游民太多 要立一處工藝局 既可以收養游民 又能訓練與工藝 現已辦理妥協 先要從紡織下手 由天津請去的教習 此時正在招生

學界供給所 (湖北) 湖北各學堂 公立一團學界供給所 凡學堂應有的東西 都可預備 暫且先從各處去 買 將來添招股 另立實業廠 以便自己製造 招股的法子 定的很好 每股二元 共一萬股 無論 官私學堂 人人都得承認

阻兵船違章登岸 (湖北) 江漢關道 接到上司公文 無論那一國的兵輪 以後都不准登岸 如要不准 就 按違約罰

附件

京旗陸軍的好朋友看 ○ 前次報上說 糧餉處認真 我們就著自己眼兒的論 不能硬說風心話 如今既有不 實 何妨把你們領的檳靴 洋布舊衣 也寄到本報一份 大家變明白 本館肯替諸位說話 因為旗兵的 生路太窄 困在京城 日見衰弱 好容易有了這條道 別叫頑固人說話 萬一生出阻力來 更没人肯出 遠門了 (保定不遠) 若有憑憑據 本館還要說 由我們擔責任 不必害怕

宮門抄

十一月十六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 宗人府引 見十二名 戶部二十名 禮部一名 刑部十
 一名 理藩院十名 大理寺一名 正黃漢二名 鍾靈
 假滿請 安 志公續假十日 希朗阿 張仁輔各請假
 五日 廂紅蒙奏派備查 壇廟 派出景恩 召見軍機
 沈家本

電報

英倫書升補提督○路透電說 英國海部尙書費學 現升
 爲海軍提督
 英德商約展限○德京電說 英德兩國 前次訂的商約
 已經滿了限期 德國議院會議 要往後再展一年
 俄大臣反對維第○又說 俄國維第伯爵 跟達納大臣
 不很和睦 所以每辦一件事 達納必從中阻止
 俄兵頑固○又說 俄京兵人 頑固的太多 見國家辦理
 新政 全不喜歡 大有趁此起事的意恩 目下俄國情
 形 聽着也真令人心焦 革命黨還神鬧完 頑固黨又
 鬧要生事 你說够有多們熱鬧
 日相告退○東京電說 日本首相 和政府各大臣 都要
 告退 伊藤侯爵 有信補爲首相 政府大臣各缺 將
 來也另選新人

唱歌

醉一郭不醉

(續昨)

記得甲午盛軍 平常欺壓百姓
 兵勇西撤東逃 後來庚子之變
 來在京城住紮 拿車硬不給錢
 一聲驅軍人都 這等腐敗現象
 現今變法自強 你有你的責任
 你爲防微杜漸 若說圍繞多人
 京話報館主人 怕我酒後狂言
 不許堵人門口 動人總要平和
 醉郭雖然性直 喜人攻我之短
 若倚請報欺人

跟隨達三汝貴 臨敵節節潰退
 總和伏了大辟 又投甘軍武衝
 又展官場威勢 還要白喝白喫
 恨不兩助生翼 千萬 國學習
 總要勵精圖治 我有我的心志
 我爲演說報紙 越多我越歡喜
 再三諄諄誠諭 慮我在外滋事
 莫碍備衛裝路 別任激烈性子
 也願明人指示 願人言吾之非
 便是狗仗人勢

(已完)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探重章宜慢自讀所以先開孟子】

(續前)

步營的弊病。一時也說不了許多。自從設立工巡局。就大非當日可比。巡警入過學堂。先明白巡警章程。固然與來不同。就讓招募的巡捕。也有一番新氣象。內中也有步營出身。今雖改了行。外面學了點子皮毛。究竟改不了舊習氣。也不能一概盡免。到底比起庚子年前。那般腐敗樣子。可強的多。好了好了。目今可有盼望了。已經設立了警部。從堂官直到司員。沒一位不明白警務罷。果能認真辦事。一槩破除情面。地方上的壞處。能夠不好好整頓嗎。可有一件事要緊。既然講求新政。可得諸事一律。要是不新不舊。處處多了一番掣肘。那可是自己找麻煩。就以馬上街面上說。自從不歸步營經營。道路整齊了多少。竊盜少出了多少。走街面兒的朋友。人家規矩了多少。那些奉公守法的。總應當說好纔對罷。怎麼背地裏時常反倒嘈嘈呢。咳。還是有個緣故。大凡京城人的脾味。專喜歡謠言惑眾。設立巡捕以來。利君子不利小人。既是有入不得意。一定事事生事。造出多少是非。要問是些什麼人。聽我子細說說。第一是裏裏不平氣。大凡公務所設。意在除惡安良。可要用點水磨功夫。漸漸的開通風氣。講究稽查地面。消那未來的禍患。合那裏裏居心。正是個大反面。在左右裏裏差的。專拿着辦案買賣。指着誣良為盜。作他發財。陞官升大道。成天際盼有賊。只要訪書個小竊。立刻拿到裏裏下處。換着樣兒使非刑。一定叫他供別家。那般瞞心昧己的行爲。比起前明錦衣衛。也差不了許多。遇見老實窮人。硬訛他是賊的。也時時短不了。今年夏入的。○旨意。改修刑律。無論什麼理刑衙門。一概不准動刑訊。這是何等的盛德。○旨意降下來。就應天下奉行。哈哈。真真想不到。竟有多少處居然不理。不但外府州縣。依舊收檢站籠。就連大宛二縣北衙門。動不動就打問板子。輪判兩翼下處。那般野蠻活活地獄。沒能改主分毫。向後巡警真辦的。家地方當真沒盜案。用這些步營官兵。可向何處生財去呀。至於甲拉上的官廳。更失去衣食飯碗。既不能狗苟蠅營。還說新政不錯嗎。第二就是官宅門子。當時拿着步營官。當慣了奴隸。門房下房手點子東西。立刻就把協尉老爺傳來。指着臉子大呼大罵。宅裏的車夫馬夫。略微有點不順心。也到官廳上喊鬧。簡直合他們三小子一樣。無故欺壓平等人。動不動就交官廳。說打說送。地面上無不奉行。你看有多們得意。猛孤丁換了巡捕。呦。敢則大不如前了。不但不能欺壓人。連自家走在街上。處處全要聽他們管教。那不是變法害人嗎。因此這般頑固大老。變著方法找尋工巡局。必要說巡捕該死。

(未完)

◎ 說 警 察 ◎

(續昨)

麟 洲

警察一門 本是維持憲法的根本 憲政各國 立法司法行法的權 三項並立 各有各的權限 誰也不能侵犯誰 怎麼見得三項並立呢 即如修律大臣 有立法權 刑部有司法權 警察有行法權 中國把這三項混在一處 立法的可以司法 司法的可以行法 行法的又可以司法 還可以立法 一位知縣大老爺 管了錢糧地租 又要管理刑名 由性兒橫征暴斂 小民一有違背 隨便就可以動刑 小民又那裏訴冤去呢 到了立憲國可不然 管租稅的 不能管刑名 管刑名的 不能管租稅 並且無論上中下等人 都守著一定的憲法 一日違了法律 警察有行法的責任 法官有司法的權力 人民犯了法 果然是真有罪 一定要行捕拏的實權 可不能輕易用白繩穿 就如外城巡捕 在鞭子巷二條 誤拏賭犯一事 這箇事擱在外國 簡直的下不去 (內中有別情 前次報上已登明) 巡捕帶的白繩子 也不可輕易動用 到了外國 除卻捕拏凶犯 萬不能川繩穿人 巡捕帶的犯繩 自德二十六年 聯軍進城 外國市安民公所 才有這種玩藝兒 到了如今 巡捕還學著用他 也真可笑 又搭著我們中國人 自幼有這條累贅辮子 在街上偶然打架 也可以隨便穿穿 這種舉動 實在失了警務的宗旨 列位不信我的話 請想一想 外國人沒有一個有辮子的 要是專講用繩子穿人 不知道往那裏穿 可見這根警繩 除了細綁重罪犯人 斷斷的小可輕用 外國的裁判章程 除了實在有罪的 不輕裁判 全算是沒有罪的人 應該照平民相待 細綁監禁 一槩都不准 中國獨不然 無端是現行犯不是現行犯 也不論有犯罪的憑據沒有 一律上刑收監 要打算分清這個權限 修訂法律的大臣 總為子細的推求推求才好 總而言之 王道不外乎人情 事事要設身處地一替兩

要緊新聞

北京學界力爭美約○美國苛待華工 實在不合情理 這次美議院開議 非更改了一點兒 把中國人民 真

看的不如牛馬 上海文响拒約社 有電到京 要聯合熱心人 極力夫爭 各處學堂 現已結成大團體

聯名公稟外務部 一定要爭美約

日軍定期撤退○法庫門來信 本處日軍 定於十二月裏 一律撤退

議設海陸兩部的先聲○設立武部 早有傳聞 今又聽說 各省陸軍 既有練兵處管轄 暫可不必設武部

等將充擴充海軍時候 再具摺奏明 設立海部陸部

請修濟新鐵路○外商兩部 接到趙將軍電報 說東省條約 不久就要議定 由瀋陽到新民府的鐵路 關係

很大 當趕緊籌款自修 免得又生枝節 兩部已會銜入奏 請○旨遵辦

車站新章○外務部堂 照會各國欽差 以後洋人搭坐火車 先要在柵欄外買票 然後纔能入站 各使館

的官員 都不用車費 可得領有免票 纔能入站 外洋規矩 都是如此 所以各國欽差很贊成 已經答

應照辦了

學部近事○學部籌款的事 前次傳說 要提華俄銀行存款 打聽了打聽 並不見確 按官場人說 國子監

衙門 既然裁併 所有國子監的經費 全歸學部

堂司各官薪俸 比外商兩部 畧少一點 比別部的裏 可是加多

簡放學校 派生出洋 考試卒業學生 此後都歸學部裏管理

北京學務處 暫作學部公所 將來也是要歸併 各省學務處 都歸學部節制

學部堂官會議 嚴復 張鶴齡 于式枚 這三位很講求學務 要一齊電調來京 幫辦各事

粵漢鐵路借款事○粵漢鐵路贖價 內有張宮保借的英款 這件事情 外邊很有閒言 有幾位御史 先後入

奏 大概說三省士紳 情願籌款 還清英債 免得後來搗亂

會審章程○中外官員 遇有會辦的事 彼此很費周折 外務部裏頭 要立出個一定的章程 以便隨時帶辦

活佛也明白了○庫倫俄商 因辦理金廠 賠累很多 運動活佛入股 作為中俄合辦 此節已見本報 這

貴胃表率○肅王的三少爺 輔國將軍獻平 年紀不大 很是好學 前因河間大操 也要隨著去閱歷閱歷 經肅王咨送到南苑六鎮 同兵人一樣操練 後來回府 比從前更有志氣 近見設立貴胃學堂 公子首先 投文 預備入堂肄業 八旗貴族 並非沒有人材 天天圍在屋子裏頭 甚麼事體 也沒有經過 那還罷 長甚麼見識 像肅王三少爺這樣的 實在少有 望各王公子弟 照此學學罷

本 京 新

仰山窪 蓋兵房○安定門外仰山窪 本是從前操演的地方 現練兵處 要在那裏蓋兵房 預備屯紮京旗 陸軍 聽說已派了委員 查勘過一次 小關一帶 十一村的百姓 都驚惶的了不得 民智不開 却也 難怪 仰山窪合操的地段 本是民間紅契地 若給蓋了兵房 也必定要發給地價的 何至驚荒呢 十一 村的百姓 明明 練兵處的意思 剛聽見點風聲 就怕得這般情形 又不能夠挨村去告訴他們 你既怎 可 仰山窪再往北 有個麗水橋 東西有兩片沙荒 要在那裏蓋兵房 碍不着百姓的耕種 一定就沒了 謠言了罷

打私更的招賊○五城 緊地面 協巡隊布置的很密 偷貓盜狗的賊 走在街上 很不容易逃脫 因此就在 左近偷街坊 五道廟路東 有個關閉的義成車舖 住了一個打私更的 這種私更 專知道向各家飲酒 毫無用處 還招了些閒雜人 帶著開烟館 左近兩家住戶 常常鬧成 車舖的後牆坍塌 一邁腿就能到 街坊院裏 昨夜又鬧賊 經人追趕 明明跳到車舖裏去了 沒能捉獲 一定不認帳 閒雜人等 聚在 一起 總做好事 既然有巡隊 這種打私更的 大可驅逐

學生習工藝○富華公司織布廠 有一條附學的章程 無論何人 只要有保 就可來學 每月收學膳費八兩 兩三個月就可學成 為是推廣工藝 挽出中國的利權 如今報名附學的 都是上等的人 足見風氣是 開了 前有秀才職官附學 今又有求實學堂牛附學 還有一位留學日本的醫務生 名曰多福 本業國 國 也願學織布 已經呈准巡警部堂官 過兩天就要入廠了 中國工藝 不能發達的緣故 都壞在私心 太重 有手藝不肯傳人 富華公司 添了附學的章程 願是為挽回利權 跟外人爭 不跟本國人爭 精 位學成功 總要抱定了宗旨 可別跟著逢蒙學呀

銅元減色○國家鑄造銅圓 原本為流通市面 誰知道到現今 還是行不動 又遇奸商取巧 同時常備風

京城銅圓 這幾天實在見少 出京二三百里地方 用的又不公平 固安縣的銅圓一圓只能當八個制錢用 當鋪收錢 合錢鋪買銀子 一概不使 往外找錢 可得依着他們 不然就是小沙片 前天官廳店門口 貼出一張告示 說奉運司大人的公令 凡用銅圓來買鹽 全不準收 本處商民 儘着把這張告示揭下來 一同去縣衙門呈報 不知道縣官怎樣個辦法

巡捕保險○右安門外 販私酒的最多 這項私酒 要把他化私為公 每年可增十幾萬酒稅 可惜有權力的 人 還沒想到 專給海巡們做了飯了 如今又出了新鮮花樣 當巡捕的 也出頭販私酒的保險 按月取錢 不交錢就往局裏帶 有一個姓王的 幹過這種事 本人在西分局當巡捕 家住右安門外 請西局的老爺們訪查訪查

各省新

激發人心 (直隸) 天津啓文閱報社 新近又添上講報 在大門旁邊 貼了一條大報單 上寫演說黑奴傳 還是甚麼意思呢 爲叫人明白亡國情形 藉此好感動感動

工人愛國 (直隸) 天津地方 自倡辦國民捐以來 情形很踴躍 凡是熱心人 沒有不去認捐的 銀元局上 人 結成團體 按月認捐 雖說數目不多 愛國的血性 真不在士商以下了

沿街講報 (直隸) 各處設立報館 原爲開通民智 可有一件美中不足 凡要登報 必須得識字 不識字的人 還不能開化 所以有人辦理講報處 專爲不識字的打算 坐在一個地方演講 又不能人人去聽 細想起來 仍然是個缺典 天津學董林兆翰 要變通辦法 多請幾位熱心人 在沿街各處 隨時宣講 講報的醉郭先生 正是這個用意

奉天白話報開辦 (奉天) 奉天要辦白話報一節 我們已經說過 機器鉛字 今已從日本運到 不久便可出報 將來分爲兩種 一是日報 一是星期報 主筆一項人 都由學務處裏聘請

戒烟公所 (河南) 河南聯合 因本省大小官員 抽大烟的太多 有了這個嗜好 與吏治很有關係 設立一處戒烟公所 勸官員趕緊戒烟

立樟腦會社 (福建) 福建某富商 最講求實業 近見樟腦這宗東西 是實業上的大利源 約了同志的人 在省城地方 創立會社 專辦樟腦的事

在省城地方 創立會社 專辦樟腦的事

十一月十七日工部 鴻臚寺 正監旗值日無引 見 善

豫謝伊子賞翎緞 恩 明啓續假十日 景恩謝稽查

增廟 恩 成安謝准借俸銀 恩 召見軍機 英縣

上諭丁振鐸奏特參辦事荒謬貽誤地方之通判請旨嚴懲一

摺據稱本年三月間川境巴匪倡亂擾及維西廳之阿墩地

方業經擊退詎通判李祖社帶團前往該廳率將土千總禾

文躍止日並有勒索供應情 以至衆情激怒釀成重案復

委咎幕友汪如海通事趙天錫竟將西人處斬請將該員革

職發往軍台充當苦差等語昨已有旨將李祖社先行革職

監禁似此濫殺無辜糜爛地方實屬荒謬已極罪不容誅僅

如該督所請不足蔽辜字祖社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

電報

日統帥回國○東京電說 日本大山大將 帥隨員人等

已到東京 那天天下火車時候 正趕上大雨 雖然這樣

官民人等 照常迎接

黑木大將到東京○又說 日本司令官黑木大將 並各武

官 於西十二月九號 已到東京 當時進宮陛見 蒙

日皇賞賜午餐

留學生義憤填胸○又說 中國留學生 自退學之後 中

日官紳 極力勸諭 各學生憤怒已極 誰也不肯再進

學

兒童解字

竭 音傑 凡事無餘叫竭 有多大力量 盡多大力量 叫竭力

盡 音(慈忍切) 器皿空虛叫盡 所以從皿 空便無餘 借作盡心盡力的盡 借作盡其所有的盡

隱 音引 隱之物原意 其如牆 有掩藏不可見 所以人不出仕叫隱士 又音蔭 倚靠叫隱 孟子說隱几而臥 就是伏在几上

顯 音憲 彰明較著叫顯 半邊從頁 頁就是首 有首飾光明的意思 借作明顯的顯

彰 音樟 從章在彡 章是文章 彡是顯出來的意思 文彰顯明 無人不見 叫作彰彰

痕 音(戶恩切) 痕字的本意 就是人身的癩疤 借作痕跡的痕 凡事落了痕跡 就叫人身上的癩疤一樣

造句 填字

每○填一字 要能講解

竭 澤 竭 ○ 盡 興 盡 ○

隱 約 隱 ○ 顯 微 顯 ○

彰 著 ○ 彰 酒 痕 ○ 痕

講書

此節大有發揮一概旗務新政皆可寫入其幸其幸

(續前)

再有就是無兒鬼 平日在街上叫字號 時常打架鬥毆 喝醉了撒酒瘋 跑到甲拉上樹鬧 拉槍架子拆門窗 真是白充裕的着 嚇得那些廳上的官兵 打着戰兒央求 還有插圈弄套 喫事訛錢 協尉大老爺 也是無可不可 這等光棍 民人還少 最利害的是宗室爺們 他們那種習氣 已被嘯亭雜錄書上 十來句評語 說盡「此書是上代禮親王作的」又有一篇十字贊 不知是誰所編 寫出來諸位聽聽 大凡是位上等天潢 一定不能挑眼 記得那十字贊上說「一根腰帶 不繫 兩根紅槓 不撤 三兩番甲 不鈞 四品頂戴 不戴 五部經書 不念 六部律例 不知 七朝先諱 不避 八旗通譜 不明 九族尊卑 不論 十五善射 不挑」請想這等人品 平日專會欺壓同胞 那裏還有愛眾思想 官初步管着地方 不但不敢惹他 每逢打官司告狀 廳兒上還能捧捧場 不想到了如今 處處都受巡捕的挾制 公所開櫃子的事 人家豈是往宗人府一送 官司雖不輸 到底兒不能生財 豈有不恨警務章程的 弄地地面這樣嚴緊 旗下老爺們 倚着聚賭窩娼開烟館 只好搬在城外關廟 合些坊裏費裏勾上手 在背靜地方躲着 究竟是不大方便了 唉 要題起營司坊 本有譏而不征的責任 就應當在關廟一帶 日夜巡查 遇有形迹可疑的 就尋叫住盤問 崇文門稅口 跟各處分局 那纔是專管稅務的呢 平日最得留神的 莫如大煙燒酒 京中有種無業窮民 不論男女大小 專以背私酒為生 一日件返幾次 擔驚受怕 比起別的買賣 不過多賺上兩三吊錢 一下子叫人家住 不是打就是罰 這類小民 也還困苦的可憐 要講官話 既是漏了稅 就算罪有應得 可有一樣不講理 小民背來這點酒 就指為犯私 人家大車小輛拉進城的 反倒成了分所當為 是嘍 是嘍 誰叫人家三節兩壽 預先送過花消哪 官事腐敗 一時不如一時 不信請往正陽門歸去 火車卸貨 本有一定稅章 只要跟着外國人 局子裏老爺們 登時說能謀讓和平 見了本國同胞 立刻施出野蠻手段(近來稍好一點兒)天下稅局 全要如此 商務還能振興嗎 粵海關覆裁撤 任滿足有百萬上下 各釐局總辦 也能夠充飽私囊 若是大公無私 難道中國商人 真願意買洋牌嗎 照着東西各國 稅務的定章 大凡入口稅極重 出口稅極輕 還有不上出口稅的時候 人家這些用意 實是振興商務的苦心 正當在賦稅商務上留留心 日後我們改了良 新政得了法 就請開

◎ 說 警 察 ◎ (續前)

麟 洲

現在中國立了巡警部 違警罪的章程 還沒有定 可不知巡警部在那裏議論沒有 什麼叫違警罪呢 就是街上違背警章的現行犯 他的罪名 在法律上所以有的 比如馬路上不准走大車 有犯了這個章程的 巡捕要罰他 又改地方去查律 故此單定出一案章程 名叫違警罪 一條一款的 犯什麼罪應罰多少錢 考查外國的違警罰章 至多不過罰錢一塊九毛五 就算到了頭兒了

巡捕在街上站崗 遇見犯了違警罪的 可不是過去就用繩兒穿 先問明他的名姓住址 用手冊記上 就可以把他放走 甚至可疑的地方 或是此人不在本界居住 趕緊判附近巡捕處 給該管的警察署去電話 問問有這個住戶沒有 問明白了 就可以叫他去 或是當天 或是明天 就把罰款送到警察署 因為什麼 巡捕這樣膽大放心呢 唉 外國不比中國 作警官的 處處以民生為念 他雖犯了警章 究竟他也有個營生 若因為不要緊而過犯 就快他的牛計 作警官的 實心不忍

說到此處 就有人問道 丹總您所說的 犯警章的人 不在本界居住 給他界上的警察署去電 此人能說出實在的住址嗎 本界警察署 就能知道有這個人嗎 我對他說 您問的到也有理 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看慣了我們中國的官事了 我說句話 您不信 外國的人民 沒有不服法律的 並且知道巡捕是保護他的 平日巡捕待人民 寬厚和平 一旦犯了法 所罰的又不重 豈有不說實話的呢 至於稽查戶口 是警察第一要緊的事 平常警察署 把界內住戶 考查的詳細又詳細 那家多少口人 平日作何生理 無不一一盡知 有巡捕打電來問 拿過冊子一查 就可以知道有沒有了 不像中國的巡捕 有人打聽界內住戶 連胡同名兒都不知道 何況是打聽人呢 中國的警察 要打聽辦得像外國似的 可不知道多少年才行呢 前天我看順天時報 也登著一段工巡局的事 說的是劃區分段 大略辦法 前後細看了一遍 話雖不錯 未免失了警務的宗旨 警務因保護人民而設 上面並沒保護二字 就知查查拿匪類 捕獲匪人 觀警察不

警察 說保甲不保甲 從先綠步管保甲 可就是這樣辦法 警察的宗旨 可大大不然 日前已將大略記在
了警察宗旨的演說上了 警察的大義 並不專注在違警罪 總而言之 是一箇防患未然的道理 若向他沒
有匪人 不想個消滅的尖子 一味均竟講學 恐怕多少年也掙不淨 恐怕越拿越多

要聞新聞

決意裁撤綠步營 ○振貝子奏請 裁撤綠步營 經政務處議定 決意裁撤 不久就要入奏 現在既立巡警部
各地面安設巡捕 綠步各營 不但虛耗錢糧 並且諸事牽掣 弄得警政 不能一律 小民有經官的事
也不知從那一頭是好 各國都設有巡捕 早該應以裁撤 年輕力壯的 可挑入巡警 老弱殘兵
只好替他們想個養老的法子 (登出此段 必定入要招麻煩)

警員不染官習 ○天津警務員王效文司馬 前次同偵探員史伯龍來京 訪實要案 回天津後 就去調查各路
巡警 昨天由保定來京 調查清苑四鄉警務 各鎮照例辦差 司馬由街外繞入客店 絲毫不染官習 臨
動身時候 在火車上 忽有人送來請費一封 堅辭不受 官場惡習 一槩刪除 公費充足 誰肯自己失
身分 各項差使 都能照此 還有不認真真覆的嗎

文武官不再兼差 ○國家變法 竭力要自強 這幾箇月以來 所辦的新政 實在也不少 現又商議 無論何
官 以後不再兼差 一人祇辦一件事 專心致志 自然顯着有精神

俄兵侵犯西豐縣 ○奉天傳來消息 俄兵退去之後 有他們一箇翻譯 在西豐縣地方 飲酒賭博 任意橫行
本處營官 拿獲究辦 俄國某武官聽說 不管是非 帶領俄兵 二次又到西豐縣 一定跟縣官要人
多文不知如何 容訪明再登

籌備鐵路關防 ○京漢鐵路 已歸唐侍郎辦 由外務部奏明 另鑄關防 盛官保所用的關防 送部註銷
連州教案要了結 ○連州教案 經美公使聲明 請把鬧事的人 拿獲究辦 本處文武各官 分別議處 所有
教堂損失 中國不必認賠 便可了結

請大員順道赴比 ○考察政治大臣 已經議定 分往英法日德俄美六國 駐京比公使 對外務部說 要請五
大臣 順道赴比 並說中比兩國 邦交最厚 若是五大臣肯去 比國官民 必定歡喜迎接 外務部答道
李盛鐸大臣 已補為駐比公使 將來到了任 正可以詳細考察 貴公使的美意 我們實在感激

七十七百四

日

四

七

七

黃河鐵橋又重修○黃河鐵橋修成 本月初五日開車 已見前報 今又聽說 自初五日起 雖然走車 只能載人 不敢運貨 火車到了橋上 搖搖擺擺 情形很是不安 到初八日一查驗 四十五號鐵柱 被水沖的活動 因此又開工重修 暫且停車 按這道鐵橋 不知耗了多少錢財 始終修不好 其中的緣故 何必細說

京新聞

德國兵不懂的警章○德國本是文明大邦 德兵又是文明軍人 說判警務章程 別人許不懂得 德國兵丁

萬不能不懂得 真想到 文明國的軍人 也有沒受過教化的 十七日下午一點鐘 德國兵四人 押

著土車 在崇文門橋頭上 橫擺在道路當中 經第十三崗巡兵會得勝攔阻 怪呀 敢情德兵不懂得警章

嗎 警橫無理 拔出劍刺子亂砍 巡兵受了傷 趕緊吹哨 聚了四名巡兵 把四個德兵獲住 送在隊裡

查辦 當時稟明協巡營 營裏就給德營去了信 請總統領照章懲辦 我想總統領是文明國的兵官 斷不

至不明警章 總要教訓教訓他們 免得損文明國的名譽 以後再派兵出營 預先囑咐囑咐才好

補記官場現形○戶部驛放殺虎口監督 這次帶領引○見 第一常某 第四玉某 常某以為必定取他 沒料

到硃筆把第四圈出 大失所望 記得前幾年簡放此差 有一位記名第一的某君 已經把行李收拾好了

又見面色蒼老 特意把鬍鬚薙去 等到引○見 偏偏圈着第一 差使也裏了 鬍鬚也沒了 不雅似彩

樓配打彩一般 哈哈

前門藥洞的警巡野蠻○昨日下午五點鐘 有豫教女學堂學生 放學出城 坐車走到前門洞 趕車的不明警

章 打算要往開開車 巡捕自然該攔阻 或是用嘴說明 也好叫趕車的知道知道 不料前門洞裏的巡捕

就會亂打 手拿棍子 照著騾子腿上就打 要是不老實的騾子 這一打可就出了差子了 保不伴驚車

傷人 幸虧是老騾破車 (官車必不敢打) 按著警章 這種舉動 應該受罰 協巡營的教課書 有這們

一條 不准打馬 打了就要罰餉 這位巡捕 還是頭戴六品頂兒呢 大約是一個警務廳 野蠻

明善公一類的人 趕緊回頭○前報登明善公一節 經西巡局指傳 趕緊他就藏了 因此把順治門內的卦棚子

一律拆毀 不准此等人謠言惑眾 文明國度 絕沒有這種怪生意 現在力行新政 先從警察入手 能

把街面上整頓清楚 人心也就清楚了 卦棚命攤 最是改良風俗的大阻力 可憐他們一二人 可就害禍

了大衆 人心不除迷信 風俗絕不能改好 像他們這類的人 都有些口才 何不改變宗旨 跟著醉郭學
 學 總有人替想個養生之計 可惜呀 可惜心眼迷糊的一竅不通
 寬免一次○內城工巡局 拿獲賭博犯婦祿恩氏 循照舊例 該當杖一百 因是婦女 追取贖銀一兩 遞
 警部堂官 不以為然 申飭西局說 刑部新定法律 婦女犯笞杖的 一律改爲罰金 杖一百應罰十五兩
 今祿恩氏一案 只罰一兩 未免太輕 把刑部原奏抄出 行知各局 一律查照 免得再有錯誤 這案
 已經完結 寬免這一次 不必再究了

各省新聞

大令德政(直隸)天津縣唐八令 給巡警局寫了一封信 各處妓館 往往買良爲娼 纏足凌虐 慘無人理
 以後再遇這等的事 一經有人來告 趕緊傳親屬領回 或發給廣仁堂 放足習藝
 瘟疫當防 直隸)入冬以來 天氣和暖 這又是四時不應 必定要鬧瘟疫 講求衛生的人 在這個時候
 很得留神 天津一帶 鬧嗓子狗很多 雖不致要命 可老很得防備 四時不止 牛馬畜牲 也要傳染瘟
 疫 目下天津地方 常病死的牛馬 屠尸貪圖便宜 宰了就去賣錢 大街小巷 賣牛馬肉的 不知有
 多少 妨害衛生 地方官應禁止 也是可憂
 軍人議設學堂(湖北)常備軍的官兵 大家要湊出一筆款來 創立兩處小學堂 各把自家的子女 送在學
 堂裏大讀書 這件事情 誠然不錯 別處軍營的官兵 何妨也照著辦辦呢

附件

◎ 作白話的難處 ◎

報章開通風氣 最快當 白話報更容易見效 可是有一層難處 非經歷過的人 也不知道 昨天有位朋
 友 來本報商議 要到陝甘去辦白話報 我們對他說 只要有本錢 諸事都不難 就難在跟下等人說話
 看文話報的、 無論程度高低 理路總清楚些 惟獨白話報 什麼人都可以看 遇著理路迷糊的朋友 隨
 便一點小事 稍微不對他的眼光 就發來嘈嘈 不理又不行 一個不對付 還什麼說說連掉勺子 要辦白
 話報 第一得能忍耐 挨罵 受氣 都是分所應當 朋友話著說 真不好對付呀

宮門抄

十一月十八日內務府 廂蓋旗日無引 見 倫貝子
 葵公各備滿請 安 肅王謝伊子賞翎緞 恩 厚數
 伊孫賞翎緞 恩 承燕續假十日 堃 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溥良

電報

俄銀行稟請歇業○路透電說 俄京商辦各銀行 公慶戶
 部 說各項局所 全都罷工 看這等情形 一時不能
 平靖 我們也懇歇業 省得因此吃虧
 政治家升為子爵○又說 英國政治家白科斯 蒙英皇賞
 加子爵

俄兵叛亂○又說 俄國陸軍各兵 一律叛亂 兇猛情形
 一天比一天利害

英領事干預公廨案○上海電說 有一中國婦女 在會審
 公堂打官司 並不是要緊事 英領事出來干預 因此
 便成了交涉 本地紳商 很動公憤 跟洋務局商量明
 白 電稟外務部 請設法辦理 又打電到英國外部
 詳說此案原由 前請另換領事

上海各國領事 見了此事 也都說英領事不是 會審
 公堂 已經關閉 等這件事了結 才能再開辦
 各國領事意見 要把這個案子 移交北京會議

演說告示

巡警部出了告示 要挑選一百六十名巡捕 今
 把告示演成白話 請八旗的兵丁快看

巡警部為出示曉諭事 照得外城地而寬大 前次
 派出夫的巡捕 不足分布 現時再要挑選一百六
 十名 所屬圓明園 八旗 健銳營 內外火營
 不拘滿蒙漢 無論喫過餉沒有 都准挑選 到十
 一月二十日截止 取本佐領的圖片(佐領的買賣
 又來了)開明家口住址 前來本部報名 以便挑
 選 出告示 要大家通同知道

章程八條 開在下邊 計開

- (一) 年紀在二十歲 到二十五歲為止 收
- (二) 身長裁衣尺四尺五寸以上 收
- (三) 必須讀過書認識字的 收
- (四) 力量能平舉一百斤的 收
- (五) 眼光能望三十丈的 收
- (六) 抽鴉片烟 犯過罪的 不收
- (七) 五官不全 身體軟弱 暗中有病的 不收
- (八) 受過官刑 經過重罰的 不收

澤梁無禁

本朝的政令 有些事比從前寬的多 ○朝廷既有恩德 百姓視不是不懂 單壞在中間有層隔膜 弄的上下 聲氣一不通 念書下場的人 專重在科舉功名 一日作了官 不過享受富貴 ○朝廷特衆的這點心 都被 中間人鬧壞 還說什麼守舊維新呢 就如文王那樣聖人 要沒有治亂賢臣 西岐那些子民 比上齊國的百 姓 光景也就差不多了 雖說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 也不過有名無實罷咧 剛剛說到這句 有位急性 的朋友問道 昨天你講譏而不征 開一個絮絮叨叨 今天你且閒話少說 我們大家先聽聽 爲麼叫作澤 梁無禁呀 我說先生不要忙 容我慢慢的細說 這句澤梁無禁 還是孟老夫子對宣王說古 講說當日文王 在西岐 不祇在關市稽貨上用心 處處除暴安良 一切經濟買賣 平日出城進城的時候 帶點子東西貨物 輕易也不叫人納稅 連那澤梁取魚 也都不加國禁 澤梁又是什麼呢 就如積水灘呀 城南金魚地呀 凡是有的魚地方都算上 如有百姓打撈魚蝦 一概全不禁止 可是預先傳下令來 打撈只管打撈 可不 許違背了時令 恐怕魚蝦要生子 衆人只顧目前 覆止覆休 一陣亂撈 恨不得一時把魚取盡 轉過年來 不只別人打撈不成 連他自己也無魚可取了 當時文王的意思 專專講公益 一舉一動 全爲多數人打 算 您想古聖全行的事 有多們愛衆 有多們合羣 輪到後世 事事不能守古法 三代以後 至今三千來 年 人民滋生的越衆 國家用項越繁 天下的大小經商 運着貨物過關 也不能設而不征 獨有澤梁無禁 這件事 ○本朝依舊辦的到家 除了內廷禁地 兩湖三海的魚蝦 不許隨便打撈 此外各城外河裏 遇有 撒網打魚的 照例一概不禁 賣魚蝦的進城 惟獨包魚稅 活魚並沒上過稅 只是水中求這件事 真是 取之不竭 用之不盡 ○朝廷變法以來 最緊要的是寔業 立商部以後 南省的商民 已經立了漁業公 司 漸漸推廣開了 大與利源自補 就如外洋漁業 都是極力講求的 有人在美國一處地方 見過漁業賽 會 陳列一處大 擺設着魚網魚罟 各種打魚的器具 水缸裏養着各種活魚 玻璃瓶內裝着各種死魚 奇 奇怪怪 大小不等 足夠兩三千種 牆上貼着畫圖 註明各處江河湖海 處水深水淺 某處水淡水鹹 某 處水中生長什麼魚類 什麼魚有什麼用處 全說的本本源源 熬油作蠟 取肝作藥 都從漁業上考查得來 的 請看外人作點事情 何等用心 目今也有個盼望了 出洋五位大臣 既去考查政治 也要研究寔業 一年佛回了國 寔業就可要興起來了

◎說警察◎ (續前)

麟洲

原議章程上說 一局劃數區 以區領段 以段領戶 中國辦警務 動不動就襲外國劃區的名目 豈不知外國劃區 並不是照着北京八旗地面是的 分開界線就算完了 裏面好些個法子呢 日本未變法 以先 各城鄉鎮市 各街各巷 也是亂七八糟 自從明治變了法 仿照西洋法子 才把各處分了區 如東京十五區 區有區的名目 如淺草區 小石川區 區內又分町 也有名目 如河田町(即是大街)町中又分多町日(即是第幾條胡同)町日又分第多少番地(即是第幾號門)一區內有裁判所 有警察署 一區有一區的學堂 一區有一區的代議士 征兵有區 投票有區 大凡地方上的公事 沒有不按着一區一區辦的 到了中國辦警務 不知所以然 就知襲人家的名目 說幾句劃區的空話 還是有其名無其實 北京的胡同名兒 嘎扭古怪 久住京城 多有叫不上來的 外省的朋友 乍來京聽一箇人 直上知住的胡同在那一城(九城的扁担胡同十幾箇)最好是仿照外國 分區之法 如北京可分多少區 各按區名 每區管多少大街 不必改作町 可以就叫某大街 每條胡同 不必改作町日 也不必用舊日的胡同名 可以叫作第一巷第二巷 胡同內的門兒 不必改作番地 可以叫第幾門 或是第幾號門牌 查戶口的時候 也會得現編號 再把城內城外 零碎小胡同 全都堵上 竟留大胡同合打穿的橫胡同 然後查戶口也好查 找人也好找 有了這箇辦法 然後再說分區

原議章程上又說 每十戶爲一牌(可不知一家算一戶 是一箇院算一戶)派兩名巡捕稽查管理 這箇法子更辦不到了 內城住戶 按着五十萬戶說話 就得用一萬名巡捕 不但工巡局沒有這麼大的款項 而且徒勞人力 辦理警務一事 原是用入少成功多的法子 巡捕沒有學問 就是兩箇巡捕管一家 要偷閑還是偷閑 也見不了起色 巡捕有了學問 知道愛國保民的责任 祇要是巡查查密 在保民上用心 自然民人沾了實惠 地方就出不了亂子 無奈工巡局定的章程 不重在保民上頭(章程沒保衛兩字)專重查監察民

人上頭一不論好民歹民 都擊當作漢奸看待 自然一戶派一箇巡捕 也不算多了 外國的警務 不是這樣辦法 用的人很少 見功最大 如日本的東京 每區警察署 分出多少派出所 (即是巡捕段) 每派出所或六名或八名巡捕 分兩班 每天一換班 晝夜輪流巡查守門 (巡查的法子 見本報上巡查周密的演說) 此外又有形勢巡查 即是穿便衣偵探 箇箇巡捕都有學問 明白巡捕所吃的口糧 是民人供給的 應當盡保民之責任 決不能偷閑躲懶 並且看待人民 善惡都有分別 不能都擊民人當漢奸 也不是我專誇外國好 中國要把警務辦好 總得跟人家學一學 什麼戶巡咧 門巡咧 那一國也沒有這樣的警察 (未完)

要緊新聞

有甚麼可怕 ○上海會審公堂 因為一件案情 跟英國副領事爭論 英副領事 強橫無理 欺壓華官 商民動了公憤 大有罷市的情形 英公使自知理短 不肯出頭 上海領袖領事是德國人 所以德公使到外務部說話 叫壓派著會審官員 照常辦事 如若不然 鬧出亂子來 只好調派兵船來彈壓 嗚 你聽聽 可怕不可怕 有理講倒人 有甚麼可怕

考武備也得有人情 ○保定考試武備 應考的人 非常踴躍 可惜學額太少 許多及格的人才 全都落了第 惟其某軍門為公子 報名時候 提調請招呼 說一定准他入學 公子願看面子 隨同大眾考了考 你說巧不巧 偏偏的取 提調埋怨公子 不該應隨著大眾考 等到出榜後 自然還可以咨送進來 又何必考呢 咨送的人一多 將來再招考 恐怕不能這樣踴躍了

呂宋華民爭礦約 ○福建紳商 爭廢礦約 已見各報 居住呂宋的華人 也有電到京 說法人所訂福建礦約 今既前誤 趕緊作廢 不可再出他展緩 廈門商人 因此事也來電信 大意相同 寶礦的劣紳逃匿 ○外務部電告四川總督 劉堯典私自逃匿 查無下落 現派人清查礦產 凡是未經稟官的 計算私立合同 無論華洋 概不承認

膠州德兵已撤 ○膠州來電 德國駐兵 現已一律撤退 所有兵房 按約收回 改作學堂 電查福公司開礦情形 ○山西紳商 公電外商兩部 請廢福公司礦約 部裏回覆 此事不易辦理 紳商因又發公電 說福公司在山西辦礦 不但與本省民生無益 且於大局有損 就以這件事請說罷 違背契約 與政府無涉 從心所欲 再不趕緊廢約 必要鬧出事來 外務部見了這箇電 知道事情緊要 打電

給山西巡撫 叫查喇福公司鑽界 並開採各種情形 詳細報部 以便核辦

尚書請設戒烟會 ○某尚書遞一專摺 請仿照廣東辦法 在北京地方 設立官場戒烟會 年在四十以內的

都傳入會戒烟 年過四十以外 聽隨自便 可得按日到會裏買烟 只准減少 不准加增 並禁止商人買

賣烟土 果然這樣辦 十年之後 自然後人抽烟了 按中國衰弱 實在受了大烟的流毒 今既打算強國

非除此害不成

本地人作本地官 ○有人條奏 各省州縣 一律改用本地人 熟習風土人情 辦事必有功效 暫且由官選擇

將來實行立憲 再由民間公舉 傳聞如此 不知真假

改變政治 ○改變政治的事 傳聞已有了定規 分為兩大綱 一是內修 「定政治」 「重宗教」 「正風俗」

一是外交 「定主權」 「講公法」 「消外患」 等五位大臣 把各國政治察明 然後斟酌仿行

京 新

巡警書記不明白警章 ○十八日早十點鐘 宣武門外的巡兵 在街上抓了一人 送入工巡司 此人姓張號智

齊 在路上亂走 崗兵上前指導 叫他靠左邊走 張智齊大怒 道著字號說 我是工巡總局的書記 你

敢管我嗎 奇呀 工巡局的書記 偏偏不明白警章 足見中國的官事 辦事人多半是外行 再不然就是

由某大人條子所荐 倚仗大帽子欺人 萬沒想到 協巡隊的兵 但知道盡他的責任 不管你是誰 違了

警章就要辦 工巡局的告示 刷印很大的黑字 勸人向左邊走 書記牛難道不認識字嗎 警部堂官 既

是認真辦警務 立法先從自己起 像張智齊這樣的 該當重重的罰他 然後纔好管別人 聽說他到了工

巡分局 還撒潑的鬧野蠻 說了許多糊塗話 奇呀 這種人還留在工巡總局嗎 真是不體面 京城有這

麼的好崗兵 不可不獎賞

法兵打崗兵 ○前門大街 車馬擁擠 巡兵正在指揮 來了一輛大車 坐著四名法國兵 不管不顧的亂撞

巡兵勸他慢走 法兵不聽 舉鞭就打 巡兵吹哨 捉獲三人 逃跑一人 由協巡營勸導法兵 以移要違

照警章 不准在外滋事 一面送國法使館 請他們自己管束

陳千總關說盜米案件 ○十四日報上說 德恒糧店 從太平倉拉出兵米一車 經外營扣留 送交守府 並說

有撤任千總李惠關說 現經訪實 關說的人 就是現任千總陳光耀 與李惠無干 德恒糧店舖東 與陳

光耀是主親 怎樣買米 怎樣關說 全是陳光耀一手經辦 千總的職任不小 串通偷買米 與監守自盜無異 含糊了事 真是笑談

分贓不勻 ○本報因吉全失女 送過幾天告白 昨由吉全對人說 他的女兒 已經找着了 拐人女犯 尤氏 定氏兩人 跟吉全還是街坊呢 這天他女兒在門外 被女犯騙去 送到豆芽菜胡同春姓家 第二天就給賣了 買主是崇文門外務井奎姓 付洋五十元 兩箇拐犯 跑到齊化門外窩藏 分贓不勻 彼此打吵起來 被朝陽汛兵丁拿獲 供出情節 這才水落石出 吉全把女兒領回 兩箇拐犯 要有一箇好說話的 吉全的女兒 可好難找回了 但不知春姓奎姓等人家 單箇做甚麼的

勾串欺騙 ○旗下婦婦 敬門某氏 在東安縣地方 有祖遺田產幾十頃 家人閻姓 串勾放閻王帳的宗室崇子厚 一同夥騙 敬氏一定不答應 閻姓又勾串交民巷巡捕 威嚇敬氏 被本地面巡捕拘獲 送交工巡局 聽說崇子厚手眼很大 必然可以消滅無事

各省新

講求女醫學 (安徽) 安徽大紳 稟報誠摺台 要在省城 蕪湖 江甯等處 各立女醫學堂一所 延請高名女醫 充當教習 專教女學生醫學的道理

日人注意鐵礦 (江西) 江西德化縣 新出一座大鐵山 日本人石井八萬次郎 把地看眼裏 並不聲張 回到本國 對人說道 江西大鐵山 真是世界奇產 中國官場 只顧辦銅礦 把鐵礦實收放在心上 日本若趕緊下手 必可辦得成功 按此事雖不見確 既有這個傳言 不能無因 望江西紳士總要設法抵制

飲食得留神 (湖北) 漢口人戴姓 性情最粗率 平常飲食 更不講求 死驢爛馬 覆地不喫 有一天買了塊病死牛肉 煮吧煮吧 也給喫了 工夫不大 週身發腫 不容調治 竟自疼死 按衛生書上說 凡人飲食 最得留神 中國人不知講求 所以有這樣的事 今特登在報上 警戒警戒大家 北京賣馬肉腐的太多 以後不要亂喫了

開墾章程 (南京) 南京一帶 荒田太多 風氣不開 沒人領頭 開墾 周玉帥曉諭人民 凡是無主荒地 都予以開墾 十年之後 方才收稅 商民人等 如開墾五十畝 奏請賞給監生 開墾一百畝 賞給貢生

開墾十畝以下 賞給佐雜實官 周玉帥的定章 大可鼓勵人心

宮門

十一月十九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喇嘛值日無引 見 壽者假滿請 安 良泰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土觀呼圖克圖

告示

欽命戶部督理右翼稅務監督薩為 嚴行曉諭事 風聞已革巡役馬恩子有在外指官訛索等情 查馬恩子早經前任
監督斥革在案 現在本翼已經通飭各屬嚴拿嗣後該馬恩子如有在外指官訛索等情 准商民扭赴 本部堂喊告
定行從重懲辦 決不寬貸 為此示仰商民一體知悉 各宜凜遵 切切特示

電報

英日兩皇互為隊長○東京電說 英國照請日皇 作為某隊隊長 日皇見了照會 也要請英國皇帝 為日本
某團隊長 英皇如果承認 兩國就照此辦理
前英使去世○路透電說 前駐北京英使 威爾斯漢 今已去世
芬蘭軍令戒嚴○德京電說 俄國政府 在芬蘭地方 宣布戒嚴軍令
俄伯爵娶平革命○又說 俄國維第伯爵 聚集各處紳士 叫他們想法子 消弭革命黨的風潮
波蘭人萬難獨立○又說 波蘭人民 運動要獨立 俄國政府 總是不答應 羅馬教皇 也來反對 通飭波
蘭各教堂 曉諭人民 停止運動 按天主教的書上說 教皇所管 全是靈魂的事 人間各事 一概不管
波蘭獨立與不獨立 難道也是靈魂的事麼 唉 不過討俄皇箇好兒罷咧 波蘭呀 波蘭呀 你們既
成了亡國人民 不必再運動獨立 遵着教皇道理 好好的受壓制罷

講書

罪人不孥

孟夫子告訴宣王說 當日文王治岐 善政甚多 即如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 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 那

一樣不是善政呢 但這些事 祇要是中上的人 都可作的到 惟獨罪人不孥 可非極仁厚的君子 決意作

不出來 孔夫子不遷怒於人 文王罪人不孥 大半都是一樣的存心 因為犯罪的 本來就可憐 再要株連

他的妻孥 焉能忍得過去 就如現在歐美各國 待那犯罪囚徒 能跟無罪人一樣 真是厚道之極 外國的

牢獄 很乾淨齊整 比上我們國的中等花園 還覺可觀 犯罪人存監 一切起居飲食 沒有一樣不舒服

就連禁卒牢頭 也能處處體貼 不論何等人犯了罪 到了那等地方 決沒有不感激的 現今變法改良

○朝廷重脩刑律 雖不能事事做照外洋 比起先年的刑律來 已覺輕減了許多 這是最文明的一件事 只

有一樣兒 最可慮的 是民無教育 百姓程度太低 平素那種野蠻性情 本來無所不至 忽遇這等和平相

待 反倒打算節外生枝 前天聽說 奉天立的習藝所 內中一概款式 全做照外洋一樣 無論是個甚麼人

全不受委屈 在裏頭安安靜靜學藝 不是成全自己嗎 誰知這般無法的人 別有一種肺腑 頭一天剛入

了局所 當日夜裏就跑了十六名 被巡捕拿住六名 還有十名不知下落 請看這般人的程度 還想感動他

們良心嗎 正然說到這裏 又有一位朋友 很覺着不然 說照你這般講 彷彿我們中國人民 簡直的無法

可治了 據我看來 還是沒有渡人的能為嘞 就如刑部獄裏 供的那位獄神龍 聽說是明末人氏 一時不

記其名姓 本是刑部獄官 平日待囚犯有恩 這年正遇臘月三十晚上 人人全去回家過年 恰巧這年

獄中人少 只有死囚七名 既到了除夕這天 未免想念家鄉 大家唉聲嘆氣的 獄官就動了惻隱的心 私

下合這七個人商量 放他們去回家過年 約定至遲五更天 大家一同回獄 果然到了五更以前 七個人回

來五名 單單少着兩個 你道這兩個人 因為什麼沒回來 敢則並不是有意遲延 一個因為家有老娘 正

在沒有度歲 這個人求親告友 好容易借貸些錢米 故此就攔功夫 一個是父親得了重病 正在沒人請醫

打藥 恰巧這時候回來 還能不盡點孝道嗎 等到二人把事辦完 趕忙回到獄中 天光已是不早了 那知

那位獄官 一直等到天明 見七名中少着二人 自覺喫罪不起 一時不得主意 吊死在科神堂上 這兩個

囚犯回來 知道這位老爺 為自己尋的死 當時感動天良 也就隨著自盡了 至今刑部那位獄神像 就是

可專憑一己私見 用投票的法子最好 那一局怎樣好法 也得說出所以然來 中國人心 趨炎附勢 恐怕那一局總辦有勢力 就說那一局好 那可就糟了 然後再議論改革的法子 仿照外國的章程 參酌本地風俗 最好仿照日本 與我們風俗相近的改變 會議妥了 別以為定幾條章程就算完事 總得編纂一部警察全書 頒行各局 (日本警察廳 有警察草案) 第一要分門別類 何為帝國警察 (就是京城) 何為地方警察 (就是外省) 何為行政 何為司法 行政多少類 司法分多少種 都要定出各人的專責 警察一事 本是一箇活物 現在工巡局的警務 還死着呢 要按着以上的辦法 才能有點活動氣息 然後纔不失防內患保民安的宗旨

要緊新聞

議約近聞 ○中日議約大臣 自開議至今 日子已經不少 所議的事 也都有了眉目 一兩天之內 便可重押 中俄兩國 然後接著也要開議

國民力爭美約 ○各處紳商 紛紛有電外務部 大概的意思 差不了許多 都說美議院 這次開議 並沒改好苛約 此事關係重大 不可答應 還得設法跟他們爭

俄兵已退 ○俄國某武官 因拿了他們的通事 帶兵直奔西豐縣 打算把人要出 知縣明白外交 用好言同他講理 俄官無話回答 只得帶兵又出境 無謂

上海設立造幣分廠 ○戶部造幣廠 已在天津開辦 如今商議 要在上海設立分廠 專造銅圓 所有各省銅圓局 都與我們停辦 免得兩歧

員是漢奸 ○福建二府鎮約 已經滿限 全省紳商 都爭著作廢 在法商的意思 一定要求展限 外務部裏頭 因紳商既不願意 也就沒有答應 現時出了個紳士與銘義 幫助法人 運動展限 噫呀 怪呀 天

底下竟有這樣的漢奸 不知他是何居心 法人奢望 ○法國商人 因九龍鐵路 歸英人承辦 廣州鐵路 也就得歸他修理 上一箇月裏頭 使出華商

某人 稟請岑宮保 本想會可以成功 不料沒有批准 今又運動本國公使 一直跟外務部去說 這件事 情 恐怕外部也不能准罷

牧師公論○燈市口耶穌堂 開演說會 已登前報 昨天梅牧師來談 前兩次演說 聽講的人很多 足見京城的人民 一天比一天明白了 有種不明白的人 還免不了要胡猜 以為是勸人入教 凡是那樣的人 也不必再跟他去分辨 牧師有幾句公論 我們倒很佩服 據說教堂雖是教會所立 庚子被毀 如今重新建造 全用的是中國的賠款 中國的錢 不能叫中國人受益處 問問耶教愛人的道理 很覺着不安 如今講報的風氣已開 大可痛痛快快的唱明 開箇演說會 左近隣的開通君子 抱定了宗旨 凡於中國有益的事 都可借此地來演說 每逢禮拜四日 開會一次 不談宗教 免得半開通的人生疑 牧師這番意思 實世可敬

按國無宗教 不能立國 最高等的人 可以講真道理 中下等的人 非宗教不能收過的心 中國雖無宗教 可也有一種近乎宗教的迷信 比如郊天 祭地 禱雨 求晴 連到河神 嶽帝等等 當初的立意 其實不是跟宗教一樣 只因迷信太多 就彷彿政令不一似的 處處方 百無數的官 弄得愚民心裏 毫無主見 不知道聽那箇官的主意好 作了一件事 以為得罪了小神 又可以去求大神 從此就放膽妄為 越來越不受管束了 要打算做除種種的迷信 總得立出一箇專一的教規 孔子立教 倫理綱常 萬古不磨 何以讀書人家 也免不了人情以外的事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這兩句話 正是悲歎愚民 不能跟他們講究真道理 只好教他們遵守着聖道 沒法子對他們說所以然 不是我胡拉亂扯 宗教的迷信 也出不去這兩句的意思 我這一段按語 不知說的對不對 敢求高明君子 指教指教 費工出了明白人○西四牌樓路北 舊有一座畫舖 專門傳真 畫工姓李名子光 新近畫了幾張畫 貼在窗戶上 都是開通風氣的事 現在又快過新年了 畫棚子又要出現了 果然把畫兒改改良 (前次說過改良印板畫) 開通的可就更快嘍

實行妓館捐的章程○協巡費定出章程 打算立巡警衛生局 所有經費 就從妓館裏抽捐 分為四等 頭等名清吟班 用金地黑字門牌 二等名茶室 用黑地金字門牌 三等名下處 用白地黑字門牌 四等名小下處 門牌照三等略小 既然抽捐 必要實力保護 本報早就說過 五城拘定舊章 不肯舉辦 清理地面 總得從此等地方下手 怎樣的保護法子 必定先有個章程 家家知道官保護 訛詐的事情 從此斷

絕 那有箇不願納捐的理呀

各省新聞

查驗海州煤礦 (兩江) 海州各處 礦產最多 周玉帥已經奏明 招股自辦 商部裏頭 現止派人去查驗 不久便要開採

派員游學 (湖北) 湖北仕學院 開辦以來 很有成效 計有學員二百餘人 其中可造就的 實在不少 本省臬台 要挑選四五十人 派赴東洋 學習法政 卒業回國 以便錄用

因迷信鬧官司 (廣東) 嘉應州有箇土匪混混 外號叫蔡惡霸 認識幾個外國人 藉着洋勢 常常欺侮同胞 本地人民 沒有一個不怕他 有箇姓陳的 最迷信風水 蔡惡霸深知陳的性情 特意要來找尋 就在

陳姓祖坟前頭 修造自己的新坟 陳姓本不敢惹事 如今動了心病 不為忍耐 去找蔡惡霸講理 先是

爭論 後來動武 打的難解難分 兩下裏都受了傷 已經告到官場 不知如何了解 哈哈 熱鬧哇

來函

一個依勢欺人 一個迷信不化 細想起來 都是欠教育

北京城閒人最多 又有事的時候 都要到茶館喝茶 三三兩兩 坐在一處 高談闊論 所說的話 聽教人

長進學問的很少 這豈不是白費寺光嗎 現止有個萬全的法子 可是要茶館掌櫃明白 (難) 每日少賺幾文

錢 買幾種白話報 放在桌上 喝茶的人 誰願意看誰看 當作消悶 又可以知道現任的時事 其中認識

字的人 再肯當作閒話兒 說給不識字人聽聽 那可就更好了 這個法子 將若能推廣 各處仿行 無

影無形 暗含着立了許多的閱報處 要知道民智大開 作買賣的 受的益處更大 這件事並不難 請各位

聲

茶館掌櫃的 取尋思尋 狗主再拜

開笑話的因由 ○前次報上 有一段好笑的新聞 消防隊合左翼營兵 炮制安定 救火 撲了一個空 這

箇因由 先由左翼營兵誤傳 後由消防隊誤聽 消防隊誤了交道口 就過着左翼兵團了頭 並非消防隊

宮門

十一月二十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頤勅春假滿請 安 禮王續假五日 宗人府奏改派致
 祭 陵寢 派出估公 侍衛處奏派補進內大臣班 派
 甲連 召軍機 左孝同

告示

協運營示 近日各隊拾取遺失物件皆送本營存儲本營作
 有招領牌懸掛本營門前壁開列招領各件如遺失物
 件者到本營說明件數及形式立即發還特示

電報

合股開辦中日銀行○東京電說 日本政府 要招集中日
 股份 開設中日銀行 藉此整頓商務
 桂伯爵兼任文部○又說 日本文部大臣久保田 奏請開
 缺 已經日皇批准 所有文部的事 派總理大臣桂伯
 爵 兼署辦理
 島嶼興旺○路透電說 小呂宋的南邊 有一箇島 其中
 礦產甚多 經人考驗 礦質又極精美 按着全球說
 這島的礦產 總得佔第一 可惜沒人去開辦
 俄革命黨要行共和政治○德京電說 俄國革命黨 在某
 處會議 要實行共和政治 共和政治者 就是由民間
 公舉總統 法美兩國 都是這樣 革命黨的心願如此
 不知俄皇怎樣對付

兒童解字

觸 音濁 有角的獸 最喜用角撞物 從角從蜀
 角是意思 蜀是聲音 借作感觸的觸

透 音(他候切) 穿過去叫透 透過必通 所以
 又當通字講

裂 音列 整物破碎叫裂 從列從衣 也是會意
 裂字 所以衣縫開綻 就叫裂

轟 音(呼宏切) 從三箇車字 也是會意 許多
 車 一齊走動 聲音必似轟轟 轟轟的雷
 聲 跟車聲相似 轟轟亦可以雷 凡大聲
 聲 餘響的 都可以用轟字形容

蔽 音閉 遮蓋不叫光叫蔽 本意是小草 草雖
 然小 才無月 遮掩蔽蔽 是一樣的 所
 以借作遮蔽蔽蔽

造句

填字

每○填一字
 要能講解

觸動 ○ 觸 ○ 透 ○ 澈 ○ 透 ○

決裂 ○ 裂 ○ 轟擊 ○ 轟 ○

蔽塞 ○ 蔽 ○

講書

【學問論曰文義更宜慢占讀所以先勝孟子】

(續前)

我聽完這話答道 先生 照你說的這回事 無非巷議街談 不能知道真假 至於這般情理 却不能說是不對 中明末至今 時光雖不久 不知一百多年的功夫 世道人心 就冒差了許多 這是什麼講究呢 說起這病根來 總不能歸罪小民 向來各種風氣 都應當上行下效 先年朝廷作官的 全由正途出身 雖說八股文無用 既為科甲中人 到底愛惜聲名 若是品行太不端正 犯了衆人公忿 就怕無地可容了 所以身登仕版的人 不論居心真假 總在清議上留留神 自從先年開了捐 仕途人品過雜 別管是個其等人 物 都可以官為業 既是下着本錢來的 還望他虧折血本嗎 從此官場中人 貪心一日重似一日 名譽一日輕似一日 爭競一日狠似一日 廉恥一日少似一日 新出的官場現形記小說 輕描淡寫 總說了十分二三 再要往下形容 認真就事論事 不只作書的 不忍往下再說 連我們看書的這羣僕人 也真沒臉面往下再看了 噫呀！ 今天天下之人 未有嗜殺人的這句 又豈只戰國諸侯呢 作官的一口關口一日為民的還不一天窮似一天嗎 百姓生計既甚艱難 貪心定然更重了 求着作個忠厚人 不主損人利己 都怕未必能行 何況是有人逼迫着如此呀 唉 年成兒越荒 市面上越緊 小民業越難 良心可就越來越壞了 良心一壞 良善的求告無門 強梁四兒的 難免為非犯法 幸是國法寬厚 律例上不罪妻孥 再要照從前朝代 動不動就要滅族 那可就有死無生了 諸位 怎的叫做罪及妻孥呢 原來紂王時候 王法非常暴虐 獨有文王治西岐 百姓犯了重罪 單單治他本身 不肯禍及無辜 他們別處諸侯 一人了罪 一家子全難逃命 按說妻孥兩個字 大意也不止於妻子 就連妾婢僮僕 全算在妻孥以內 往往為點子沒要緊 或是被奸人陷害 國君一動氣 就把一家子眷口 殺得一個不留 像這樣殘暴 從漢朝直到元明 覆有一代不如此 惟有宋朝法律 比目今差不少 就連俄國滅了波蘭 那般亡國臣民 多寡闔門喪命的 第一個賣國求榮白大臣 帶累了百數十條性命 唉 這就與古人所說了 到頭同是一死 有重如泰山 也有輕如鴻毛的 隔着前明書上說 燕王金陵即位 改元永樂元年 叫學士方孝儒 草寫詔書 方孝儒不但奉詔 還指着燕王大罵 燕王問他說 以你這般欺我 不怕滅門九族嗎 方公大笑說道 莫說九族 你就滅我十族何妨呀 燕王當時大怒 當真滅盡他的十族 這話可沒見過史書 未敢斷為真有 還有一樁虐政 問起來實在可傷

(未完)

◎新舊不兩立◎

情時人

前天我讀了報上一段痛快演說 不由得我也好痛快 真痛快極啦 真痛快極啦 本來是嗎 既打算維新變法 就得痛痛快快的 就彷彿病人似的 要治趕緊治 不然就爽爽快快的等死罷

就按今年一年說罷 朝廷下了多少變法的上諭 聽着真叫人痛快 忍耐下邊的人 陽奉陰違 一味因循 總說變法不可太急（等死）不然就是辦不動 雖然有幾位公忠體國 實心改革的大臣 無奈事事有人掣肘 一人扯心過大家來嗎

這些箇不喜歡變法的人 也不然不知變法是好事 一旦變了法 恐怕自己的私弊 都要抖落出來 味着良心 百般想法子阻撓 以快一己的私意 他也不想想到了什麼時候啦 再不變法 就難支持了 專顧一己之私 不顧大局 不知這些人是什麼心腸

就拿現在說話 既立了巡警部 就得裁綠步營 這兩樣勢不兩立 無論那一國 斷沒有兩樣的警察 聽說振貝子 遞了條陳 要把綠步營裁撤 改歸巡警 還是極好的事 無端外面紛紛傳說 世中堂在○○○皇太后面前 竭力的保留綠步營 說綠步營能拿賊辦案（巡警本不重什拿賊 想法叫他沒有賊 還有什麼可拿的呀）萬也裁不的 因此綠步營都上世中堂謝恩 我想這話 一定是謠言 世中堂本是當朝的宰相 非頑固人可比 決不能論這件事 壞了國家的大局 上宅裏謝恩 更是無理有謠傳 裁與不裁 乃是國家的大事 並非是私事 何必上宅裏謝恩呢 設到謝恩 還是為私 不是為公了

步營的腐敗 前已說箇大概 綠營的毛病 比步營更利害 無非是缺額空餉 委靡不振 八箇大字 這些箇話 我本不願說 說出一疋得罪人 既為大局起見 又不敢不說 辛丑和約之後 有一位步軍翼尉 兼管巡警 由此君創的議 要裁去步營 統收巡警 很招了些小人的怨恨 後來把他巡警的差撤了 專去管步軍營 這可是要他好好看見了 打算保全步營罷 就得跟巡警作反對 作了反對 究竟為私呀 還是

爲公呢 既娶保全步營 就得想法子整頓 請諸位想想 又從那裏整頓起呢 覆了法子 立相隊 換操衣 把隊兵打扮打扮 敷衍箇虛面子 其實內裏的苦情 翼尉也叫作無法 所用的人 還是一把子官迷財迷 頑固小人 什麼叫維新 那叫變法 一概不知 一槩不懂 聽見變法還腦袋疼呢 如要不信我的話 請考查考查 他們營裏稱呼大人的 還有好幾位不認識字跡呢

現在既設立巡警部 必得裁綠步營 中國內警務 纔能有起色 比如說地面上開一座舖子 又得呈報工巡局 又得呈報提督衙門 早報工巡局 又省錢 又省事 到了提督衙門 總得先託人跟地面上說好了 花銷也送過去了 這纔准你動工修理 修理齊整 還要聽票開門 不定又得耽誤多少日子 小民販本販利作買賣 都要這麼麻煩 別的事更不用說了 這是一件凡方 麻煩事還多着的呢 一時也說不盡 總而言之 還是裁了好 裁了並不是都不用 無論官兵 年輕力壯 認識字的准可以補巡警 口糧要比步軍營多幾倍 剩下那老弱殘兵 可以給他們找箇出路 也不能干熬着餓死 中國沒辦過那樣的虐政 其實綠步營官兵的 很願意改巡警 本營口糧又少 一入了巡警 口糧足夠養家的了 所不願意的 就是那些箇官兒 沒能耐的不用 即便將將就就留下當差 也不能呼的稱大人(如同五城一樣 好些的練勇 都當了巡捕 哨官們卻不大自在)也不能再喫空頭錢糧了 故此聽見裁撤的信 如同腦瓜頂兒上響了箇劈雷 要因爲這一羣的私心 悞壞了國家的大局 不知是那樣輕那樣重 望求當道 最有權力的人想想

要緊新聞

中德交涉○德使欽差 提倡撤兵的事 藉此送情 謀求津漢路權 外務部裏頭 因官紳既娶自辦 德使所

求 萬難答應

德國外部大臣 前跟德欽差說 中德兩國 交情最厚 無論甚麼事 都可以商量督辦 德國看待中國

恨不能一時富強 決無侵佔利權的意思 這些言語 德欽差已經電告外務部了 各堂官也很以爲然 德

國公使 如再要求山東路權 便可用他們外部的話回覆 編譯教科書○蒙小學堂 是培養人材的根 關係既大 必須有箇定章 如今各處小學堂 課程全不一律

七長八短 怎麼能夠有成效 學部堂官 聘請教習 編譯各項教科書 發給各省小學堂 以歸一律

兵船安設無線電○南北洋的兵船 現要安設無線電機 爲是消自靈應

警察司事... 設的都詳細... 行交給各省... 今陸續有回文到京... 批發各省...

州縣署請添補辦○州縣的事情 實在繁雜 要添派候補官員 分辦各事 此節早見本報 今聽官場人傳說 大意相同 由督撫遣派人員 督辦一切的事

議練工程隊○工程隊一項 是陸軍裏最要緊的事 練兵處王大臣 要挑選聰明兵丁 編成工程隊 中日議約近聞○中日議約大臣 於本月二十日 又停議一天 二十一日 照常開議 紙幣要通行○戶部銀行的紙幣 已經造妥 不久就要通行 凡京官的薪俸 將來都搭放一半

賽會章程○出洋賽會章程 立妥有二十餘條 已由商部通知各省 一律遵照 鐵司農的新政○鐵尚書到了戶部 協力整頓 所有與利除弊的事 辦的都很認真 並且虛心下氣 事事跟 大家斟酌 總怕一人的知識 因慮不能到家 特意告知司員人等 各按自己的意思 來通條陳 有四件 事情 要同大家商量 (一)整頓各省鹽務 (二)銅元利弊 (三)仿照日本治臺灣的法子 辦理各省膏捐

(四)裁軍書吏 庫倫大臣兼管商務○蒙古地力 商務最興緊 打算去辦 必須大員提倡 庫倫辦事大臣 聽說要加上官銜 兼辦商務

本 京 新 聞

查勘兵房地基各情形○安定門外小關北十一村 本係民地 現要修蓋兵房 各村小民 驚惶情形 已登前 報 今又聽說 原劃定的地基 本是長方形 東北角黃軍營地方 應當亦在界內 有人托情 特意讓出

又經委員查勘 覺着太露痕跡 索性把北面全讓出 又把東西展長 黃軍營劃在世界外 也顯不出痕跡 來了 東西展長的地方 算是給黃軍營作了替身 中國的官事 無論誰辦 總免不了人情

有人說二百幾十年前 在此地紮過營 就可以算是官地 這個話絕不是明白人說的 既然稅契交租 怎 能再翻二百幾十年前約案 比如這次河間大操 借用的民地 有多少處紮過營 誰說全算是官地了嗎

麗水橋的荒地 離十一村不過一里多遠 民力不足 未能墾熟 並不是甚麼大沙漠 義作兵房 既免荒 廢 又傷害不了民田 不知為甚麼不用 有說是麗水橋風水不好的 喝 這可就不敢多嘴了

...

十八日那天 練兵處委員 會同大宛喇縣 借大屯村太清觀作公館 十一村人氏聯名遞呈 委員給行 三大限 叫把地契交出 聽說要發官價 只給五兩銀子 地少的小戶 拿着這點地價 不知到那裏去買地 現在那一帶地價 總得十八九兩 兵屬佔了一大塊 地價一定還要貴 總而書之一句話 練兵是為保民 不是為幹別的 既有以上各情 還求練兵大臣 替苦百姓打算 至於民間各種隱情 我們也不敢說都知道 還求當道的細細訪查 裁弓箭一時不能讓裁 ○前奉諭旨 裁撤弓箭 派各旗議擬 至今並沒有音信 各旗挑缺 照舊用弓箭 不明內中的情節 以爲煌煌諭旨 大家都可以不遵 很是奇怪 那裏知道 實在議不出章程來 又不便仿照科舉減額的法子 只好因循舊 且等催下來再說 所以弓箭照舊做弓箭 弓箭兒照舊習弓箭 頑固的舊黨人 在一旁很稱頌 唉 可惜了的光陰 全都白就誤了

北洋新軍申拐婦女 ○二十日午車 偵探隊拿獲拐帶人犯 安振遠 並李氏女子一口 先造了好些謠言 等到一駭嚇 這纔吐了實 女子家住香廠 夏天有駐京北洋新軍李口口 暗與來往 撒隊之伎 彼此分贖 今串通安振遠 來京拐逃 被偵探隊拿獲 一一供招 已經送交總局 不知怎樣發落

各省新

議改教員服制 (直隸) 北洋各學堂學生 已都定准了服制 各項教習 似乎也定箇劃一的服制才好 聽說正在會議 不久也就訂妥 大約仿各營軍衣的樣子 以金線爲等次

富紳大志 (吉林) 吉林有個富紳 真有血性 見外人在本省經營 常想要抵制 只是獨力難成 甚麼事也不易辦 本省將軍 勸紳籌款 開辦礦務 富紳聽着這箇機會 竭力去招股 在他的意思 不止辦礦 連上藝 森林 要一同舉辦 如此大志 真不愧富紳兩箇字

下藝進步 (山東) 信陽縣上藝局 前派學生三人 來到天津 專習紡織 本年七月 卒業回省 經各紳籌集款項 開辦織布廠 派三人充當教習 招生習織布 到如今四箇月光景 織成好些布疋 呈請商務局考驗 全都不錯 已交傳習所裏陳列

白開煤油礦井 (陝西) 延善地方 煤油礦產最富 經人試驗 跟美國的出產 差不了許多 本省撫台 備官款 用機器開採 此外產煤油的地方 還有不少 打算一律開辦

上諭 宮門抄

十一月二十一日商部 鑾儀衛 兩黃旗值日 吏部引見四十一名 值年旗三名 正紅旗二名 連順謝補進內大臣 恩 承祐謝候補三品京堂 恩 阿克東阿謝假十日 希期阿 玉璋各續假十日 張仁輔 英信各續假五日 侍衛處奉派稽查 壇場 派出祥年 誠全 恒順 松鶴 德峯 額勒春 召軍機 皇太后 皇十明日辦事後還宮 上諭崧蕃奏假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開新總督崧蕃著賞假一箇月毋庸開缺欽此

電報

日土紳公宴軍人○東京電說 在東省打仗的日兵 已經回國 東京十紳 在某公園內 請各官兵 大開公宴 赴宴官兵 共有十一萬五千上下 擁擁擠擠 十分熱鬧 俄兵人群起謀反○路透社電說 俄國某府兵隊 也一律叛亂 德丁驚愕○德京電說 俄國全國工黨 定於明年正月 一律罷工 各國示威結局○又說 歐洲各國 前派兵船 往土耳其 示威 這等舉動很大 如今已經一結 拿獲工黨頭目○又說 俄國工黨頭目 已被官場拿獲

兒童解字

延 音言 綿長叫延 這箇字的本意 是行走遠路的意思 借作延長的延

複 音福 重重疊疊叫複 本意是衣右裏 借作重複的複

突 音(陀骨切) 穴從犬 犬從穴裏竄出 必是驟然遠跑 凡驟然間的事 都可以叫突

括 音(古活切) 用手取物 攪的乾乾淨淨 就叫作括

連 音聯 接續不斷叫連

循 音旬 遵守道路 順着次序前進 叫循 京城街道 向來中人亂走 現在添了協巡營 勸人靠左邊走 一來一往 認靠左邊走 路上自然就有了次序 自由慣了的人 覺着很希奇 禮記上說 道路男子由左 女子由右 如今稍微變通變通 古時亦未始不講求 莫說都是學洋人

造 句 填 字 每○填填一字 要能講解

遲 延 ○ 重 複 ○
 衝 突 ○ 包 括 ○
 流 連 ○ 持 循 ○

講

書

(續前)

周文王治西岐 罪人不孥 明燕王下金陵 殺害了多少忠義 方孝儒以下的文武官 但凡忤了旨的 不但

連累到親友門生 還有個極惡的主意 把這些忠臣的妻女 都發入教坊作官妓 令人聽着有多們難過 怎

麼叫作官妓呢 原來從齊國就有官妓 管仲與女閭 本為流通利源此的見 一直傳到唐朝 此風極盛 在

舊有官妓 衙門有官妓 唐朝的畫省 就如日今內閣 因為牆壁上有功臣圖 纔呼為畫省 大凡官員向內

值日 全有官妓承迎 次日面君時候 妓女捧着香爐 與官員們薰衣 唐詩上纔說畫省香爐 前朝雖無這

個典故 照舊有官妓 輪到本朝 專講究尙武 就連私下窩娼 都算犯法的事 只是利害二字 不能偏廢

有利就有害 聽讀英國當年 從威多利亞為政 因為女主登基 要叫婦女分外自重 國中禁止娼妓 原

為風俗良美 那裏想的到呢 反出了多少不好事情 「談瀛錄上所記」我們中國禁止這事 也是有些勉強

且免不了台處流娼 反倒添出了許多怪事 目今工巡局奏准 叫妓院納稅 却尋很好的主意 只是既叫他

們出捐 就應該想法子保護 不但保護妓院 還得要保全善良 保護妓院 只要巡捕們認真 警務中軍令

嚴些 就可辦的到家 惟自保全院中那般幼女 非認真稽查不可 妓院中的鴿考 向來沒有天良 平日那

等行爲 人人切齒 唐朝管着鴿母 叫作煤炭 「見三里記」足見他們暴虐非常 專能草菅人命 若因為收

他的租稅 由着他胡作非爲 買良爲賤 待那班娼主兒的女孩們 不如養活禽獸 就讓鴿死了人 都可不

必過問 那可就遭禍無窮了 我們爲什麼想到這裏呢 還見今年秋審人犯嗎 出差鴿頭一天 那位刑部大

人奉事 說今年朝審黃冊 內有情寡絞婦李氏 馬案毆死九歲幼女 名叫張存兒 教他唱曲子不會 向着

李氏啼哭 李氏一時生氣 用繩把子打死存兒 諸位想想 一箇九歲的孩子 總然教他曲子不會 也可以

漫漫 哄著學 一下子將他娶了命 這夠多們狠毒的 接着我們糊塗鴿頭 李氏定了償命 原本出有至公

誰知本部司員 打算在外施仁 (恐怕別有原故) 居然替這位李氏 抱去冤屈來了 一定說他情有可原

還要拉到反獄守法的裏頭去 想保全他的性命 奏摺上還說 工部局既奉奏准抽捐 再有犯事到官 不

能再問開下處的罪 噯 諸位聽聽 到底易讀書人明白 敢稱殺人償命 非開下處的不能定罪 現

今既是抽了處捐 自然就不算下處 既不算下處 以後無故打死奸人 還能治他償命罪嗎 噯 現

看、老爺如許慈善 想姓李的一定是位財主罷 本朝的定例 罪人不孥 惟有謀反大逆 爲首、家中妻女

分與衆功臣爲奴 當年收金川 平青海 擒獲叛逆的妻女 全都分賞了八旗官員 聽老年入說 當初那

相持罪人妻子 恨是寬大和平 此罪文王罪人不孥 却他罪不了多少

和尙流淚

王子貞

佛教學堂開辦的那一天 我王子貞也在座 我就很羨慕的了不得 過了幾天 覺先回拜 一談起他立學堂 我又贊美他兩句 你稱和尙樂不樂呀 敢情是哭啦 連哭帶叙 說起立學堂的根原 連我也替他難受 常說儒家不管僧家事 這是老輩子自顧自的壞棍子 我王子貞對覺先 可不能說那樣的臭話 去年覺先游 歷日本 看見日本和尙 箇箇愛國 立了好幾百處學堂 又遇留學生勸他 中國當立佛教學堂 決不可再 緩 所以覺先回來 立志要興學 又苦於無處下手 正在為難 可巧 官要查收廟產 為立學堂 諸大寺 院的老方丈 一時摹不着那頭子炕熱了 也有誰龍藏經求保護的 (一部經化費三萬七千多銀子立多少學堂 通夠了) 也有投到外國寺院裏 甘當外國下院的 我們這些老方丈的心思 真算想人非非了 我知道佛教 入中國 為的教化中國人 現在僧家隨日本 莫非亦打算教化日本麼 人家早明白了佛理 咱們真有點不 配 覺先亦有點擔當不起 僧家迷了門子 三番五次找覺先 求他救轉廟產 這箇時候 覺先可憐了 添了 說甚麼是甚麼 請大方丈情願隨喜 只要保住廟產 教怎麼善就怎麼善 請覺先給出主意 覺先說啦 要保廟產 先請立佛教學堂 以後多立學堂 各方丈心肯不肯 推覺先作個首領人 呈請學務處立案 已蒙批准 又有浙江留學生汪叔 兩稱同辦理 實在是一件好事呀 真是夢想不到 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 保護廟產 可擬奏明自立佛教學堂 各僧家算有了拿手啦 有這一來 誰也不理覺先了 反過來覺先還得 找他們 找了去 左推辭 右推辭 所說立學堂的話 請大方丈都閉圖吞啦 老着臉的不認帳 覺先可着 了急啦 東磕頭 西磕頭 真不容易 萬柳堂光明寺 湖州關帝廟 湊了幾百銀子 龍泉寺老和尙 又竭 力的資助 弄到十月十五 僅僅的立了一處小學堂 以後的經費 大半沒有著落 覺先哪覺先 覺先有點 為難吧 若不為難 何至於哭呢 又聽僧錄司說 佛教不必立學堂 (本來是麼 中國的和尙 都算是外 試問所喫所穿 究竟是外方內) 還說世中堂的論言 我想世中堂 堂堂宰相 豈不知教育為當今要 務 何電如此 阻礙僧家興學 一定叫和尙們抄塗到底嗎 我有點子不相信 等我去請示 示老中堂

要緊新聞

不是中國人無理。○昨晚接上海電報 會審公堂一案 英人一定不認錯 激動公憤 已日罷市的情形 這一件事 實在是英領事無理 平日把待事權 不但把華人放在眼裏 連到各國人 也暗含著喫虧 英人的眼光 看准了長江下游 作足了聲勢 正是為將來的地步 歐陽修說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這回會審案件 也並不是專專為這一件事 外部接到上海電報 就該當據理力爭 事不容緩 遲延了幾天 果真鬧出鬧市的情形 很不容易挽回 雖然這樣說 我們自己先要佔住理 莫說上海多事 本來就無治外權 如今連會審權也都沒有了 又何必開會審公堂呢 無論那國人有了事 都到英巡捕房去辦就得啦 這樣的壓制法 怎麼怪商民們罷市呀 英領事還說 胆敢罷市 水師就要上岸 自己作錯了事 還用強硬手段來壓人 文明大國 不應出此 八面不說理的話 該應出在我們無教化的國 英國人有此舉動 真想不到 就算中國軟弱 可以要戲謔外務部 逼著官民受委屈 請旁觀的各國評一評 要是都說中國人無理 英領事跟巡捕頭兒 可稱得起全地球上的大明白人

西報記華人受辱二則○警衛四報說 海參威亂矢 並不傷害歐人 但走到華人居住的地方 遇見房子就燒 人遇見人就殺 慘忍情形 到了萬分 可哭啊可哭 中國再要不强 後來的結果 還能夠設想嗎 東三省各處 日本任意橫行 華人受他們的苛待 無處聲冤 走了暴虐的俄人 來了陰險的日本 比較起來 還是一樣 華人該死 華人該死

政務處會議要政二則○政務處王大臣 新近會議 要改定京外官制 並學生的服制 到底怎樣辦理 還沒定規

出使各國大臣 責任很重 也打算改箇新章 凡駐英法日俄德美等國 都派三品以上的文官 奧比等國 派四品以上的文官 出使限期 也不必拘定三年 如果辦理得法 不妨久任

留俄學生電請保護○俄國某省留學生 打來箇緊急的電報 俄國亂黨 眼看著就竄到本處 請設法保護

外務部回電 叫留學監督 照會俄官 派兵保護

漁業大興○商部裏頭 前次通知各督撫 凡沿江沿海的地方 勸諭商民 趕緊興辦漁業 烟台 海州 寧波 崇明 南通州 江西 湖南 湖北 安徽 以上這些地方 現在全都開辦 大獲利益

勸勉留學生○政府發電刊日本 對各留學生說 你們離家在外 苦心求學 志向實佳不錯 ○願廷上願
 很盼望你們成功 將來好給國家辦事 從此以後 專心用功 一切的事情 不必干預

本京新聞

得罪得罪桿兒上的○京城桿兒上的 在全地球上 真稱得獨一無二 專靠著鋪戶為生 喫得可是叫花子
 的飯 起初的時候 因為乞丐攪擾 有人出來管管 鋪戶情願花幾箇錢 貪圖眼面清靜 後來弄成包月
 的規矩 鋪戶開張 先得送禮 按著中等鋪戶說 開張禮就得六十吊 派四名夥計來看門 還得要飯錢
 如不用夥計守門 飯錢也得給 還有按月的月費 按月的飯錢 掌櫃的還要四季請分子 桿兒上的頭
 目自稱掌櫃不知做的甚麼買賣 夥計兩季請分子 每節的節錢 正月初一到初五 格外有關門的錢 統
 共算起來 中等鋪戶 每年總要花一百五六十吊 紅白分子還在外 一箇不隨意 就調唆一串瞎子來攪
 或是替穗子打板兒的 (假充宗室 實在給宗室丟臉) 還有許多典故兒 一時也說不盡 專為養活幾
 名桿兒上的 弄得街面上無法無天 真真的不像樣子 現在工巡局立了習藝所 經費本不足 要能認真
 的保護鋪家 何必再用桿兒掌櫃的管事 這頂花消 一律捐入工巡局 撥歸習藝所 大可以多教養些貧
 民 當辦桿兒掌櫃的 沒有很窮的人 也要不了他們的命 城外有一箇桿兒掌櫃的 家眷出門 比官宅
 裏還闊 各鋪戶花的錢 冤不冤

又搶案○二十一日夜晚 小李沙帽胡同素仙班 自兩箇客人 正在房裏坐著 忽然進來二人 手拿小洋
 鎗 威嚇兩位客人 把馬掛坎肩都搶去 內中有一位是某宅取房錢的人 從天和堂取到租 身邊共有
 現銀銀票五十餘兩 並時表錢票等物 全被劫去 門外有同夥把門 都帶著兇器 下處的人不敢聲張
 等他們搶完逃走 纔去報巡警 賊已不知去向 有人說這件事情 隊兵知情 我們說句公道話
 生楞兒的隊兵 沒有這種手段 他們本是退伍的續備兵 勉強當巡捕 實在資路夠不上 但能叫他們管
 街外的事 不能干預門內的事 下處裏威嚇劫人 絕不能大聲大喊 其開下處怕怕結仇 等他們出了門
 萬萬不敢喊叫 隊兵那能知道他是強盜呢 現在就開妓館捐了 總想一箇萬全保護法子才好
 新挑兵由京 二十二兩日 新挑京旗陸軍 開往保定 由帥府圍起身 內中有兩箇兵 一箇瞞著母
 親 一箇瞞著父親 都被挑取 臨動身的時候 兩家老親 哭喊連天 不願兒子去當兵 經人再三勸導

各自分散 前在天津 看見華工往非洲 也是這種情形 那是去做牛馬 這是去當國民 一樣的生離情形是大大不同 日本送子弟當兵 都想著祈戰死(求善死在戰場)中國的民格 幾時有那們一天呀 無名氏不會行善○有人自稱無名氏 計算要行善 崇文門外菜園子一帶 挨著小戶人家 問明人口多少 有幾生事 登在冊子上 記得清清楚楚 接著人口 施放白麪 先發執州 年終到各粮店領取 已經 費了好幾百斤了 這種愛人的法子 總不能算錯 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有這一項錢 立一所貧民手工 廠 或辦一處丐童教養局 比這們箇辦法 強的可多多了

各省新聞

商邱紳士創辦紡紗廠 (河南) 商邱縣約出產 棉花是一大宗 曠紳士講求實業 因要開辦紡紗廠 稟明官 又場 立刻開工 所有經費 全是自己籌辦 將來擴充 慢慢再招股 如此辦事 足見熱心 常有一種人 甚慶辦工藝 講製造 八字沒見一撇兒 哄哄嚷嚷 先就招起股來 空口說白話 誰也不肯來認 股 開了舖齊 三個字的考語 辦不動

粵民團攻縣衙 (江西) 永新縣民 聚眾抗糧 張大令飛稟撫台 請派兵隊 彈壓 鄉人聽說這個信 怒 上加怒 聯合各鄉 團攻縣衙 後來不知怎麼樣了解 按中國民情 雖說糊塗 個個怕官 如今聚眾抗 糧 又敢團攻縣衙 實逼良變 定而無疑 水師學生練習駕駛 (江蘇) 駕駛就是使船 水師功課 第一得懂這門學問 上海水師學生 奉有薩軍門的 諭 叫他們坐著羅漢兵輪 前往松江吳淞一帶 練習駕駛的法子 如今整頓武備 水軍比陸軍更吃重 駕駛學問 不可不講求 也

來函

貴館台照今閱聲明安定門鬧笑話因由一節 尤由左翼兵候傳 (豈有此理左翼激桶在六條八條胡同存放相離安 定門足有五里消防隊在交道口東相離安定門約一里一里舉目可見) 左翼聞信係在甕城內失火自保現有專員 齊集奔往 (豈是起鬧地面出此事為最可畏之危險) 且消防隊出隊與否亦不由左翼傳喚相離甚近何不採實再 往何必舍近聽左翼之悞傳左翼若稍安安定一二里不致如許荒唐矣然救火一舉總以聞信即豫備為是請將原函 登報為感 烏珍頓首

十二日本報第二頁演說內第四行有刑事巡查二字誤作形勢巡查文義相差太遠合亟更正

宮門抄

十一月二十二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崧蕃謝賞假一箇月 恩 常山續假五日 吏部奏派
驗看月官 派出奎俊 李殿林 綿文 恩順 溥興 李昭焯 孚琦 台布 召見軍機

那中堂傳諭

諭兩翼五營彈壓地而緝捕盜賊素稱得力雖無警察之名而有偵探之實衡於古之金吾洵無愧色乃近日京城內外
竊盜之案層見迭出破獲者十無一二總由該翼尉官等因循成性不知振作以致日就腐敗物議之來豈無原因
本閣部堂等撫茲特局願當諸將更始務當激勵僚屬大加奮發一洗從前疲玩之習無事則勤加巡邏有案則必期
訪得自願體面莫損聲名盡千百官之職分即答我 朝廷數百年之深恩本閣部堂等信賞必罰雷厲風行體恤
之情雖深不能存姑息之念也懍之慎之特諭

電報

會審公堂事○上海電說 各國領事 為會審公堂事 大家商議 先把監禁的女犯釋放 會審公堂 照常

開辦 後來知會上海道 道台因未接到部文 不能由他們隨便辦理 要公辦委員 詳細查辦 明白了是非

委員查辦退學事○東京電說 日本政黨 因中國留學生退學的事 要公辦委員 詳細查辦 明白了是非

好德法子調停 兩黨聯盟○路透社電說 英國聯合黨 現要眼目由黨聯盟

美總統女公子下嫁○又說 美總統女公子 現許配給議員桑克哇斯 定於明年二月 舉行大婚禮

地方官掌兵馬權○又說 俄國各省地方官 都奉有政府的諭 三個月之內 可以隨便調兵 剿辦亂匪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原重家宜慢点讀所以先開孟子】

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 老而無子曰獨 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

者 天下之窮民 而無告者 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 詩云 嗇矣

富人 哀此熒獨

文王發政施仁 恩厚雖不只一端 先要可憐極窮至苦的人 極窮至苦 莫過於鰥寡獨孤 孟子對宣王說

恐怕不知苦人的下情 這纔詳細指出 有四項人最苦 男子無妻叫鰥夫 婦人無夫叫寡婦 兩般人

本來就可憐 何況再是年老 老來無子為獨 幼年無父為孤 這兩項人 更是苦的不堪言狀了 怎麼見得

是窮民呢 假如這個人身貧無錢 還可想個生理 十分沒有能為 還有富貴人週濟 但各種的善舉 能週

濟有形的窮人 不能週濟無形的窮人 平窮至苦 外面並看不出來的 就是鰥寡獨孤了 只因別人窮是改

錢財 這等人窮是親親丁 惟有寡婦 比起別人來更難 本朝的節婦很多 ○朝廷向例賜給旌表 八旗的

寡婦孤女 全有養身錢糧 此種恩典 叫作四孤錢糧 既是稱作四孤 為什麼又沒有鰥跟獨呢 只因八旗

舊制 是個人就應當兵 是個兵就有糧餉 那無妻無子的兩般人 也雜在兵丁以內 就不必另外加恩 惟

有寡婦孤女 ○朝廷給他恩賞 所為保全人的廉恥貞節 比如這個婦人 他丈夫出兵陣亡 必賜賞他這分

底餉 若不是陣亡死的呢 也有寡婦銀糧 宗室孀婦二兩 八旗孀婦一兩五錢 要賜數十年前 年豐物阜

的時候 這點孀婦錢糧 足可夠人養命 如今物價昂貴 備關滿人 尚且不足 何況分兩差着許多呢 按

說八旗弊病雖多 總不應當喫到孤寡 無奈那般官員 單單指此為生 不但剋扣寡婦孤兒 還要捏報冒領

喫空頭 大家狠狠為奸 同惡相濟 頭一層先說都統 也是賢愚不得一樣 有好名的 有好利鈞 好名的

雖非真心憐惜人 還肯在面子上求好 既要沽個清正名聲 就難合屬下人說私話 自己家裏儉省喫穿 出

門老驕破車苦對付 當了許多年的大人 任什麼沒能剩下的 這總算頭等好官 只是這等的清廉 輕易見

不着一位 偶然有這們一位 也不過自盡其心 不能嚴管手下 但保自己不發錢 不管別人再作弊 宅裏

專仗着本旗挑缺 限那些恭順佐領們 一概呼兄喚弟 好

演說

三 不如

張香帥勸學篇上說過 現今中國政局 除非是認真改良 更沒有別樣辦法 再要勉強對付者 不過數十年功夫 不但比不上富強各國 就連高麗印度越南 也怕不如 這話乍一聽去 彷彿太過 靜靜的前後一想 哦 說的又何嘗不對呢 要在前幾十年 叫一般迂腐先生聽見 必要怒髮冲冠 拍手打掌 罵我們是子弟漢奸 斷斷不可聽信 自從庚子年後 民智也開通了許多啦 今天再跟眾位說說 千萬可別動氣 我們中國要不變法 怎麼會不如高麗呢 高麗人心雖不明白 性情還不好詐 平日在綱常倫理上 也都知道講求 他們朝廷雖是專制 上下的聲氣 還不隔膜 作官的還知道自愛 君上說句話 不管怎麼樣 民間全都信從 朝廷不想變法 百姓也不懂得維新 朝廷能夠變法 百姓也不拘泥守舊 不像中國的人心 專重自己私利 不懂得公是公非 人人想貪便宜 人人又都貪不了便宜 無論箇什麼人 在那得失利害上頭 總不大分的清楚 心上既沒有一定的主意 作事那能有一定的宗旨 早晨纔信了張三 晚間又去問李四 明白的少 糊塗的多 外人笑稱中國人 說像一盤子散沙 這話真是不錯 不但中等人說話不靈 常有人嘈嘈 就○朝廷降的旨意 便與眾人有益 也是一半人點頭 一半人搖頭 萬一成了現在的高麗 大眾還不天天兒自亂嗎 今天與人講交情 明天又跟人家講豪橫 這一位請 當家 那一位又合人說閒話 只顧自己窩兒反 那些外來的管主 可就全來不答應了 怎麼又不如印度安南呢 這可要說箇比方 好像人家備上的家人 好歹不得一樣 明白老實的 一定有人願意用 奸詐滑爛的 自然沒人喜愛 自家願意當奴才 只怕人家不肯照顧 印度越南人的性情 愚弱的雖多 還能夠安分守己 喫誰就知聽着誰

我們中華人 上等中等的 十位裏頭纔有二三 輪到下等人格 真是成千累萬 奸狡的既不聰明 糊塗的又不實在 遇見寬厚主人 還可以將就對付 換一箇利害東家 可就後悔無及了 這話說的在十年以前 誰想到了如今 彷彿大夢初醒 既然知道愛國嗎 當時說的三不如 未免都有點過慮 諸位同胞聽聽 應該怎樣的喜歡呀 呵呵 奉勸衆位別大意 等辦妥了國民捐 早早還清了國債 叫人家把他們當個人 那纔真有舒心的日子嘍 我那同志的哥哥兄弟們 從今要要強 長長志氣 千萬別學那半死不活的高麗 更別學那印度越南 亡了國的奴才 實不是滋味 大家打起精神來 心心念念則忘了國民捐

要緊新聞

辦新鐵路的股本○前報記潘新鐵路的情形 將將軍要自己籌款 免生枝節 已派定某員爲總辦 打算招一百五十萬兩股分 現時有了一半 在京再招一半 內中有某國人股分五十萬 此路爲某國人把持 不用他們的股本 不准我們修 又聽說這五十萬兩 算是借款 怎樣行息 多少年還清 外人一概不知 按趙將軍深明大局 利害所在 必能分清界限 不至含糊糊的辦起來罷

詳記上海會審公堂事○會審章程 女犯另有班房 有箇華婦黎黃氏 由四川來到上海 帶有女孩五名（販賣丫頭的風氣 四川最盛）巡捕指爲拐帶 解交會審公堂 華官審了一回 還沒有得着實情 暫且押在女班房 英國陪審官 一定要收押西牢 華官跟他爭論 英官不容分說 喝令西捕 強把人犯帶走 華捕攔阻 竟被毆打 到底把人犯給搶了走了 公堂大亂 實是不成事體 華官如此被欺 商民還有生路麼

路麼

按會審章程 中國人打官司 自當歸中國委員判斷 各國洋官 不能干預 即便有不妥的地力 也應當好商商量 若彼此意見不合 各自去稟報上司 也未嘗不可 黎黃氏一案 並沒牽涉洋人 英官本不必干預 今番舉動 如此野蠻 無論中外法律 那裏也不能容 現時上海紳商 公稟商部 說這件事情

關乎國體 各處士民 也都動了公憤 若不照約辦理 怕要鬧大亂子來

周東生逃到巴城○周東生前到新加坡 已登前報 今接訪事人來信 上月裏已逃到巴城 住在廣茂興洋行

跟他同去的三箇人 周東生穿著外國衣裳 改了姓名 常常坐著馬車 出外游玩 住上幾天 還要逃

往別處 好體面的中國欽差 這件事情 不必說了 唉

請看荷蘭人的狠心○南洋有箇萬里凍 是荷蘭的屬地 因為開挖鐵產 沒有工人 買出些箇漢奸 到汕頭

廈門各口岸 引誘華工 等待到了那裏 種種苛待 慘不可言 用燒紅鐵印 烙在華工手上 有了這箇

記號 無法逃地 因此要命的 不知多少 按炮烙之刑 文明國待罪犯 都不忍用 如今拿來收拾華工

從那裏再講公理呀 唉 虐待華工 原來不止非洲嘔

哈爾濱也有亂事○奉天來電 計紮哈爾濱的俄兵 忽然也都變亂 到處放火 商民很是驚荒

議保礦利○商部通知各省 凡遇硫磺礦產 必須趕緊開採 官辦商辦 均無不可 千萬別加上外股

東三省開放十四處○開放東三省一節 已見前報 現經趙將軍斟酌 應開放的地方 共有十四處 察驗明

白之後 請○旨照辦

張宮保的意見○舉行立憲政體 必得設立議院 張宮保的意見 以為人民資格太淺 驟然舉辦 難免不出

毛病 將來果真立了憲 就仿照日本約法子 先准地方官會議 民智大開 再設民間議院 張宮保的話

確有見解 政務處各大臣 也都很以為然

連州教案的賠款○連州教案 辦的已有頭緒 美國領事 也知道是土匪變亂 與拒約無干 只要把鬧事的

人拿辦 就算了結 並不要此麼賠款 這是前些日子的傳聞 今聽外務部裏人說 岑宮保來電 大致相

仿 但是還得要賠款 數目總二三萬兩上下

防贖蒙地○哈爾濱一帶 沿鐵路的蒙地 被無知匪徒 私賣給俄國鐵路公司 外務部得知 已寄電給吉林

將軍 趕緊籌款贖回

扣留洋鹽奸商○葡藉商人盧華富 在廣東海面 販運食鹽 這件事情 外務部早就知道 電告岑宮保 和

平辦理 岑宮保因他仗著洋勢 干犯國法 實在不能容 一定請部裏照會葡使 由本省扣留 保存主權 學政的位置○各省學政 任滿回京之後 將來按照原品 歸入學部序補 若是二品大員 奏請另候○簡用 將來學政一差 無論名目改不改 都用學部人員 請○旨簡放

本京新聞

髮辮三指○軍裝改了西式 這條累人的髮辮 實在沒法子安置 又使人敢出主意 大膽子把髮辮剪了 了個癢不癢痛不痛的法子 在腦勺子後頭薙去三指 還得留一層後劉海 蓋著半個禿瓢兒 這法子 時候 真是費盡了苦心 工巡局的巡捕 也都要改換西裝了 前天奉堂諭 薙去後邊的頭髮三指 第一

巡捕隊官 叫巡捕一齊遵辦 哈哈 敢情有許多不願意的 隊官殺了五子 對大家說 你們不肯薙 善我薙 當著大眾 自己把後髮薙下三指 大家無法 只好遵辦

好明白的劉城真○回民劉城真 在前門大街做買賣 就是五斗居南邊的清真茶館 聽了幾天講報 激切熱

心 情願盡點義務 每天早晨 十點鐘到十一點鐘 請人在茶館講報 完了功課 再做買賣 諸位尤聽

明白 劉城真的清真館 可是個說書唱曲賣茶的地方 如今忽然講起報來 跟他的本業 卻有點相反

不明白他的意思 必又有人要說話啦 彷彿續成和尚似的 免不了要招忌恨 劉城真既有這番熱心 說

書唱曲 一定也要改良 從這種地方開通起 真是地面上的福氣 請看東城的卜先生 如今怎麼樣呀

當初乍講報的時候 有嘴不能替他分辨 全求實備 實在到叫人為難 奉勸諸位 要曉得國家刑律都改

輕 習藝原是為甚麼立的 改過自新 到底不失為好人 念舊惡的朋友 連餓死鬼都看不起他(伯夷叔

齊 不念舊惡 後來餓死在首陽山 成為大義)故意的說句笑話 大家子細的想想罷

路燈要改良○庚子洋兵在京 家家門前點燈 各色的燈籠 有用鐵絲的 有用玻璃的 有用白紙的 還有

用點心匣子改造的 或是用破砂鍋鑿個洞 糊上一層紙 就算燈籠的 種種敗象 回頭一想 不由的

淚落 後來看見琉璃廠的路燈 辦的很整齊 心裏稍微的好受一點了 如今整頓街面 也要叫家家點燈

前門以東 正在辦理 走到那一段點燈 噯呀 又是庚子年的樣子來了 既然咱們自己管自己 何妨

變通變通 湊幾家點一個好看的大燈 但求燈光照得過來 不必一定挂在門口(挂在門口 還得留神火

燭)也弄得整整齊齊 叫他受看些好不好的呢 聽說工巡局正在那裏定章程 不久就要出示勸辦了

巡兵總免不了打人○巡兵管裏地面 較比從前 好處實在不少 可惜他們沒有警察資格 常常不免要打

人 草廠十條胡同周宅 請了一位鄉下先生 不明白警章 私自在街上恭 被巡兵看見 未曾勸導

就用鎗柄亂敲 先生著了荒 首尾顧不過來 只好提著褲子跑了 這件事情 兩邊都欠教化 有巡警責

任的 格外多交派交派總好

謀害親婦○謀害親夫的罪名 怎麼那樣重 如今改了刑律 還是同逆倫的罪一樣 誰叫女子沒本事 生來就會倚賴人 既然不能自立 害了親夫 罪名一定是該應重的 噯呀 反一個過兒試試 新定的罪名還公道 斬絞都是一死 要論從嚴的舊律 凌遲跟斬絞 可就差的多了 凌遲多們殘忍呀 今天聽見一件奇事 宮門口二條胡同 有一家住戶 男子名常海 是個技勇 娶妻是馬秉勳的外甥女 前天馬秉勳跪了那中堂 據供甥女身死 尸首不知下落 當時把常海傳來 據供妻子送到舅丈家中去了 中堂派左翼翼尉訪查 二十二夜間十二點鐘 翼尉往常海家中 在連三抽屜桌洞裏 搜得白布口袋一個 隔著口袋摸了摸 正是一具尸身 又查得炕上有痕跡 還是先埋炕內 又挪在桌洞裏 以便運出 因為甚麼事謀害的 雖不得知 查看情形 一定是常海下的毒手無疑了 好狠

京外的沙片錢很多○京城的私錢 慢慢的又出了頭 不過搜的還有限 一出京城 可就隨便了 就是京西海甸一帶 每吊裏總攪二三百 京北清河地面 攪的更利害 這種毛病 全出在開票子的太多 現錢不夠周轉 私錢必定要出現 再往遠處去 制錢裏頭 也不免要攪雜 國家的重寶 糟到如此 真是可憂

各省新聞

文人自請充兵 (直隸) 深州某舉人 很愛國的思想 因目下於戰爭時代 非人人有尙武精神 國家萬不能強盛 約了幾箇同志文人 來判天津 一齊要投營當兵 稟了督練處 已經批准 把他們撥到陸軍三鎮 補作正兵

熱心開通民智 (直隸) 獨石口縣丞徐景瑜 到任之後 見了紳士商民 箇箇頑固的了不得 辦理新政 很是為難 打算叫他們明白 非用嘴說不可 立了一座宜講處 每天自己去演說 紳商士民 居然都被他感化明白 可見世界上 沒自不可教的人 若都像徐縣丞似的 何愁民智不開呢

派兵保護鐵路 (河南) 京漢鐵路修成 客貨往來 必須保護 今議定由漢口到信陽 歸湖北派兵駐紮 由信陽到黃河南岸 由河南派兵保護 陳撫台已經撥去常備軍 分四駐紮

重如泰山 (廣東) 馮夏威先生 因美禁華工的事 舍命去爭 凡有人心的 那能不感動 馮先生的靈柩 不久就運回廣東 有箇劉功國 是洋貨店的商人 他最感念馮先生 今聽說靈柩快到 情願把自己家修築墳地 送給先生 可見馮先生這一死 真是重如泰山 劉功國的熱心 也實在難得

久就運回廣東 有箇劉功國 是洋貨店的商人 他最感念馮先生 今聽說靈柩快到 情願把自己家修築墳地 送給先生 可見馮先生這一死 真是重如泰山 劉功國的熱心 也實在難得

官門鈔

十一月二十三日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陳璧因伊子得保獎謝 恩 河南城守尉德啓謝 恩
 四品京堂龐元濟假滿請 安 直隸候補道陳燾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陳恩燾
 旨廢生田永命夏壽銜俱着內用十月查辦前浙江鹽運使丁憂回 今在吏部郎中上行走惠森前廣西桂平梧鹽法
 道丁憂回旗今在戶部郎中上行走惠綸前陝西靖邊縣知縣丁憂回旗今在都察院筆帖式上行走桂岩俱着外用
 戶部給事中員缺着劉彭年補授俸滿保送裁缺戶部銀庫員外郎回宗人府副理事官上行走瓊良着外用載取國
 子監算學助教李晉年國子監學正劉嘉琦俱着照例用光祿寺署丞者秉英補授刑部筆帖式着春毓補授擬補荆
 州將軍衙門筆帖式佈葉佈葉春着准其補授黑龍江懋新驛站官員缺著啓源補授奏留吏部學習司務李錫璋
 著准其留部卓異俸滿江蘇通州直隸州知州汪樹堂著回任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候升俸滿雲南廣南府知府
 奎華貴州普定縣知縣鄒炳文俱著回任保舉山東補用知縣章梓甘肅補用知縣余重寅俱著照例用欽此
 又軍機大臣 諭旨本日引見之明保道員陳恩燾嚴信厚著於本月二十三二十四日預備召見欽此 又已
 單知縣廖炳樞著開復原官欽此

電報

外務部要電○駐美梁欽差 兩次來電給外務部 都因為美國苛約的事 今外務部發去回電 說官商學生
 美國雖答應優待 祇是華工苛約 還未有改好 我們萬不可退讓 請再跟美政府力爭
 商人因會審案罷市○上海專電 本處華商 因會審衙門辦事 一律罷市
 調停退學事○東京電說 日本長岡子爵 聚會中日官紳 並各報館的主筆 商議中國留學生退學的事 據
 說這大風潮 實是學生誤會 要把文部的新章 按句加上註語 先解了學生的誤會 然後再勸他們進學
 汪欽差到英京○路透電說 新派駐英的汪欽差 現已到英國京城
 先撤的俄軍作亂○又說 東三省先撤的俄兵 在路上時候 就不遵武官命令 今回到俄國某府全行叛亂
 俄亂猖獗○又說 俄國亂情 一天比一天鬧的兇 某處革命黨 把所有衙門 都給燒燬 並修造砲臺 防
 備官兵 紳商士民 紛紛逃避 俄官雖宣布軍令 兵力單薄 無濟於事

◎ 中國與日本變法的比較 ◎

治 先

日本國的地方 有中國一個省分大 把琉球台灣都算上 纔赶上四川一省 據日本講地理的人說（不無陰陽地理）日本地面 比中國小三十四倍 全國的人口 四千七百萬 比中國少著十倍 怎麼自從明治變了法 三十多年的工夫 就會強盛的如此呢 如今打敗了露西亞（日本稱俄羅斯爲露西亞）升爲東亞第一等強國 我們中國人 題起日本強的原故 都說他們地方小好改變 人少好治 其實說的都不對 日本未變法 種種毛病 沒有中國深 再搭着無事從根子上辨起 變一樣有一樣的次序 事事都按著政治的機關 所以日見優勝 如要不信我的話 聽我說說日本變法的大概

日本自立國以來 二千五百六十多年 從更換過朝代 實在是世界上最希罕的事 四十年以前 有大將軍家茂 掌管大權 上挾天子 下壓諸侯 虐待士民 怨聲載道 而且頑固不化 自尊自大 不顧外交 受外國的逼指 跟中國一樣 國裏常常內亂 眼看著不能立國了 真是死處逢生 硬強著翻了個大身（愛國的志士 得罪頑固人 預先死了無數 日本強盛 都是那些志士的血換的）出了幾位救國的英雄 西鄉隆盛 大久保久 光岩倉視 憂心國事 結成團體 打算挽回國運 聯絡薩摩 長門 土佐 三家藩王 合朝中的同志 苦心籌畫 聯合全國的大軍 討取大將軍 明治天皇歸了政 遷都東京 另立新政府 廢封建舊制（就是各地稱王）改爲郡縣 決計維新變法 改國號明治 力行西法 認真改革 明治元年三月 天皇下了一道旨意 宣布五大誓（就是起了五個大誓）誓告全國的官民（一）廣興會議 無論什麼事 聽大眾的公議（二）不分君民 上下一心 舉行變法自強的大事（三）無論文武 都是一樣重用 沒有偏向的處思（四）破去舊日的習氣 事事本着天地的公道（五）廣求人才 振興國家的根本 日本維新的原由 實在在這五大誓扎下的根子 至今日本人談起來 大家傳爲美談

明治八年 興地方會議 又下了一道上諭 說朕初登大寶 已經宣布過五大誓 打算還要大行新政 聚全

國人民公舉代議士 憑着公論定法律 聯和民情 開下情上達的路 必叫人民各安生業 人人担任國家的義務 先叫地方官明白 會同人民議論國事 派木戶孝允作議事長 在東京淺草區本願寺 大開會議 明治皇帝親到本願寺 許士民來聽 又下了一道特旨 告訴議事官 議論各事 總要體貼民情 日皇親自開了五條題目 (一)修理道路 並堤防橋梁 (二)地方警察 (三)地方民會 (四)救贖貧民 (五)立小學堂 怎樣的保護法 這一次會議 十七天纔完 日皇又親到元老院 討論一切政治 第一是改良刑律 最為要緊 卡變法的時候 朝中一班頑固舊臣 惟恐變了新政 失吊自己祿位 跟中國現在的頑固官員一道心思 日皇恐怕他們壞事 有碍新政 特設了一所元老院 好好的安置他們 (非此不可) 每年多給俸銀 (可惜中國庫款不足) 尊重他的名位 不叫他辦事 故此沒有什麼擾亂 多啗死淨了 纔算裁撤完 這一個法子 中國總得學一學了 (未完)

要緊新聞

議約簽押的日期 ○這次中日議約 機密非凡 外邊紛紛猜度 一槩不甚詳細 聽說現已議妥 二十六日就要簽押了 詳細條款 還不得知 上海罷市後的情形 ○自從日本大勝 亞洲人增了光彩 中國人雖受實在禍 民氣可是有點動了 趁著大夢還沒醒透 迎面給個搖頭風 准可以把要動沒動的民氣撲回 上海公堂一案 未必准存著這個意思 也木必不存著這個意思 就事論事 中國官民 不算無理 欺壓的太過火了 只好罷市 因此就引動流氓 匪徒 西兵登岸 但知保護洋商產業 流氓在各處亂搶 鬧的無法無天 (壞在這個上) 二十三日早晨 已經照常開了市 流氓一起鬧 重新又都關閉了門了 廷寄叫江督赴上海彈壓 ○有廷寄到江甯 叫周制台趕緊到上海查辦 除了嚴叅文武各官 別無辦法 按上海道袁觀察 辦理此事 前不為過 一個勁的欺侮 無論誰也不能忍受 萬一要把袁觀察奏叅 民人更不服氣 亂子愈鬧越大

住戶都搬在城裏 商家都搬在別國租界

聘用外人章程○各省聘請外人 充當顧問官 往往因合同不妥 傷了自己的主權 外務部通知各省 以後

再用外人 全照湖北章程 訂立合同 並須由部裏承認畫押 才准照辦 按湖北合同 共有二十三條

盡善盡美 所以叫各省仿行

整頓蒙古○前些日子 有御史條陳 蒙古地力 邊防喫緊 應當改作行省 添設文武各官 認真治理 選

上這個稿子 所以才派了肅王 往蒙古查辦事件 將來先設武官 然後再設文職

爐番私賣礦地○某國商人 看中了打箭爐的金砂 正在謀求不到手 遇見個無知番民 私把礦地賣給洋商

外務部已電告四川總督 派人查辦

比人趨動西潼鐵路○西安到潼關 來往客商最多 前經陝西籌款 勸諭紳商 籌款自修鐵路 已見前報

比國人沙多 運動要承辦 望紳商力保主權 別叫外人干預才好

連州鬧事人犯止法○岑宮保來電 連州教案 內中止犯三名 已經止法 其餘各犯 一律定為監禁

咨侯礦苗○山西五金各礦 苗線很旺 張撫台現派委員 把各礦苗質 呈送到商部 請派工師考驗 以便

設法開採

兩約併議○前些日子 外邊傳說 中俄兩國 要另訂恰克圖條約 今得確信 中日議約一定 就開中俄會

議 到那時節 連恰克圖的約 一齊定規

藏約近聞○駐藏總約大臣 電告外務部 西藏條約 既是妥協 趕緊畫押 不然日子一久 怕又生出枝節

外務部會議 也都說這話不錯 只是賠款一層 還得減少才行 現正跟英使商議

籌辦印費新章○禮部堂官 近來整頓部務 一切章程 已經奏准 外官鑄印費 記在下面

(文職) 總督三百兩 巡撫二百四十兩 藩臬兩司一百八十兩 道台一百兩 知府八十兩 直隸州七十

兩 知州同知六十兩 知縣四十兩

(武職) 提督二百兩 總兵一百四十兩 副將一百兩 參將八十兩 遊擊六十兩

注意熱河○廷都統奉政府的諭 到熱河之後 練兵 興商 開礦 修路 所有這些要事 都得認真舉辦

內政一有頭緒 外患也就不愁了 三記周東生的下落○某西報說 周東生今改姓何 到巴城住了幾天 又逃往瀕角去了

巡警部頒發走路章程○巡警部堂官 頒發街邊走路章程四條 叫各分局安設木牌 張挂路旁 以便大家遵守 演成白話 列在下面

(一)凡中外兵隊 車馬人力車 步行人 在街上來往 都要靠左邊走 (二)凡內外城騎馬行走 不准故

意亂撞 免生意外 (三)遇有火車擁擠 都准站崗巡捕指引 不得爭着往前搶 (四)後面的車馬 要開

過前頭去 必須到寬敞地方 向右邊前進 免撞衝撞

大使游山○小村大使 已把練約商安 昨日前往萬壽山游覽 警部派巡捕沿途保護

貢院改為陸軍大學校○練兵處議定 將京城貢院舊基 改為陸軍大學校 派員勘估 明年春天就動工 科

舉既廢 貢院地基 實在可惜 化無用為有用 辦法很好 並且貢院的名目 人人腦殼裏 還有個影子

一旦改為陸軍學校 尙武的精神 全國大振

原來洋兵不准帶軍械○前久崇文門崗兵 被德兵打傷 並用鎗刺亂砍 經巡隊把德兵擒獲 由協巡營交還

德營 德公使照會外務部 觀本國兵丁出營 向來不帶鎗刺 外邊說的話不實 又說兵丁軍裝 都是德

國皇家的東西 穿著軍裝 被巡兵擒拿 沿途別人笑弄 有損國體 是呀 是呀 自兩句文話

請繙譯們講講 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 我們被各國瞧不起 就壞在自侮 德兵規矩矩在街上走 誰

敢搶拿 違犯警章 可就不能怪巡隊了 既是身穿軍衣 自己就該尊重自己 巡兵已經受了傷 還說出

營不帶鎗刺麼 請問各國兵丁 誰出來不帶鎗刺 照這樣說 原來洋兵出游 不准帶軍械 是了是了

請大家看看看看罷

走東交三巷拘留心○現在外城協巡營 出了告示 走路的人 都要靠左邊 車馬更不用說 巡隊的兵 都

要些生拐兒 認定了這個章程 無論誰 一槩照辦 違了警章 就要管理 因此得罪了德國兵丁 如

今既要管人家 咱們自己 先得守定了法律 早晚走到交民巷 萬一不守警章 叫人家抓住餛子 一定

要來管制 大家留留心 大家留留心

很野蠻的笑話○昨日本主人出門 到識一學堂有事 館裏出了一件奇聞 真是很野蠻的笑話 有

關提督衙門的名譽 不便就登報 又不能不題一聲 叫別人給誤會錯了 倒彷彿是本館犯了似的 見

見提督衙門的堂官再說 絕 能隱瞞一字

各省新聞

勸諭放足（山東）——編足均惡習 不但敗壞風俗 並且有傷天理 相沿已久 很不容易改變 雖說立了天足會 無人提倡 放足的人還是不多 濰縣宋大令 特出告示 勸諭居民 不准再纏足 並把這些害處 說的詳詳細細 本處明白紳士 見縣官如此熱心 也肯極力提倡 鄉村鎮落 都立有天足會 可見作官的一提倡 凡事都辦得到

嚴禁京漢鐵路酌款病（河南）——京漢鐵路 弊病不少 河南各站 更不必說 有人想整頓 到底也沒辦好 某處站長 倚仗著洋人 無所不為 經總辦親自查明 稟請鐵路大臣 特出告示 把車站賣票的時刻 合收銀元的章程 全都寫明 如再不遵 從重辦罪 好

風氣大開（江蘇）——鎮江征兵局 前兩次招的兵 已經編成四隊 換到南京去教練 過了不多日子 又招足兩隊 於本月初九日 照舊送到南京 起程這天 各堂學生 紛紛來送行 尊重兵人的風氣 從此可要大開了

公舉學會議員（江蘇）——上海總學會 因開第二次會議 知會各處學堂 公舉紳董 前來上海隨同會議 儲材館（江西）——江西省城 原有練將學堂 和講武館 分教文武各官 學習兵事 現任胡撫台 要把他歸併一處 改名儲材館 照舊講求兵學 派藩臬兩司為總辦 已於本月初一日開館 米鹽加價修路（安徽）——誠廉台奏准 把本省米石 加價四分 鹽斤加價二文 拿這等款項 辦理鐵路 積少成多 民間也不致受累

各國新聞

俄皇走失（俄國）——俄國內亂 一天比一天兇險 全國人民 都不願再受專制 俄皇皇帝 仗有親軍保護 並不亂事當要緊 不想親軍改變心腸 也隨了亂民 俄皇見無人保護 怕有意外的變故 私自逃出皇宮 竟不知那裏去了 俄皇這一逃 可見俄國內亂 已經到了極處 按衆民的意思 不要求立憲 俄皇已降立憲詔旨 怎麼還這樣橫反呢 既設立憲 就得實力舉行 俄皇雖然降了詔 並不認真辦理 眼耳關失了信 所以才鬧到這步田地

上諭 官門鈔

十一月二十四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禮王假滿請 安 熙貝勒回籍游牧請 訓 福貝子等恭送金棺回京請 安 文煦恭送金棺回京覆 命 伊犁領隊大臣榮昌請 訓並請假兩個月 車王由五台山回京請 安並請假十五日 嚴信厚預備 召見 睿王請假五日 克王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榮昌 嚴信厚 皇上明日卯十二刻升 太和殿看版

上諭昨日召見之明保直隸補用道陳恩燾着仍回原省以道員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本日召見之明保遇缺即選道嚴信厚着發往直隸以道員補用並交軍機處存記欽此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月二十六日大祀 天於圓丘朕親詣行禮二十五日 皇穹宇拈香視 壇位視籩豆視牲遣禮親王世鐸 恭代行禮欽此

電 報

俄擬剿辦革命黨○路透電訊 俄京革命黨 現被拿獲二十五名 一律監禁 俄國政府 今已定准 用兵剿辦革命黨

會議摩國事○又說 各國大臣 在西班牙某府 會議摩洛哥的事

撥款開河○又說 美國議院 要籌備款項 疎通巴拿馬運河

德英親睦○德京電訊 本國官紳 大開會議 願跟英國和睦

德迎日虜○又說 被俄虜去的日兵 現到德國 本處人民 歡喜迎接 德國皇帝 又賞賜許多物件

保護住俄德人○又說 俄國某處 亂情很兇 德國政府 因那裏德人太多 要自己設法保護

俄國保護外人○又說 俄國亂事 各國都要撥派兵船 保護本國人民 今俄政府照會各國 所有外國人

俄國必能保護 不用各國再派兵船

中國與日本變法的比較

(續昨)

治先

明治二十三年 改專制為立憲政體 仿各國三權鼎立的法子 有立法 行政 司法 三個部分 (立法部) 名為帝國會議 有上議院下議院 國內一切行政 都歸議院商定 每年日皇下旨意 在東京開會一次 無論什麼事 雖是日皇的主意 非議院議准不行 民人都有選舉權 有不便於民的事 下情都可以上達 隨時改好 (行政部) 由內閣大臣居首 以下外務省 (即外務部) 內務省 大藏省 (即戶部) 陸軍省 海軍省 司法省 文部省 農商務省 遞信省 共九省 議院所議的事 由內閣各省奉行 不能在所議之外 另加條款 (司法會) 立各等裁判所 東京立大審院一所 立控訴院七所 立地方裁判所四十九處 各區裁判所三日一十處 分設各縣 有民事訴訟 有刑事訴訟 (中國把兩件混在一處) 不論尊卑貴賤 同守一樣法律 這是三權並立的大概

古時日本皇帝 深居宮內 輕意不肯出門 偶然出門 必要灑街墊道 攔擋閑人 自從明治變法 廢了這件事 天皇出門 只有巡捕在前開道 後隨分隊 平常出門 連分隊都不帶 只帶警衛兵數名 坐着御馬車 車上窗戶大開 人民不但不躲避 還可以觀而瞻仰 恭恭敬敬的行禮 每年天長節 (西十一月初三日) 天皇萬壽日 天皇往青山看操 那一天各國欽差 本國學生民人 男女老幼 都可以去看看熱鬧 本國大小官員 隨著天皇 按着班次 萬馬無聲 天皇身穿軍服 騎馬佩刀 胸前明亮的寶星 按着馬轡 慢行走 將弁舉槍行禮 士紳平民 摘帽行禮 大呼萬歲 天皇也舉手還禮 從前日本作官的 也是非常尊貴 民間受多大委屈 下情總不能上達 自從維新 親王大臣地方官 一切虛文儀仗 全都裁撤 現在的一等公爵 內閣各省大臣 海陸軍大將 上馬上車上船 不用人攙扶 本來是嗎 又不是攤子 又不是半身不遂 何必事事用人 日本弘文學校校長 嘉納治五郎 前年到中國南京 見中國官員 出門前護後擁 長隨數十人 嘉納治奇怪 了不得 指着中國官說 成天際飽食煖衣 不給國民辦辦事 還要奴隸

人民 既不節用 又不愛人 真是罕有的不講理 這些話載在湖北師範講錄上 到了日本 不但沒有這種習氣 而且官吏民人相見 都是言語和睦 和和氣氣 下情還有不上達的嗎 以上所說 是日本變法合中國變法的比較 中國人真打算要強 總得從本根上變起

做官的去淨自己私心 別拿頂兒翎子來嚇人 饒丟了身分 還叫人瞧不起 糊裏糊塗的瞎鬧 國事越來越糟糕 你們的翎頂 准保得住嗎

要緊新聞

上心變動不可都認作土匪◎這次上海鬧事 實在叫英國人激變的 商民罷市 公憤所在 並不為過 不要看成了義和團 等到事已激變 土匪趁火打劫 已經被英兵打死多人 這層就算了結 不能再牽扯到本事實上頭了 凡我華字各報 都當共發義憤 把本事的情形分清 切莫混成一團糟 要知會審公堂 不能憑一個英國人作主 商民罷市 正是英領事給激變的 此事與國際交涉無干 流氓搶掠一層 華商損失很多 總得提開另議 萬不可把動公憤的商民 誤作土匪

德威滿理短○上海鬧事 激變的英人 名德威滿 凌辱華官 在公堂大鬧 西捕搶奪犯婦 硬給押在巡捕房 因此商民動了公憤 在張園集聚二千餘人 商議罷市 內中有人立誓 要找德威滿拚命 自己打死德威滿 自己出首認罪 於國家交涉無干 德威滿自知理短 已經躲避起來了 關乎美約不要電○今有緊要電報 給各省督撫 美國禁約 還沒有改好 已叫梁欽差去爭 趕緊曉諭商民人等 靜靜的等候 不可有暴燥的舉動

請辦金礦○有人條陳商部 廣西梧州沿河一帶 每到秋冬水淺的時候 本地居民 紛紛去淘金沙 因不得法 獲利有限 若能派熟習礦務人 前往開辦 也是一個大利源 大使視學○日本小村大使 前到大學堂 考查一切章程 十分稱贊 新近又到了譯學館 也看了看各項學

約成開宴○中日所議的條約 本月二十六日 一准開辦 二十七日 中國議定

村大使 並繙譯領員 大開公宴 小村大使 不久也就出京

力駁福公司○福公司炸藥廠被焚 竟會鬧成交涉 河南撫台 極力同他們辨駁 私賣炸藥 有犯的章 如

今被焚 全是自招的 中國既不追究 怎麼倒反來找我們呢 駁的好

設公衙衙門○考察政治大臣 將來回國 一定改變政治 聽說先立公法衙門 凡有交涉事件 都交到這衙

門 按總萬國公法辦理

嚴禁冒挂洋旗○近來各處商人 多有冒挂洋旗的事 以為有了護身符 揚揚得意 隨便就胡鬧起來 偷漏

釐金 把持市面 與國體商情 都有妨碍 現由商部行文各省 時刻嚴查 再遇這等奸商 從重懲辦

萬不容他們依仗洋勢 任意橫行

奏請修路開埠○閩廣路礦大臣張京卿 遞了一箇專摺 廣廈鐵路 得趕緊動工 先修廣州至黃埔一段 計

長三十里 約用經費八十萬 並請把黃埔地方 開作通商碼頭 全都奉○旨允准

請看增將軍的家人○奉天淘鹿 巡隊統領瑞祿 本是增將軍的家人 庚子變亂時候 增將軍得了他點好處

極力保舉 不上幾年工夫 居然紅頂花翎 作了統領 所管的兵 多半是馬賊 招了又革 革了又招

一點准主意也 有 請猜猜是 爲甚麼呀 來回勤勤搗 敢情有好多便宜呢 兵丁今天被革 明天就

去當賊 搶得錢財 孝敬瑞祿 照舊可以當兵 兵賊難分 小民就遭了大殃 瑞祿不但如此貪財 還有

一種沒人理的行爲 淘鹿一帶 稍得幾點的民女 他就逼勒書作妾 過了一時高興 不是給人家退回

便是賞給兵丁 遺孀的民女 不計其數 增將軍交卸時候 瑞祿很發愁 增將軍到任 不知他怎樣

了個日子 居然保住自己的地位 趙將軍盡心民事 除暴安良 瑞祿的行爲 大概許是不知道

本 京 新 聞

中國女學可憂○日本福島將軍 隨同小村大使來京議約 抽著功夫 調查京城女學 訪了一訪 僅僅就

是豫教淑範兩處 勉強有點規模 其餘更沒有可看頭了 並且這兩處的義務女教習 (不受束脩) 還都是

日本人 足見中國的女學 十分可憂 官場又不聽真的提倡 福島將軍 看過之後 換了些獎賞品 把

學午手編的東西 也換了幾樣去 將軍對著淑範女學經理人說 大概的意思 說改良教育 非著重女學

上諭 宣門鈔

十二月二十五日兵部 太僕寺 鞠白砥值日無引 見 陳恩燾 嚴信厚 謝交軍機處存記 恩 徐會澄請

假五日 阿公爾假十日 桂伯請假十五日 召見雷機

皇上明日辦事後卯正二刻至 天壇行禮畢禮成後還宮

上諭兵部理藩院會奏議覆溥煦等奏瀝陳台站擾累積弊請申明定章開單呈覽並酌給津貼各摺片據稱台站定例本屬甚嚴日久弊生官員弁兵肆行擾累亟宜釐定章程變通辦理等語著各部統及將軍大臣等遵照單開各節一體辦理遇有馳驛公務暨差遣員役准照議定章程核實填給不得瞻徇情而稍涉浮濫各站供應亦著一律遵辦此項出差人員著戶部按照程途遠近酌給津貼以利進行如再有前項擾累情事即着該都統等據實糾參從嚴懲辦以肅台政而恤蒙艱餘依議欽此

電報

俄黨搶德人○德京電說 住俄德人的財產 多被亂黨搶劫 德國政府 已派了委員 前往保護

俄國債票和平○又說 歐洲各國 所有俄國債票 行市已漸平和

義大臣告退○又說 義國內閣各大臣 一律告退 聽說是為公款的事

美銀行停辦○又說 美國某處 有三座銀行 現時都停辦了

島民滋事○又說 小呂宋一帶海島 內中居民也不少 現時他們很鬧事

德修鐵路○又說 德國醫院會議 要修某處的鐵路

德商防美○又說 德國某處商人 常受美人欺騙 與虧很多 今結成團體 彼此保護 再不受美人的欺騙

美、苛待華工 習慣成了自然 打算欺騙德人 敢情沒有華工好說話

清正堂官 尙且不管手下人要錢 再遇精明大員 自家還不張口嗎 都統們既如此 章京們還能看着人家生財 自己各兒反倒倒個乾淨 想着沒有這樣好心罷 層層管主要錢 好有一比 自家的田產 被收租子的莊頭把持 按着旗下 佐領 又稱為牛景章京 分為勳舊公中世管 等等的名目 本○朝國初時候 佐領這員官 很覺着關係要緊 每遇見佐領出缺 ○朝廷都要賜祭葬 三天不肯坐朝 你看一位牛景章京 有多們尊重啊 不想傳到如今 咳呦呦 真到了君子之澤了 內中聰明正直的 我們也見過許多 輪到中下等的材料 叫人也無法恭維 先年有人作首白話兒 似詩非詩的句子 也是從一字數到十字 單說下等佐領 我們念一念 叫那上中人物聽聽 也要勸勸自己同寅 白話詩上說道「一官直到老 二季俸無多 三兄山東老 四弟莫吉格 哥五城閒走逛 六部事偏訛 七事難料理 (七事說柴米油鹽醬醋茶) 八分利奈何 九扣發兵餉 十和念胡苦善摸」諸位 可明白十和是件什麼呀 原來就是紙牌 十和索和的和 本是南音 所以念胡 十和輸贏很大 最能銷磨歲月 大凡是個旗員 叅佐領以下的人 沒有一位不好這場把戲的 佐領老爺 終日坐在碓房鬥牌 輸了錢就有山東人替給 將來自自有當兵的暗捐 一切官事 都有莫吉格作主 唉 可憐我那寡孤獨哇 ○朝廷這樣深恩 到底養活了幾個呀 平常八旗兵丁如羊 佐領爺們如虎 一般狐假虎威的朋友 諸位請想是誰呵 就是莫吉格 照着莫吉格三字 是句滿洲語土音 大畧是傳事差人的意思 跟佐領比較高低 佐領如同父母官 莫吉格彷彿皂役一類 一貴一賤 居然會氣味相投 也有認成乾親的 甚至拜為兄弟的 從面子上看去 好像佐領們作大不尊 那知人家結成心腹 能有好大的便宜呢 你看那般傳差的出來 一位位興高彩烈 做闊闖虛子 熱車快馬 園館居樓 想起什麼就穿 夢見什麼就作 家裏也住着清涼瓦舍 書棟彫梁 更有嬌妻美妾 幹僕豪奴 不知底細的人 居然認爲世家 雖則打進不打出 可也有幾箇銷耗的漏洞 一則無論一家多少口 全拿鴉片烟爲命 一則養活兒女很 驕 要花多少就花多少 一則這般人性情 專喜迷信神鬼 不是財神廟 借紙元寶 就是妙峯山還願 什麼看香的王奶奶呀 占卦的明善公啊 全可使他哄他架弄他 還有一班無賴子親友本家 成日際上門來找 軟弱的在大門口一蹲 不給夠了不走 強橫的要來摘借 動不動兒就鬧一場官司 (未完)

◎軍事教育◎

南洋官報上 有一篇論 說的是軍事教育 講的很盡情理 中國人民 歷來沒尙武的精神 並非是人民軟弱 只因懶情慣了 又搭着重文輕武 但凡有碗現成飯的人 誰也不肯投軍 兩句成語 最是坑人「好鐵不打釘 好男不當兵」有這種話印在腦子裏 您想想 當兵的人 還有人看得起嗎 這可是中國一件大不對的事 如今講變法 第一要重武備 既重武備 就得叫當兵的朋友長學問 自己不要看輕了自己 然後誰也不敢不敬軍人 東西洋各國 凡是當兵的 全都受過教育 教育的方法 也不是一端 最要緊的是 圖畫 地理 音樂 種種都能叫人長志氣 當年法蘭西 被普國戰的大敗 割地賠款求和 好容易纔對付停戰 法人懷恨在心 出了一般有志氣的熱心人 繪出各種圖畫 在各處地方掛掛 不用說男子漢見了難過 就連小孩婦女 看見圖上情形 普人怎樣凶暴 法人怎樣被難 那種丟盔卸甲的樣子 死屍遍野 流血成河 沒有不放聲大哭的 中國古人 遇有水旱偏災 也曾畫過流民圖 近年各省辦賑的 都要把那苦情畫出 爲是感發善心 容易募化 惟獨出兵打仗那件事 向來祇畫得勝圖 不畫敗陣圖 這總是我們驕滿太過 生性不肯丟面子 那裏知道呢 當初吳越交兵 他那臥薪嘗膽的苦情 正合普法戰圖一樣用意 比方一個弱人 病得已經不可治了 還忌諱請醫喫藥嗎 如今中國人 必須要學學法蘭西 從四十年前起 西人焚燒圓明園 直到台灣大敗 庚子議和 連到現在東三省的實事 一齊繪成圖畫 再用白話寫明白 事出 叫我中國軍人 觸目驚心 人生有口氣 斷沒有不知羞愧的 有這們一激發 一定可以長志氣 再加上地理教育 見效更大 中國國民 不知愛國 總因爲不知地理 法國跟普人講和 割了鹿林奧塞斯二省 後來法人在地圖上頭 用特別顏色 把這二省畫出 叫自家人用心看看 給了人家地方多們大 別當作不關痛癢 是個有人心的 那能不奮志要强 還有音樂教育 更易感發人心 (用外國音樂 也得編本國的歌詞 不可唱外國的歌) 我國雖有軍歌 不過說了些體面話 全是自己騙自己 今要變法 講求軍事教

育 何妨照以上的法子 把我國所失的地界 詳細畫成地圖 在各處學堂張掛 再把我們累年失利賠款 編出歌詞來 添入蒙學教科裏 叫一班學生 天天念道着 日久年長 人人腦筋裏 都印上這些花樣 作了軍人 還能夠自賤自輕嗎 要怕丟醜 還是一味的護短 恐怕丟醜的地方 將來還要多呢 以上這些話 都是南洋官報上的意思 因他是文話論 特把他演說出來 講給衆位聽聽 可是有一層 斷斷不可錯會了意 這三般軍事教育 是叫我們自家知恥 鼓起尙武的精神 並不是要跟外國人結怨 如今是勢力天下 沒有真正的強硬海陸軍 又到那裏去講公理呀

要緊新聞

●南洋顧全大局●南洋來電 會審公室一案 仍照上海道原議辦理 必須先撤去德威滿

外務部接到來電 已照會英公使

女學生宜唱中國歌○昨天說京城的女學太少 連到日本人都難受 當道的大老先生 又有幾位動動心的 現在女學功課 不能夠求全責備 惟獨唱歌一門 卻不可少 女子的性情 大半沉靜 借著唱歌 提提精神 很可以長些聰明 但是中國的口音 到處不同 總得請本地教習才好 若學唱外國的唱 聲音雖好聽 不知所云 恐怕感發不動 學過外國文的 意思可是懂得了 歌上的話 也跟自己的國家不相干 奉省招撫馬賊○營務處的慶提調 奉到趙將軍札諭 派爲四路總稽查 管理各隊 定准先往西路去 正要起身 忽接報單 西北一帶 馬賊群起鬧事 趙將軍又叫他辦理招撫的事情 這些馬賊 全都願意投効 按馬賊一項人 本也是四萬萬裏的國民 不養不教 流落成了馬賊 一班頑固的地方官 痴心想著平賊 可又不明白平賊的方法 殺戮越嚴 賊匪越兇 這些年來 所以總是辦不好 我常聽見人說 奉天關馬賊 是古老的風氣 無論甚麼人 全都不能治 誠然算句無知的話 趙將軍這個法子 你們都能夠

想得到 招撫之後 編練成營 再設法教訓教訓 別的找不敢說 管保有股子勇敢氣 地方上既定了馬賊 軍營裏又添上強兵 如此看來 辦事豈不是全在人嗎

日使宴客○日小村大使 和隨員人等 定於二十八日 一准出京 二十六日响午 在日本公使館裏 請中國議約大臣公宴 這天晚上 內田公使 請中日議約大臣隨員 在麻線胡同住宅裏公宴 江督查辦公堂案○上海會審公堂的事 已有廷寄 叫兩江總督 親去會辦 本月二十四日 周玉帥由南京起程 二十五日到上海

達賴仍住漢得○達賴喇嘛 此時還在漢得居住 並已到青 前報所登 未免傳錯 因青海的人 紛紛到漢得去接 達賴想着天氣寒冷 不便走路 回覆他們說 過年春天 起身再往青海

滿約談判冊○中日議約大臣 自上月開議至今 所有每天議論的事 無論是准是駁 都要記載一個簿子上 名叫滿洲約談判冊 兩國大臣 按日畫押

會議西北邊防○王步瀛御史 題摺條陳 整頓西北邊防 伊犁 科布多 請改作行省 此摺交到政務處 經各大臣會議 邊界地方 回回番子都有 若忽然改爲行省 怕有許多爲難 等長將軍到任之後 先叫他整頓兵制 保護邊防 將來查看情形 再斟酌設立行省

查辦 已經奉有○硃批 商部知道 商部發電給山西巡撫 所有福公司的合同 全要抄寫出來 送到本部 以便接辦

粵漢鐵路合辦○粵漢鐵路 三省士紳 本定的是分辦 又因會議的事情太多 莫若歸爲合辦 公定幾條章程 呈請張宮保斟酌

請設漢口關道○黑龍江將軍入奏 哈爾濱是衝要地方 得添設大員 才可以保護 請裁撤交涉局 改設漢南關道 現時政務處止會議此事 不知能議准不能

張督預備明年大操○這次北洋大操 很有效驗 到了明年 張宮保也要舉行大操 漢陽府一帶 地勢很好 張宮保已派了武備學生 前往測量畫圖 然後斟酌辦理

日帥仍回奉天○大山元帥 新近回國 已見電報 聽說於明年二月裏 還回奉天駐紮 接收時候 接收大砲○北洋陸軍 在法國某工廠 定造三十六尊大砲 新近已運到天津 隨有法國工師

接收時候

在旁教給起卸的班子

請設恰克圖分卡○庫倫辦事大臣電奏

俄國商人

時常繞越草地

偷關漏稅

請在恰克圖地方

添設分卡

保重稅務

吸大烟的要不得了○鴉片烟改歸官賣的話

已見本報 袁宮保跟總商會商量

過年的時候 一准開辦 由

戶部立定章程 各省全都一律 噯呀 抽大烟的老哥兒們呀

一歸官賣 價錢一定要貴的 可有准絡子

奉勸快忌烟罷

南非領事請留英員○兩非洲領事 因本處事情太多

一箇人辦不過來 現有赫宮保派去的洋員

幫辦 一切事務 很是得力 可算稟請外務部

就派這箇英員 作為顧問官 不知能准不能

黑龍江奏辦魚鹽木植○程將軍電奏 黑龍江地方 國斤木植的利權

多被外人所奪 各處魚業 本會也改 舉辦 現在整頓財政

若能把這三項辦好 實是進款的大宗 可算設局試辦 已經奉○旨允准

瓜哇請派領事○瓜哇華商 電求岑宮保 轉跟外務部說 居住瓜哇的華人

因無領事保護 常受荷蘭的欺 壓 請派領事 前往保護

改派駐日公使的消息○日本留學生 因章程不安 一律退學 京裏發去一箇電

叫楊欽差設法勸導 回電 說 各堂學生 結成團體 要跟日本國會爭論 如不改章 決不入學

風潮很大 不能約束 請示辦法 軍機處見了這個電 因楊欽差既不能辦 要奏請改派新使 調停此事

傳聞派陶大均往駐日本 不知 確否

探訪局破獲疑案○去年九月十七日 東三座門內 有無名男尸一具 身有鎗刺傷痕

工巡局段上 恐擔不 是 把尸身擲到戶部牆外 並無苦主 含糊掩埋 各報紛紛議論 疑為洋兵

害 (本報也誤賴了洋兵) 現經探訪局總辦史伯龍君 (就是訪明炸彈的史公) 因別案盤究出來

問明根底 當夜派探隊把全案拿獲 只少楊禿子一名 其餘無一漏網 尸身姓董 出繼給田氏為後 題名田華亭

本是清江人 在京發入 安姓為婿 岳母安劉氏 人稱安七奶助 牛女小鈴兒 本有幾分姿色 嫁給田華亭

劉氏又逼着女兒賣 娼 在大蔣家胡同 偷開暗下處 田華亭知情 借口訛索 安劉氏心牛毒計 向僕婦王氏商量 王氏串

通劉軸子 張四 張五 小智 宗室溥十 楊禿子 設法騙哄田華亭 夜晚坐車 走到東三座門內 大家動手 用鎗刺把田華亭刺死 各得安劉氏謝銀 多少不等 現在全案人証 已送交外城工部總局了 事隔一年多 不料被探訪局破獲 真是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並據田安氏供稱 田氏娶母 被田華亭逼捐 服毒身死 看來田華亭也是個匪類 已經身死 不能再追 大混混徐六被拿 ○劉快徐六 向來在前門一帶 有很大的綽號 訛詐娼寮 家家怕他如虎 現在要立妓捐 不能不保護他門人 協巡營統帶 派探訪隊把徐六拿獲 暫時交外城工部總局收禁 此人劣跡很多 絕不能輕易開釋 和尙又着了荒 ○自巡警都接管地面 嚴查京內大小廟宇 二十四五兩日 查到僧錄司拈花寺 又查到賢良慈因二寺 問了問房屋數目 僧錄司正副堂 好生害怕 又恐被學堂佔用 就有人到各處去打聽 此時覺先 再要叫富僧捐立學堂 大約又可以答應了 唉 好明白叻 年年的老例 禮部行文地面官 所有官廟房屋 有無租賃 應當一律查清 年終彙奏 此是照例的事 久已有名無實 如今換了牛手 巡警都當真派人查 一查不要緊 嚇的和尙又着了荒 阿彌陀佛

各省新聞

采育館的風氣開了 (順天) 從前的報上 登過一段新聞 題目是陳萬祥成了報迷 並登着陳萬祥的演說 為是勸勸采育的人 過了幾時 就來了三位朋友 到京打聽閱報講報的事 又過了幾時 居然就辦理起來了 起名叫自新講報閱報處 鄉下地方 固然不容易開通 萬一開通了 大家更格外的熱心 有一位金受之 他有舖面房一所 連家俱等物 一概捐借 又有一位高省三 不但天天來講報 彷彿劉東似的 這一箇勁兒的往裏賂錢 這叫好了 陳萬祥必定樂了 改良監獄 (南京) 上海會審公堂 英人槍押婦女 兩江總督 也是極力去爭 將來定了這一案 要把各處監獄 一律改好 外人無不藉口 自然就挽回主權 還要立定章程 中國婦女 不准收押西牢 奉獎志士 (江蘇) 川沙廳楊斯盛 拿著十數萬的財產 一律全都捐辦學堂 已見前報 這樣的熱心 實在少有 上海道扎勒川沙廳 查明實情 稟請上司奏獎 大開演說 (湖北) 漢口地方 近有人張貼報單 說美國苛約 並改改好 打算在和平拒約社內 大開演說 會 敬請熱心君子 商量辦法

官門抄

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 都察院 大興寺 廟紅旗值日無引 見 英信假滿請 安 志公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電報

日人宣言○路透電說 日本理財大臣 近由英國起身時 候 英國士商 爭買日本債票 足見信重日本 但是 按着日本情形 也可以叫人信重 決不辜負人 日本 所收的債款 全是辦理新政 為的是日英盟約 往後 好有成效 又說日本已另籌新款 清還公債 行刺土皇人定罪○又說 歐洲人周烈等 共有四名 西 七月的時候 在土耳其京城 對着土皇扔炸彈 當時 被拿 現經比國公審 定為死罪

滋事黨人被拿○又說 俄國工黨頭目 徧發傳單 布告 大眾 俄國政府 不給民間權利 這就是跟民間結仇 他既不仁 我們也不必講義 各項稅租 從此一概不 交 俄政府聞知此信 恐其惑亂人心 趕緊派兵拿獲 俄拿郵局罷工人○又說 俄國郵局辦事的人 前次聯盟 罷工 現經俄國官場 拿獲二千餘名 就這們一辦 其餘各黨的人 全都開丁了 壓制的可危 捐款濟貧○又說 英國有一個人 名叫帛禮呢 性情最 慈善 見某處窮人太多 心裏很難過 捐款十萬磅 賑濟貧民

白話告示

署承德縣下堂孟 為曉諭事 照得本縣莅任以來 無論事體大小 都是親自辦理 不借他人的手 百姓有來告狀的 本縣都是天天坐大堂 隨接 呈子隨問 並沒有一點兒積壓 我所用的 是幾 箇忠厚老實舊家人 不過專管回事 前還有門房 的名目 也還有官親官友 出入招搖 常言說州 縣是民之父母 本是與民最相親近的 後來積弊 太深 當官的自尊自大 不管民間的疾苦 老百姓有冤來告狀 也輕易見不着官 但憑那些書吏 門丁 從中舞弊 又加上官親官友 藉勢招搖 什麼事情 還弄不壞呀 本縣雖不是甚麼精明強 幹的官 可是良心不昧 事事要認真 既作了親 民的官 總怕計着為民間興利除弊 我所以不用 門丁 也不用官親官友 凡事都是我一人親手辦 理 但是這個意思 你們百姓們不知 萬一有假 冒我的人 在外借勢招搖 你們豈不受了欺啦嗎 為此示仰商民人等 一體知悉 以後如有假冒 我的官親官友 在外招搖撞騙的 准你們來縣告 發 我一定要認真的究辦 切切特示

◎ 老 守 舊 ◎

品 虛

嚶呀 北京城的風氣 真真開通了許多啦 二三年以前 偶然走到茶館酒肆 文明、不敢說 就像我兄弟這般程度的 說些閒話兒 還納聽去罷 准准 有別樣 不是柴米油鹽 就是得樂且樂 自從今年夏景天再向各處一留神 嚶呦 直會換了一番耳目啦 三朋五友 坐在一塊兒 也要講講愛羣愛國 什麼維新咧 守舊咧 不是風氣已開了嗎 雖說報紙的好處 究竟仗著貼報講報的功勞 多立一處閱報處 不如多得一位報先生 可是有一件事情得斟酌 常見半通人講時務 大概不求甚解 會幾句不三不四新名詞 動不說就說維新守舊 還要問他實在的維新 是怎樣新 守舊是怎樣舊 他可又不大明白了 要是拿著這些話 當作口頭禪 牙疼咒 隨便說說 叫位真正開通人聽見 能不招人肉麻嗎 就如我自己說罷 前幾天的功夫 也是甚麼兒不懂 幸虧有位開通朋友 向我三言兩語 點醒了迷途 這纔恍然大悟 原來現今○朝廷變法 不能算是維新 還有變法以前 也不能叫作守舊 這話乍一聽見 恐怕都 明白罷 諸位猜猜 古今頭一個維新的是誰 敢情要數那吞併六國的秦始皇 這又怎麼見得呢 原來春秋戰國時候 本就有多少國 比如今環球各國 光景差不多 只是地方大小不同 人格高低不一 既是大家雜在一處 就不免你爭我奪 所以縱一時兒光景 都可以比得如今 凡是一個國家 全得保重主權 凡是一路諸侯 都得講求盟好 凡是一個大夫 都要明白外交 凡是一箇讀書人 必到各國游歷 件件樁樁 全跟如今相做 就 孔夫子孟夫子 還要週游列國 不能在家裏靜坐不動 誰知到了秦始皇 他把天下歸一 還算從古第一回專制 自己覺著理短 惟恐出個對頭冤家 這纔想了個很毒主意 施出種種辣手 見了有用書就燒 見了有用人就活埋 大凡是他作的事 都是從古○人行過的 這不算是第一次維新嗎 不想秦始皇這一維新 整整新了二千年沒改 要不是廟上大門過日子 斷斷不能對付到如今 自從四十年前 海禁大開 又變成當年的景象了 中外各國 苦樂不均 强的像隻虎 弱的像隻羊 到了這等時光

只好仿照二千年以上行事 讀書人還得講游歷 作官的還得講外交 待外人還得講盟好 爲自家還得重主權 件件樁樁 都照春秋樣子 這不算是老守舊 可算什麼呢 但願熱心的朋友 早早兒開通 先能明白了守舊 纔可講求維新

要緊新聞

自有公論○上海公堂的事 駐京各國欽差 也都說德威備無理 欺侮華官 搶奪人犯 這樣的違背約章 非把他撤去不可

中日條約偶聞○中日議約 非常嚴密 已經簽約 不久就要宣布 內中有兩條 據人傳說 鴨綠江森林事

案 中日兩國合辦 安東軍事鐵路 改爲貿易鐵路 其餘還不得知 電慰商民○外務部裏頭 明白上海罷市的苦情 趕緊發電 告訴上海道 快出告示 安慰商民 這件事情 官場自有法子辦 叫商民照常生理

膠州稅約畫押○膠州無關 已經議定 交還中國管理 立了條約 新近畫了押 索還威海衛○南北兩洋 整頓海軍 要叫英人還我威海衛 作爲海軍的根本地 外務部跟英使商議 英使

答說 等藏約辦妥 再斟酌此事 俄國認賠華人財產○海參威的亂事 損傷華人的財產 實在不少 外務部跟俄公使說 要叫俄國認賠 俄公使沒答應 外務部又打電給胡欽差 簡直向俄政府理論 此節已見本報 今得確信 俄國應准 認賠

一半 戒官貪必須加俸○有人條陳 如今講求外交 第一先要修內政 打算修內政 必得去了作官的貪心 人人

秉公辦事 內政外交 自然有進步 這話說的很對 要是叫作官的不貪 先得有實在養廉的法子 披著

被褥上朝 苦盡忠 恐怕世間上還有這樣的人 究竟有甚麼法子呢 加俸

開放蘇州近聞○江蘇蘇州 開作通商碼頭 已經奉過○諭旨 一切經費 全由江南籌辦 蘇州知州 本是簡缺 今既開了通商碼頭 事務繁雜 經周玉帥奏明 改爲衝繁難要缺

退學事近聞○既立了學部凡關乎學務的事 都得歸學部裏辦理 日本留學生退學 風潮極大 來往的電文很多 全是外務部經手 如今已交學部辦理 日人把清韓的學生並列 所以起了風潮 不知學部以為如何

不准私賣給教堂產業○外務部發了一個公電 告訴各省督撫說 外人在中國傳教 祇准買地蓋教堂 不准另置產業 近來各處教堂 置買產業太多 全是小民貪圖眼前微利 後患極大 要趕緊出示曉諭 房屋田產 不准私買給教堂

義人謀求滬浦鐵路○義國商人 謀求當道 要承辦上海到浦口的鐵路 按眼下時光 各省士紳 正在爭收路權 義商忽發這等思想 怕是辦不動

徐知府盜官地○奉天龍海府知府徐錦濤 前在營口時候 把無主官地 私賣給外人 自己很發了點財 龍海府本是新設 將來仗放官地 又是個生財之途 好造化呀 東三省仗放荒地 弊病最多 趙將軍辦

理新政 在各省搜求款項 本省利源 任憑貪官去侵吞 令人不解 派賢員整理西藏○西藏條約既定 政治 防務 樣樣都得整頓 某大軍機 以為專放旗員 未必准得人才

不分旗漢 還許容易整頓 催立礦務調查局○商部咨催各省 本部奏明 多立礦務調查局 好多的日子 並未設立一處 此事很是要緊 不可耽擱 趕緊派人開辦 一律報部立案

本京新聞

釋疑○二十四日報上 登過一段很野蠻的笑話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並未說明 許多朋友來信打聽

今天只好說說 因為兵部練兵處會奏 裁撤護軍 步軍營聽見這個信息 打草驚蛇 恐怕也被裁 但

見報上說過步軍營的積弊 又說過步軍營決計裁撤(當日註明要招麻煩)左翼諸位老爺們 瞞着翼尉副翼尉 約齊三十餘人 穿戴著官衣 一齊來本館尋氣 進門就是大喊大鬧 可巧本主人到議一學堂有事

未曾相遇 諸位還不信 么喝著要搜人 鬧得不可開交 協巡營就有人來追問 本館的朋友 趕緊到協巡營攔阻 他們一千預 左翼的體面 可就丟完了 協巡營真知巡警部 徐尙書給那中堂去信 那中

堂叫對會辦 所來的都是誰 沒人肯留姓名 內中也有心裏清楚的 關著面子 不能不隨和 這就是二十四日的笑話

事過之後 我們還要勸勸諸位 護軍營綠步營 如今腐敗到甚麼地步 請諸位自己想想 我們也知道的 不很清 不敢再招說 但就諸位來的意思 未免失了自己的身分罷 有可說的話 就當舉出一兩位代 表明白人 亂七八糟 來了這們許多 打算要說甚麼呀 諸位也沒有一個准宗旨 不過是街面上的惡習

人多湊膽子 再穿戴上靴帽袍套 駭嚇駭嚇鄉下人 一肚皮的左見識 總以為裁撤的信息 都是報館 冒的壞 諸位呀 怎們這樣的看得起報館呀 外國的報館 實在能夠監督政府 政府作的事 得力於報 館的地方真不少 中國還趕到那時候呢 就憑我們這個小小的報章 便能夠鼓動了政府 豈不把本報 看的太高了嗎 諸位這一起鬪不要緊 倒把本報給作實在了 彷彿是於國家有點益處似的 諸位差事雖 苦 受國家的恩典 年代也不少了 遇到這個時代 四面的強隣 越逼越緊 內政腐敗 該應整頓的地 方 也不止各營幾件事 像諸位這種見解 將來凡有改變的大政 都要歸功京話日報 我們可實在擔當 不起 報館的規矩 聽見了話就得說 裁撤綠步營 也不是我們造的謠言 別的都不怪 要怪綠步營自 己不好 為甚會招出要裁來呀 前天那中堂的諭單 諸位又有看見嗎 當真覆得可說 我們決不來多事 諸位立定志向 從今以後 努努力氣 不要叫人說話就得了 大家聯合在一起 到美公使館去爭爭禁 約 不比找尋報館體面嗎

盜賊殺人○東直門外十字坡地方 有個人叫豆芽常 本月二十二夜 賊人入院行竊 被豆芽常聽見 赤身 拿賊 賊用刀戮傷事主 登時身死 賊人逃走 不知能破案不能

產婦自殺○東直門外 三里屯村 有個廣某 進城未回 他妻子正要生產 腹痛難忍 又沒錢 又沒人 一時氣急 自刎身死 愚婦可憐

燈○路燈必須改革 前大報上 已經說過 椿樹胡同甘宅 同住一院 違著巡隊的交派 在門 前點燈 二十六日早起 出門一看 燈已丟了 事情雖小 於警章很有妨碍 挨家點燈 非常煩擾 夜 長燈滅 警員必要打門 住戶半夜起來點燈 也不是保安人員的辦法 現在由第六隊排長 稟明協巡營 按戶抽費 費或一人經理 極貧小戶 一概不抽費 還編演白話勸諭 這兩天內 就要宣布出來了

住戶人家 稍耐耐性子 斷乎不是空話

住戶人家 稍耐耐性子 斷乎不是空話

住戶人家 稍耐耐性子 斷乎不是空話

住戶人家 稍耐耐性子 斷乎不是空話

住戶人家 稍耐耐性子 斷乎不是空話

住戶人家 稍耐耐性子 斷乎不是空話

職官的威風不小○阜成門第十區站崗巡捕德山 向過路小兒說笑 小兒回家告訴祖父 祖父是位內閣中書 怪巡捕有意相欺 率領家人 到段上尋鬥 又到西局控告 說巡長跟巡捕打了職官 委員立傳巡長巡 捕到局 不容分說 暴打一頓 第二天稟請總辦 立時斥革 警巡英榮 亦因此事得罪 聽說這位委員 也是內閣中書 原告案 彼此在案前大呼名號 這樣的裁判 也算是別開生面的了

各省新聞

農業大興 (山東) 兗州府蠶桑會 開辦二年 大有成效 府城裏外 栽種的桑秧 約有數十萬株 今年全 都長成 另有試驗所 除講求種桑養蠶之外 還有各種製造 絨布洋布 罐頭食物 葡萄酒 樣樣都作 的很精細 農工商業大興 真是轉貧為富的苗頭
教養擴充 (山東) 省城教養局 收留的貧民不少 作工廠房 簡直的都容不下了 撫台見此情形 非趕快 擴充不可 由籌款局裏 撥銀五千兩 添蓋房屋 已經完工 講求教養 自然就罷了游民 消滅盜賊 又兼着振興工藝 變法自強 第一要事
布衣會社 (浙江) 嘉善縣紳士 創立布衣會社 來入會的 眼下已有好幾百人 共同議定 所用布疋 全 由社中自織 誰也不准買洋布 社裏頭又立有小學堂 廣招學生 不取學費
發行鈔票 (四川) 四川總督 奏設濬川銀行 已在省城開辦 今叫本省官書局 代印鈔票五十萬張 每張 一兩 形式花樣 鄧很精緻 由總督驗看之後 就可發行

各國新聞

美總統議廢日工禁約 (美國) 美國禁止工人入口 原不是專禁華工 日工 韓工 都在其內 如今美國總 統 跟議院商議 要把日本工人 一概免禁 諸位呀 請想想 都是一樣黃種工人 除去日工的禁約 不除華工的禁約 這是怎麼個原故 羞

請看亡國氏 (韓國) 韓國人民 見日本行那樣的虐政 紛紛要抵制 日人恐鬧成大事 派兵在各處駐紮 人民憤恨 竟敢同日兵爭鬧 一是亡國人民 一是強國兵士 雞蛋往石頭上碰 你想還好的了嗎 被自 己國家打死了許多 老老實實的 照舊受苛待 請看韓國的事 對貴傷情 不覺落下淚來 同胞呀同胞 也等到像韓氏似的再醒悟 可是不中用了

官門鈔

十一月二十七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直隸總督袁世凱 訓 張仁黼 明啓 常山 各
假滿請 安 召見軍機 袁世凱

電報

俄將回國○德京電說 俄國艦隊提督 已由日本回國

英德派船救難民○又說 英德兩國 都派有兵船 前往俄國 保護難民

俄賞公爵寶星○又說 俄國皇帝 頒發寶星 賞給德國卑羅公爵

留學生回國○東京電說 中國留學生退學 日本文部 再三解勸 誰也不願意再進去了 聽說已經回國多

人 這件事不能怪學生 日本人把我們當韓人相待 自然不能受

日改軍隊名目○又說 日本政府 因日俄戰事了結 把聯合艦隊 改為平時艦隊 另編南清艦隊 專為防

備中國各口岸

俄人慘殺回教民○路透電說 俄國亂黨 把某處回民 任意殺害 慘毒情形 如同獵戶打野獸一班 這也

是亡國的回回 被人如此苛待 奉勸中國的回回 第一不必分界限 既生在中國 便是中國國民 回漢

一家 結成團體 以免移來的慘禍

俄國革命的傳單○又說 俄國鐵路工人 一概罷工 鐵路也給拆毀 各處都不能通 這等工黨 徧發傳單

鼓動全國人民 一齊來入革命黨 然後編成軍隊 消滅了俄國政府 創設民主共和政治 俄皇俄皇

早早實行立憲 何至激成這等大變

演說

◎改良紗燈圖畫◎

全地球上的通例 無論到那一國 總是下等社會的人多 惟獨中國下等社會人 受了外人欺侮 絕不懂得爭公理 爭權限 委屈大發了 就知這鬧野蠻 由人家把理抓住了 自己情願喫虧 這全是民智不開的苦處 要打算用言語開通他們 實在的不容易 所以本報上出過主意 想著改良印板畫 所爲叫婦女小孩 看着容易懂 (就怕礙眼睛) 如本報改換鉛字 去舊更新 十餘萬字數 非一日所能換齊 看不出來的 罵我們說瞎話) 由外面皮兒上着手 也很得費一番苦心 凡是勸化婦女小孩 和下等社會的人 不從皮毛上著手 先講些愛國合羣的高論 恐怕是對牛彈琴 越說越掉勺子 必得先換換大家的耳目 容他習慣自然 慢慢的嘗過滋味了 自己必想著往深裏追求 若是一下子就教他文明 那可是自尋苦腦 一定要弄出擾苗助長的笑話 所以總盼著楊柳青的印板畫改良 舊日畫板 雖不能一時全廢 但求添新去舊 照著我們調換字的 子 不出一月 自然全變成新的了 等著把些奸盜邪淫的畫 銷滅盡淨 人心風俗 何愁不改良 雖然這樣說 印板畫紙 還是個慢功夫 一時也未不友 現在更有一件感化人最快的事 並且很容易改 您猜猜是甚麼玩藝兒 就是廊房胡同賣的紗絹燈 歷年燈上的畫 俗舊老套子 總是封神 西遊 聊齋 水滸 紅樓夢 綠牡丹等類 成套的景致 畫的也不嫌煩 看的更不知醜 這宗畫篇 不但開不了民智 反能夠引人迷亂 種種野蠻的想 未必不是這些玩藝兒的功勞 各燈舖掌櫃的們 心裏也沒想到 要想到畫燈上可以開風氣 自然也就變起來了 再請明白大局的先生 替出出主意 改畫那一種最有益 耳目一新 人人必定爭著買 不但有益民智 還要生意興隆

要緊新聞

烈士陳天華身投東海○大學堂接東京來電 此次中國留學生退學 實因日本文部定的修規 非常苛待 面

子上看去 彷彿是很平和 骨子裏頭 簡直跟待韓國學生一樣 借著我政府的口氣 把學生看成了三歲

小孩 有萬不能忍受的苦處 再四求楊欽差跟他們商量 日文部一定不肯容讓 八千多學生 大動公憤

同時退學 內中有六百餘人 不明大義 還打算對付著留學 湖南志士陳天華 氣憤填胸 恐其解散

團體 自己寫了一篇絕命詞 留給大眾 奮身投入東海 憑著一死 激勵同胞 大學堂接到來電 全堂

學生 人人落淚 昨天在湖廣會館 招魂弔祭 學生出的有數百人 各民立學堂 還有不知此事的呢

將來若能聯合在一氣 再立一回追悼會 借著鼓動鼓動學生知恥的心 也是中國的幸福事 陳烈士這一死

於中國學界上頭 很有關係 切不可看作尋常泛泛 絕命詞一篇 容我命演成白話 明日再登

輕如鴻毛○人誰不死 有重如泰山 有輕如鴻毛 這兩句話 實在的耐尋 前有爭美約的馮夏威 後又

有投東海的陳天華 這等死法 雖死猶生 實在死的體面 這一死真是重如泰山 噫呀 我的陳烈士呀

尸首撈起來 還沒有等著乾透 居然就有無恥的短命鬼 又死了一個 姓口名口口 死的不明不白

兩個人比較 後死的可就輕如鴻毛了 是怎麼回事呢 東京某學堂 中國留學生 大家約定 無論是誰

不准上堂聽講 某學生志氣不堅定 要求日本人誇誇他 背著大家上了堂 受等功課完 留學生一齊

擁進 把口口口立時砍死 雖說大家來的鹵莽 無恥小人 死不足惜

撫甯紳富入關市義○撫甯紳富牛子厚 為人豪放不拘 家世殷實 常常往來天津上海等處 花天酒地

揮霍的了不得 買了幾個上海姑娘 帶到家鄉 自己教給他們彈唱 闊公子取樂兒的法子 真是樂以忘

憂了 有人就說牛子厚沒心肝的 牛子厚也不跟他們分辨 此人天分極高 聰明絕頂 一旦醒悟 放下

屠刀 立地成佛 自經庚子一變 又經日俄一戰 冷眼觀世變 看透了大局 知道銀錢是累人的東西

立定志向 要做幾樁光明正大的事 現在到了天津 不久就要進京 凡是公益的事 都要打聽打聽 這

次入關 志在創辦義舉 京師為人文聚會的地方 放寬度量 做兩樁漂亮事 很不為難

小村大使行止○日本小村大使 本月二十八日出京 到天津住三天 下月初二日 從秦皇島搭輪 初三日

可到 大連灣 在船裏也要就誤幾天 順便到 高麗 然後回國

藏約有信置押○張蔭堂京卿 跟英人商議的西藏條約 全都有了頭緒 今把條約原文 寄到外務部 斟酌妥協 以便畫押

力爭租界審判權○南洋大臣來電 請外務部堂官 向駐京各公使說明 上海租界 凡遇華人打官司 全歸華官判斷 洋官不准干預

南洋大臣禁內地設立行棧○南洋大臣 又來電報 請外務部聲明 無論那國商人 到了內地 都得照約辦事 只可住店 不能設立行棧 就是通商碼頭 也祇准在租界內作買賣 租界以外 都算內地 照約不能設行棧

整頓旗兵○如今辦理新政 京外大小衙門 差不多的都有些個改革 惟有旗下衙門 至今沒一點動靜 軍機大臣會議 年幼旗丁 都叫他們練習新操 老弱殘兵 另想法子安置 (可得想箇好法子 千萬別餓死) 這們一辦 旗人再不能游手好閑了 國家也不致虛糜兵餉了 這是內政上最要緊的事 旗人從此可活了

京新聞

三省京官會議○昨天午後 直隸 山東 江蘇 三省京官 借座炸子橋松筠庵 會議津鎮鐵路的事 到會的有百餘人 鹿大軍機 劉博泉嚴範孫兩侍郎 都到會演說 有幾位極明白大局的志士 考查路線 非常詳細 籌畫將來的辦法 也訂了一定的章程 三省人員 直隸人到的最多 江蘇人到的最少 向來南人說北人不明白 其實北人何嘗糊塗 一旦明白過來 擔當大事 比南人還要強的多 三省總得聯合一氣 團體不堅固 最是可怕的事呀

楊禿子也到了案○前大報上說 探訪局破獲疑案 所有田華亭被害的事 全案人証 一夜的功夫 都給拿到 就漏了一個楊禿子 有說他到保 去的 也有說他到天津去的 前天夜晚 忽被差弁訪知 稟明總辦史伯龍 立刻就派了差弁 閻廷棟 夏得卿 前往拿 又有兩三點鐘工夫 居然拿到 暫時收禁探訪局 問實口供 交上巡總局歸案辦理 這件疑案 隔了一年 辦的完完全全 一名不漏網 探訪局總算露臉 此事得力 全在差弁 史公又他用人 閻夏二弁 精明強幹 更不必說 若遇著官氣太重的人 上下聲氣不通 辦起事來 絕不能如此的痛快罷

探訪局總得添設女囚房○外城人烟繁雜 良莠不齊 污七八糟的事很多 姦拐案情 接二連三 現在探訪局的男女囚房 只有三間 對面兩排木柵欄 一間囚男 一間囚女 當中派差人看守 種種不便 有一人名看點兒的差人 鬧了一個笑話 犯婦田安氏 囚在籠內 差人欺他是暗娼 很有輕薄他的意思 史公夜半出來訪查 聽見囚房裏說笑 登時闖進 查出情形 立把看差提出 稟請統帶 判罰苦工十年

各省新聞

冒挂洋旗 福建 漳州府有一種商人 往往冒挂洋旗 偷漏釐金 經石馬湖委員 電稟總督 跟各領事說明 一律禁止 惟獨和順洋行 始終不遵 地方官勸諭 反來辱罵 這樣的不守國法 怎怨人說是奸商

機器壓棉 湖北 武昌漢口一帶 出產棉花 用土法打包 非常笨重 載運很費事 有箇熱心商人 招集股本 開設壓棉公司 由上函買去機器 上月已經開辦 機器壓棉 十分靈巧 三大包棉花 本有一丈

大的堆堆兒 能壓成二尺大小 載運自然方便 這項機器 每天能壓二千多包 省上減費 真是商業中的利器 爲了收棉花的時候 專作打包生意 應接不暇 公司不 註冊 居然得了專利

擬設商業公司 安徽 徽州地方 早就富立商會 風習不開 商人舉辦 今因銀價漲落不定 各商吃虧甚多 大家這才會議 仿照商會的法子 聚集各行 設立公司 總公司設在府城 其餘各處都立分公司 各由本處商家 公舉頭目 主持一切的事 貨物價值 都中總公司議定 知會各公司 務須一律

不准增減 倘要不定章 賤賣賤賣 一經查出 公同議罰

保工苦心 廣東 雲南鐵路公司 前次到廣東招工 岑宮保的意見 民間生計艱難 若是出外作工 藉此能得個衣食道路 也是要事 所以跟他們立定合同 設局辦理 後來公司違背合同 苛待工人 立刻照

會法領事 辦廢合同 把人送回 從此往後 沒了工人 不能再修路 停了好些日子工 托人運動 還要來招 始終也 辦成 雲南總督 給岑宮保寫了一封信 說公司的法人 自知前次辦理的不好 再

三番錯 定出章程 還要到廣東招工 岑宮保看那章程 都很妥當 既是如此 人民多個謀生道路 未嘗不同 但事體重大 關乎民命 還得大家斟酌 出了一張告示 無論何人 都回來聽說帖 以便

十一月二十八日內務府 廂監旗值日無引 見 放公假滿請 安 海公許澤新各請假十日 承燕續假十日

掌儀司奏初一日祭 奉先殿洵貝勒行禮 召見軍機 李殿林

自寶熙着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欽此

電報

統監官制()東京電報 說日本政府 按照日韓條約 在韓國京城 設立統監 統監官制 今已對各國說明 專管韓國外交 如因事有用兵力的地方 另設總務長官 或警務總長 全歸統監節制

革命黨公舉領袖○路透社電報 說俄國某省亂民 公舉馬繼士 為革命黨領袖

監禁革命黨○又說 俄國某商革命黨 聲勢很大 俄政府派兵剿辦 拿獲五萬餘人 一律監禁 中國有一

句俗話 法不責眾 革命黨既這樣的多 必須設法解勸 與事才能有益 平日講專制 激成大變 還講

專制 俄國的革命黨 恐怕是決不能平靖的了

英相演說○又說 英國新首相巴那曼 對人說道 前首相所行的政治 不合民心 大臣必要更改 又說英

國政府 時刻要遵着英日盟約 保全東方的和平

限制非洲華工○又說 英國某大臣 因非洲屬地 運去的華工太多 若不設法限制 將來怕有後患 跟上

議院商議 也說是不錯 既要防備華工 莫若不必來招 簡直說句實話罷 我們還不忍叫華工去受罪呢

俄革命黨收稅○德京電報 說俄國某商革命黨 前次創議失和政治 本處人民 居然就向他們交稅

講書

有位文明人說過 本○朝節婦之多 遠過前朝 據着現今說起 不但節婦太多 壽婦更是不少 這又怎麼見得呢 聽說八旗檔冊上頭 所有的孀婦 都活到八九十歲 還會往回裏退年紀 少年中年死的 輕易沒有 內旗的孤女 常有壽活百歲的 一般寡婦孤女 單單能夠壽長 豈不是遠過前明嗎 哈哈 我可明白 嘍 敢則孤寡不准壽不長 不然就有許多不便 非但莫吉格不能得意 佐領不得打十和 就連大人們門包 三節兩壽 又向那裏去打算呀 記得庚子以前 降過○諭旨 叫公爺載瀾 認真稽查旗務 那位瀾公 雖是闊大爺脾氣 辦官事還知道盡心 並且很可憐旗兵 苦在不得法 鬧了個天翻地覆 始終也沒查明白 去年二次又派卓公 清理旗弊 當時把那孤寡空頭 十成中裁去五成 攔不住賍官難逃滑皮手 過不了 一年半載 照舊隨裁隨添 一群莫吉格 坐在茶樓酒肆裏 居然大言不慚的說道 大清國二百多年 既有 八旗旗務 就不能沒有我們這一行 認真不准大家作弊 就得叫我們告辭 哦 諸位請聽聽罷 人家拿捏 上了 敢情沒有莫吉格 章京們辦不了事情啊 據我看來 並非不能辦官事 設方法合人要錢 去年戶部 有位姓慶的司員 向趙次珊尙書 上過絕好的條陳 大略說八旗大弊 無非扣餉缺額 只是披甲們空頭 總容易稽查 惟獨孤寡錢糧 真真是不實不盡 日令正在變法維新 勢難照舊因循 要把孤寡錢糧 猛孤 丁一齊裁撤 未免有傷寬厚的仁政 打算在京城裏 設立給孤兩處 或四處也可 所有八旗孤寡 全許 入院居住 自己如有富貴親戚本家 情愿接去養老的 也可以聽其自便 只是一經親族收養 一例裁撤恩 餉 進院以後 一切都有詳細章程 院中分爲各所 有男女蒙學 有工藝所 有疾病院 有養老院 有收 殮處 外有會客回事各堂 起手開辦的時候 先把孤寡數目查清 停止錢糧 自家親生子女 任憑跟隨入 院 十歲以上的 男女各歸一處 每日入學用功 孀婦年過六十的 歸入養老地方 坐享溫飽 中年的孤 孀 各入習藝所學工 按時考課 有賞有罰 自家出入探望親友 應有一定日期 各人的親丁入院探望 也要回明了司事 在會客堂上相見 有病送入養病所 官中預備 藥 死後拾入收殮 傳他最近的親族 前來送喪 一概衣衾棺木 全出官中經理 還有許多條例 一時也訴說不盡 果能這樣辦起來 不但寡婦 孤女 人人可得實惠 還能教育出許多學生 內中貞女節婦 一樣的照例請旌 這位慶司官的主意 正如 當日孟子對宣王引的兩句詩經 智矣富人 哀此癯獨

